

今古奇聞

今古奇聞

全書一冊 買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陸宗植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北平開封

外埠分店 廣州漢口重慶廣益書局

長沙南昌成都

發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通俗
說部
叢書

序

稗史之行於天下者。不知幾何矣。或作離奇詭譎。或爲豔麗淫邪之說。其事未必盡真。其言未必盡雅。方展卷時。非不驚魂眩魄。然人心入於正難。入於邪易。雖其中亦有一二規戒語言。正如長卿作賦。勸百而諷。一德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才。非慕其豪放。即迷於艷情。人心風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可勝歎說。至如用因果報應諸書。亦足以勸人爲善。其如忠言逆耳。人所厭聞。不罵釋老之異教。即以爲經生之常談。讀未數行。掩而棄之。又何益歟。當昔手藉書畫糊口。浮海游日本國。搜羅古書中。偶得今古奇聞新編若干卷。暇日手披目覽。其間可驚可喜。可敬可慕之事。千態萬狀。如蛇龍變化。不可測識。能使悲者痛哭流淚。喜者眉飛色舞。無一迂拘腐爛。且處處及於節義之路。既可醒世警人。又可以懲惡勸善。嬉笑怒罵。皆屬文章。而因果報應之理。亦隱於驚魂眩魄之中。使閱者一新耳目。覆諸案頭。爲座右銘。於人心風俗多端。不無有補焉。故不惜所得筆資。急付梓人。出書以公同好。惟冀諸君子曲諒。慎勿以稗史小說而忽之也。

昔孝子感異夢
獲親骸 知非也



曾公子仗義救人
終遇救 知非作



張真
婦含
冤動
公憤
聖
作四



吳保嬰所知己
忘家 知非作



今古奇聞目次

- 卷一 曹孝子感異夢獲親骸……………一
卷二 唐淑女聘妹爲姑續宗祀……………一〇
卷三 窮秀才歲暮解囊積陰德……………一七
卷四 封氏女失節活全家……………二六
卷五 李福遠終難逃國法……………三五
卷六 能吏爲民招假婿成眞……………四二
卷七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五三
卷八 陳多壽生死夫妻……………六三
卷九 曾公子仗義救人終遇救……………七四
卷十 林蕙香行權計全節……………八七
卷十一 張貞婦含冤激動公憤……………八九
卷十二 康友仁輕財重義律科名……………九九
卷十三 梅嶼恨蹟……………一〇七
卷十四 謀葬地欺心上干天怒……………一一二
卷十五 士無行貪財甘居下賤……………一二〇
卷十六 許武善能孝友於兄弟……………一二九
卷十七 吳保安酬知己忘家……………一三五

今古奇聞 目次

卷十八	脫網羅險遭醫師屠割	一四二
卷十九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一四九
卷二十	劉小官離雄兄弟	一五七
卷二十一	胡君寵忘恩負義遭陰譴	一六八
卷二十二	劉孀妹得良遇奇緣	一七九

今古奇聞

卷一 曹孝子感異夢獲親骸

第一回 純孝由來出性天 三牲五鼎總徒然 天際走遍尋遺骨 留得芳名萬古傳

孟子有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最是人生樂事。設不幸而父南子北。兄弟東西。生離猶如死別。豈非人生極苦之事。然或遭世亂。或爲飢驅。好好一堂。聚處的骨肉。弄得一在天涯。一在地角。不能形影相隨。死不能魂魄相相依者。比比而有。世人每說人之生離死別。皆由天數註定。非人力所可挽回。不知數雖註定。挽回之力。全在乎人。果其仁孝之念。發於至性。至情。一當骨肉分離。生必尋其踪。死必求其骨。極艱難困頓之時。而此心不爲少挫。則鬼神必爲之呵護。天地必爲之周全。畢竟報其苦心。完其骨肉。而後已。古語云。孝可格天。蓋有明明可驗者。古來如孟宗哭竹。王祥臥冰。俱是孝感動天的故事。我要說孝子萬里尋親遺骨。且先說尋兄弟的事。作一引子。與看官聽話。說前朝崇禎末年。常州江陰縣。有一舊家子弟。姓徐名爾正。父親已故。母親陳氏。領着幼弟一人。年纔十歲。學名爾嘉。爾正從幼讀書。專習舉業。年踰二十。曾經娶妻。其如運命不通。未能入學。平日事母極孝。撫養幼弟。尤加愛惜。家道雖非富足。尚可度日。奈其時正值明季鼎革時候。天下荒亂。百姓流離受苦。江陰一縣。屢被兵火。城中安身不得。合家人口。避往城西數十里外。青山墟上居住。漸漸家計蕭條。用度日缺。要曉得當此世界。留得一室性命。便是僥倖的了。那時節。大兵南下。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掃除餘寇。兵馬蹙途。御村僻處。聚紛紛而來。諭軍令嚴肅。難免地方騷擾。以故兵馬所至。人人關門閉戶。不敢窺探。一日。有一騎馬軍士。在青山墟上經過。下馬少息。將馬繫在一棵大楊樹上。適當爾正門首。其時爾正不在家。爾嘉却好走出門來。見有一匹馬。繫在樹上。小孩子頑耍心重。他心中大喜。借着傍邊石澆熱脚。小孩子身輕。一扒就扒在那馬背上。恰好軍士到來。見一孩子騎在馬上。他便將韁繩解脫。走了就走。

爾嘉正在要馬行動。見他牽了走。以爲得計。並不呼喝一聲。那人將馬牽遠。即便登身上馬。把爾嘉用手挾定。加上幾鞭。竟一溜烟不知去向了。再表陳氏要叫兒子讀書。屋裏不見。走出門外來尋。左右觀望。見一相熟鄰人走來。便問道。你家見我小官人麼。其人道。我正要問。方才見一騎馬人。挾一孩子。飛馬而走。馬背上抱的孩子。到像你家小官模樣。未知如何被他挾去。陳氏大驚。忙尋爾正來。告知失去兄弟。爾正忙從去路。飛步趕去。趕到十餘里路。天色已晚。杳無影響。只得回來。母子相對悲泣。算計明日再去城中打聽。過了一夜。絕早抽身。到城中探聽消息。有人說大營兵馬。今早五鼓起行。所掠人口。俱已帶去。爾正聽了。便知兄弟去路已遠。猶如落在井裏一般。含淚回家。告母知道。陳氏此時心如刀割。整整哭了一夜。越思越痛。日夕悲淚不止。漸漸兩目失明。爾正一發愁悶。欲到道路尋訪。又念家無隔宿之糧。老母何人看顧。適近處有一開油店的。覓一僱工人。爾正欲圖工食。養娘便僱與他家。日間幫他做生意。夜間溫理營業。讀書。往往遠且。其年值適考期。爾正辭別店主。欲去赴考。主人笑而許之。那知縣府試後。宗師按臨。高高進了一名秀才。報到家中。陳氏也自歡悅。店主且駭且喜。也肯略爲資助。把入學事情。料理過去。明年有人請他處館。東修頗厚。處了幾年。館家中漸有蓄積。一日告陳氏道。家中用度。一二年可以不缺。兒今日可以出門。尋弟子。但須遠處。遍訪回來。日子遲早。難定。母親須要寬心等候。其母道。兒此去尋得見。便是天從人願了。一面囑付妻子。善事婆娘。自己帶些盤費。徒走而行。孝子爾正。料滿洲兵。鎮守北路者多。遂渡江過淮。往山東山西。北直一路尋去。逢人便問。偏貼招子。曉行夜宿。走過幾個分省。歷過萬里程途。杳無踪跡。只得復往南來。以圖一遇。今且慢表。且說爾嘉當日被人挾在馬上。飛走。嚇得如醉如呆。一到營中。將他放下。小孩子離了家鄉。滿眼生人。便大哭起來。那人見他哭個不住。拔出刀來。嚇他殺小孩子怕殺。他就不敢啼哭了。過了幾日。派在某都司標下服役。每日廚下燒火。堂中掃地。其後年紀漸漸長大。放馬砍柴。一應下賤勾當。無一不使喚。他了幾大。欲要逃歸。又聞逃走的。捉轉來要問重罪。所以一步不敢走。動其時。爾正道。到金陵。偶在城下走過。背後猛然有人叫哥哥之聲。聲音頗熟。回轉頭來。見一砍柴漢子在後。趕來扯住。爾正道。哥哥那裏來。想得弟兄好苦也。爾正道。你是爾嘉弟兄麼。

尋得我好苦。今日方得見面。爲何如此模樣。道罷相抱而哭。問一向住在那裏。爾嘉道在某都司標下。主人拘管甚嚴。寸步難移。爾正道。既然如此。我且同你去見主人。看官要曉得。爾嘉失去時年纔十一。今隔十餘年。已成長大漢子。又且面目黧黑。形像多改了。爾正他那裏認得出來。爾正年紀雖多了。十年形容又未改變。故爾嘉尚能認得。當日若非爾嘉叫應。竟要當面錯過了。當時兄弟二人同來到都司衙門。爾嘉先進內稟道。小人有一哥哥。相尋到此。來叩見老爺。都司便喚爾正進見。因是兄弟主人不免叩下頭去。都司便問你做甚麼的。答道是江陰縣秀才。都司道。既是秀才。是念詩人了。你尋兄弟。怎麼爾正道。兄弟出外幾年。老母家中日夜懸望。哭泣不已。至於雙目失明。故不憚遠來尋取。欲求老爺發一點慈心。放兄弟回去見母親。一面此恩此德。沒世不忘。都司道。放你回去不難。但要身價銀五十兩。如無銀子。休想回去。爾正再四懇求。都司只是不允。只得稟道。老爺必要身價。此時却未曾帶來。待我回家。湊足銀兩。交上。然後領歸。不知肯麼。都司道。這却使得。爾正辭了主人。當即別了兄弟。星夜趕到家中。稟知母親。無奈只得向親友告貸。親友重其孝友。各相資助。湊足了五十之數。趕到金陵。交還身價。纔得兄弟同歸。他一到家中。爾嘉跪在膝前。叫母不絕。陳氏喜得涕淚交流。抱住兒子。如獲至寶。自頂至足。處處摸了一遍。寫得曲折如畫。忽問道。吾兒你的面孔。怎麼大異往日。爾嘉道。娘看不得我麼。陳氏看見爾正。亦忙上前道。娘還看見我的麼。答道。也看得見。兩人大喜。俱向天叩頭道。蒙上天鑒念。我母雙目復明。合家喜個不了。斯時親戚鄰里。聞爾嘉歸家。俱來道喜。又知其母雙目復明。益發稱賀不已。俱嘆道。此皆爾正孝友所感。可見天心佑善不爽。其後徐氏子孫。讀書孝友。門弟日盛。至今爲江陰望族。法昭祖師。傷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小事。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兄弟。此傷發人手足之愛。今看了徐爾正尋弟道段故事。就是鐵石人也該感化了。更有孝子尋親骨殖一事。其事愈慘。愈清愈苦。而天之所以報答孝子者。其迹愈奇。待在下細細說來。下回便曉。

第二回 同胞骨肉本相親 何事分張等路人 萬里相尋全至性 子孫榮感合家春

謀生無計送鄉閭。妻也睽違子也睽。違山川迢遞病支離。生不能歸死不能歸。思親孝子淚沾衣。朝也含悲暮

也含悲艱危歷盡父骸回王也維持人也維持

右調一剪梅

話說明季末年吳門有一孝子姓黃名向堅字端木其父字含美爲雲南大姚令時天下大亂干戈四起據地土稱王者紛紛不一滇南一路幾成荆棘含美義不從逆埋名隱姓遁迹民間孝子徒步萬里歷盡艱苦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相敬慕或作傳記或爲詩歌甚至瀆爲傳奇至今優人演唱雖婦人孺子莫不痛哭一回欣喜一回盡知黃孝子之名其時有一名士計甫草執贊孝子門下有人道孝子無文采你何故師事之甫草道吾師其行非師其文也天下的人有能隻身徒步萬里蠻瘴之鄉虎豹咆蛇盜賊也不怕風波險阻也不懼饑寒疾病也不恤奉其二親以歸者乎天地鬼神且敬子吾何敢不敬且世之拜人爲師者大抵通聲氣樹黨援不問其人之實行何如依草附木以出門下爲榮不恥已非而轉疑孝子爲不足師乎（至論快論）人皆服其高論可見人莫重於實行而實行尤莫重於孝後百餘年而有峨山曹孝子事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原籍徽州父名字文母李氏子文以貧殖爲業後來遷居崑山縣家道漸消用度覺得艱難了俗語說坐吃山空子文本係經營人焉肯束手坐困因思出外做些生意以爲一家活計聞得鹽料多出四川地方販賣者每獲厚利所以決計欲往四川兒子年幼托弟子斌照管門戶又向妻子叮囑一番約定歸期多則三年少則二年帶些資本子身獨往常言道鑽天洞庭遍地徽故徽州人作客最多出門不憂無伴的卽家中妻小亦以遠行爲常俱絕不阻留那知子文出門之後不知不覺過了數載音問杳然家中不免着急求然問卜幾無虛日凡有在四川作客回家皆去打聽消息或言在某處曾會過一面的或言從未會見的捕風捉影總歸的確的信家中用度一日窘一日再遲下去漸漸有絕糧之厄了因此懸望益切一日聽見有一微客新從四川歸來李氏命叔子斌急往探信那客道聞令兄在幾年前已經病故同鄉客人盡皆知道只因相去路途尚遠故未曉得死的月日死的地方死信則是確的子斌疾忙回家報知嫂姪合家大哭掛孝招魂其時士元年纔十六對母哭道父親已經身死骸骨不知拋落何處孩兒欲要親到四川尋取父骨回望我母許兒出門（至情過人）李氏哭道這裏到四川有五六千里路你紀年尚小又無行李盤費怎生去得士元見母下允

自忖道：父卽不得生還，難道骸骨也不能歸麼？但家中實無餘積，盤費一無所措，如何去得？想到此處，淚如泉湧，呼天叫地，大哭不止。一日忽有一故人到士元家來，其人姓潘名甸，村原籍徽州，住居蘇郡，與子文莫逆之交，常相往來。士元亦曾見過幾次，聞子文身故，特來弔問。子斌陪坐堂中，士元出來叩謝。甸村見了，嗟嘆不已。士元跪在地下，只是哭泣。甸村問道：如今你家作何算計？子斌道：吾的姪兒思欲趕到川中，尋父遺骨，一則憐他年小，未可出遠；二來家中用度已極艱難，那有盤費出門？所以在來朝夕啼哭。甸村道：少年有此孝思，却也難得。若論盤費，吾與令兄平日情同骨肉，亦不忍聽其骸骨不返。如若要往，願百金相助。如此仗義之人，亦難得。但令姪兒年小，程途萬里，孤身獨去，却不放心。子斌道：甸兄有此義舉，這是吾家生死感戴的。吾姪年小，弟願代他前去，尋取骨殖回來。甸村道：兄代去最好的了。吾卽送銀到來，說罷起身別去。斯時士元感激李氏，心下稍寬。不上兩日，甸村果送盤費百兩過來。子斌卽收拾起行。母子諄諄致囑，尋見遺骨，速卽歸來。子斌諾諾而去。自子斌去後，將及一載，母子眼巴巴，無日不望。那知子斌初到川中，只道一問便有著落，及至東尋西訪，毫無影迹。攔攔二年，看看行囊將盡，留此無益，只得獨自回家。連着在路日子，准三年。士元見叔父回來，依舊尋不着父親骸骨，益發傷心，大哭向母親道：兒此番生生死死，總要尋着父親，卽盤費全無，求吃前去也顧不得。真孝子。李氏與子斌再四勸慰，留士元去志益堅。其時甸村聞子斌歸家，正來問信。士元出見，哭訴道：前承老伯厚贈，徒負勝德。姪今親往尋訪，就令走過天涯，沿途乞丐，亦所甘心。萬望伯父看先人之面，照顧家中老母一二，說罷跪下痛哭。甸村一見慘然，卽忙扶起道：你有如此孝心，吾也不好阻擋。想上天亦一定憐你的。如無盤費，吾再助你五十兩便了。甸村一到家中，便送銀過來。今人做高興事，則肯幫助。若甸村之資助孝子，至再至三，此種人從何處得來？士元留下三十兩，作家中用度。自己帶了二十兩，作路上盤費。臨時母子痛哭一場。士元自料此去路程難定，歸期未卜，盤費前後不敷，總要往外打算。多留些家中，好待母親過活。且說士元別了母親叔父，一逕起身，初尚搭船，行了數日，漸出江南疆界，心中想道：吾日坐船中，怎能得見父骨？須在陸路尋訪，或者問得出來，遂卽別船家，徒步而行。又思我只一張嘴，那裏

能逢人便問，因而買一尺方的黃布，將父親年貌履歷，自己尋取骨殖，求人指示的意思，備細寫明，負在背上，以便訪問。果有路上看見的人，皆來相問，有的道是哀憐，假作孝子騙人的，有的道，看他容顏衰感，實從心上發出，是個真孝子。旁人談論紛紛不一，又有人指點他道：某處地方，徽州人作客最多，你應某處去訪問。士元聽了，不論遠近，便去探訪。或日行數十里，或日行百餘里，遇不着宿頭，就在古廟中過夜，走了半年，有餘纜，至四川成都。此處却因于試來尋訪過一番，士元一對，便有同鄉人告訴他道：前日令叔到此尋訪二年了，杳無影蹤，看來令尊遺骨不在此處。况四川一省，地有數千里之遠，還宜別處尋。士元便離了成都，向東尋去。一直至滇南境上，並無蹤跡，轉轉身來，又往金川一路尋覓。其處皆高山峻嶺，行走的路，益發險絕，人烟絕少。一日行至黃昏時候，茫無宿處，路旁見一石洞，鑽身入去，宿了一宵。天明看時，只見滿地毛骨血痕點點，起身便走。走過數里，纔見人家，居人見他來得早，便問客人昨夜言在何處。士元告他宿處，人皆吐舌道：這是老虎洞，如何宿在裏頭？有的道：此位客人想是銅皮鐵臂的老虎，不要吃他。有的道：你看他背上所背的榜，是個尋親孝子，所以老虎不敢害他性命。又一日，貪走失路，尋不着宿店，遇一破寺，推門進去，見殿上十數個長大漢子，坐在裏頭飲酒，兩傍排列刀仗。一見士元，便大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探窺？士元戰兢兢答道：是求宿的。有人看見他背上有字，仔細認便對衆人道：這人却是個孝子，不要害他了。又道：想你沒吃夜膳，便與飯吃，教他宿在廊下。初更時候，只見衆人俱執刀仗而去。五鼓纔回，又有人叫他道：天色將明，你該去了。此處是小路，往南數里，方是大路。士元如言而行，果是大路。又嘗於深山僻處，見一婦人，通體精赤，髮長數尺，散披肩上。向士元看了一回，走入深林中去了。問之居人，居人道：此是山魅，見孤身客人，便要獻去。求合能致人死，想他是箇孝子，故不來相犯。（觀此書而不動孝思者，強盜老虎山魅，不如甚矣。）所遇奇奇怪怪，可駭可怕之事，如此者甚多，不能殫述。士元一心尋骨，全無一些懼却，又行數日，有人道：再走去，不是中國界了。士元只得回來，復到成都，未識其父骸骨究竟尋得着否，且聽下回分解。

爲人只患心不堅。若是心堅石也穿。試看尋親曹孝子。到頭畢竟裏屍旋。

話說士元走過程途，已逾萬里，盤纏欠缺，路上飢餓，不過求乞度日。是日重到成都，有向日會過同鄉的都來慰問。士元備訴苦情，各人斂錢相助，有勸他回家去的。又有的說：「此處關聖廟，最是監驗，該去求討了一籤，以卜行止。」士元隨到廟中，跪在神座下，禱告一番，求得一籤，利在南行，遂辭別衆客，望南尋去。那知纔過陳倉古道，錯了路頭，一直走到荒絕處，行了數日，不見一屋，虧得身邊帶些乾糧，聊以充飢。又走了數日，連乾糧也都吃盡了。倘此時士元再行數十里，便達漢陽，無如時值隆冬，又降下一天大雪，路上積有一尺餘厚，寸步難行。見一土穴，只得暫跨其中，還望雪住再行。那知風雪越大了，本是飢餓困乏的人，在土穴中，足足又凍餓了兩晝夜，弄得渾渾待盡，有一氣了。看官你想地本偏僻，少人往來的所在，又值此大風雪，便走有道那得有人來搭救他？就是一百箇要死五十雙了。豈知天憐孝子，必不忍令其命絕於此。故當萬死一生之際，自然走出個人來，保全他性命。話說其時有兩個好善人，一姓項名璋，章，一個姓許名遇文，皆休甯縣人。同在漢陽作客，偶被雪阻，擔擱在朋友家中，因有緊急事，冒雪而歸。走至中途，見許多寒鴉，對着土穴哀叫，又飛到二人前，吱吱喳喳，噪了一回，回身又對了土穴，哀鳴不已。是有所救意思（天也）。二人心疑，便走到穴口一望，只見有人凍死在內，走進細看，見有尋父榜文，負在背上。秀章道：「是個孝子，吾們須要救他。」遇文把手摸他鼻下，氣尚未絕，向着秀章道：「看來尙是有救，但如此荒僻地面，却從何處去尋熱湯來灌他？」才好秀章道：「離此里許，就有人家，我去取來，不多時便携了一壺熱薑湯在雪地上走一步，滑一步，忙忙趕到，灌下幾口，手脚牽動，眼也微微的開了。又灌了幾口，便有聲息，說得一半句話來了。兩人便大喜，且扶他坐起，再與他姜湯吃，看他神氣漸復，便問道：「你可勉強行得幾步？」士元點頭，兩人便左右扶持，一步一步慢慢接到家中，又將湯米與他吃，即忙鋪好被褥，把他安睡。士元窩在裏頭，將息一夜，精神漸覺強健。一早起身，便向二人跪謝。二人扶起，細問行蹤，益相敬服。須臾，擺上早飯，兩人以肉相勸。士元謝道：「吾曾有誓，不見父骨，終不食肉。」二人見其出於真心，也不勉強他。士元是夜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三更以後，剛剛睡去，夢之一處平原曠

野滿目蕭條，路旁有白楊數株，悲風蕭瑟，只見父親坐在樹下。士元一見，忙即趨至父前跪下，抱住其父道：「你來了麼？我有十二個字，念與你聽。」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你須記著說罷，忽然不見。但見棺木累累，停在樹下，心中酸痛，大哭起來，醒來乃是一夢。繫記夢中之言，一待天明，即將夜間的夢述與二人知道，告別欲行，二人止住道：「（項許二人一見難得）天氣寒冽，冰凍未消，如何走得長路，倘再有土穴之事，性命就難保了。既有此夢，日後自有應驗，且莫性急，殘冬不多幾日了，明春我們要往西陽，不如同到彼處尋覓，或者有幸，亦未可知。」士元因二人堅留，只得住下。度日如年，過了殘冬，春氣漸溫，二人果然收拾行囊，往西陽進發。士元同往，一到西陽，借寓住下，二人各辦各人的事。士元日日尋覓父骨，探訪數日，亦無消息。一日，項許二人有事，要到郊外，約士元同行，走到一處路道曲折，好像曾經走過的一般，見一片平地，白楊數株，樹下停棺纍纍，與夢所見無二。士元立住，下淚不止，對着二客道：「此間風景，恍如夢中所曆，父骨在此，也未可知。」遇文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到近處人家問一聲看。」秀章指道：「你看那邊，不有一老人走來了麼？想是近處居人去問他一聲看，是如何？」老人走近，見他三人，立着觀望，先問道：「三位是那裏來的？」一位客官為何在此？下淚遇文道：「這位做友是個尋父孝子，正有一事，欲求指示。」老人道：「指示什麼？」遇文向士元道：「你尋父榜文帶在身邊麼？」士元即忙取出，送與老人觀看。蓋此榜文，自背上因今日與兩人同行，所以暫時收起。老人看了道：「果是孝子。」士元又將所做的夢，父親夢中囑咐的十二個字，一一念與老者聽。指道：「此處幾株白楊，幾口棺木，皆我夢中見過，故疑父親遺骨在此。」老丈偷有見聞，幸求指教，說罷，又痛哭起來。老人道：「你且不要哭，好與你說。」老漢姓胡，住在此地已久，外路客死者，往往停棺於此，如你夢中所言，或有應驗。但此地已是豬人界上，必須稟過府官，標有檄文，豬人方不攔阻。據老漢愚見，你們先去稟知官府，檄查各棺，有主無主，就可分別。識認了，秀章過文，俱點頭道：「老丈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別明，日稟過官府，再來問明。走者住址別了，回城。」士元忙即寫明情節，稟求縣主，檄查。縣主知其不遠萬里，尋父骸骨，深嘉其孝，便即發檄細查。（縣王不置之高，尚尙有良心。）當日縣主，飭差同秀章過文，尋着胡老人，齊到停棺處，召集有主者，俱來識認。一一認過，皆有本主，單單存下一口。

敬啟棺木，並無人認。仔細一看，棺已朽爛，白骨多露出在外。士元一見慘傷，即欲刺臂滴血，只見骨旁有牙牌一扇，共取觀看。上刻蕉鹿二字。胡老人拍手道：「夢中所言應驗了。」衆人問其緣故。胡老人道：「月邊古是老漢的姓，蕉中鹿牙牌上刻的字，不是麼？」文秀章亦一齊拍手道：「後這二句也應了。」前在土穴相遇，是壬申日。今日也是壬申日。豈非兩壬申乎？前孝子說不見父骨，誓不食肉。今已尋着，豈非兩壬申可食肉乎？衆人俱各稱異。士元帶淚，刺血滴在骨上，直沁進去。因撫骨大慟，忙脫下着肉布衫，將骨細細檢齊，包藏衣內。叩謝胡老人，又拜謝衆人，即便負骨回城。隨同原差，復謝縣主。縣主也獲獎了幾句。士元自獲父骨後，又想起母親在家，巴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項二人見他歸心如箭，也不去挽留了。各贈盤費，洒淚而別。一路歸程，不必細說。到家拜見母親，又見叔父子斌，俱各悲喜交集。供好父骨，旋將許項所贈盤纏，剩下銀兩，即製辦衣裳棺槨，擇土安葬。葬時合家痛哭一場。親友俱來弔問，皆贊歎不已。又往吳郡，叩謝潘甸村。甸村道：「吾姪有志竟成，可謂難得。」人家生子如此，不愁客死他鄉了。」痛心之言，士元歸後，孝養老母，寸步不離，以慰數年遠離之苦。此係乾隆初年事。孝子身故，去今不滿十年。一時文人皆作詩以美歌之。有長歌一篇，言質易曉，附錄於後。

迢迢蜀道音奇絕，萬里游魂歸不得。麻衣赤足走天涯，到處逢人淚流血。尋之不得死不休，石棧天梯遍遊歷。辛苦征途恩渺然，自傷少小遭連遭。故人仗義壯行色，今朝遠去還無年。兒生歸兮父屍得，兒不歸兮母眼穿。父令母兮兩地懸，我生不辰悲顛運。天陰風雷斷行旅，老翁古道周飢寒。父魂識得兒心苦，指點迷途淚如雨。果然野外見遺棺，隱隱相符夢中語。三巴六詔杳無蹤，此日方知埋骨所。項尾流離劇可憐，背負遺骸歸故土。我聞此事心暗悲，古稱純孝今見之。纍纍白骨滿道路，天涯地角尋者誰。狐狸叫號野鬼哭，商耶賈耶人莫知。安得盡如曹孝子，萬古千秋名不死。

自怡軒主人曰：曹孝子立志尋父骨，殖置艱難，生死於度外。自然天心感動，焉難不傷。必遂孝子之心，而後已。若潘甸村項許二人之篇，於友誼知縣之急出檄文，亦所難得。至盜賊不忍害虎，魅不能傷，不但化及兇殘，而且感。

通異類。孝子之所動神矣哉。

卷二 唐淑女聘妹爲姑續宗祀

第一回

浩物安排問世界，怪怪奇幻出人情。外莫道哀年無倚賴，白頭花燭人憐快。寡媳機謀人不解，以

妹爲姑手段天來大，接續宗嗣延後代。合家歡樂勞拈帶。

從來人家感衰興，廢在男子不在女人。男子爲人正道，又有才幹，雖一時落薄，其後振起家聲，光大門戶，亦是尋常之事。若女子雖賢，不過孝順公婆，幫助丈夫，勤儉作家親操井臼，不失婦道之常，便已斃了，說不幸丈夫早世，下無子嗣，能謹守門戶，潔清自持，已爲賢節之婦了。至若宗祀絕續，後代興廢，只好聽天由命。然此等議論，專爲尋常女子而設。若果有大才智識，明于經權常變之道，處常不見其異，處變始見其能，譬猶隆冬閉塞之候，生機將斷，而一陽復發，枯木可使重春，祖宗血食賴以延，後代子孫賴以興，輪出來的事，爲夫家絕大功臣，豈不令人敬羨。這一段話，出在前朝萬歷年間，江南蘇州府吳江縣太湖邊魚浦地方，其人姓馬名元美，世代積德，家私頗厚，居常一心行善，修橋補路，濟物利人之事，全不惜費。只是歷代單傳，宗族門房絕少，娶妻王氏，成親十餘載，並不坐胎，年近四十，始得一子，取名必昌。其後王氏再不生育，看來也只好單傳下去了。幸喜得必昌，易長易大，相貌清秀，七歲上從先生讀書，館課絕不費力，讀至十五六歲，經書滿腹，落筆成文。元美大喜，謂兒子學業，可望有成。一日夫婦閒閑語，王氏道：「兒子年已長大，再隔三四年，便可成親，須尋一好媳婦配他。」方稱吾意。元美說：「吾有此心久矣，特未告訴過你。有舊友唐有德，聞其長女聰明賢淑，四五年前，吾會到他家中，此女尚在館中讀書，見其笑言不苟，貌甚端莊，今已長成，想便好了。年紀與必昌兒相等，兩家門戶，也是相當，算來娶此女爲配，正好一對兒，但必須伊戚張景天爲媒，庶幾成此良緣。」王氏聞之大喜，已不得姻事，即刻成就。明日元美絕早起身，即到張景天拜望。景天方起梳洗，見元美拱手道：「元兄何事來得恁早？」元美就笑道：「有事相求，專誠拜謁。」兩人坐定，元美即將求婚唐姓，欲懇爲媒的意思。

一一說了。又道如蒙令親俯允，煩兄即請庚帖。下午來候好音。景天道：看來此事，舍親定然應允。弟當遣府奉覆，逐一拱而別。是日元美在家等候。方及下午，家人報說：張相公來了。元美趨出相迎，向景天道：有勞有勞。景天說：此事果係天緣湊合，舍親擇婿，爲舍親代議，倘嫁資不厚，莫怨媒人。兩人大笑。景天即欲別去。元美堅留不放。王氏因爲兒子姻事，但景天即煩難一說，令即便欣然允諾。親寫年庚，托弟送到，向袖中取出雙手，送上說：且收好，擇日定吉。可也。知景天即來預備酒肴，相陪。客人一坐，即遣小使搬出來，極是豐富。况彼此本係舊交，景天也不推辭，入坐便飲。元美又喚兒子必昌出來相見，在傍陪飲。應覺親熱，傳杯美盡，直至起更後方散。元美遂擇日備禮，拜媒定親。夫婦歡喜無限。且說唐有德亦係世代讀書人家，爲人忠厚，雖非大富，也算富實之家。其妻張氏，即景夫堂妹。張氏所生二女，長曰長姑，次曰幼姑。子名全義，長姑時年十七，聰明賢慧，說出話來，就有大人見識。幼年識字讀書，便曉大義。十三歲始出學門，所以古今書籍，皆能通曉。愛看史鑑，閒暇時，每與父親講論。將古今成敗興亡之故，一一推求。謂某代亂亡，其禍起于何人，其失在于何事，又自出一番議論。謂當此之時，應如何算計，便可轉危爲安，轉禍爲福。轉到高興時，若恨不生當其時，爲之籌畫。有德聞之，大笑道：汝若生爲男子，具此知識，異日到可幹些功業。可惜汝爲女子，也沒處使用。且詩經上不說廢，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汝何必替古人擔憂。長姑說：爹莫看輕女子。吾思女子之責，有時比男子更重哩。有德說：試說與我聽。長姑道：女子在家，唯叨父母育教，一旦出爲人婦，則堂上安否，家人和睦，皆由此婦。妥當不妥當，女當者一堂和順，助夫成家，願身揚名，不妥當者，弄得人家七顛八倒，致丈夫身敗名裂。女子關係，豈不甚重。然此就其常言之說，或命犯孤鸞，丈夫蚤喪，親老子幼，內難外侮，一時並作，如徒束手關中，坐視夫家危亡，不圖所以保存之道，則雖一死，不足塞責。人家何賴有此婦。譬如爲人臣者，一旦國家多故，托以六尺之孤，寄以百里之命，能以身保其萬全，方是爲臣之道。今以巾幗女子，而亦委以托孤寄命之事，重乎不重，難乎不難。豈非女子之責，有時反重於男子。一名鑿鑿，眞論是奇女子。其父深服其論，即幼姑聞之，亦以姊言爲然。（伏脈）他若女工針指，一見就會，一會就精，不必說了。又善於料事，有德常僱一工人，長姑一見，便道此人貌

非良善，不可收留。後到別家做工，果盜了主人財貨遁去。一日隣家失火，家家搬運物件，有德家中也倉皇失措，欲將箱籠等件搬往他處。長姑說不必搬動，吾來牆垣高厚，且居上風，無慮延及。黑夜倉忙搬運，恐反有失。其後火熄，他家多所散失，有德分毫無損，所以家中皆服長姑識了。見長姑之言，一家無不聽從。有德有疑難事，也與長姑商量，嘗思覓一佳婿配他，語云：娶婿易，擇婿難。凡有求親者不止一日，今景天為馬來求親，有德平日見必昌閉戶讀書，正有此意。又馬家積善之來的元美，亦正氣厚道。况景天為媒，自然不錯，所以一說便允了。允親之後，馬家即擇日送禮下定。越歲道行大聘，未幾必昌年十九，長姑年二十，訂在來春完姻。忽一日景天忽忽來向有德道：「今早令親家來說，今親母病重得緊，大勢不能好了，欲於日內娶令愛過門，恐有不測。吉期又隔三年，况內裏無人照管，家私再三托弟致意，裝奩的一些不計較的，如蒙俯允，周全他家的不小。有德躊躇半響，說此事還要商量數日，內恐來不及。景天道：「吾且別去候兄夫婦商量定了，明早來討回音，遂拱手而別。未知有德允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紅絲一縷百年親 中國奇謀意更真 煉石會將天罽補 媧皇端是大功臣

話說有德因景天來說母病危，數日內要娶女兒過門，道與妻子商量。張氏說：「向聞親母偶有小病，何以的病重至此，倘竟身故，內裏無人主持，所以急要我兒過門，算計却也不差。只是妝奩物件數日焉能就整備得來，有德說：「他說妝奩不計，如今事情急迫，若嫁去時只好隨身物件，其餘後日另補罷了。既係至親，彼此痛癢相關，允他的為是。張氏亦以丈夫之言為然。有德夫婦有道理，與今之爭盤奩者大異。明日景天來討回音，即一諾不辭。元美曉得深感親家體諒，王氏病中已不得媳婦，就即刻到門見面，聞知女家已允，心下稍安，便對丈夫道：「吾日來病勢重，恐不能久持，作速娶親為妙。元美依言，遂草草擇了合巹日期。唐來亦忙忙打算嫁女，迎娶禮文不必細說。長姑自進門後，夫妻和順，因不必言。因婆婆臥病在床，絕不作新婦樣子。早上起身，即往婆婆房中問安，檢點湯藥。王氏在病中見新婦殷勤着肉，亦甚歡喜。必昌雖係新婚，日夜陪侍母親，不歸新房歇宿。長姑亦深服丈夫能盡孝道，只是瘠勞日重，一日不上滿月，王氏早嗚呼哀哉了。必昌哭泣盡禮，長姑痛念婆婆，娶我為媳，侍奉未及一月，不能孝妻。」

更哭個不了。元美見新媳如此哀痛，反來相勸，且見料理諸務，井井有條，性格又和平，待人接物，處處周到，妻子雖死，不憂無人當家。心下稍安。一到喪事畢後，即將銀錢帳目交代下來，飲食動用，悉命長姑管理。空下功夫，兒子令其認真讀書，以圖上進。長姑自當家後，早起夜眠，克勤克儉，比婆婆在日更加精細周到。作事十停九妥，僕婢下人，沒有一個不畏服的。服滿之後，生了一子，舉家歡喜。元美自得孫後，有心愈加仁慈濟濟，寡恤孤獨，親友有急難事，解囊資助。鄉黨之受其惠者甚多。媳賢子孝，上和下睦，正是一家無憂無慮。一日好一日的時候了。那知變生不測，樂極悲來。其年元美已六十七歲，村中疫氣大行，病死者甚多，必昌亦染疫病，不數日身亡。其子方交三歲，亦相繼病殤。斯時長姑方喪夫，又喪子，弄得全無主意。惟有呼天搶地，日夜悲號而已。元美遭此大變，如青天打一霹靂，驚得呆了。悲淚不止。有德夫婦，恐女兒苦壞身子，時來勸慰，總難解其愁苦。若使馬家子姪衆多，就別房諸子中承繼一個，也好接續宗嗣。無如數代單傳，絕無宗族，即欲承繼一人，也無從覓處。人皆謂天絕好人，幾疑爲善無益。每爲元美不平，孰知天心佑善，更有一番奇奇怪怪作用。後來到底不爽。此意慢表。且說元美見家中死喪相繼，終日悶坐，翁媳在家，楚楚相對。一年之後，有與元美相好者，勸其娶妾。生子以爲宗祀計。元美道：「吾本有子有孫，一旦子亡身死，是天命所招也。該應無後，况肯作妾者，大抵小家女子，嫁我隨暮之人，豈能相安。恐怕子不能生，反弄出許多醜態來，白白污辱了門風，更不好了。」此事斷斷不可。又有勸其續娶者，元美道：「若要續再婚之婦，自然不討，必聘人家閨女。吾年近七旬，而娶少女，一旦身死，又添一個少年寡婦，不是害了他一生麼？况或女性不良，吾死之後，任意胡行，以致家業耗盡，徒作話柄，則又何苦而爲之？」吾命該絕後，只好順天安命。度此餘年罷了。長姑聞之，思量公公所說，也却有理。然馬氏累世積善，難道宗祧滅絕，竟做若敖無祀之鬼不成？只有勸得公公，續娶後代之廷。還有一線可望。吾思老年生子，亦事常事。况公公年齒雖高，看他精神尚好，何以見得不能生育？一日喚小婢分付道：「今夜老相公處，莫將溺器送進，取一灰畚箕，放在床前，如相公問起時，只說溺器失手打碎了。今晚買不及，如夜來小便利，即溺在灰畚箕中，便了。你明日早上，取畚箕與我看。」小婢不解何意，到夜果依長姑所言安放。元美問起，也如長姑

所言對答元美待下本寬並不費備一語明日清早小婢果取灰簪與長姑看長姑見公公所溺之處灰迹甚深並不散亂因思公公先天尙足定能生子可以續娶的了但又思續娶婆婆必得性格溫柔婆婆總開方能一心一意合得日子來倘如公公所言果娶一不好的情性乖張作事顛倒平日播唇鼓舌欺老嚇小弄得家中時刻不甯不唯生兒無望公公老年人如何受得這盤氣若是無益而有害我反是一個罪人了若但據媒人之言說好說歹總未可信要得一耳聞目見果然好的纔可放心思來想去不止一日忽然拍手道有了吾家妹子幼姑爲人謹慎性氣和平平日吾說的話百依百順娶得他來做吾婆婆既得生子傳我後代又與吾同心合意方是萬全無失但恐老少不對爹娘不聽躊躇一晌道必須如此如此不怕爹娘不從且待明日回去面求便了但未識長姑回去若何說法有德夫婦聽與不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暮分黑白定高低 絕處逢生始出奇 八十老翁延似續 當先一著少人知

話說長姑思聘妹子爲姑一夜不會合眠絕早起來梳洗即喚轎夫伺候一身素服外面單件色衣走向堂前告稟公公道媳婦今日回家探望父母一去便歸公公萬勿他出說罷即乘轎而去元美見媳婦匆匆回去只疑家中有事也不去問他但叫吾在家等着他畢竟回來有什麼話說了按下元美一邊且說長姑轎子一到自己門首便有人進去通報有德夫婦聞女兒歸家迎出驢來幼姑及小弟聞大姊回來也跟隨出來迎接有德見女兒衣服外面單件色衣便想道他是最講究道理的今日爲何改起裝束來正欲開口只見女兒一到堂前雙膝跪倒兩淚交頤放聲大哭道馬氏後代絕矣女兒異日必作無祀之鬼永無出頭日子望爹娘救我一救有德見此光景大爲驚駭自忖女兒素守閨訓今來求救于我難道不能守寡意欲改嫁求救父母作主不成因道汝且起來坐了細說長姑總不肯起但道女兒有一句話爹娘如肯聽我則女兒便可得生如不依吾今日即死于爹娘之前有德愈疑家人在旁聽者也疑的長姑這一句說不明白的話自然思量嫁人了惟恐父母不依故此以死相嚇有德慢慢的道汝素知道理所吾平日最聽汝的言今日汝所欲言一定合理吾何爲不依（一面含糊一面疑心四處人方一時寫

到越忙悶。長姑說女兒爲馬家媳婦，自應爲馬家出力。（有擔當）因念馬氏世代積德，公公一生仁厚，吾夫爲人讀書好學，存心厚道，不應無後。卽女兒賦命多蹇，亦自信無他，何至受此慘報。今承天繼無人，遂至宗斬祀絕。長姑說到此處，淚如泉湧，伏地悲哀，哽咽不能成聲。旁人俱掩面歎戲，有德夫婦亦流淚不止。（百忙中寫得細細絕倫）因問汝意云何。長姑說就女兒看來，公公年雖高大，精神尚健，相亦多壽，娶得一位婆婆，尚能生子，則馬氏可以有後。女兒終身亦有結局了。有德斯時便以手來扶著女兒。（至此纔扶可知前此老大疑心矣。細極）帶笑說道：此却容易，只要汝家公公肯娶天下豈少女子。汝不可求我爲媒的意思，我當出力尋訪，擇一好對頭與你公公作配便了。何必如此光景。長姑說尋訪的話，到也不必。爹娘費心，女兒已看中了一人在此了。有德問是何人。長姑說兒看中就是吾家妹子，可以爲吾婆婆。（石破天驚）有德大駭，搖頭道：這却教我難依。長姑見父不允，隨向袖中取出利刀，大哭道：兒命畢於今日矣。兒今永別右手持刀，便作欲刎勢。有德夫婦大驚，向前雙手奪住道：兒勿作急，有話從頭計較。長姑始把利刀收起。有德從容告說道：汝妹姻事自然父母作主，但汝翁年近七旬，汝妹年纔十九，老少相配，要問汝妹願與不願，倘有不願，強爲主婚，使他終身抱恨，豈非父母害他於心。何忍長姑說言極是。但女兒去問妹子，妹子允了，爹娘有更變否。（駭得斬截大有識力）有德夫婦驚心方定，况揣度幼姑必定不肯，因說汝妹若允我爹娘斷無不允之理。長姑磕頭謝了，立起身來，往內便走。要知幼姑初時原在堂中聽見長姑看，看說到自己身上來，便避進房中去了。及長姑同父母進來，便揣知父母推我不允，長姑親來求告的意思了。長姑一見妹子，卽欲跪下。幼姑以手扶定道：姊不必跪，姊之意吾已盡知，謹從姊命便了。長姑道：然則妹無悔乎。（老到）幼姑搖頭道：無悔。遂轉身向父母道：妹已應允，乞爹爹寫庚帖付兒，以便回去報喜。（來得快恐事久生變耳）有德只道幼姑不允，便好推托。今見幼姑絕無難色，一諾不辭，心中好生不然。然已有言在先，無可推托，只得寫了幼姑庚帖，置於几上。長姑雙手捧定，跪下道：馬氏絕亡，全賴吾妹救拔，拜了四拜，遂起身道：兒去矣。頭也不回，乘轎而返。看官請想幼姑一闔中少女，豈無少年子弟對他，何以情願嫁此老兒。因素知長姑識見過人做事不差，此舉決

不相誤。又姊妹情重，幼姑嫁去，無論其他，即姊妹聚首，亦一生願足，故慨然應允。有德夫婦，始悟女兒今日外單色衣，爲求婚故也。（點得清）話說元美自媳婦去後，靜坐書房，午後忽報媳婦已歸，方欲出來，見媳婦已至面前，叫一聲公公，便痛哭跪下，哀哀不已。元美驚問何故，長姑道：「有一事，稟知公公，能聽吾言，媳婦便有活理，如不聽吾言，此處即吾死地。但求公公聽從爲便。」元美愕然，一時答應不出。看官要知，有德是親身父母，尚長姑不節，欲圖改嫁，作此伎倆。元美見此光景，能無疑及到此，且孝服未除的，忽穿色衣，忽忽歸去，與父母商量，恐我不從，所以回來求我。元美疑想到此，一陣心酸，便留下淚來。（好形容）長姑見公公呆立流淚，便說媳婦無他言，吾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公公何以置之不聞。元美方拭淚道：「我豈不知，但我家無後，定是天意使然，非人力所可挽回。」長姑道：「公公若肯娶一婆婆，生下小叔，便可挽回了。」斯時元美方知媳婦爲此起見，嘆口氣道：「吾年將就木，何苦害人家女兒。」長姑說媳婦今回去，已爲公公擅專定一頭親事，故特來的告罪。元美驚問所定何家，長姑道：「即吾妹溫柔淑德，堪與公公作配，已經訂定，現有庚帖在此。」（奇怪）又說得斬截，一縷獨元美，遽一驚不小，毅然作色道：「媳婦錯了，吾與汝父，誼若兄弟，伊女猶吾女，無論汝妹年輕，不應嫁吾垂白之人，且天下焉有姊媳婦，而妹反作婆之理。此事若成，被人談笑不小，教吾何顏見人。」（亦是正論）長姑見公公說得好，侃侃擊擊，全無一些通融之意，便將庚帖放在桌上，道：「公公可去送還媳婦，今日拜別公公。」一面拜，一面取出利刃，便向頸上要刺，嚇得元美倉皇無措，又刃在媳婦手中，不便相奪，百忙中連聲道：「吾依吾依。」（事情忙殺文章閑殺）長姑聽說依了，便道：「公公既允媳婦，竟整備行聘迎娶的事了。」遂起身進內，（又斬截）元美一時着急，信口應允，那知媳婦執上一言爲准，因想此事若何發付，弄得進退兩難，一夜不曾睡。天明起身，只見媳婦忙碌碌，請陰陽家檢日，整備行聘物件，家人你傳我說，鄰里親友無不知道，蓋笑說道：「老壽星要做新女婿了。」（調笑有景）元美怕人談笑，到行聘日期，只得避往他處，做一不見不聞。長姑知公公怕羞避出，亦不遣人去尋他，行聘過了，收拾新房，重新置辦床帳被褥，舊時有的一些不用，總取吉利的意思，手忙脚亂，獨自料理，絕不向公公商量。一句美翁見事已成，就勢離中止，到迎娶時，再不好避開了無

可奈何。只得打扮新郎。與幼姑拜堂合巹。進房同宿。明日合家見禮。長姑盡子媳之禮。在下四雙八拜。幼姑公然上受。絕不避。此却是幼姑能遠大體處。及房中相見。則叔姊妹之情。從此夫婦和順。幼姑絕無嫌老意思。姑媳相得。自不待言。來年卽生一子。長姑大喜。僱了乳母。領歸自己房中撫養。三年中。連生三子。不唯元美感激。媳婦如重生父母。卽有德夫婦亦信女兒所見不差。聞者傳爲美談。數年間。姊妹協力作家。元美優游過日。家道益發興旺。其後三子俱讀書進學。長者中崇禎進士。元美壽享至九十有五。與幼姑做了二十六年夫婦。方纔去世。長姑幼姑俱享高年。有孫十人。俱親見成立。其後子孫繁盛。至今馬氏族姓三百餘口。皆虧長姑一人旋轉之力。豈非馬氏絕大功臣。然此亦元美爲人忠厚。平生好善。上世好德。故當宗祀將絕之際。天生一奇女子。爲之媳婦。繼權達變。見得明信得淺。將人所不敢爲。不能爲的難事。辦得易若反掌。而極哀門戶。變爲極感家聲。易經上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一驗也。觀此書者。當思人苟行善。無不可回之天意。毋徒託爲奇事也。已後人有四言贊曰。

兼麻得麻 種豈得豈 積德累功 子孫綿延 居心源厚 富貴且壽

自怡軒主人曰。事奇文亦奇。中間寫長姑歸求父母。至回見元美一節。淋漓曲折。如千手觀音。面面是相。與史公寫鉅鹿之戰。同一筆妙。惡者不得以稗史忽之。

卷三 窮秀才底幕解囊積陰德

第一回 積善未必兒孫讀 白鐵遺留或受貧 不若暗中行好事 子孫富貴永千春

俗語云。擇得好祖宗。然後有好子孫。而子孫之福澤。久遠與否。悉視祖宗之積德。大小爲准。蒼蒼者。如量以篋。猶如天平上彈兒過的一般。嘗見庶民之家。貧者忽富。賤者忽貴。推其先祖。必做下一二椿濟人利物的好事。所以子孫得受其報。然或一二傳後。遂至隳夷衰微。畢竟其先世善根。種得未深。而子孫又不能善承先志。所做的好事。反去剝削元氣。如祖宗積下銀錢。只管將他浪費。但有出氣。沒有進去。焉有不竭之理也。而世家大族。傳之數百載。書香不

斷科第綿延，狀元宰相，竟如他家故物，如豈天意獨厚於他，蓋其先世有大功大德，培養深厚，爲子孫者又能接續下去，譬如根本既茂，又復勤於澆灌，焉有不一日茂盛，一日之理。今先說一段，洞庭東山席氏故事，與看官們聽，洞庭有東山，西山在太湖中，蘇州府吳縣所屬土沃民饒，席氏住在東山，積世富厚，子孫繁多，尤稱富焉，人徒羨其家業富厚，不知其上世有一積陰德培養出來的，說的席氏上祖有名某者，明朝秀才，爲人忠厚，正直好行善事，見人艱難，心常切切，因家計不足，處館糊口，人見其品行端方，教子弟肯盡心竭力，爭延爲師，每至歲底，散學歸來，雖有數里之遙，絕不要舟與相送，只得徒步而歸，一日正當散學之期，別了主人生徒，起身歸去，走至半路，天忽下起雨來，頭上沒有遮蓋，脚下路滑難行，只得躲在人家家屋檐下，等雨過再行，等了一回，那雨一陣一陣，越下得大了，隆冬天道，看看天色漸黑，行走不得，別人當此不顧，這家認得不認得，且叩門進去坐坐也好，席秀才只是謹慎人，見天昏雨暗，恐怕敲門打戶，驚動人來，故但呆呆立住，如釘在人家門首的一般，等了好一回，雨聲漸小，聽見裏邊有婦人哭泣之聲，悲悲切切，其聲甚慘，側耳細聽，却是婆媳兩個，嘖嘖啣啣，說一回，哭一回，一個老年人，聲音說道：媳婦，我本舍你不得，但來中柴米俱無，如何過活，只得勸你走這條路，免了餓死在家，一個年少聲口說道：婆婆，我與你朝夕相依，一刻難開不得，我若去後，你才然一身，益發孤悽了，如何是好，彼此絮語，都是淚出痛腸的話，不惟門內哭過不已，連門外聽的席秀才也，慘然下淚起來，心內想道：世間乃有如此窮苦，無人告的，我披布衣得暖，粗飯得飽，室家完聚，不愁離散，就是上界神仙了，直至半夜以後，裏邊的哭聲已息，席秀才猶嗟嘆不已，正如少陵詩上所云：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把自己一夜立在檐下，苦處倒忘記了，而替人苦楚的心腸，反牽掛不已，因想出一條計策來，天色線明，路上漸有乾處，遂記定這家門，逕匆匆走去，去過一二十家門面，有一認識店家，正在開店，見了席秀才，便問道：從何處來，這樣早，席秀才便走進來，一則立了一夜，暫住片時，二來要問哭的那家姓甚名誰，因將昨夜檐下躲雨，裏邊婆媳兩人許多悲切的言語，告訴了一番道：吾兄近在咫尺，必知其細，那人道：可是一門一棟泥牆，對過這家麼，席秀才道：正是，那人道：這家姓劉，其人叫劉遠觀，做木匠的，五年前出門到江西去了，音信全

無，丟下一母一妻，在家衣食都缺，不能存活。其母只得將媳婦轉嫁得些財禮濟急。聞說已有人家兩三日就要娶去了。想是不忍分離，所以徹夜啼哭。但相公立了一夜，吃了苦了，洗洗臉吃些點心，再走罷。席秀才道：這到不消有筆硯借一付，不拘殘紅紙，乞與我一張，你自開店做生意。我到店後邊寫一個信，其人將席秀才領到後面，紙墨筆硯現成，拱一拱手道：失陪失陪，自去做買賣了。席秀才便假作劉達觀口聲，寫了家信一封，身邊摸出館中送的東修十兩，連信一總封好，起身作別。店家正在忙亂時候，亦只一拱相送，不來管他長短。那席秀才回轉身來，悄悄走到劉家門首，推門進去，問道：這裏可是劉家麼？裏邊應道：正是，便道：你家劉達官人在江西寄一封銀信在此，婆媳聽見，連忙走出。席秀才便將銀信放在桌上，道：請收了。我別處有事，不必擔擱，說罷回身就走。（委曲周全，而又不居功，真是難得。）其母連要留住他兒子，若何，趕出門來，已走遠，叫不應了。遂拆開信包來，看見十兩雪白銀子，信上的字，却不識得。央一鄰念與他聽，寫道在外，甚獲財利。來年四月，一定歸家了。先寄銀十兩，暫作家中用度。婆媳聽了，歡喜無限，便將銀子換錢糴米買柴，去然過日。把轉嫁的事，丟過一邊。這個人聽知其夫現在，也不好提起。了席秀才回家，絕不向家中說起。又在別處挪移，以作度歲之用。來年依舊到館教書。每到劉家門首，急急走過，惟恐他家婆媳撞見，倒像做下虛心的事一般。那知事有湊巧，到了四月中旬，其子顯連，果然歸家，囊中果然獲有重利。母妻接見大喜，日間忙忙的不及細談，燈下共坐，各訴衷腸。其母道：千虧萬虧，虧了你當年歲底，寄了銀信回來。今日方得重聚。若無音信，我婆媳兩人，不是雙雙餓死，你妻子定屬他人了。其子愕然道：家中苦楚，我原曉得。只因一時不能脫身，故久留在外。又無使人要寄一個空信，亦所不能。何況銀子，替年銀信不知從何而來。其妻道：你書中說四月到家，果然四月回家，如何不是你寄來的信？况人家銀子怎樣多法，肯拿來養活別人的娘親老婦？其夫道：這又奇了，我不信。其母道：銀雖用完，書信尚在我去取與你看。隨即取出付與兒子道：這不是你的信麼？其子看了，遲疑了一回，便道：我理會着了。這定是一個大行善事的人，哀憐我家窮苦，假寫此信，將銀寄來，救我母妻性命。免夫婦分離。但不知其人是個誰，何處報他大恩。（劉達官也有良心）婆媳齊聲道：若果如此，真正我家救苦救

難的大恩人了。其子又問送信時，娘親曾看見此人麼？其母道：「見是見的，但他放了信，匆匆就走，未及問他名姓，且認得不清楚，看去是一個讀書人模樣。」其子道：「我明日細細訪問，總有着落的。」過了一夜，劉達官絕早起，身便去訪問鄰右，一來久不會面，本應望望，二來就將這樁事訪問，看可有人來曉得否？要知世路澆薄，善心未泯，有此好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席秀才借紙筆，這店家耳中，便說道：「寫假信寄銀的，定是席秀才所為。」劉達官聞有人曉得，便來細問。那人道：「這銀信可是某月某日早上寄來的？」劉達官道：「果是此日。」那人道：「這日早上，席秀才走來，告訴我道：昨夜遇雨，躲在人家家屋檐下，立了一夜，裏邊聞有婦人哭聲，因問這家何姓何名，為着何事啼哭，便一一我對他說了，他便說要寫便信一封，就坐在店後寫了，又窺見他身邊摸出一包銀子，連信一總包好，曉出門，見他又往西走，不上一刻，又從店前走過，纔回家去。」這送信的，不是他是誰？劉達官點點頭，便問明席秀才住居到案，對母親妻子說了，急忙走去拜他。這日席秀才家中，正為兒子行聘，親朋滿坐，送官走進便問道：「那位席相公耶？」席秀才道：「在下就是。」那送官便叩下頭去，口稱：「席相公，你是我恩人，特來叩謝。」席秀才以手扶住道：「我與足下素未會識面，有何恩德於你？請問尊姓大名。」答道：「我即做木匠的劉達官，總從江西回來，舊年冬底家中正愁餓死，蒙相公托我名字，寫書寄銀，不至母亡妻嫁，皆出相公之賜。此恩此德，何日得報？」席秀才笑道：「足下莫要認錯了，我一處館貧士，那有餘銀贈人，或另有人周濟你家，却不是我。」送官道：「相公不要瞞我了，現有親手寫下的筆迹在此，請衆位相公共看。」衆人始初聽了半信半疑，及見了書信筆迹，爭向席秀才道：「這書果是真筆，如此感德的事，何用推托不認？」席秀才只是搖頭（寫得曲折有致）。劉達官道：「相公果是感恩不望報的君子，我雖是無知小人，何忍沒相公大恩。」席秀才道：「還有一說，我書中隨手寫你於四月歸來，你果然四月歸家，此是天意，然何關我事？」送官因問今日有何喜事，席秀才道：「是小兒行聘。」送官道：「我今日送還相公銀子，諒相公必定不受。」小相公舉姻在即，我送一張做親床過來，聊表微敬，求相公不要堅却。」衆人不待席秀才開口，都道：「好，我們勸席相公領你，請你的送官，遂起身別去。」親友齊贊道：「席兄，你一介寒儒，解囊完人夫婦，已屬難得，做了這樁事，他不肯認在身上，尤人所難能，看來你的好事。」

做得盡多，特不肯告人，所以我等不盡曉得。大家贊嘆不絕，反弄得席秀才備促不安。到兒子成婚時，劉連官果然送一張大床來，以作賀禮。席秀才只得受了，就作做親床。在此床上，連生了三子，大以爲吉利。其後族中做親的，皆借此床合巹，皆多子。至今此床安放祠堂中，以傳爲子孫大婚公用。結親十日內，仍還舊所，而席氏後人出仕者，皆至大官。經商者，盡成巨富。傳至數百年，族姓益繁，門第日盛。豈上世積德之報，然天下善事無窮，嘗從浙江往回，人人爭誇德清蔡氏之盛，因考其先代之遺澤，人所萬萬不及能者，試聽下回說來，與看官們聽。

第二回 富豪家計尋常有 積德施恩若個能 數十萬金輕一擲 子孫科第永飛騰

話說功名莫重于科第，科第莫重于鼎甲。往往一縣之大，科第絕少，鼎甲尤不易見。浙江德清縣蔡氏一門之內，科第累世不絕，大魁天下者二。此豈無因而致然哉？蔡氏先世有諱凱者，字元凱，號節菴。父爲山東都司家，資富有德。清縣中推爲巨富，節菴平日慷慨仗義，周急救難，一歲中嘗做幾樁好事，鄉黨無不悅服。卽當官道府，亦敬重他的。德清舊有的學宮與街市相近，未免糞穢，士子肄業，每患喧擾。縣公欲另建他處，苦無善地可選。謀之邑中紳士，你推我讓，無一肯擔承其事者。節菴道：「要地不難，近聞蘇州府學是宋時范文正公舊宅，堪與家說此地風水極佳，建宅與此者，要出一斗芝，騰騰目的科第。」文正道：「吾德薄不足當此，請建爲府學，使蘇州一府科第不絕，我雖不敢高比古人，心中極是企慕。」我家有地一塊，與市纏却遠，形勢高厚宏曠，堪與家亦言風水好，居之多出科地。吾亦欲如文正公所云以建學宮，有利士子，不知父台以爲何如？」今人勸修學宮，尙自一文不舍，雖肯如此拚得，一縣官道。蔡年兄有此義舉，是最妙的。衆鄉紳亦道：「兄能若此爲切一邑，不小。遂將此地建立學宮，其後一邑中果然科第不斷。再說明朝州縣漕糧，不比如今定制，有衛官旗丁解運都點，盈實民戶，解往通州。當此差者，往往至于破家蕩產，民間不勝其苦。甚至賣男女，性命多保不住了。惟鄉紳士戶，方得例免。此是明朝第一不公道的。那年正當點派糧戶時候，有鄰人走來，向節菴道：「今年點着解糧，缺少盤費，欲要借貸數百金。這節菴爺也不言有，也不言無，但道再作商議。兩三日間，爲着解糧來借貸者不一而足。節菴皆以再作商量一語應之。衆人都疑心，道他是最慷慨。

爽直的人爲何此番倒像怪吝起來。那知節庵另有一種意思。他因見人民困苦。勸了一個救拔的念頭。一日來見縣官。縣官接進內堂。分賓坐定。便問起運糧之事。縣官道：「已點定某某名戶。着他解去了。節庵道：『某某家道都窮。不能勝任。求老父台另外點一人罷。』縣官道：『本縣是秉公點定的。並無偏向。已經點過的。不便再點。除了某某。此便比他更苦。又不好點得。』叫本縣無可奈何。節庵道：『待治晚解去如何。』縣官道：『年兄又說笑話了。年兄是仕宦人家。例免此役。何敢相瀆。不要取笑。』節庵道：『治晚並非的取笑。都是朝廷百姓。食毛踐土。同受國家生養之恩。苦樂宜自均受。怎見得鄉紳矜士就不該當差。老父台不必疑心。今歲運糧。竟自治晚去便了。』（議論侃侃。真是仁之言也。）縣官改容起敬道：『聽兄議論。眞仁人君子心腸。別人點着他。尙有許多推諉。兄憐念窮民受苦。慨然願去。可稱難得。竟遵命便了。節庵便教家人。遞過認狀。問了起運日期。起身辭出。斯時合縣盡知。都說道：『今年解糧。蔡節庵一力擔承。窮乏民戶。不至喫苦了。這幾個點出得免的。猶如閻王殿上降了一道報香。衆人喜個不了。方想起借貸之時。再作商量之語。就有自己解運的意思了。有親友走來埋怨他道：『我們叨列紳士。宜享安樂。與凡民不同。縣裏不來挑撥。也是向舊例。老兄何爲敢起例來。』節庵道：『也未始不可。親友見他說得冰冷。便也不來攔阻。都暗暗裏笑他。好好住在家中不好。到去擔着干係。水陸奔馳。自尋苦吃。眞正是個膽子了。再說節庵一到起身運時。收拾行囊。多帶些盤費。跟了數十名家人。將領解糧米裝載停當。別過縣官。辭謝了錢行的親友。起身上路。一衆船戶水手。厚給工食。不時還有賞賜。人人懽喜。箇箇竭力。有風使帆。無風拉纜。過了長江。涉了黃河。安安穩穩。晝夜無阻。一日路過東昌。因風大難行。泊舟城牆下。舟中無聊。思欲上岸散步。走到船頭一望。只見同歇者船隻無數。忽聽見隱隱哭聲。從隣舟出聽去。甚是悲切。節庵心中不忍。遂從別號船上。一隻一隻尋將過去。直尋到那隻哭泣的船上。肯做好事人。隨處留心。推蓬一看。只見一人年約三十來歲。白淨皮面。坐在艙內。涕淚交流。哀號若絕。節庵便向他拱手道：『老兄有何不如意事。如此哀痛。』那人見有人過船來。停住了哭。起身拱手道：『長兄請坐。弟有急事。一時無可擺布。所以寸心如剝。有勞兄長過問。深感深感。』節庵問道：『兄有何事。悲苦說與弟聽。或分得些愁。亦未可知。』那人正在盡有。

苦難說的時候，已不得向人告訴。又見節菴面貌，是一正經長者。今他來問，遂將心事一一細說。這小弟奉家父之命，載煤數船，往京師貨賣。不料昨日接得家信，知父親病在危急，日夕思念。小弟命弟回去，一見弟信到此，恨不插翅飛去。無如貨物拖身，道途又遠，急切不能到家。若再逗留，父有不測，是長抱終天之恨了。意欲留貨在此，又無人可託。況出門時所帶，祇有來時盤費，貨尚未卸，歸路無資，輾轉思之，迨退兩難。故爾悲痛，說罷，流淚滿面。一言真切，節菴道：人生最重的是生身父母，病中思兒，必當速速歸去。若貨無可託，此一易事。我本運糧至京，兄若見托，將貨船交付與我，一齊帶去。到京中發賣，發賣之後，本利一併奉繳。不知老兄放心不放心。至盤費不敷，更爲易處。囊中尚有餘資，可以相賄，愁他則甚。萍水相逢，肯如此周全，非感德長者，焉能如此。那人聽了，連忙倒身下拜，道：兄肯爲弟周全，是極好的了。我盤相交，一見如故，貨物有何不可托。節菴扶起，道：既承相信，不知貨若干。原本若干，一一說明。方好接受。那人道：貨物十大船，原本二萬八千兩，有細帳可查的。節菴又問盤費需用多少，答曰：百金發了。於是兩下重新通起姓名籍貫來。纔曉得那人姓房名之孝，住居山西太谷縣。之孝忙即喚集船戶，將貨物點清，細帳交付節菴。一面收下一面送過盤纏二百兩之數，交代過後，歸心如箭，已不得即刻到家。連夜謝別，起程往山西去了。按下不表。再講節菴在東昌擔擱一日，明日順風，隨即開行。米船煤船一齊進發。在路又行了月餘，已到通州。即往總漕衙門投遞文書，倉場管糧廳驗過米色，使用了些銀兩，立即收兌。但回批尚須守候時日。因思自進京，不過四十里路，兵部于少保素係通家世誼，理合進謁，兼可打聽煤價貴賤。僱了幾個牲口，帶了隨身童僕，趕進京來。一面借了寓所，一面就到少保府中參見。其時景泰登基，少保秉政，正值國家多故，少保盡心王室。日夜勤勞，朝廷倚他若左右手般。一應軍機大事，皆出一人主張。生殺在握，權勢赫赫。真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伺候求見者，車馬紛紛，冠蓋接踵。節菴以故人往見，投進名帖。少保平日素重節菴爲人，即請相見，留入書房，問家鄉光景，并別來如何。現今有何事來京。節菴備述解糧來由。少保口稱難得，也把京師近日情形說了一番。又道：糧已解到，可以放心。只是近來煤少，未免焦勞。節菴道：現帶煤船十隻，可以濟得急用。壓少保大喜，道：如此最好。你道京

師口語說燒不盡西山之煤。此際何以短少起來。只因也先犯順天。順皇帝已被他擄去。又逃次殺入居庸關來。逼近京師。帝都幾至失守。虧了少保。扶定景泰。執掌的樞機。號令鮮明。用兵有法。諸將盡皆用命。各處緊要關口。皆遣重兵守得牢牢的。也先亦知中國有人。不敢深入。然一經兵革之後。人民散了。田野荒蕪。出煤的地方。盡在西山。其時路塞不通。京城正乏煤用。兵民惶惶。遠處地方。聞知京城被圍。誰敢運貨來賣。你想煤是煮飯吃的。可一刻少的麼。今聞節菴載得煤來。所以大喜了。遂差人運交煤廠。悉照時價給發。節庵一算。本利除去。二萬八千兩。原本反餘了十萬有餘。自付道。看這姓房的不出。到有如此造化。然必須送到他家的。總爲不負所托。住了二十多日。得了回批。遂辭別少保。竟往山西一路而來。再說房之孝。自與節庵別後。急忙到家。其父患病在床。正在想念兒子。一見之。孝歸來。心中大喜。病就去了一半了。之孝盡心調治。病勢頓減。不上半個月。已只起身。行動漸漸復舊了。一日。父子正坐堂中。說起販煤之事。多虧節庵一力擔承。纔得趕回見父。正爾感念不已。只見家人進來報道。德清蔡相公。已到門首。欲見主人。父子大喜。之孝急忙趨出。迎進相見。後一邊述別後之事。一邊謝周全之誼。節庵聞知其病已瘥。作揖稱賀。遂言及東昌一遇。見托貨物。吾兄有福。除去本銀外。竟獲幾倍利息。叫家人將載來銀子。一摞一摞。盡行扛進堂中。擺得滿滿的。又將細帳一本。道送過請兄收下。之孝愕然道。弟承兄愛。代爲經營。在弟得本已數。其餘十萬餘金。皆是吾兄之物。如何反叫小弟收起來。這是斷不敢領的。節庵道。前弟所以擔承者。實見吾兄思親念切。欲全兄孝心。非爲謀利。而然。若使分文染指。是一謀利小人了。兄亦何取乎。弟兄若推却。反看輕小弟了。正在你推我讓。只見之孝父親走出。兩下見禮。便向節庵稱謝道。小兒承兄原諒。周全回來。已感激不淺了。如何又將餘利見賜。怎好承受。但辱兄遠臨。待兒父子稍盡地主之情。然後再講如何吩咐家人設席相待。節庵上坐。父子陪飲。又問家人道。蔡相公行李如何不發進來。節庵道。行李已落客店。因在外日久。明日就要起身。不必移動了。之孝父子道。這個如何使得。就不搬來。現成舖蓋。也要屈兄在此停留數日的。節庵見他父子堅留。送來的銀子。必有許多。推却假意應道。既如此。小弟今夜暫居店中。明日搬來便了。之孝信以爲真。也不相強。待至夜燈時候。辭別歸寓。之孝

欲送至寓所，再三掩住而別。節庵歸至店中，略睡片時，纔交半夜，便叫家人收拾起身。家人們道：「相公就要起行，這十萬多銀子，竟盡送與他了。節庵道：「這是他的本錢，利錢自然也是他的了。何用多說？家人道：「相公白白的替他辛苦一場了。節庵道：「你們辛苦，我自賞，豈可破費他人財物？家人不敢再言，悄然竟去了。及至明日之孝走來回拜，併要邀請至家。店家回說：「已去久矣，悵悵而返，稟知父親，其父道：「如此輕財仗義的人，眞世所罕有，難道讓他獨爲君子不成？我自有理，今且按下不表，再說其年浙省大荒，米價騰貴，德濟亦欲被災，百姓嗷嗷，餓殍相望。節庵亦聞此信，急急趕回，見德濟人民流離顛沛，心中老大不忍，傾家所積，倡義賑濟，救活饑民，不知多少。自歸家後，爲了救荒的事，又忙亂一番，偶因得身子勞倦，坐在家中靜養，門上忽通報道：「山西房相公來拜，心下大駭，忙叫請入書房。裝衣出見，敘過禮後，節庵道：「長途迢遞，辱承降臨，深幸深幸。但兄待奉老親，今爲何事返遠，離膝下，愿乞賜教之。孝道：「自兄去後，家父日夜記懷，特命小弟到府相候，送還告假二百，兼送煤上利息，奉還節庵笑道：「弟若肯受，當時就已領賜，何至不別而夜行？兄今又送來，可謂太不憚煩了。停了一回之孝，行李銀子一併發到節庵家來。節庵只是不肯收受，推來推去，於在之孝臥起的書房內，當夜設酒款待。到了次日之孝，即要起身。節庵留住道：「難得吾兄遠來，暫停數日，敝邑雖是荒僻地方，觀玩觀玩，風景也好。之孝見堅留不放，只得住下。用過早飯，同往街坊遊覽，信步走到縣前，只見縣門口枷者疊疊，個個鶉衣百結，憂愁滿面。妻子扶着，啼哭個不了。節庵問犯何罪，有人答道：「都是欠銀糧的窮民，年成不好，官府又不准報荒，催科甚迫，只得賣男鬻女完納，完不起来的。在此受枷受責，枯竹裏逼油了。節庵聽罷，慘然回家，嗟嘆不已。之孝道：「第一路來，問知兄長，捐粟賑飢，人人戴德，但連比之苦，欠銀糧者，不下數萬，吾兄雖有惻隱之心，却亦無從援手。節庵道：「雖則如此，看此男啼女哭光景，叫我心上如何過得去之孝道：「吾兄眞是菩薩心腸，但纔賑飢民，又辦此事，兄雖家道富厚，只恐應接不暇，奈何？我想此十來萬利息，弟既送來，斷無重復帶去之理，兄又決意不收，何不就此項代爲完納，既免衆窮民之苦，又省了彼此推讓之煩，豈不兩便？（房居眞是難得，宜其後人昌威）節庵想了一想，道：「我兄既不肯收回銀子，作此義舉，亦是美事，但必須我兄具呈稟

明縣公方曉得此項銀兩，出自我兄之賜，之孝道，這個不必，弟兄一點仁心，故作此想，並非欲顯名也。兩個你一句，我一句，正讓個不了。適有兩個老友走來，聞知此事，笑道：兩位不必爭論，竟是遠名具呈，何如？二人依允便去。查欠數遠名具呈道：蔡節庵房之孝，愿捐銀十萬，代完德清合邑條銀。知縣見呈大喜，遂將這銀子收庫。楊號者即行釋放。餘欠者盡行免提。一時鬪動了一縣人民，人人歡慶。箇箇稱揚，不惟感激節庵，亦且念誦之孝，稱爲二難之孝。不待事完，卽告別回去。至今房姓爲山西望族，節庵壽登期，願無疾而逝。子中孚宏治進士，官至福建道御史。孫演傳亦登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曾孫弈琛，由進士出身，直做到東閣大學士。康熙庚戌狀元，啓傳壬戌狀元，升元皆其元孫輩也。科第至今不絕。德清之稱富貴遠者，蔡氏尤著云。

自怡軒主人曰：席某以窮秀才當歲暮拮据之時，見義必爲救人於難，而又掩讓未遑焉。眞所調陰德者哉。蔡節庵居心仁厚，急人之事，而不居功，廉於取財，而不望報，已爲人情所至。其極數萬流離代合邑通賦矣。所稱慷慨丈夫者，非耶？子孫世世食報宜矣。若房之孝者，又豈易得乎哉。

卷四 封氏女失節活全家

第一回 插天松柏三春節，桃花杏蕊爭顏色。烈烈朔風寒，青青葉未殘。難危翻百變，心緒從教亂。節義更從容，奇謀談笑中。

右調菩薩蠻

大凡女子守從一之義，至死不肯失節，此一定之常經，不易之至理也。然或關係合家性命，不得不貶節救兒，此亦未可全非。况乎救了合家性命，仍不失自己節操，始初曲意含忍，絕不露一些激烈言色，直待事情妥當，捐軀致命，不特其節可嘉，其才亦不可及。古人云：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以一女子而能從容就義，豈非可誦可傳。今先說一舍身全家的故事，與看官聽明朝崇禎初年，李自成張獻忠倡亂流寇四起，攻掠城邑，屠戮人民，十數年間，把天下攪得粉碎。大者吞踞全省，僭號稱王，小者各占一方，分疆劃守，竟如當年列國一般。賊人智量，凡攻破一邑，總以

多殺得主。老弱男女無有留遺。少年有姿色的女子，擄掠去，恣其淫慾，或可偷生。然賊人性子，一不合意，仍舊屠殺。說的其時，湖北武昌縣有一女子，封氏，嫁與同縣張秀才為妻。翁姑在堂，家道頗足，合家人口共有二十餘人。封氏貌美，而賢夫婦相得，正是骨肉團聚，快活過日子的時候。豈知樂裏哀生，忽有賊兵大隊而來，圍住武昌，四面攻打。合城驚慌，雖有守城軍卒，不先逃走，就殺了，怎能得抵敵賊？又揚言道：三日不降，滿城盡皆屠戮。攻了幾回，一日城破，看看都在死數裏了。封氏一門相聚而哭，未幾果有兵來，將他一家綁住，先搜金寶，然後殺害。領兵者一少年賊將，看見封氏色美，叫放了綁，便對封氏道：我饒你性命，你肯從我麼？那封氏不慌不忙，走上跪道：我本無夫，願將軍但求將軍饒我一家性命，為婢為妾，皆所甘心。我也偷殺我一家，則妾不能獨生，說罷，哀哀痛哭。（情詞腕擊，易於動人。）那賊將一來愛他貌美，心中軟了一半，二來的見他語言和順，舉止從容，益發動了憐惜念頭，便道：你不必哭，我們為將的，何處不少殺幾個人？我看你面上，饒你一家不殺，罷了。那封氏揩乾眼淚，連忙叩謝道：妾今日從了將軍，便是將軍的人了。將軍看妾面上，饒了一家性命，倘將軍去後，復有兵來，仍加殺害，是辜負將軍大恩了。還望將軍始終保全。（更周到。）那將道：你也慮得周到，我賞你免死令旗一面，倘後面再有兵來，見我令旗，便不殺了。封氏重復叩謝，那將道：我到營中，即來接你。兩個軍士在此等候，那將去了。合家人口，都謝封氏救了性命，箇箇感激封氏，哭道：我為一家性命，沒奈何只得從他，但此去即為失節之婦，有玷丈夫，竟算死過的人罷了。（說得可憐。）初時翁姑丈夫，得免於死，俱慶更生。後封氏說出一番傷心的話來，都號啕痛哭，個不了，隔了半日，賊將差兵來接，只得掩淚而別。單講封氏，一到營中，那將官便如娶妾的行事，拜了天地，然後共坐而飲。下人都稱小奶奶，要曉得這枝果是幸，闖差來攻取湖北一路的收兵回去，闖賊以此將掠地有功，授以為職，教他駐守一縣。封氏自為寒綹，勤勤服侍，百般依順，賊將把他寵愛無比，所以擄掠來的金寶，俱付他掌管。後大妻到來，一同居住。封氏曲意承迎，枕席盡不爭論，大小相處，情投意合，又絕不露一毫思鄉念頭。到喜習武，每日戎妝打扮，要賊將知道他跑馬射箭，馳道走若習會武藝，將來東征西討，作一親軍跟隨，可以一刻不離了。賊將聽了，愈加歡喜。大妻生有二子，

其後又生一子，封氏便對賊將道：「這個兒子，我要領在身邊，當作親生，賊將更喜，便教他撫育。」封氏加意愛惜，有如珍寶一般。一日有文書到，調賊將別處出征，封氏又欲隨往，因有小兒子羈身，不忍分離，悲淚不已。賊將約他一年半載，定必回來，揮淚而別。去後終日思念，大妻倒去安慰他，說你平日最愛跑馬的，何不去後面空地上跑跑馬，散散心，不要憂出病來。封氏道：「要選幾匹好馬，纔跑得有趣。」大妻道：「這個容易，叫家丁牽幾匹好馬進來，任憑小奶奶揀擇。」那裏來封氏在後園馳騁，以為笑樂。一日將一粒明珠，釘在小兒子帽上，光耀動人。大妻道：「這珠子甚好，是那裏來的？」封氏道：「這是我初到時，老爺賞我的，也還算得不好。」大妻道：「你還有好的麼？」封氏嘆口氣道：「有是儘有，可惜拋棄。」那人道：「大妻便問拋棄何處？」封氏不瞞奶奶說，我家積代富厚，珍寶無數，只因世亂，恐怕寇盜搶劫，暗埋於僻處，都是我親手自藏，無一人知覺。前因沒有取來，豈不都拋棄了？那所藏之物，我還一一記得。珠寶有多少，金玉有多少，還有希奇珍器，都是人世罕見的。當日若帶了來，一生受用不盡。（說得熱鬧，越使食婆眼熱。）一席話說得天花亂墜，大妻饒涎，流個不住，心中發起痒來，便道：「如今去取，不知在不在？」封氏道：「是在總在的，但無人認得地方，只好嘆一口氣罷了。」（說的得淡，越逼得緊。）大奶奶道：「你去走一遭，何如？」封氏笑道：「奶奶又來說笑話了，我既從了老爺家鄉，便與我不相干了。況這小兒子，我要撫育的，我去誰照管他？」大妻道：「不妨，你慣會騎馬，竟改妝男人模樣，悄悄裏去悄悄裏來，那個曉得？」若說兒子，我自照管，他則甚？」封氏搖頭道：「老爺日後回來，曉得埋怨起來，恐未便。」大妻道：「老爺是最食利的，見你取了許多東西到家，益發歡喜你了，那有反來怪你的道理？」封氏只是不允。（更妙）隔了一夜，大妻又來攬掇封氏道：「既如此，我去走一遭，也好。但此處到武昌，有七八天路，要選三匹快馬，叫兩個年老家丁，跟我晚夜趕路，只十餘日，就可往回，遂整備隨身行李，扮作軍官模樣，跟了兩個家丁，辭別大妻而行。大妻見他肯去，喜歡個不了，又因他未去時，再三推托，臨去之時，依依不舍，信爲實在。那裏還有疑他的念頭，單講封氏一路上，早行夜宿，馬不停蹄，走了六七天，路約計到武昌，再有一日之程。當夜下了宿店，吩咐家丁道：「你們連日趕路辛苦，明日就到武昌了，今晚多買些酒肉，多飲杯酒，多安息安息，再行兩個家丁。」果因連日勞倦，酒肉

到口。如風捲殘雲，吃得大醉，倒在床上。如死人一般。封氏又與店家道：「明日五更走路，牲口與我鐵籠，鞍轡不必卸了。」（主意已定，處處周匝）說罷，走去假睡。等到半夜，悄悄開了店門，把坐騎牽出，將行囊縛在馬背，收拾停當，回身走進門來，把兩個家丁一刀一個（辣手）。這兩入平日殺的人也復不少，一旦死於女子之手，也不算委曲的了。那時封氏跨上馬背，加鞭飛走，明早店主起來，見一人走了，二人殺死床上，不解是什麼意思。荒亂世界，看得人命甚輕，把兩個尸首拋在野外，行李馬匹，落得受用。按下不表。單講的封氏一騎馬，直跑到自己門首，已近下午。又恐怕丈夫遷居他處，便問一鄰人道：「這裏可是張家？」那人道：「向日是張家住的，因那年遭了屠城之變，家道窮苦，遷在東門外。坟屋上去了。」封氏聽了，慘然，便帶轉馬頭，竟奔東門外來。因向時上坡，會經過次幾路，徑是認得的。到了坟屋門首，見幾間破屋，零零落落，兩旁鄰舍都無，悽涼滿目。便跳下馬來，把馬繫在柳樹上，將馬鞭打門。時已點燈時候，有一小使，開出門來，問他主人在家麼？答道：「在家。」一直走進，坐下，把馬鞭向桌上亂敲道：「快喚小主人出來。」那張秀才在干戈之際，已嚇破胆的了，忽見一個少年將軍闖入，聲聲要他出見，驚慌無主，只得戰兢兢走出來，跪下道：「不知將軍從何而來？」封氏一見丈夫，忙跪下，扶住哭道：「你竟不認得我了。」我即汝妻封氏也。其夫知其妻子抱頭大哭，翁姑聽見媳婦歸來，移燈走出，數年相隔，今日重逢，悲喜交集，細問改妝之故。封氏一一訴知，俱各大喜。封氏道：「如今須要遷避他處，使人蹤跡不着，纔得安穩。」其夫告以窮困，封氏道：「不妨。」我行囊裏帶有金寶，這是我有心逃歸。平日隱藏下來的，當夜夫妻相聚，正是破鏡重圓，去珠復返，人生極倥傯的事，明日悄然搬至幽僻去處，果然無從蹤跡了。再說賊將大老婆，自打發封氏以後，日日盼望，直等兩月，不見歸來了，方知是金蟬脫殼之計。正要遣人追訪，一日恰好其夫有信，已經陣亡。算來此後日子，自己也要改嫁。道那裏來顧別人？其後天下太平，封氏夫婦復歸故里，重墜家園，生子承後。後人稱贊封氏委曲全家，用計求脫，真是女中丈夫。要知其平日愛習騎射，專爲出行，便易撫育兒子，亦不過明無去志，令他深信不疑，不來找我，纔得脫歸一段深心，全爲不忘故夫起見，豈非身雖受污，此心可對天日。若女子當艱難之際，既得保家，又能全節，不動聲色，做得停停妥妥，一家陰受其福，於人一無

運累聞者爲之起敬。當道之勳色，豈非更是一椿奇外出奇，難中更難之事。試聽下回細說。

第二回 士窮能守古來難 濟變無才更足歎 保護一家全節死 應令中囑笑衣冠

說的本朝近年甯國府有一老貢生，姓王名之紀，家有薄田幾十畝，生子三人，俱已娶妻，最小的兒子，單名一個，惠字，娶妻崔姓，太平縣東嶺人，亦儒家女，崔氏性質聰明，幼時父母教以讀書，輒曉大義，長通文墨，頗有才能，作事井井不亂，容貌姣好，素有美名，人家爭欲得之爲婦，後歸王氏，婆婆死了，只有老翁在堂，崔女親操井臼，克盡婦職，大凡女子嫁時，見丈夫家貧苦，粗茶淡飯，便有不足之意，以致公婆不悅，夫婦不和，王之紀家，只有薄田數十畝，本是清苦人家，做他媳婦，焉得稱心遂意，崔氏却安之若素，絕不嫌貧，嫌苦，總勸丈夫讀書，燈下數些針線，相陪，雖年少新婚，並不偷安貪睡，妯娌亦極和睦，鄰里宗親，皆噴噴贊嘆，不了，那知過了兩載，甯國地方大旱起來，一歲不雨，赤地千里，苗禾顆粒無收，米價騰貴，斗粟千錢，除了盈實富戶，往往十室九室，餓殍相望，貧男鬻女，被妻棄子的，不計其數，朝廷雖有賑恤，怎救得百萬生靈之苦，更有一等最苦的名爲體面人家，其實一貧如洗，所靠些些重裝過活的，值此凶年，連硯田也都荒了，數口嗷嗷，毫無一條活路，欲做下流的事，體面攸關，既不便變賣子女，又不能伸手討吃，（真正苦竟言之痛心）閉門餓死的，十有八九，正是人民遭劫，玉石俱焚時候，那王貢生本係貧士，兩個大兒子，雖皆進學，因本處無人請他教書，走到別處尋館，漂流在外，家中一子三媳，孫男孫女，到有數口，仰他過活，難有薄田，若在成熟之年，也可收租接濟，卽或不穀，調度也好，變賣於人，到了這個時候，就白白送人，還要雙手推開，那有來買他的道理，始初吃身上衣服，繼而吃家中物件，只是吃一日少一日，每日兩頓飯，改爲一頓飯，一頓飯的改爲一頓粥，再隔幾日，連這頓粥也艱難起來了，古語說得好，昔日窮無立錫之地，今年窮錫也無，王貢生看了如此光景，知去餓死不遠，只管長吁短嘆，一日思量親友家中，借貸錢米，以救目前之急，強步出門，那知有飯吃的，走去不見面，沒飯吃的，會着了各訴苦情，正如楚囚相對，越添愁悶，（確實情形）走了一日，慢騰騰空手而回，纔到家，中一個頭暈，跌倒在地，兒子媳婦，知其腹內餓了，扶起坐定，將水多米少，叫名粥湯，一碗灌他下去，方得神氣清

爽便問今日從何得米。大媳婦道：將內門一扇換得一升米，煮了一大鍋粥，大家都已吃過，留下一碗待公公歸來吃的。只見孫男小女，還在那裏要吃，那知鍋子裏洗鍋的水都已吃完了。孩子們吃得不能啼啼哭哭之聲，見了益發心酸。到了掌燈時候，見一家都在堂中之紀眼淚汪汪，對着三個媳婦道：我有一句話要與你們說，只是不忍出口。媳婦道：公公有話便說不妨之紀。嘆口氣道：當此年景，我父子餓死，分所應得，你們婦人家全靠夫家養活，從來說巧媳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今夫家不能養活，教你們活活忍飢而死，於心何安。吾看目下這樣時勢，只有婦人背去從人，尙有富家收養，到是一條生路。你們今日與其坐而待死，不若各去自尋生路，亦免我死後掛牽。說罷，放聲大哭起來。兩媳聽了，俱暗暗流涕。單有第三媳崔氏，坐在旁邊，不言不哭，默想了一回，起身開口道：公公所見不差，再過幾日，大家都是一死於公公何益。但另去適人，我們縱有生路，公公丈夫仍舊餓死家中，我們心上何安。媳婦想來，倒有一舉兩便的道理。我們身子難道白送與人不成，須要得他些身價，方像一個模樣。有了身價，便可爲家中使用，可以苦度過去。但兩位姆姆年紀已長，又有女兒拖身賣也賣不出價錢。我年尙少，又無兒女，面貌也還不討人厭，不若尋條門路，待我嫁去，可好好得些聘金，我既得生，合家亦免於餓死。豈非一舉兩便。說得淋漓痛快，想此女早已胸有成竹。之紀道：說是說得極好，但我做公公的，不能養活媳婦，還要用媳婦身價銀子，教我益發抱愧。只要你們得生，不要管我死活了。崔氏又道：公公如此說法，只留自己地步，不留媳婦地步了。媳婦所以失身于人者，原爲一家性命起見，救得一家性命，就是失身于人，人還諒我，是出于不得已。若專顧自己，不顧公公丈夫，是一貪生怕死，喪名敗節的婦人了。不如死在家中，到免了失節之醜。（議論侃侃，使人墜淚，使人起敬。）公公不必遲疑，竟託媒婆說我嫁人便了。其夫聽了，掩面大哭。崔氏忙止住道：你是個讀書人，如何不曉道理。古人父母有難，苟有可救，雖粉骨碎身亦所不惜。况棄一婦人，何關輕重。你若貪戀妻子，不忍割愛，是坐視父死的，而不知救何以爲人，何以爲子。（此種說話，無道理無血性，男子反說不出。）把一段大道理話，侃侃擊擊，說得丈夫死心塌地，收淚不語。當夜說了，明日早上，崔女梳洗已畢，不見公公說起，走來催促道：昨晚所言，公公如何忘了，再遲幾日。

媳婦餓得鳩形鵠面，可不值錢了。之紀道：雖如此說，也須對你父親說聲。崔女道：我娘家遭此凶年，自顧不暇，聽得女兒落了好處，一定歡喜，不必去說。合家見他如此要緊，倒象他動了怕寫改嫁的心腸，一刻等不得了。之紀細想，媳婦所言果然不錯，便對一相熟媒婆說了。媒婆道：若說別位却難，你家三娘肯嫁人，人才也好，面貌也好，是極容易的。也是他造化，恰有一個好對頭在此前村任監生，因前妻亡過，正思娶一繼室，不論閩女再醜，只要人才好，若說了你家三娘，一說一個允字，我就去說。少頃奉覆，媒婆急棧棧去了。之紀歸來，便與崔氏說知，又道：聘金多少？我却不忍開口。崔女道：不必公公費心，媒婆來自與他講話，便了隔不多時，媒婆便來回覆了。大家相見過，開口道：我方去說任相公素慕芳名，情愿娶為繼室，但不知聘金要多少。之紀未及開口，崔女道：說這聘金，原可不必爭論，但我為救濟一家，故願改適他姓，聘金要一百二十兩，餘外一無枝節。今日送來，我今日就去。明日就去。一言說出，決無改移。媒婆道：三娘倒也說得爽快，就是聘金一百二十兩，他家一定如命的。但是明日就送了來，即時要上轎去的。崔女道：這個何消說得說罷。媒婆便去了。之紀心內想道：他平日寡言寡笑，見面生人都是羞怯的。今日語言侃侃，若此脂粉釋異，再說任監生是一忠厚富足人家，因親戚中有與王家往來的，常稱贊三娘貌美，又極賢能，聞知女欲改嫁，正合己意，故一說便合。聘金一一如命，遂播定明日即娶過門，要曉得有餘人作事，總圖好看。為時所迫，家中仍要張燈結彩，喚集樂人吹手，諸親百眷，開筵設飲。那媒人到了明日，便拿聘金送往王家。崔女出來，將銀子逐包打開，一一檢點過了，並不短少。遂親手交與公公。媒婆見無難色，便道：三娘，你作速收拾停當，到晚上領轎子來接你。崔女只點點頭。王惠見了銀子，知離別在即，牽住妻子衣服大哭。崔女道：我受了他家聘，就是他家人了，向為汝婦，今作人妻，牽衣何為？男子漢何慮無妻？只要善事父母，博得家中一日好一日，便不負我今日的事了。（傷心語，石人墜淚）其夫愈悲。崔女揚揚如平日，又向阿翁道：媳婦還有一句話，公公須要聽我。之紀問是何言。崔女道：我嫁來時，原有些衣裳首飾，連年典貸，都貼在家內用去。今媳婦此去，須要十來畝田，還我。况田在此處，前後不犯花利，也是無用。讓我去作一紀念。契上要寫實到任處收價一百二十兩。我好領受。之紀道：此

須報官驗明。纔脫得兩家子係。今夜屈你父子擔擱在此。明日官來相驗過。然後買棺入殮便了。王氏父子只得依允。斯時任監生早已回了地方。到縣報明。到了次日。地方就在任家設了公座。搭了驗屍棚。縣官未幾轎子到。任監生同王貢生一齊出等候。縣官坐上公座。兩家各人問了幾句話。便吩咐解下死屍相驗。縣官一番尸首。顏色如生。絕不像吊死的模樣。作作正要動手。見他衣帶上露出一條紙角。吩咐取來。左右解來呈上。却是田契一張。寫到賣與任處。便問此契何來。王貢生道。這是他臨出門時。要貢生寫的。及看到後面。又有八個大字。寫道。田歸任姓。屍歸王氏。縣官驚異道。這是婦人親筆。王貢生見了。心亦悚然。便下河道。果是媳婦親筆。縣官嗟歎道。好一個有才有守的女子。不必相了。向家人道。你們曉得他寫契之意麼。他的本意。不過得此聘金。以為養活一家之計。自己早辦一死。又恐死在他姓。白騙人財。反以人命累人。心中不安。故將十畝田價。償還任姓。一百二十兩聘金。不啻以就死之後。作一賣田中人。生者得安。死者無愧。恰是權而得中的道理。本縣竟以他八個字。作為斷案。衆人聽了。俱各恍然。叩謝縣主。明斷。縣官對任監生道。你須好好成殮。他田契即着收去。又對王貢生道。成殮後。即領棺木回去安葬。吩咐已畢。立起身來。走到屍前道。本縣今日斷法。也不負你苦心。烈志了。深深的作了四個揖。乘轎回衙。此位縣尊。尚知名節之足重。不去詐任監生銀子。可謂天良未泯。可敬可敬。斯時看的人。俱贊崔女立節不苟。雖死猶生。那任監生。始初抱恨之意。今日反感激他。得免官司。棺廓衣裳。悉加從厚。那王家男女。都到任家哭送入殮。然後扶棺回去。甯國一府。聞其事者。莫不咨嗟太息。稱誦其烈。至今王烈婦之名。猶播人口云。

自怡軒主人曰。臨難死節。古人所難。又能救活全家性命。可為難中之難。崔女看得道理透。既有定識。又有定力。故能轟轟烈烈。故出一格。出人頭地的事來。彼鬚眉男子。只顧自己便安。而不恤君親之難。萎靡不振。淹淹待盡者。對此。竊不愧死。卷中寫得如火如花。有聲有色。足使頑廉懦立。封氏雖不能完節。然救二十餘人之命。不忘故夫。卒歸國聚。其智亦豈易及哉。

卷五 李福遠終難逃國法

第一回

食財怙惡薰天惡，孽成逆寇妖氛作。妖氛作甚除不盡，沐猴蒙爵。

鳥靈欲把鷹鷂搏，奸謀暗裏權

臣託權臣託，潑空冤枉禍由璉。

世謂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蓋言除惡務盡也。然聖人有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過激則變生，是又不可以不防。如明季高靖年間，有件大冤獄，人人切齒，只因究治一小人之黨，連及國戚大臣，朝廷爲保庇國戚起見，併將小人縱釋，俾宵小奸人，反得漏網，而執法直臣，轉誣他屈陷，無辜下獄，抵罪臺諫諸臣，有出來爭餘的，盡遭戮辱，遂成縉紳之禍，豈非賞罰是非不明，到極處了。然而諸君子，亦有不是處，古語說得好：投鼠忌器，設使諸君子，早爲算計，何至沈淪冤獄，直至新君登位，公議始伸，可見疾惡者，勿爲且甚，聖人之言，不可不聽的。話說明嘉靖間，山西代州崞縣，有一個妖人，姓王名良，倡立白蓮邪教，施符弄法，誘騙愚民，歸其教者，不論男女，號爲佛子，成羣結隊，混雜聚處，又有幻術，送人一方，妖姬豔婦，以及少年尼姑，皆被淫污，來至富家貴室，也有爲邪教所煽惑的，手下徒衆萬千，俱習興妖作怪之術，在外姦淫婦女，搶劫財物，無所不爲。有一秀才人家，其妻少有姿色，一日晚上，有一人，婦到家借宿，秀才見其色美，意欲誘他奸宿，遂留他在妻子房裏住宿，與其妻商議，教他進房之後，滅燈走出，自己入內同睡，到得更餘時分，秀才等其妻出來，他就捏手抱脚，挨到床邊，不敢即時下手，那知床上之人，也就等了好一回了。聽見脚步響，猛然將手來抱，秀才道：是得手了，遂騰身而上，與之交合，那知此人之物，更是翹然，比自己的又粗又硬，大跳起來，喊集衆人，將他細縛，問其來歷，是王良一黨的人，在外裝作婦人，時常姦騙人家妻女，秀才一時忿怒，聞其陽道，又怕他死在家中，不當穩便，遂把刀瘡藥敷好，縱之使去，豈非一樁奇事。又有一村地方，夜夜有鬼怪作祟，纏起更後，就有一團黑氣，滾入人家，或作驢馬形狀，或作青臉獠牙形狀，嚇得男啼女哭，徹夜不安。曉得王良教中，能驅妖捉怪，湊聚銀錢，求他用法收服。王良教他村中，盡奉其教，鬼怪不來侵擾，果然有驗，以此遠近人民，無

敬信如此。作怪的事不一的而足。那知多是此輩妖賊。符術弄人。又有副賊。姓李名福遠。曉有勇力。其心更覺奸險。也是王良這般幻惑愚民。後來官府知道了。捉他幾個黨羽。究治李福遠。遂結連王良。居然反叛。嘯聚數千人。殺戮居民。焚燒地方。勢甚猖獗。撫按起兵。剿反。被他殺得走頭無路。王良又有禁兵之術。刀鎗弓箭。俱不能及身。以故賊勢愈強。官兵奈何他不得。撫按問衆將破賊之法。有一軍將道。此是小術。破他不難。叫官兵各置一木棒。隨身過賊。只將棒打不用刀砍。他自然不能禁了。依計而行。賊衆一向恃着兵器。不能傷他。以自由自恣。懈弛無備。那知的官兵忽然用棒相擊。一人得勝。個個爭先。只一陣把妖黨打死無數。衆人看見勢頭不好。究竟爲合之衆。一聞而做賊首王良。遂得就擒。又獲羽黨二十餘人。一齊斬首。暴示。只有李福遠奸滑。他見王良失利。遂慌忙易服而逃。不知去向。要知明季兵將。都是苟且了事的。衆兵搜尋不見。也就罷了。那曉得李福遠逃到太原府。徐藩謀改名易姓。叫做張寅。他逃竄時。金銀財寶。原帶得多。本縣之內。有一張姓之人。算爲大戶。張寅與綠交結。認爲一家。編立宗譜。以冀掩人耳目。人情眼孔。極淺。見他有財有勢。便不查考。但知他爲張寅。全然不知得他是李福遠改名的了。以後打聽緝獲之勢。漸漸寬鬆。遂挾了財物。到京。思量交結權貴。以爲護身符錄。其時國戚武定侯郭勛。招權納賄。是一個貪利無恥小人。有錢最容易納結的。便薰賄其門下。竄入匠役項內。又以燒鍊之術。時時款動。四時八節。更有重禮進奉。探知郭勛。就於女色。花了千金。買一美女。裝自己親女。送去了。把一個武定侯。牽承得歡喜不了。連性命多肯把與張寅的了。郭勛貪財好色。始而害人。終於自害。身敗名裂。悔之何及。假張寅藉了郭勛聲勢。與一班內官。互相結納。若兄弟一般。適朝廷開例。李福遠援例輸粟千石。補授山西太原衛指揮。一個亡命兇徒。竟做了朝廷命官。豈不可笑。生兩子。長的叫大仁。次的叫大義。俱在郭勛門下充當匠役。留在京師。以爲交通。勢要地步。真算是狡兔三窟了。有此泰山之靠。將前日所犯大罪。竟都被遮蓋過去。就是神仙也認不出他來。再說代州有一人。叫做薛良。與福遠從小相熟。聞他犯罪。脫逃。捉獲不着。只道他非躲避遠方。定然死於別處了。偶然到太原。望一親戚。在街上閒走。見一武職官員。坐在馬上。喝道而來。後面跟隨四五个伴當。衣冠體面。氣概軒昂。好不嚇突。薛良立在道

旁護他過去馬到跟前，猛一看認得李福達，到吃了一驚，又想此人的焉得到此地步，又見一人走來，與他講話，細聽聲音，宛然無疑，却又不敢相信，或者面目相像，也未見得。心中十五個吊桶，一般七上八落，疑個不了。直等一幫人去了，走到一家鋪面上，拱手問道：「前面騎馬的是什麼官府？」那人道：「他是太原衛指揮張老爺，名喚一個實字，薛良心。內思想，總是委決不下，若說是他，他怎能有此榮顯？欲說不是，他聲音笑貌，確確是他。又想了一回，點頭道：「是他。畏罪改名張寅，在此做官的。我不要管。明日去望他一望，不怕他不好好相待。買我不開口，還要發一注大財哩。」打算已定，睡了一夜。次日起來，吃了早飯，尋到福達衙內，向門上拱拱手道：「你老爺在家麼？」回道：「在家。」薛良心便道：「托你通報一聲，說有故人要見。」門上問道：「姓名？」薛良心道：「你不要問，少頃會見主人。」便知道了，門上進去，稟過福達，忍說是故人。丈人長的和尙，摸頭不着道，請他進來。一見是薛良心，陡然變色，假作笑容，下階拱拱手道：「故人別來無恙。」薛良心亦作揖道：「聞得故人在此，特來相訪。」遂邀入書房坐下。薛良心見左右無人，因問道：「兄前日有事，却如何得到此處？」爲官好不榮耀。福達搖手道：「前事兄且莫提，你因何曉得我在這裏？」薛良心道：「昨在路上看見，因隨從人多，不好相叫。今日特來問候。」只是第一身作客，流落此地，盤費俱已用盡，欲尋兄資助資助，未知肯否。福達道：「這何消說得。但兄既來了，也須擔擱幾日，待我端正盤費，送兄回府如何？」薛良心認做好意，極口稱謝，隨即搬上飯來，兩人相對而飲，極其要好。飲畢，便吩咐家人道：「鋪蓋安在東廂房，談了一回，道了安置，自進去了。暗自忖道：我的蹤跡，並無入曉得。今日被他撞破，倚到外邊，將我從前情節，告訴人知道，還了得麼？不如先下手爲強，將他殺死，就絕了後患了。」暗暗打算一番，便叫兩個心腹家人，悄悄囑咐道：「今日來的這人，與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書房，原要害他性命，付你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時候，結果了他，把尸首拋在荒野地面，做得乾淨，先賞你二十兩銀子。日後還有抬舉你處，你們肯去不肯去，兩人欣然應允。道：老爺請自安睡，小的們別的做不來，只此些些小事，包管做得萬妥萬當便了。」福達大喜，兩人亦欣然而出，打點半夜行事，再說薛良心吃了夜飯，坐了半響，關上書房門，正要上鋪去睡，忽然一陣腹痛起來，思想到僻靜處，出一大恭，便走出書房，是夜月色微明，見側首有路可通，一徑穿將過去，看看走到馬坊。

所在是一塊空地，便欲在地上解手，隱隱聽見隔牆有人言語，一個道住在書房，這人老爺為何要殺他，一個道你不聽見老爺說與他有仇麼？薛良一聽，驚得魂飛天外，速恭也出不來，想道不道此賊如此心狠，若再遲延，性命不保了，作速逃命爲上，輕輕走過馬坊，見是一帶泥墻，便從低處扒出，幸喜下面已是通衢，拔步便跑，一口氣不知跑了多少路，適值太原府知府赴宴回來，薛良跑得勢急，人留脚不住，直衝了太爺道子，被軍牢拿住，問是何人，薛良正思首告，李福達苦無門徑，今見是太原府正堂燈籠，極口喊冤，太尊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薛良道：「小人是被難逃出來的，有天大的事，首告不敢當作衆人明言，求太爺帶小人到私衙密稟，太爺吩咐帶他回衙，一進衙門，便把薛良喚進私宅，問他首告何事？」薛良稟道：「小的代州人，與妖賊李福達同鄉相識，向聞其逃亡別處，昨日撞見太原衛指揮張寅，細細一認，却正是他，小的因去探望，福達囑小的不要說破，留小的過夜，小的道他好意，那知竟要殺我滅口，小的偶爾腹痛，走到外邊，出恭，聽見隔牆有謀死我的說話，越牆逃出，特來首告。」太爺道：「這指揮張寅果是李福達改名的麼？你不要謊告。」薛良道：「小的若認得不真，怎敢謊告？」太爺一想，道：「李福達是個叛逆重犯，現在各處嚴緝，未見捉獲，今改名易姓，逃在此地爲官，既有首人，定屬不虛，須要速拿爲是。」遂帶了首人，連夜去稟都院，都院聞知，便傳中軍帶領標兵，協同知府知縣，拿捉賊黨，再說李福達兩個家人，三更左右，走到書房，不見了薛良，忙報主人，福達知他走了，大驚失色，心上懷着鬼胎，不能安眠，忽聞外邊有人馬之聲，又敲門甚厲，開出門來，只見燈籠火把一擁而入，後面進來兩位官府，一見福達，喝聲拿手，福達辨無罪，太爺道：「你是李福達，現有薛良首告的，還有何辨？」福達見事敗露，便俯首就縛，太爺將他家屬盡行鎖押，查盤資產，封鎖門戶，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帶了犯人，同衆官回衙審究，叫薛良與福達當面對質，薛良說得鑿鑿有據，福達雖會狡辯，實事難以抵賴，遮飾不來，只得承認，官府見他招服，也不動刑，將他禁在獄中，稟覆上司，請旨定奪，旋即移文京師，拿他二子，斯時太原一府人，多當作新聞，三三兩兩，到處傳說，盡道如今世界有了錢強盜，也做得官了，福達身雖在監，京中線索，却自通靈，連夜通信二子，教他躲避，武定侯府中求他相救，必有厚報，郭勳聽了，寄書山西巡撫畢昭，教他超釋，畢昭是一極

要奉承權勢的人，見郭勛有書來，托反要將薛良問他誣告之罪，承審官反覆力爭，只因批駁不已，把一情實罪當的重案，漸漸模糊起來，恰好來了一位有風力的御史，姓馬名錄，立心正直，不要銀財，不肯阿附權貴的，欽命巡按山西，未到任時，即聽見這樁事情，巡撫不肯執法，久不定案，一到任後，即提李福達一案，覆審，差官往代州輝縣，提取福達舊時隣右前來，識認，又移文徐溝縣，查其居止，據覆並非土著，是擒獲妖賊，那年逃來，冒為張氏同宗，改名張寅，處處有據，再取福達口供，果無異辭，案情已定，正欲奏請正法，忽一日，巡捕官稟稱，武定侯差官下書，衙門規矩，一應封口書函，不許投進，武定侯書來，必有囑託情弊，隨着當堂呈遞，差官走至案前，將書呈上，馬巡按拆開一看，呵呵大笑道：「好一個國威大臣，為大盜說情，難道王法都不曉得了？」差官自恃侯府家人，說大老爺王法固要，只怕私情也要的，巡按大怒道：「你是何等下賤，敢開口的，喝教拿下重打。」差官道：「只怕打不得。」巡按喝道：「打了再講。」右一聲吆喝，拖下便打了二十，受痛不過，差官的哀哀求饒道：「小官自己冒犯，求看老爺面上。」巡按道：「看你主人面上，再打二十一，一共打了四十毛板，吩咐趕出。」差官抱頭鼠竄而去。巡按修本，遂將郭勛私書一併奏聞。嘉靖帝見了本章，一一准奏，又降旨將郭勛切責，正是鐵案如山，任你通天手段，也難翻案了。那知當日言官紛紛參劾，反激怒朝廷，弄出大大變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一時科道亂紛紛 盡奏奸貪是郭勛 言語太多成變局 水渾鱗鯉不能分

話說當時嘉靖帝准了馬錄本章，李福達秋後處決，郭勛有旨切責，若使科道言官不再彈劾，這樁事也就完結了。無如明朝風氣，言官最喜說長說短，以顯風力，一本不准，第二本再上，這個不准，那個又奏，把朝廷絮聒個不了。即王親國戚，稍有過失，都懼怕他，始初還論是非，繼而更尙意氣，務要依他說話，纔罷朝廷看得厭了，往往留中不發。今看見馬巡按所奏武定侯庇護逆黨私書囑託，衆官都憤憤不平起來，有的道：「福達殺人巨萬，潛蹤匿形，今罪跡已露，論以極刑，尙有餘辜，武定侯曲為囑託，亦宜抵法，有的道：「交通逆賊，明目賄賂，福達既應伏誅，郭勛亦難輕赦。」其後參劾他的一本，宛似一本，竟說他黨獲叛逆，心懷叵測，要坐他謀叛罪名，非滅族不足蔽辜了。（明季兩衙門

習氣不知弄壞多少事情。即此可見。郭勛那裏當得起。只得去求朝廷心腹寵臣張璠、桂萼。要他保護。你道張璠兩人何以得寵朝廷。說也話長。當時正德皇帝宴駕無子。遺詔與獻王長子厚燾。係皇考孝宗親姪。倫序當立。羣臣遂奉以爲帝。卽嘉靖帝也。嘉靖既立。欲尊他本生父。無爲與獻皇帝稱孝宗。皇帝稱伯。此一己私情。天理人心上實說不去。譬如人家無子立後。把家產田園盡傳嗣子。自應承頂。這支香火本生父母。到差了一層子。若但知厚其所生。待嗣父母。仍如伯叔。要這嗣子何用。天子與庶人一般。所以羣臣引經據理。都說與獻不宜稱孝。嘉靖格于公議。也就隱忍了。其時張璠方爲觀政進士。朝廷大事那得由他開口。一日遇一相面的道尊相二年之內。位置宰相。璠笑道。吾一觀政進士二年之內。焉得驟登政府。相士說。相上生着的。連我也不得知道。適當大禮議起。璠知朝廷欲崇所生。因格於廷議。不能遂心。自恃道吾若另創一議。折服諸臣之說。君心必喜。富貴可以立致矣。遂上大禮疏。皇上入嗣大宗。稱孝宗爲皇考。稱與獻王爲皇叔父。在廷諸臣不過拘執漢哀帝求美宗嗣位故事。不知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養之宮中。久已明正。爲人後之議。若皇上繼統在宮車宴駕之後。羣臣遵祖訓。奉遺詔。以倫以序。迎立帝爲比之預立爲嗣。養於宮中者。較然不同。理合尊與獻爲皇考。以盡爲子之道。若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於父母之義。說得懇懇切切。盡反朝廷衆議。嘉靖見了大喜。傳諭內閣道。此議違祖訓。合古禮。爾曹何得誤朕於不孝。繼而桂萼亦上一本。與璠說相同。帝見更喜。那時羣臣見了二人疏。皆指爲邪說。疾之如仇。守候朝門。爭欲老拳奉送。二人見衆怒難犯。走入武定侯家求援。武定侯諳知嘉靖旋有中旨。命二人爲翰林學士。大禮竟從其議。凡不合者盡皆罷斥。張璠不上二年。果然拜相了。因有這個緣故。故與郭勛結爲一黨。如今郭勛到來求救。焉得不出力相助。况二人常在朝廷左右。其言易入。遂乘間啓奏道。郭勛爲議禮觸了諸臣之怒。舉朝皆爲與仇。所以紛紛彈劾。臣等查得指揮張寅。實非福遠改名。因諸臣欲害郭勛。故誣張寅爲逆犯。求皇上莫聽諸臣之說。以成不白之冤。要曉得嘉靖帝原非昏庸之主。但因議大禮上。亦受了臣下多少委曲。今日二臣之言。正觸其怒。使信以爲然。遂發出一道旨意。提福遠一案來京。併拿解巡按馬錄。同審諸臣。尚在夢裏。全不曉朝廷已有先入之言。提到審時三

法司仍照前訊口供覆奏。嘉靖大怒。詰責問官審事不實。命張璠兼攝都察院。桂萼兼攝刑部。雜治其獄。斯時羣臣纒得朝廷聽信讒言。大局有變了。那二人奉旨會審。只要迎合上意。那裏管天理良心。廷訊時。絕不問李福達長短。單詰責馬巡按枉法任情。屈害無辜。馬巡按極口分辨。二人只做不聽見。喝教用刑。頓時將馬巡按。擡轎旁掠五。毒備加。可憐一個正直御史。弄得死去活來。馬錄看來。若不誣服。徒自吃苦。只得承認挾私。故入人罪。問官纔不用刑。這薛良竟問他誣首罪名。二臣審出口詞。以為得計。奏知嘉靖。那嘉靖只道審出實情。不被衆臣騙騙。那曉得朝綱是非。已被權臣弄得七顛八倒。發下旨意。福達釋放。薛良抵死。巡按馬錄。及臺諫諸臣。俱着錦衣衛廷杖一百。分別治罪。這廷杖法律。歷代所無。惟明朝獨有。自設此法以來。不知屈死了多少忠良。那見得廷杖利害。凡官府犯罪。但發錦衣衛。打問例。將犯官一撈。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此是錦衣衛打問規矩。已有受刑不過而死的。若奉旨廷杖特遣。內臣監視。大小衆官。俱着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邊坐中使。右邊坐錦衣衛。各三十員。下面旗校百人。皆衣纓衣。手執木棍。齊排列。宣讀旨意畢。一人持麻布兜。從犯人肩脊套下。直至腰邊。連兩手束定。左右不得轉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住。唯露出兩股受杖。頭面觸地。塵埃滿口。連喊也喊不出的。打一下。上面高喝一聲。重打。打完一百杖。必數折衆官側目屏息。氣象森嚴。儼如閻羅殿前一般。行杖旗校。練就一副手段。打得兩腿如糜。裏面血肉相連。長成一片。然後可以行動。故明時有羊毛屁股。老先生人人敬畏他的。有一知縣。來出捉。塚補空處。使他血肉相連。長成一片。然後可以行動。故明時有羊毛屁股。老先生人人敬畏他的。有一知縣。來出捉。住一衝道。路人喝教重責。脫開褲子。見是羊毛屁股。知是受過廷杖的。即忙下轎請罪。陪了多少不是。其人大笑而去。把這位官府。嚇出一身冷汗來。只因廷杖過的。苟得君心一轉。即起復重用。然幸而不死杖下。做一羊毛屁股。老先生。不幸而喪了性命。只好留一忠直名望了。可憐諸君子。觸怒奸黨。今日受此極刑。馬巡按廷杖之後。發邊衛充軍。其餘或罪或死。共四十餘人。臺諫爲之一空。逆犯李福達。仍爲指揮。二子仍充匠役。儼然現任的武職官員。豈非一件天翻地覆的事。那張桂二人。猶怕人心不服。日後有變。騙定欽命大獄錄。請旨頒示天下。使被冤諸臣。永世不

得番身。那知人心如此。天意不然。再說四川有一妖人。蔡伯貫本是福遠一黨。因山西事敗。逃在四川。招集無賴。私立名號。仍依白蓮邪教。煽惑謀反。起來。被官兵擒獲。搜出福遠往來書房。有改名張寅。現爲指揮。可恃無恐等語。四川巡按據實奏聞。其時嘉靖宴駕。隆慶新立。見奏大怒。立將李福遠滿門抄斬。餘黨立決。以正叛逆之罪。其獄始白。又有都御史。龐尙鵬上言。武定侯郭勳。與閣臣張璉。桂萼。庇一福遠。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莫此爲烈。今三臣雖死。理合追奪官爵。以垂鑑戒。被寬諸臣。宜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朝廷一一如奏。斯時馬錄。欽召進京。復爲御史。餘盡加官贈爵。至今明史上。直臣流芳。奸臣遺臭。豈非天公報應。原是纖毫不爽。後人論及此事。謂郭勳與福遠。始初來往。不過貪其財賄。原只知爲張寅。不知爲福遠。至事敗說情。其罪難免。只劾其私。書囑託。便知較了。乃衆人必欲坐其同逆。置之重典。遂至激成大禍。上損國家元氣。下辱父母遺體。諸君子亦不無自取其咎。亦是平允之論。爲此論者。亦非教人阿諛苟容。取媚於世。不走正直一條路去。總之責人過犯。亦要存心平恕。留選人的餘地。卽留選自己退步。不必專恃一時意氣。把人趕盡殺絕。却是明哲保身道理。士大夫不可不察也。

自怡軒主人曰。按明史本事數痛。其中渲染斷制。皆有特識。至引孔子疾之已甚亂也。一語尤爲平允。

卷六 能吏爲民招假婿成眞

第一回 揚帆戴月遠相過 佳氣蕙蔥聽誦歌 路不拾遺知政肅 野多澤穗是時和

天分秋暑資吟興 晴獻溪山人醉哦 好捉蟾蜍供研墨 彩牋書盡剪江波

這一首詩。乃宋朝米元章贊美賢明州縣而作。大凡爲州縣者。須有愛民之心。又有愛民之才。斯能體恤民情。通達下意。看百姓事。直如自己的事。處置得停停妥妥。雖至難分解之訟。而格外施恩法外用意。不唯心力極爲勞。兼且解囊相助。將壞事變做美事。好巧者轉受姦巧之累。良莠者仍得良善之益。方是爲民父母的道理。若爲官府者。貪婪不法。唯知奉承上官。剝削百姓。民事置之不問。事有疑難。全不細心體察。一味聽了胥吏糊塗了帳。何以折服人。

心於地方有何補益。今日所以發此一段議論者，只爲近可有一兒女相爭之事，彼此控告縣宰，經年不能斷理，虧得一位賢明官府到任，委曲周全，既息分爭，且成就了一樁好事，人人悅服。一時傳爲美談，要知此事出在何處，待在下細細說來。江蘇省內松江府上海地方，有一人姓王名兼郭，年過四十，上無父母，下無妻子，孑然一身，專靠算命起課爲活，平生却極守本分，不貪酒，不好賭，待人一團和氣，人皆呼爲老王。門前開一卜筮店，每日有一二百文進門，用度却自有餘，只因不取妻室，嘗思或子或女，撫養一個，以爲終身靠老之計，託人尋覓，其時地方成熟，誰肯把兒女與他。一日適有閭壁鄰居趙媒婆走進來，說了半日的閒話，問道：王先生，你靠命數爲活，日子却也過得，但無家小，不能肖男育女，將來年紀漸漸老起來了，那個是你着肉之人？老王答道：正欲過繼一個兒女，以爲依靠，只是沒有湊巧的。趙媒婆想了一想，道：如此却正好。北門外尤大官，近日老婆死了，遺下一個女兒，纔得六七歲，無人照管，尤大官正要過繼與人，好一個乖巧孩子，可要同去一看，看得中意，便可當面說定了。老王聽了，欣然鎖上店門，一齊來到尤家，要知尤大是一個不習上的人，平日貪賭好酒，家業全無，妻子在日做些女工幫貼，母女二人已是半飢半飽。今妻子又死了，也巴不得將女兒出脫，無所牽掛，好遂他賭錢吃酒之興。見老王同人到家，說知來意，一說一個肯，便令女兒出來相見。老王見女兒衣服雖然襤褸，面相却是端莊，聲音也清楚，看個有些出息的，便向尤大道：令愛既然肯過繼于我，便是我的女兒了。分明與兄無干，日後撫養教育，擇配適人，皆我做主。老兄不得與聞。這句話到要預先說過的。兄若應允，明日是一好日，便來領去。尤大滿口應承，道：吾因養不活他，故肯過繼與兄。一應事情，有老兄做主，是極好的了。我若又來何苦相認？老王見其出自真心，並無假意，又把女兒細細端相了一遍，約定明日來領去，拱手而別。又別趙媒婆，老王身邊有些碎銀子，不即歸家，忙忙走到典衣鋪中，約略女兒身材，買了的小女衫一件，小布裙一條，小女帽一頂。一到明日，即託趙媒婆到尤大家，替他穿着，停當然後領歸。拜壽星拜繼父，取名壽姑，說也奇怪，壽姑初到壽生人家，又不哭，又不嚷，叫拜就拜，叫他說話，就肯說話，百依順從，竟像養熟的一般。老王儘喜得了不得，就趙媒婆也嘻嘻笑起來。（好描寫）過了數月，便能烹茶掃地，照管門戶，常陪伴

著老王親親熱熱如同自己生的一般。老王喜得女兒伶俐，便託一隣家婦人梳頭裹脚，并學些女工針指的，算命得閒時，嘗坐在傍邊，教他識幾個字，連小九九也與他講講，喜得壽姑心性聰明，一學便會。到十二三歲，便能替老王心力料理柴米油鹽諸務。老王所愛他如珍寶一般，一刻也少他不得。年交二八，出落得身材俏麗，顏色嬌美的，竟是一個出色女子了。老王嘗思再隔幾年，弄一好女婿入贅進門，便可父女相依，即壽姑一心願常在繼父身邊過日子，却是真心實意的。忽一日，老王正坐在店中，見一人來，衣服華麗，舉動輕佻，跟一小廝走進店來，拱手道：煩起一課。老王聽其聲音，不是本地人，也不去問他姓甚名誰，把手一拱道：請坐。你道來者何人？這人姓錢，混名錢判皮，崇明人，捐了一個監生，家中開一小當，又在上海開布鋪，一生諸事，慳吝刻薄，獨見了婦人，如蒼蠅見血一般，儘肯花費幾個風月錢，每年到上海一次，向布鋪中清理帳目，適有貨物要置，特來卜問有利無利。老王便將課領括動，批斷好歹。正說話間，壽姑送茶與父親吃。錢監生一見壽姑，頓時神魂消蕩，自忖道：吾到上海，看見多少婦人，却多平常，何意此間有此美貌女子？老王見是有體面的人，回頭向壽姑道：再取一杯茶來，忙將自己的茶，雙手送過去。錢監生推住不接，及壽姑再送茶來，便道：不消不消，忙欲起身來接。壽姑將茶放在桌上，轉身進去了。錢監生尚在呆想，又見人來，起課送邊，課金道：聲重煩而別，回至鋪中，思想此女年紀有十六七歲了，正在破瓜時候，身段不肥不瘦，不短不長，姿色美豔，更有一種丰韻，尤覺可人，未知曾受過聘否？如未許人，苦這銀子不着，娶到家中，作一小星，豈非大妙的事？呆呆獨坐思想，忽有兩人走進，錢監生一見大喜道：正欲來請，有話商量，却好二兄到來，正是機緣湊巧。看官你道這來的二人是誰？一個姓李，混名百曉，一個姓張，混名賽葛，專在大戶人家做幫閑，蒞片，張賽葛更些些小智謀，又且衙門情熟，官司走跳，人皆見其能幹，所以教他賽葛因錢監生是好色之徒，常常哄他，闖寨門，嫖女客，以圖酒食，醉飽，因此往來莫逆。今見錢監生懽然相迎，又道有話欲商，自然有些油水的事來了，便帶笑問道：錢爺有事欲商，只恐在下才拙，做不來。錢監生道：不要取笑，我且問你，此間有一起課的老王，二兄可認得麼？百曉道：素來相識，爲何問他？錢監生道：吾在上海，本來娶一小妾回去，適往問卜，見他家中有一女子，到也覺得

過甚爲中意。欲煩二兄爲媒。財禮不拘多寡。只要事成。百曉便道。容易容易。說了大老爺名姓。包管即成。賽葛道。你不要誇口。這老王爲人。有些蹊蹺。未必容易。百曉道。從來財貨動人心。錢大爺既肯出大價錢。憑着你我二人。這張嘴。甜言蜜語。不怕老王不依。賽葛道。既如此。你沖頭陣。明日你且去說。倘或不允。吾添生力軍。幫你如何。說說笑笑。夜膳已至。三人共飲。臨別時。錢監生先送了二兩頭。殷勤致囑道。事可有成。改日還要重謝。二人稱謝而去。百曉睡了一夜。天明起來。恐老王占卜尙忙。吃過了早膳。慢騰騰走到老王店中。拱手道。令課近日財氣旺否。王道。託福。託福。兩人坐定。略敘幾句寒溫。百曉便問道。令愛貴庚幾何。王道。十六歲矣。百曉道。曾定親不會。王道。尙未受聘。百曉道。到此年紀。也不可緩了。小弟今日特爲令愛親事而來。如今愛才貌必得嫁在富厚人家。呼奴使婢。等好。吃好方不枉此一生。若嫁在清苦人家。如何過得日子。豈非爲父母的活害了他。小弟與兄相厚。却尋得一個大財主。與令愛作伐。老王道。大財主人。焉肯與我貧家對親。百曉道。兄言雖是。但只要不圖虛名。專求實在受用。貧亦可以配富。不瞞兄說。今日有一崇明富人。姓錢。身上貢生家私。三萬年。紀不滿三十。因無正室。欲在此地娶一偏房。娘子財禮要多。就多久。慕令愛芳名。特託小弟爲媒。此是令愛大福。王兄萬勿錯過。老王從來不得罪人。一聞欲娶女兒作妾。便勃然變色。道。我老王雖窮。決不肯變賣女兒。勿開尊口。便起身道。倘有小事失陪了。竟一直走開。百曉一場沒趣。快快出門。一路思想。倒被賽葛料着了。此時作何理會。却說賽葛是日已在錢家等候。正談笑間。忽見百曉垂頭喪氣。前來。明知不妥。便道。百曉兄。想王家之事。已停妥了。百曉只把頭來搖。錢監生道。可是不諧了。百曉因將自己如何說法。老王如何回絕。一一說了。錢監生意興索然。便向賽葛道。兄有何高見。玉成此事。決不相負。賽葛道。門路却有。但白手做不來的。錢兄不惜所費。不要性急。吾去尋一人來。包管此女到手。錢監生大喜。請教賽葛。兩個指頭細細說來。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使盡心機破盡財 那知弄處反成殃 好花欲採無從採 始信紅顏是禍胎

話說錢監生思圖弄姑爲妾。老王不允。因向賽葛問計。賽葛道。此女本非老王親生。是北門外尤大的兒女。過繼與

他的，倘弄出尤大來作主，不怕此女不到手。但尤大如今不在上海居住，搬往青浦去，必須尋他回來，故說先要破費錢鈔了。錢監生聞言大喜，即取十兩銀子與賽葛道，權作盤費。煩兄明日就行。賽葛對百曉道：你我同去，何如？百曉道：當得奉陪，喫了晚飯，而別再說。尤大自兒女過繼出門後，屋也賣了，一身無着，溜來溜去，溜到青浦居住了。一日，正立門首，只見兩人走來，把他一認，問道：你是尤兄？訝尤大聽是同鄉聲音，便應道：正是。二人走進拱手道：多年不會，尤大仔細一想，道：原來是張李二兄。到此何幹？賽葛道：知道吾兄窘乏，特送大大一注財，交到門，不知我兄要不要。尤大忙開口，財交在那里，說我不要。難道是背財生的？賽葛道：兄從前過繼與老王令愛，今已長成了，出落得一表人才，有一財主欲娶他做妾，肯出大大財禮。我兄弟二人知的了，是吾兄親生的，故請你回去做主。兄若不去，此種財爻，獨歸於那老王之手了。豈不可惜？尤大道：這是極好的事，兩手空空，如何起身得動？賽葛道：兄若肯去，便舟同往。何如？尤大大喜，亦無甚行李，帶上了門，跟着二人，便走開船。正遇順風，不兩日便到了上海。一齊回到錢家。二人先進內說，尤大來了，須要先與他些甜頭。錢監生點頭，便叫請進。正值午牌時分，便請尤大吃飯。尤大是清淡已久的人，見了大酒大肉，撮上了一飽。錢監生慢慢的踱將來了，賽葛向尤大道：此位就是崇明錢大爺，為人極好，家財又富，因慕令愛才貌的，欲娶為妾，故尋兄來聘禮。竟是三百兩，兄若嫌輕，即再添些，也不妨。今晚即立紅契，先交定親銀三十兩，餘待令愛過門，一併交清。尤大聽見有三百銀子到手，已是滿心歡喜，又先交三十兩銀，可作大大的賭本。正中下懷，便一一應承。道：明日吾去與老王說，女兒是吾生的，不怕不依從。是夜寫定婚書，先交三十兩銀子。尤大巴不天曉，一到次日，清早趕到王家。老王一見尤大進門，起身問道：尤兄久不會面，今日恁風吹到此地，來得能早。尤大道：說一來奉候，二來看女兒。老王即喚壽姑出來相見。壽姑因是自己父親，十年相隔，道了萬福。在旁陪坐，問道：爹爹幾時到的？尤大道：昨日又問昨晚擔擱何處？尤大道：在布舖錢，便縮住了口，改說道：在一朋友人家過宿。壽姑垂覺，察言觀色，蹊蹺便起身道：去取茶來。又對老王道：茶葉瓶放在何處？老王會意，便道：我來拿。與你急忙就起身走進，壽姑走至灶下，悄悄對老王道：我父親到此，似乎不懷好意，方纔說出一錢字，便縮住了口。莫

非前日那個姓錢的，要圖女兒，尋他來的。爹爹須留心防他。老王點頭走出。隨後齊姑送出茶來，各用了一杯。老王先向尤大告訴道：我近日爲了女兒，受了一場大氣。尤大問是何緣故。老王道：日前李百曉來說，有一富人，要娶女兒爲妾。你想好好人家女子，就算不是親生，豈忍將他變賣？被我搶白了一場。方纔開口，你道氣也不氣，只怕尤兄聞知，也要動氣哩。（先掙住尤大之口）尤大聽此一番說話，倒弄得開口不得。算來，恐此無益，只得立起告別。一直走到錢家，窺見一見，便問你去如何說了。尤大道：尚未得說。錢監生焦燥道：如何不說？尤大將老王之言備訴一遍。又道：老王倒像未卜先知的，你想他先說了如此一番言語，你道我開得口麼？故急回商議。錢監生直跳道：女兒是你生的，你說不怕他不依。此刻爲什麼又說出這屁話來？賽葛道：大爺不要性急。老賽尚有妙計，看他跳出了我的圈子。錢監生道：有何妙計？快快說了。賽葛道：尤兄賣女爲妾，老王可以爭執，配人作妻的，難道親生父也做不得主了？（實是好計）據我之計，莫若僱一年紀相配之人，假充爲婿。或說已經定親，目下要娶，故今來領女。這嫁名正言順，就當官也說得去。看老王再有何說，如再不依，憑這筆尖，與他當官理論便了。（唆訟之人可畏可畏）但充假女婿，必須一心腹之人，先與講定，事成之後，此女仍歸本主，相貌到要好好地。錢兄可有此人？錢監生想一回，道：人到容易，吾當中現有小夥計，周二官，年十七八歲的，面目亦甚白淨，可以充得。只要說定便好。賽葛道：既然如此，喚了他來，方好做事。錢監生忙差人趕到，崇明叫周二官去了。再說周二官，本上海人，原是好人家兒子，從小也會讀書，只因父母雙亡，家業全無，有人薦他到錢監生當中，學做生意，却是一個錢寶弟子。聞主人來喚，隨即下船，趕到相見。錢監生見了，即便開口道：吾有一事煩你，事成重謝，不叫你吃虧。周二官問主人何事。錢監生道：吾爲娶妾，女家不肯，要你冲做假女婿，哄他上鉤。你切莫推却。周二官聽了，默然不語。錢監生道：你肯不肯？不妨竟說。周二官道：主人娶他爲妾，我去認他爲妻子，是欺主人了。我既認他爲妻子，如何復爲主人之妾？名義所關，只怕使不得。錢監生見他不允，便怒道：你吃我的，穿我的，只些些小事，煩你，你就推三阻四。吾平日白白照顧你了，悻悻的走開去了。張李二人圍全道：吾勸你依他的爲是，倘若不依，惱了他財主性，你便立身不牢了，或便說你射落

銀錢虧他資本，替你身上要陪補起來。你如何擔得起。若依了他，將來還有許多好處哩。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周二官沒奈何，允了，便回覆錢監生道：「二官已經勸允，明日叫老尤，竟將茶葉送到王家，不要遲了。錢監生大喜，忙買其茶葉，菓子，叫尤大自身送去。老王見他來得奇怪，便指着茶葉道：「你拿這東西來，怎麼？」尤大道：「女兒對親屬，姓，昨已愛茶，他家就要娶的，故來與你說一聲。」老王大怒道：「你真說欺心的話，當初過繼時，說定憑我作主，有誰可證？」我撫養十多年，看看長大，你便來作主對親，只怕情理上，太說不去。」尤大道：「我生的女兒，自然是我做主，難道不許他嫁人不成？」兩下你爭我論，便大鬧起來。壽姑在內聽見，亦來數說尤大道：「從前忍心拋棄，今復貪圖財律，若無繼父，我不知死在那裏了。」一面說，一面就大哭起來。鄰右聽得，俱走攔來。老王一五一十告訴眾人，俱說尤大不是。尤大見眾人俱說他不是，即指着老王道：「私下說不明的了，我與你當官理論。」說罷便走。老王氣得發昏，沒奈何，只得去尋趙媒婆來告訴他。趙婆聽罷，便頓足道：「這是尤大當初親口說的話，如何今日昧心來爭？」但他比去既說告狀，說得出，一定做得出。倘他告到當官，押令出嫁，如何是好？你却不可不防。」老王道：「難道女兒竟被他奪去不成？壽姑痛哭道：「趙娘娘，這父親欺假計，不過哄騙我去賣人為妾，我是斷斷不肯去的。」老王道：「這句話，李百曉他從前說過的，到了官，我只說他假騙作弄。」百曉也不好抵賴。趙媒婆道：「百曉是他一路人，如何肯幫你說？」况且口說無憑，叫官府也難信據。我看來，除非這裏也尋一個對頭，說對過親事在先，不便再受人聘。庶幾說得過去。」老王道：「此計固好，但那一時，那裏尋得出一個女婿來呢？」趙媒婆道：「只要一時騙過，弄人假充亦可。你若沒有，我有一個外甥在此，此人姓方，年紀十八歲了，住在吾家對門，平日嘗聽吾語的，只要許他幾兩銀子，假充女婿，吾便充做媒人。當官一口咬定，便不怕女兒斷去事成之後，另自擇配，你道好也不好？」老王此時恐怕女兒奪去，沒做理會處，聽了趙媒一片話，信為妙計，竟照言行事。所謂急何能擇了，却說尤大當日與老王爭論之後，同張琴葛商議，竟到縣前叫喊。官府問了話，着令補紙進來。琴葛便與他寫了呈詞，竟說老王因圖財禮不道，匿女阻嫁，將對親日期，女婿姓名，媒人李百曉，一一寫明，旋即投進。三日後批候喚訊。老王聞知，亦訴稱自幼撫養，婚配應身作主，久以對親，尤大貪

匪財禮復欲招婿也。將女婿媒人姓名一一開列投控也。批候訊。從來說官無三日急。又遇一糊糊塗塗。不大理事的官。雖皆批准。只管懸宕不審。尤大催審數次。仍舊沉擱舊冬事。直至來年八月中。方掛牌拘審。當日縣官坐堂。先叫尤大上去問了一番。又叫老王上去問了一番。便開口道。據我老爺看來。除非一女分作兩女。或兩男併作一男。（奇想）方免爭奪。女既分不開。男又合不攏。致我也無可如何。這都媒人多事不好。越媒婆聽說媒人不好。忙即跪上道。小婦人做媒在前。沒有錯的。都是後邊做媒人的不好。百曉也跪上辯道。尤姓的女兒小的。替姓尤的做媒。如何得錯。縣官拍案大怒。這個不錯。那個不錯。難道倒是我老爺錯差不成。（妙語）我老爺不奈煩審問。你們去議和了罷。吩咐都趕出去。兩旁一喝。一齊退去。老爺早已退堂。陪伴小奶奶去了。欲知私議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公平折獄紀前賢 墨吏如何只要錢 家室團圓人盡樂 至今海上頌青天

話說縣官審後。便有原告一邊人來勸老王道。王兄你須曉得。尤大告狀。暗裏有人替他出錢。你們若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送與衙門人受用。不如將女兒讓他的。是老王只是不允。再說錢監生思想壽姑。巴不得即刻到手。攔攔上海幾及一載。事又不成。衙門中人及張舉葛李百曉。用他的錢。也不少了。心中好生焦悶。養慈因說道。現在官府。只辦有錢的事件。除非送些賄賂。叫他批結。替歸本生父嫁人。恩撫不得爭執。便是案定了。不怕老王不把女兒送出。但正項及雜費。必得千金。方較錢監生無奈。只得依他說去。通關節。送銀。縣主果然錢財可通神。不上二日。便發硃票一紙。仰原差速押王慕郭。將尤姓之女。交還尤大。以憑出嫁。不得抗違。于答限三日繳。（天下於今半是君。錢監生揚揚得意。以為再無不穩之理。老王聞知。嚇得面如土色。手足無措。父女相對痛哭。只見尤大。同原差進門。原差得過了一大塊的。取出硃票。向老王道。如今沒得說了。你看血濺灘的硃票。限三日內完結。速將過繼的令愛。交還本生。吾們好去消票。（銀子說話）老王尚未回答。只見壽姑蓬頭散髮大哭。走將出來。指着尤大道。你肯做昧心的事。我不肯做負心的人。今日如要逼我去。我便死在你面上。一面痛哭。隨手即向桌上。搶一把裁紙刀在手。便要自刎。尤大忙來奪住。老王也勸女兒。原差恐怕弄出事來。便搖頭道。好一個執性的女子。我們且去慢慢勸他。

回意再來相請。尤大乘機也。溜烟走了。老王見女兒如此光景，心中益覺不忍。嗟數不絕隔了一日，正愁尤大原差又來相逼，只見一相識人走來道：「王兄，你救星到了。現在舊官去任，新官即日到來，有人傳說新太爺清廉明察，從不肯冤枉民事，你速速打點去告狀，尚可挽回。」老王聞言大喜，忙與壽姑說知。壽姑心下稍寬，話說新太爺係旗下人，舉人出身，為官清廉，平恕視民，如子。初次放告，訟者紛紛。一見老王狀詞情節離奇，即批准訊。果然庭無留訟，不上數日掛號就審。仰原差人犯拘齊，不許遺漏。一名斯時兩個假婿，並拘到案。壽姑亦要出官，臨審日，齊齊伺候。縣前看的人一時擠滿，一則貪看壽姑姿色，二來要看新官審事。停了一會，太爺升堂，原差把人犯一齊帶到，逐一唱過名，吩咐跪在床旁。先喚趙媒婆上去，將壽姑過繼事與對親日期，細細問了一遍。喝聲下去，便叫老王問道：「你撫養壽姑，雖然有年，但既要對親，你何不與尤大說知？」老王道：「尤大飄流別處，十年不來，叫小人何處與他說？」太爺點頭，即叫尤大問道：「你養女不活，王慕郭代你撫養成人，即要與他定親，也應先要與他通知，何故擅自做主？」本縣看你拋棄女兒十年，何遽然擇起女婿來？其中決有別情。」尤大被官府道着心事，只管磕頭，但道：「已奉前任明諭，因王慕郭抗斷不還，又賣太爺天心，太爺拍案怒道：「胡說！前任是前任，斷法本縣是本縣，斷法說什麼？前任不前任的，站立兩旁看的，都疑這場官司，尤大要輸了。太爺因叫壽姑上去，舉目一看，見他容貌端正，倒不像小家女兒。問他的話，清清爽爽，回答與老王所供無二。又喚兩個假婿上來，見周二相貌清秀，與壽姑却是一對。方面大目，粗俗不及周二遠甚。心中便有配與周二官的意思，便向兩造道：「這節事思撫與本生俱可作主，你兩下既不能做主，來求本縣作主。」今日本縣自有作主的道理，吩咐把壽姑送進內衙，更換衣服，又命整備香案，喚鼓樂伺候。斯時看的人擠滿縣庭，俱茫然不解。有的道：「想是要與他當堂對婚。」有的道：「決還沒有決定，效與那個做親呢？」私下議論紛紛。不一話說，壽姑來到內堂，見了裏邊太太，忙叩下頭去。那太太又是極賢慧的常勸丈夫，做好官，行好事，見壽姑生得好，便有哀憐他的意思，賞他新衣數件，插帶數事，打扮得壽姑如花似玉。一到堂上，眾人注目，爭看越發容顏美麗。斯時錢監生亦在人叢中偷看，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忙中閒事）只聽見太爺吩咐道：「女子配人了，是終身。」

大事况夫妻緣分，皆由上天主張。本縣已將兩婿名姓寫就兩圖在此，你去跪在香案前，暗自禱告，信手去拈，拈得的便是汝夫。本縣即與配合。壽姑此時只得任天由命了。便到香案前，伏地暗祝，遂拈一圖呈上。太爺拆開一看，見是姓周的，便大喜道：好好吩咐，即行合巹禮。斯時老王在旁，唯有哭泣，不敢言語。賽葛忙唆尤大跪上道：女婿並無居房，小人情愿領回出嫁。太爺大怒道：你敢在本縣前弄鬼麼？令在案人犯一齊趕出。單令周二官與壽姑在此成親。又問周二道：你有住屋麼？答道：沒有。太爺便發二十兩銀子，吩咐書吏，即在衙門近側，借屋三間，床帳被褥食用等物一一備好，又賞他紅袖兩段，整備轎子一頂，以女送歸。斯時看的人益發如潮如海，就把縣堂塞滿，只見太爺端坐上面，左右排立兩傍，吹手動起鼓樂來，掌禮人依然念起詞賦來。新人交拜天地，又朝上拜謝太爺。寫得好看。然後壽姑坐了轎子，周二官肩上披紅，轎子前走送出縣門。太爺退堂，路上喧聲不絕。齊道：一塊天鵝肉，送在周二官狗口中去了。錢監生回到店中，埋怨張李二人道：生米煮了熟飯，倒作成別人去了。二人道：頭水茶沒得吃，開水原有得吃的。明日去催周二官領了妻子，同到崇明，依舊讓你用便了。看官曉得，若錢監生此時割絕了念頭，那張李二人也不要再圖事成，相對可安然無事了。只因奸謀不已，以致當堂受苦。今且按下不表，再說夫妻二人同到住處，伴婆遞過合巹杯，說太爺吩咐不許在此撥營，我們就去了。請兩新人自用夜飯罷。說罷，衆人一齊散去。兩新人堂上鬧了一日，腹中各有些餓了，見有現成夜飯，遂對坐而食。壽姑見官府如此抬舉，又嫁一好丈夫，心下不勝歡喜。周二官却有錢監生一邊記掛，只管呆呆坐着。壽姑便先開口道：你的情事，吾已有些曉得。如今既作夫妻，不妨向我直說。周二官見妻子問他，便將錢監生要你做妾，像我充作假婿，今雖弄假成真，恐他日後尚有話說，細細告訴壽姑。壽姑道：不瞞你說，那方姓女婿也是假充的。今有太爺作主，怕他怎麼，將來我與你同到繼父身邊，過活。繼父是極愛我的，一定收留。若崇明那邊，你也不要去了。二人說得入港，遂解衣而寢。枕席上，唯感繼父恩德，再講太爺心中，錢家要買妾的情節，雖未深知，但看堂面上光景，頗自疑心。次日起來，即吩咐衙門道：周二那邊，着你們留心察訪，倘有人去，抄鬧，舉來見我看官，可曉得事。審過，爲何還要察訪。因昨日審問時，察着情形，但

見老王亂滾亂叫，尤大反不見喜懼，便知其中另有別情。女婿是假的了，因相女婿夫欲成就好事，故將計就計，託之天意，斷與周二配合。其實兩團皆寫周姓，恐成婚之後，尚有他說，再遣人察訪。此官府細心周到之處，却說差人在周二住房對門茶館裏頭吃茶，一到午間，見張李二人同尤大走來，催他夫妻同往崇明周二官隔夜已聽了的。壽姑這番說話，便膽壯起來，回得割割絕絕。二人便罵二官欺心，二官亦罵二人欺心。壽姑亦出來，數說父親，彼此正在爭論，却好兩個差人聽見，對門噴噴，便走攏來道：「太爺正差我來相請三位有說去對太爺說。」扯了便走。三人驚得呆了，便向差人來求饒。差人道：「我肯饒你，太爺却不肯饒我。」走走，又向周二官道：「你也同去回話。」一到縣前，差人先去稟知。太爺便喚周二問話。二官跪下，便將從前東人錢某如何叫他代替他，如何不允，硬逼着去。昨日見太爺當堂配合，他仍要拿去作妾。太爺聽罷大怒，便叫進百曉賽葛上去問道：「你兩人為何串合姓錢的，賣良爲妾，二人尤自抵賴？」太爺吩咐一齊夾起，衙役如虎似狼，將夾棍緊緊收攏，兩人殺猪一般的叫喊，說愿招愿招。太爺喝道：「既然愿招，得實供來，倘有一字涉虛，活活敲死。」兩人從鬼門關上，纔逃得轉來，那裏還敢隱瞞，便將實情一一供招。太爺遂拔珠簾一枝，差人去拏錢監生，不料錢監生聞知李張二人同尤大叫去，正在衙門探頭探腦，衙役見了，摩挲燕雀，將錢監生拿到。太爺便喝道：「你是崇明人，敢來這裏亂法的？」錢監生那時嚇得魂已沒了，唯有叩頭道：「監生知罪。」太爺喝令取供。錢監生只得亦將實情供出，取過供後，逐一的發落。張賽葛李百曉，造謀助惡，各人雷責四十。柳號三月示衆，尤大串謀賣女，杖四十，不許再去攪擾。錢監生圖良作妾，設計造孽，重杖四十，再候定罪。衆人伏地受杖，打得皮開肉爛，看看輪到錢監生，皂快要拖下來。錢監生抵死哀求，道：「監生願罰，求全監生體面。」太爺高喝道：「本縣只打外來流氓，不管你監生不監生，衙役見本官動怒，便扯手的扯手，扯脚的扯脚，按到地上，可憐錢監生，生長富家，從未受過痛苦，那裏當得打纒打一下，他好像曲蟠踏了兩頭，把身子亂扭，再打一下，爺娘皇天，都哭出來，打到第三板，連喊也喊不出，只思尋一地孔鑽將下去，滿堂人掩口而笑。」（好形容）太爺也覺好笑，且叫放起問道：「你究竟是愿打愿罰，回說愿罰，愿罰。」太爺道：「你既愿罰，該罰多少？」錢監生哭道：「任憑太爺吩咐。」太爺道：「造化你。」

瑣狗頭，你尙該三十七板，沒有打得，罰你十兩一板，快快擊來三百七十兩銀子來。與周二做本錢，便饒的打錢監生尙要支吾。太爺說你既應罰了，從新打起，皂隸呼喝一聲，錢監生尿屁都嚇出來了。連聲道：「遵太爺明斷。」太爺道：「既然違斷，速即取來，交與周二收領。」錢監生涕流滿面，一跪一拐，跟着差人，拐到舖中，兌足三百七十兩銀子，當堂交代。太爺又喚老王到堂，對他道：「昨日你失了一女，今日加還你一婿，況你婿已有本錢，儘數經營，領去同居，便終身有靠了。喜得老王叩頭不已，又取了錢剝皮，不敢攪擾，還依發放已畢，人人稱快。且不言受杖者各自叫苦不已。單說老王，忙忙接了女婿女兒到家，一天愁事變為一天喜事，合家快樂，供着太爺長生牌位，朝夕焚香，祝頌福壽延長。上海人至今傳為美談。或問如此好官府，做書人何以不標出姓名，使人人曉得呢？不知此係近日之案，人皆現在說了一邊好的，便形出一邊不好的，來招人怨恨。不如渾融些的為妙。要曉得這樣好官世上能有幾個，就是不寫姓名，人人可以摹想得出來的。觀此書者，見老王為人忠厚，畢竟有女兒女婿，靠老終身。錢監生張李二光棍，設盡機謀，遇了賢明官府，失盡體面，還要領受官刑，奉勸世人，須個個把良心擺正，不要妄作妄為。古語說得好：善惡到头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

為人須要存心正，貪色貪財惹禍端。演出眼前真實事，泥人木偶也心寒。

自怡軒主人曰：世間惟財色二字最易動人，往往見富豪之人愛色，又且愛財，而愛色之心，又勝於愛財之心，始以有財而愛色，繼且以愛色而耗財，則兩失之矣。而又受官刑，傷陰陽，無一是處。觀此書者，急須猛省，有一於此，及早改悔，張李尤大。此輩小人，幾於無所不至，其受責也固宜，然非賢明父母，安能事事妥當若此哉。

卷七 十五貫戲言巧禍

第一回

話說南宋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劉姓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

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耗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寶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先前的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荒，再過幾時，定須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却說一日，家中兒是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六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中老員外生目的，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泰山的壽延也的都棄了，就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吩咐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索性明晚來家，說了就走。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敘了寒溫，當日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多窮相，到得客散時，留在客房裏宿歇，直到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說話，說道：賢婿，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墮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業，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難道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嘆了一口氣道：是攀山在上，道不得個上搶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尋龜山，誰是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來看你們不過，今日資助你些小本錢，胡亂去開過柴米店，賺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戴泰山恩願，可知是好，當下喫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賢婿，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請駁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願有何見？劉官人一說，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閉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杯盤，喫了三杯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

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日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同年生並肩長潤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 漢書中彭越

却說劉官人賺了錢一步一趨來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有些事做守得方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備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劉官人一來有的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門遲了且把戲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要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說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是信來他平日的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般辣手狐疑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果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且且到了人家我慢慢與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如何不回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可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服睡在床上不覺睡着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買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沈吟了一會却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略略的掩了門却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鄰居叫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一夜道說我丈夫今日無端買我我須先去的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知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揖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鉤去，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傢伙，便喚二姐討茶喫，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個做不歹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去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却好對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真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著裏床睡去，脚後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近道理，我丈人空來借，辦得幾貫錢，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去了，那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語的，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足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錢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處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急計生，被他諱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鑒，那人便道：「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顯，次日鄰舍起身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道：劉官人天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倒裏面見劉官人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他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鄰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借宿，他說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著人去追他轉來，便有小落一面著人去報他大娘子得知，再作區處，眾人都道說得是，先著人去到王老舅家報了凶信，老舅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怎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容易，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喫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還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眾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知去向，聲張起來，却有

左鄰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早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著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追不著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傍却見一個後生頭戴一個萬字頭巾身穿直縫汗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齒蓬臉春生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選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著一路正行走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脚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到汗流氣喘衣襟微開連叫前面去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和那後生看見趕到蹊蹺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把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鄰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經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到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爺道我不管閒話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藏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的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夫休那兩個趕來的鄰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果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也作怪我自半路

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兒，却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攔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現有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却打殺頭官司，當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個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礙，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啞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鄰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廝撿著一路轉來，到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急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怎樣睡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著，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來，見了女婿身死，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何等樣人家，先去爹娘說知，故此趁他睡去，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搜上門，借的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臨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顧，可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有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駁來作本，養贖妻小，他豈可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奈，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宵，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娘子謀殺的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買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里去的，却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作伴同行，却不知的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辯，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也。地方鄰里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

鄰舍都是證見。一聞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有的殺人公事。即便陞廳。便叫一千人犯。逐從前說來。先是王老員外去的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止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為妻。後因無子。取了陳氏為妾。呼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過了一宿。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贖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崔相公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贓證現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逼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却了錢與一人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說道。小婦人嫁與劉家。雖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夜丈夫回來。喫得半酣。醉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為因養贖不周。將小婦人與他人。典得十五貫錢。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鄰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日一選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半里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鄰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聲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賣你的身價。眼見得沒巴臂的話說了。况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奸夫幫你謀財害命的。你却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辯。只見鄰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鄰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著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抵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一面著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的他出去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床上。那去搜那後生。通同作弊。贓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便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蓋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却了十五貫錢。殺死了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

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著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有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却如何與他同行共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府尹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鄰居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謂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隣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十五貫錢還給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便不勾哩。府尹疊文案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人人笑道：「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曉。正是

啞子謔嘗黃蓮味，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候。他兩人須速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鄰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陽，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嘆哉了。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過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也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語，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鄰舍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踏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來，只聽見林子背後，大喝道：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個老王喫了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紅絹搭纏裏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窮徑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我這老性命着與你兄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大王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搨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凶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謀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喫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屍首，撇入洞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撒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說得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注大財，家中也變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見識，早晚用好言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升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勾喫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做結果，却不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欲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的養身活你，我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只門路道撤了，却去城市間，賃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的過開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持齋。忽一日，在家問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窮徑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回買賣，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閉來追思，既往，止曾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掛念，思欲做些功課，超度他們，一向未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

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却殺了他。他雖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讐，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佻他時，我却那得與你廝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說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昔數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閉，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床，腳後却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淌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我絆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十五貫錢，盡數去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的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甯，說他兩個人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說，暗地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喫這廝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被戮，思想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執證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去。當下權且慳天喜地，並無他話。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直陞堂，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倒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為，怎的殺了我丈夫，劉府問官不肯推甚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甯，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生，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臺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據，即著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即時問成死罪，奏過朝廷，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勸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劉獄生，情削職爲民。崔甯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既係凶徒，成禍成親，又能伴雷夫冤，著將賊人家產一半，罰入官，一半給與王氏，終身養贍。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出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甯，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菴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只因戲語釀殃危。勸君出話須誠信。口舌從來是禍基。

卷八 陳多壽生死夫妻

第一回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莊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遠。兩家東西向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算大富貴者。葬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志同道合。都是本分爲人。不營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吃了酒飯。出門相見。只見一盤棋。消閒遣日。有時送爲賓主。不過清茶淡飯。不設酒肴。以此爲常。那些三鄰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去看他下棋。頑耍。其中有個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懽喜。象棋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爲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會常言道。當局者迷。傍觀者清。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作。不爲大事。欲待不抱怨。又忍氣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真君子。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贏那一着。是後手的。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爲怪。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坐。吃了午飯。重整棋盤。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踏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靛一般的青頭。舉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不信人間小子。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行步舉止。不慌不忙。將書包放在椅子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坐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

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裏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聲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願受他半禮了。那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隔了一張棋桌。不便拖拽。只得也作揖相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喝啞立起身來。稟告道。爹。爹。爹。明日是重陽節。日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耍頑。限着書還。書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青答應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個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可。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吃幾杯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過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家親。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灶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灶君大驚道。那個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灶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王三老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至晚方散。棋因一局輸贏了。定下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婿許多好處。是一日諾無詞。財禮並不計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責備便了。王三老即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吃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陰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

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為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弄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皴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蟲鑽。苦熬憂昏怪瘁。任他凶疥癬。只此三分。不是大麻風。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樣。少年郎。活像老龍頭。抓爬十指帶膿腥。鵝鵝一身皆惡臭。

陳青甲。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逃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還願。無所不為。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多錢鈔。病勢不會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為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捱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在家裏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醜。臭起來為甚。忙忙的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看看年紀長成。嫁他的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攪撥。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烏龜的罵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并不插言。心中悶納。一日柳氏偶然收拾廚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這兩個烏龜。只為這幾着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福胎。怎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攪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身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殺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柳氏在家中罵媒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是甚惡意。故陳青鎖日。心下了。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以兄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晦氣兒子。生了這惡病。眼兒得不能痊。可却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怨恨。便險他進門。終不和睦。難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好情。原不會賣甚大財。千好萬好。總只一好。有好心到底了。休得為好成歉。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度帖。送還他家。任他別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怕沒有老婆。好歹他人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

目。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忙到王三老家。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來閒坐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好些麼？」陳青搖手道：「不濟，正有句語要與三老講。屈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陳青將自己坐椅拉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藏，先說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敘着朱親家夫婦如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却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包荒，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子到也不怪做親家，只有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庚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事兩家穩便，並無勉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事已與拙荆再四商議過了，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過些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就攔人家閨女說罷。」袖中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亦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行。雖然如此，料令親家是禮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收淚而答道：「今日是陳某自己情願，並非舍親家相逼。若舍親家躊躇之際，全仗三老攙掇一聲說陳某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領命，當下起身到朱來，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呼茶。這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鳥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心中納悶。朱世遠却于心又愧，又恐三老見怪，所以殷勤喚茶。雖知了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罵，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之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罪，切莫見怪。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朱大郎。朱世遠道有話，儘說的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怪之理。」王三老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令親來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過兩開。只是自己不好啓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的後來翻悔，反為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會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

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返去，何必返璧。朱世遠道：這是自然之理。先會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計出一。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家。回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冰人傳語昔皆訛。分明好個王三老，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即入室，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添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那一對銀釵。却說那女兒，雖然不諳詩書，却也天生志氣，多時聽得母親三言二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滿意，今日與他討取聘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朱世遠終是男子之氣，見貌辨色，已知女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勸他，不可造次。還一逼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不肯，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語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未必不依。你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攛叫聲開在這裏了。自己向椅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搬個杌子，傍着女兒坐了，說我兒爹娘爲你將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豈得男家願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瑣子終無好日，可不悞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釵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這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出聲，只是流淚。柳氏勸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款款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不願，直直的與我說。恁般自苦自知，教爹娘如何過事。女兒恨聲道：爲好爲好，要討那釵子，也尙好。柳氏道：呵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腳，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這那希求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吃兩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將起來。柳氏沒奈何了，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只

門親恐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原不肯退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巴不得撒開，落得耳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青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三冬不改孤松操，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却自己走到了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事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遲遲向王三老作揖，勞動勞勩，雖然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要煩王三老開言。王三老搖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遍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閉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在女婿兒上愈加著忙。各處訪問名醫，請手醫着盤纏，請他來春治。那醫家初時來治，定謂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的。後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痼疾，醫不得的。多壽嘆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我的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用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安之期。此命服藥無效，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賺了人家女兒。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這些閑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陳青道：『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說便了。』說猶未了，丫鬟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壽吐露衷誠，說起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帖，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好姻緣是惡姻緣。今朝撒手紅絲去，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爲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裏雖道說那裏話，還是養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摺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在坐室

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于至誠，望親家委曲勸諭，令愛俯從，則個庚帖仍舊納還。朱世遠道：既然賢喬梓，諄分付權時收下，再容奉覆。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遠回家，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我既然女婿不要媳婦，則女孩兒守他，也扯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轉心回意。朱世遠真把那東帖遞與女兒，說陳來小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這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蹇雖然惡疾纏，姻緣到底是姻緣。從來婦道當從一，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爲陳小官自家不要媳婦，親口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有張嫂李家婆抄了若干表號，到來朱家議親，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威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說得柳氏肚裏熱蓬蓬的，分明是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銖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爲別件。丈夫病症，又不痊，筆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算，不如死了乾淨。夜間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桌上，反覆看了一回，約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嗚的哭聲，吃了一驚，擦一擦眼睛，醒了。對渾來說道：適纔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夫看他一看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裏，你却說鬼話。要看時，你去看。老婆要睡覺哩。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裏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响，其聲異常的，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脚把房門踢開，只見桌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吃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雨淋身，穿衣不及，跌了被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裏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頭緊緊的抵住後門，緩緩的解開頸上的帶。

結用手輕摩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喚返魂還，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穿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嫫媧尚且貪生，怎得做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全名節的，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一番不死，遲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會養女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遠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發運步，窩伴女兒，在床眠息，自己徑到城隍廟裏去求籤籤語云：

時運未亨通，年來禍害侵。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解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否極奉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渾家原自在女兒房裏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搖手道：「不要則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挑燈之時，看看桌上一幅東帖，無暇觀看，其時取而觀之，原來乃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女兒之筆，讀了一遍，開口說道：「乃真烈女也，為父母者，正當幫成其美，豈可以非禮強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福壽天成，神明默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護佑。况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日了？倘然一個眼睜，女兒死了時節，空負不義之名，反揚一笑作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們表來，我們好情。」二來送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干紀，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兀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講，事有委巧，這裏朱世遠走出門來，却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了，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專求三老一言。」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撇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効勞。」朱世遠道：「小女兒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于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見了東帖，即便起身，只為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脚踏出了朱家，右脚踏進了陳家，甚是方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出于小

兒情願親家那海。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到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的心慌。留女兒在家裏。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令親家處。脫了干紀。獲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令即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請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女兒心下。允否。王三老就將東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令他和得有令郎詩。他十分烈性。令郎若不允從。也必然送了他性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曉伊來。同覆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請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萬一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熱了。我陳門後代。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却推及見了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回覆了。王三老擇了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門來娶。心安意肯。至期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皆聽說陳家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吃天鵝肉的日子。還又輕薄的閑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嬌香女兒却逐臭。紅綾被裏合歡時。粉花香與臙臙鬥。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恁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衣裳血臭。臙臙勤勤煎洗。分明傳母育嬌兒。只少開胸喂乳。又似病姑逢孝媳。每思割股烹羹。雨雪休想歡娛。歲月豈辭勞苦。喚嬌妻有名無實。憐美婦少樂忘憂。

如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無比。夜裏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頭合枕之事。張氏欲得他配合兩個雌雄。却又不肯開言。忽一日。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離了。我拿去與你的拆洗。又道被兒也離了。包兒搗了出去。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們夫婦二人共枕同衾的。生兒度的穩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裏各自有主意。陳小官人。肚裏道。自己十死一生之人。不是長久的夫妻。如何又去污損了人家一

個閩女朱小娘子肚裏，又到丈夫焦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禁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臥具的。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了，方纔就枕。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被，推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得了，反怪兒子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意，看做不良心的捉鷄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陳小官人也理會得了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凶，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瞎子，叫做靈先生，甚肯直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爲算命，整整衣冠，走到靈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告過了？若不見怪，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歲重限，不必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歲，此十年大忌，該犯惡疾，半死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年踏是個水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更不好。船遇危波，亡槩舵，馬逢峭壁，斷繮繩。此乃夭折之命，有好八字再算一個了。此命不足以道也。小官人聞言，慘然無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尋思：不覺淚下，想着那先生，竟我前十年已自准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異，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舖上，買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算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敘話。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戶的，誰知得此惡疾，醫治不痊，惟恐就誤了娘子終身。兩番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並不敢污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響，不累你。

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卽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服侍我多年，夫妻之情，已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個你對我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睡。正是：夫妻只說三分話，今日全拋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父母敘了許多話說，這都是辦了個死字。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吃。」朱氏道：「聞你常怕發痧，不吃酒。今日如何要吃？」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盪來。」朱氏爲他夜來言語不詳，心中雖然疑惑，却想不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燙得滾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桌上。陳小官人道：「不用小杯，就是茶甌，吃一兩甌，到也爽快。」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我不喜小菜，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遣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內砒霜，向壺中一傾，忙斟而飲。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忙脚亂，做張做智，老大疑惑，恐怕有些蹊蹺，慌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碗，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甌子，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吃了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就了工夫。」說罷，又奪第二甌去吃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揀酒壺在手，骨節都吃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攪擾，也顧不得渾家之事，須臾之間，兩做一對兒跌倒。時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千金難買兩同心。

却說張氏見兒子要吃酒，裝了一碟巧糖自己往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吃上一驚，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下地。情知古怪，着了個忙，叫起屈來。陳青走到看酒壺裏面，還有剩砒霜，平昔曉得一個丹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得救，恰好左鄰是個賣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

世遠夫婦都到了。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虧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兀自皮膚洪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進出許多毒血。毒氣洩盡。連癩疥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立到人前。連自己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脫骨。再換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導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爲福。破泣爲笑。城隍廟籤詩。所爲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驗矣。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焚香拜謝。朱氏將所聘銀釵布施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鄰四舍。提壺挈盒。都來慶賀。吃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讀書。溫習經史。到三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盡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再說陳青和朱世遠。親情愈厚。又了下來年象棋。滿並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偕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從來美眷說朱陳。一局棋枰誇好姻。只爲二人多節義。死生不解賴神明。

卷九 曾公子仗義救人終遇救

第一回

目空今古奮虬鬚。眞是英雄人物。急難心殷。憐弱女。不愧朱家豪俠。怒氣冲冠。奸奴喪膽。暫留登時。或笑談歸去。照人肝胆如雪。羽書相約。從軍龍泉。懸臂帶掃。清妖孽。密計無成。獄底陰霾。日月救出香附。珠簾初識。認賊眉中。權功銘鐘鼎。至今遺事傳說。

右調寄念奴嬌

古語云。施德不望報。蓋有望報之心。必沾沾焉。先計其人之所以報我如何。而後結之以恩受其恩者。亦逆計其所。以施德之意。原爲圖報。而設則感之也。亦不深。此所爲市交也。後來必至凶終。隙末欲啣恩于前。圖報于後。何可得。

哉。惟有慷慨丈夫，濟以扶危，視爲分內之事，不伐其功，不矜其事，雖不望報，人則切切于心，必思有以報之。救人之難，人亦救其難，脫人于死，人亦脫其死，則救人不啻自救。世間大便宜事，莫過于此。話說前朝萬歷間，有一豪俠公子，姓會名英，字志遠，原籍四川人，父宦河南，副使罷任後，乃以洛陽爲天下之中，逐家于此。公子年甫十三，父母俱亡，三年孝滿，十七歲，以祥符籍入泮。公子雖習儒業，然不屑屑拘文牽義，家業富有慷慨，有大志，人有緩急，求無不應。又生有神力，兩臂能舉千鈞，愛居城外莊子上，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思量練就一副出人頭地的本事，以爲異日建功立業之地。性情落拓，常嘆世無知己，每至歡飲，泣下，年已二十，尙未有室，要曉得公子父親，雖已去世，門第聲勢，猶在一時，監司大吏，非其年親，卽其大舊，又年少多財，凡富家貴宅，皆欲得之爲婿。公子却別有一種意思，凡有來議親者，一概謝絕。人問其故，公子笑道：「丈夫志在四方，大事正多，溫柔鄉何足貪戀。且古人三十有室，吾年僅冠，猶不爲晚，因此說親者，也就不來纏擾。」一夜，公子燈下看書，時交二鼓前後，正欲上床就睡，聞後面人聲沸亂，公子疑是家人失火，卽忙開了房門，出來觀看。家人報道：「後面倉房內捉住一賊。」公子吩咐拿來見我，便走至廳上來。見衆人綁縛一人，蜂擁而至。那人當廳跪下，公子問道：「你係何處人，敢來我家行竊？」那人道：「小的係貴州人，來此投親，不遇行囊罄盡，回去不得。此晚見莊門尙開，故潛身入內，思欲偷些東西，以作路費，致被捉住，望求恩公開恩釋放。」公子道：「你偷過人家幾次？」那人哭道：「纔做一次，就被拿住了。」公子道：「我若送官究治，便害汝終身，永爲賊犯。我今放汝回去，不得此晚見莊門復做出來，犯法問罪，不是我白白放你了。」那人道：「如蒙釋放，以後便餓死在路，決不做賊。」公子道：「只怕餓不過，還要走這條路。」那人道：「小人如今沿途乞食，擇得這性命回去，就感大恩不淺。」公子吩咐家人放了綁縛，取出十兩銀子，拿在手中，道：「我念你異鄉之人，給十兩銀子，以作路費。今後學做好人，切子可再蹈前轍，那個人扒在地上，只管磕頭。」公子道：「不必如此，只要學做好人去罷。」命家人領他從後門送出。那人再欲叩謝，公子已轉身進內去了。衆人問公子道：「捉住了賊，不把他送官懲治，已是從寬了。」公子道：「他又給他銀子。」公子道：「我見他衣服襤褸，面黃肌瘦，確是窮途流落之人，非積憤做賊者，給他些路費，使他得到他鄉，復爲良民，何處不是方。」

便。古人云：救人須救徹。此之謂也。要知此人初次做賊，被爾等捉住，倘遇一好手段的賊人，大塊偷去，不過鳴官捉拿罷了。況此人初次犯法，若一送到官，便落了做賊的迹痕，他即有心改悔，衙門捕快逐日需索，必要逼他去偷竊。是此人終身為賊，不啻我教之使然。到不如得救且救，使他做一好人，不好麼？說了一回，衆人俱諾諾而退。到了明日，公子因歸德太守生日，欲往拜壽，因囑家人道：此去有幾日盤桓，他們在家諸事小心，不可生事。叮囑罷，帶個家人，担了禮物，竟是出門去了。今日且按下不表，再說歸德府寧陵縣積善村的，有一人小民姓陸，名必大，妻子兩口，祇生一女，有田數十畝，自耕自種，閒時又做些小生意，頗可過得日子。張氏夫妻，女名金姐，雖是小戶人家，却也情性幽嫻，女工針指一學便會。張氏見他生得好，又替他纏了一雙小脚，到十六歲上，竟成一個出色女子。平日在家，不過相幫母親，做了些生活，從未出門一步。一日，有一鄰家女子，燒香回來，笑嬉嬉的走來說道：前去呈許有尼姑菴，地極靜幽，房舍精潔，尼姑數衆，俱極和氣。菴中景致甚多，真是洞天福地，好耍頑的所在。大娘何不去了大姐，也去走走，說了一回，起身去了。金姐是孩子情性，便向母親道：方纔說的所在，想他們去得，我們也去得。母親可與爹爹說知，同去游玩一番，也好張氏道：久聞有一三妙尼菴，離此不遠，菴中菩薩甚多，揀一好日，買些香燭，去燒燒香，你從未出門，借此散步，散步看看外邊景致，也是一舉兩得。歇了一回，陸必大回來，其妻便說起，到菴燒香，必大道：燒香人家常事，你母同去，去便了。只因的必大，于妻子言語本不敢違，又見女兒高興要去，不忍拂他意思，故絕不攔住。那知此一去，竟生出事來了。話說菴中共有四個尼姑，俱是不守清規的，專一走富家大戶，結識幾個大老官，獲法身上穿綢緞，收拾得屋宇極其精雅，有一班少年浪蕩子弟，常在菴中過宿，把個修行佛地，當作楚館秦樓，故佈施不求而足，絕不煩的在外抄化。內中有一富家者，法號靜修，年紀不上三十，語言伶俐，舉止風騷，待人接客，尤極纖纖，知趣，相與一個城中富戶，姓顧名克昌，是一貪淫好色之人，家中有妻，有妾，猶爲未足，專在外邊做些穿花間柳的勾當，見靜修風流狂蕩，遂與結識，往來一月，中倒有半月在菴住，夜克昌恃有家資，交結地棍，霸囊出入衙門，欺良壓善，以故在菴中往來自由，絕無人敢冒犯他。靜修亦知自己作事不端，左右鄰近，將些小恩惠，結識他

鄰里人是貪小的。所以人人道好。誰說他不是。陸必大家。雖相去不遠。因是本分人。不管閒事。故絕不知其所爲。是日的母女兩人。絕早起來。打扮停當。同來燒香。一進菴門。尼姑殷勤相接。拜過菩薩。留進客座。奉茶。引他各處游玩。果然深廊曲室。潔淨清雅。堂中器物。件件擺設得齊整。整比自己家裏。大不相同。母女稱贊不絕。那知克昌是夜正在那裏過宿。鬧了一夜。方欲起身。聞有女客燒香。遂來觀看。見前面一個中年婦人。不過村妝模樣。後面隨一十六七歲的女兒。容顏姣好。體態溫柔。頓時神魂飄蕩。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恐怕他撞見男子。反要遮遮掩掩。遂躲入後面密室中。從壁縫中偷看。尼姑知趣。即引他中間客坐內坐下。又將點心擺列。陸家母女。愛他地方幽雅。又一衆尼姑。俱是大娘長。大娘短。滿口奉承。好不快活。因而有說有笑。兩下十分親熱。金姐喜孜孜。更露出十分幽雅。克昌在內。看得親切有味。益發動火。自古云。情人眼內出西施。况金姐原有七八分顏色。教克昌那得不愛。坐了一回。送過香儀。起身告別。靜修留住奉齋。張氏道。家中無人看管。回去了。改日再來相望罷。一衆尼姑送出菴門。而別。克昌見了靜修。埋怨道。何不再留坐坐。竟放他去了。靜修道。偷看了好一回。難道還看不像意。他也不過一箇人。難道是西洋寶貝。看不厭的。克昌笑道。真是一件寶貝。只是空看徒然心癢。我要娶他作妾。如娶他。你道他家肯麼。靜修將手在克昌肩上一打。一下道。他是前村女兒。家私頗有。不少吃的。却如何肯把女兒賣人爲妾。不比得我們。由你擺弄。克昌道。你要撻駝。慢慢的與你商量了。比如他肯作妾。竟娶他做兩頭大。如何。靜修道。饒老鷹想。吃天鵝肉。未知有福分消受沒有。大家笑了一回。克昌用過午飯。托言有事。起身進城。一路思想。圖得此女到手。不枉人生一世。打聽陸必大。有一相好。往往城中。遠央他爲媒。情願入贅爲婿。將丈人丈母。養老終身。其人去了一回。便來回覆道。我探過必大口氣。他要年紀相當。人才相配的。才肯。否則任憑豪富。皆非所願。說來也無益。克昌想道。他恃有飯吃。故不肯把個女兒輕易許人。除非他窮苦起來。自肯賣女爲妾。只是如何算計。方得他窮苦呢。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想起官府征收錢糧。定捺股實人戶。點充櫃頭。若有缺少。着櫃頭賠補。充此役者。往往家破人亡。目今正值起征時候。弄他承當此差。不怕他不上鉤了。算計已定。遂袖了十兩銀子。走到一相熟的李書辦家。見過

了禮。寒溫了幾句，便問道：「李兄今年槓頭，可會點定麼？」李書辦道：「尚未點定。」克昌道：「這是要殷實人戶做的呀。吾來保舉一人，如何？」李書辦道：「只要有些油水，是極好的了。」克昌道：「積善鄉中，陸必大此人，家中頗好，與小弟有些仇隙，意欲弄他充作槓頭，破費他些銀子，以消吾氣。我兄亦可于中取利，若能為弟效力，先送銀十兩，遂向社中取出十兩銀子，放在桌上書辦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好不歡喜，遂笑容可掬，連忙拱手道：「此容易，只要弟在官府面前，努一努嘴，包管就點定了。」何勞老兄費心？」衙門中人又貪財，又攪事，寫得如畫。況近來官府專聽書吏說話，宜乎若輩之作惡也。」克昌道：「兄若不收，反見外小弟了。」李書辦道：「既如此說，只得領情。」三日內必有响報。兩下拱手而別。一日陸必大正在家中閑坐，忽見兩個差人進來，問道：「鄉黨陸必大麼？」答道：「正是。」差人即在身邊取出票一紙，送與他看，必大見票上點的他充着槓頭，便大驚道：「我乃鄉下小戶，怎當此役？」差人道：「我們是奉官差遣，從來說千差萬差，來人不差。你有說話，自去官府面前分理。」必大即忙留飯，臨起身，又送一東道，約他明日縣前相會。差人去了，必大進來對妻子道：「怎麼處點做槓頭，要賠補銀子的，教我如何賠得起？」妻子聞之，十分着急，啼啼哭哭，一夜不能合眼。明早起來，只得硬着頭皮，來到縣前，正值知縣坐堂，差人稟了見帶進，回話知縣道：「本縣點你做槓頭，也不難為你，須要小心辦事。」必大道：「小的無知鄉愚，不會書算，恐怕誤了公事。」求老爺另點一人罷。知縣把案桌一拍，道：「人像你推法，竟無人做槓頭了。」况本縣諸事，專委李書辦料理，他保舉人，諒必不錯。」專聽書辦說話如此。縣令羞也羞也。你叫原差押他速寫認狀，如違重責，嚇得必大頓口無言，只得寫了認狀，以免目前受責。原差呈過認狀，即對必大道：「三日之驗，就要起征，你須作速打點，住在城中，纔好辦事。」必大道：「整承教。」忙即回家，取了舖蓋，帶些銀兩，就在縣前飯店住宿。要知槓頭是最難做的，明白練達的人，尚且被人哄騙，何況必大，是鄉裏老實人，銀色跌頭一些，也不曉得銀錢出入，任人作弄，到得總結之時，竟虧了八百餘兩，都是要他賠的。須知必大家私連田產房屋，不滿千金，那有現銀補墊，只得棄賣田產，將家中所有盡行變價完納，力盡筋疲，正數尚少百金，始初立限催交，過了幾限，將他收禁，追比，只得奇信妻子，將房屋變賣，一時又無售主，母女在家，惟有終日啼哭，可憐好好一

個餓殍人家，被奸人暗算，弄得瓦解冰消。一日張氏正苦丈夫在監，與女兒相對愁悶。只見尼姑靜修走進門來，忙起身相接，靜修道：「我從城中回來，聞得府上有奉官追比之項，放心不下，特來望望大娘大姐。張氏道：『聲多謝。』又將丈夫做糧頭虧空散禁追比，現在要賣房屋，又無售主，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流下淚來。靜修道：『大娘不必着急，我兼中觀音菩薩，最是救苦救難的大娘。明日同大姐到在佛前，虔心禱告，保佑了官人平安無事。還有一句話：大娘若要賣房，却好城中有一大鄉紳，要在此處買所莊房收租。我通一信去，明日即有回音。你母到菴拜佛，正好等他回音。豈非一舉兩便？』一巧言如簧禿驢專會借佛騙人。張氏道：『雖然如此，我母女明日來，但師太切不可頗費靜修道。我們出家人，有何頗費？只要大娘不見外，就是話罷。』假作嗟嘆而去。那知張氏母女此番到菴，正是雀入羅中，魚投網內，未知能跳得出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世間最惡是優尼 貪利貪淫任意爲 若要門庭增吉慶 莫教菴壺到深閨

話說張氏憐信尼姑之言，明早起身梳洗，買好香燭，鎖了門戶，即同金姐到菴。尼姑接進，先到佛堂，將香燭點好，叫他母女跪在蒲團，禱祈默告，以求庇佑。拜祝過了，靜修邀進客堂，告訴張氏道：『賣房之說，今早已遣人進城通信，下午必有人來。這一家本是一個大護法，平日深信小尼說話，待我從中說合，沒有不成交的。且請寬懷，少坐。』張氏聽見房有僧主，可以救出丈夫，愁懷寬了一半，搬出飯來，母女絕不推辭，早飯已過，又送一盤香茶出來。靜修對小尼姑道：『陪大娘在此說話，你同了大姐到各處散步一回，解解愁悶。』小尼對金姐道：『到我房內坐坐如何？』兩人攜手而行，走過兩進屋子，小尼把偏門推進，又是絕妙一間精室，上面掛着一幅的古畫，几上香爐內，焚着一爐好香，瓶內插一枝時新花，中間四仙桌一張，兩把交椅，左首設一小榻，榻上錦褥靠枕，件件精緻，度前又種些花草。（細寫）金姐道：『此處我未變到過，真是仙神所居。』小尼道：『你在此少坐，我去取杯茶來。』小尼走出，把門反帶上，金姐全不爲意，走向榻上坐下，只見右邊呀的一聲，推進小門一扇，踱出一個男子來，金姐驚慌欲避，那男子笑嘻嘻的，作揖道：『你父親缺空官錢，監禁在內，我特送銀子在內，只要你成就好事，包管救你父親出監。』金姐也不去聽他言。

語見他只管近身，便喊哭起來。高叫娘親出來。那人道：「你便喊破喉嚨，也無人聽見。今天相遇，真是天緣。勸你從了我罷。」就上前攬抱金姐，雙手推開，益發大聲喊哭。連叫救命不絕。張氏正與靜修坐着閑談，忽聽隱隱哭聲，便問何處哭聲。靜修道：「此是墻外人家女子啼哭。大娘不必管他，側耳細聽。」倒像女兒聲音。道聲詫異，便往內走。一衆尼姑俱來攔住。靜修道：「且與你細說，不必進去。」張氏更爾疑心，急忙要走。衆尼姑拖住不放。一時發極了，亦喊叫起來。一邊在內哭，一邊在外喊。雖屋宇深遠，難道左右前後，竟沒一人聽見的。要知菴鄰不多幾家，靜修平日皆是買服不開口的，絕不來管菴中閑事。故克昌亦放胆用強算計，私下先與苟合。將來不怕不是他的了。可憐母女，叫天不應，入地無門。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平地忽如霹靂一聲，山門外走進一人，高聲大喝：「你道來者何人，就是祥符會公子，從歸德府拜壽回來，路經此處，坐在馬上，忽然口渴，隱隱望見側路裏有菴院一所，因對從人道：『天色尚早，我們到菴中討杯茶吃。』把馬一帶，竟從側路走來。及到菴前，聽見裏邊有女子哭聲，大呼救命，便知內有蹊蹺作怪的事。即忙下馬，把門推了兩推，推不開，遂一脚踢進，用得力猛，兩扇山房都倒在一邊。故撮地的响，公子走進佛堂，見一衆人拖住了一婦人，在那裏亂喊亂叫，便喝道：『你們何故如此行爲？』衆尼見一帶巾人進來，背後四五人跟隨，吃了一驚，大家放手走開。那婦人跪下道：『尚有女兒，關在後邊，望相公相救。』公子一聽，果然後面尚有哭聲，一直走至哭聲所在，門却反鎖的，將鎖打透，一脚踢進門去。見一女子蓬頭散髮，哭倒地上。傍邊立一男子，那人見勢頭來得兇嚇，呆了躲避不及。公子遂上前一把擒住，隨後長氏進來，抱起女兒大哭。那人跪下求饒。公子喝道：『你是何人？青天白日，幹此沒王法的事？』那人道：『我是顧克昌。陸家約我買他房子，所以來的。合不一時高興，與他說幾句閑話，他就啼哭起來，並沒有幹什麼事。願求饒放公子吩咐從人，將克昌綁縛，問知女子尚未受污，因對張氏道：『你們且住悲哀，將你母女如何騙至菴中，細與我說。』張氏道：『丈夫叫陸必大，爲因短少錢糧，收禁在獄，欲賣房子完納。尼姑說現在有收主，故被他哄騙到此，豈知藏人在內，竟要強姦我女。公子聽了大怒，連去告官，我替你伸冤便了。』一齊走出佛堂，鄰舍人家，始而不管，開張以後，聽了見鬧得不是路了，多連探信，公子見有人進來，問道：『來位中有

認得陸必大家的麼有的道認得公子道就煩你去叫陸必大家親鄰來又叫家人將一衆尼姑盡行縛住不上一刻積善鄉中來了數人聞知此事皆憤憤不平將克昌尼姑痛罵公子道此處地方何在內中一人道小的就是公子道既是地方我將人犯交付與你作速解縣又對張氏道你母女也到縣前待我告訴縣官叫他就審便了公子上馬先行留一家人在後押着（以上一段寫得拉拉雜雜如火如花百忙中却自脈縷井井）衆人問家人道你主人是何等樣人家人道我主人是祥富會公子歸德府太爺年姪方纔拜壽回來故來相救俺家公子專打抱不平極肯替人出力你們不要把人犯放鬆了自己討苦吃內中有曉得公子名望的便拍手道好好此番遇着這衆傑想淫尼惡棍決不輕饒的了張氏金姐僱了一輛小車地方衆人押着克昌尼姑一齊到縣裏來公子一到縣前投帖進去縣府會在壽筵上與公子會過的一見名帖即忙傳請了分賓坐定公子便將克昌與尼姑說計好騙及自己如何相救一一說道縣官聽了大怒道尼姑惡棍如此不法弟即時重處便了公子辭出張氏隨後喊裏地鄰人等各將犯解到此時鬧動了寧陵縣合縣的人都來看新聞擁擠不開且不必表却說縣官坐堂一衆人犯齊跪堂下先喚張氏上去問話張氏將丈夫收在獄中欲賣房子完納尼姑靜修如何騙我到巷如何留我在外如何騙我女兒進去如何誑人在內強欲行姦女兒喊救我正欲進去救他衆尼又如何將我拖住不放虧得公子到來救出女兒細細說了一遍再問靜修口供靜修一味支吾全不吐實縣官大怒喝聲道主右榜將樛子套上緊緊收起要知道靜修是受用慣了那裏受得起痛苦痛得殺豬的一般叫光頭上汗出如雨下面小便都流出來了只得喊道願招願招遂將與克昌如何要娶金姐如何設計如何教我哄騙他來如何閉門圖奸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盡行招出來縣官又問你們衆尼定與克昌有好的了答道無有縣官吩咐再收靜修着了忙急說有的有的實實往來已久的了縣官見尼姑多已招認吩咐放樛遂叫顧克昌上去縣官怒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清平世界如何橫行真是無法無天本縣今日先賞你一夾棍吩咐夾起來（此時不請教李書辦弄錢還算好官）衙役人等平日雖與克昌相熟見官府發怒他也不數用情只得掀翻在地套上夾棍上邊又喝道收隨即緊緊收足克昌亦浮浪子

弟從未吃虧的。今受此極刑，魂飛天外，漸漸死去了。皂役以冷水噴醒，知縣道：「設計用強，你有何辯？」克昌道：「小的不敢辯，但一時的遊戲，實未壞他身子。求老爺饒命。」縣官道：「雖未成，用強是實，命收禁講罪。」尼姑四衆俱發，二門外重資四十，斷令還俗。此時看的人山人海，擁塞不開。金姐跪在母後，縣官絕不問他長短，叫張氏領回去。張氏又求釋救丈夫，變產完納。縣官道：「這個不能交清銀兩，纔得釋放。」張氏只得退出，縣官將克昌照地棍例，問了邊地充軍。這是後話。且表母女來到監中，看望必大，將從前原委細述了一遍，相向大哭。必大道：「你們性命全虧，會公子相救，我不能去拜謝他。你母女二人，須先去拜謝纔是。」母女因即出監，夾一親鄰，陪了來到公子寓所。公子一見，便問道：「你丈夫會出監麼？」張氏下淚道：「官府道：必待交清銀兩，然後肯放。」公子嘆道：「弄得人來私蕩盡，還要如此執法。」（那個不是如此執法的？）因問尚欠多少。張氏道：「百有餘金。」公子即命家人取出三封銀子，付與張氏道：「每封五十，共一百五十兩，料理官事。餘的拿去用度。」張氏丈夫叫來叩謝大恩，如何又叨厚惠。公子道：「不必推辭。作速夫罷。」張氏此時好以跌在深淵裏，從空伸下手來，把他撈起的一般，連忙跪下，叩了無數頭。那知公子早抽身走開了。要知公子爲何不回莊上去呢？因見陸必大來事情未會完結，放心不下，所以在城借寓等候。直等打發他母兒去了，隨即起程回莊上去了。張氏道：「有銀子，即來縣裏交清虧項。」陸必大立時出禁，斯時合縣傳說，無不稱美。公子義氣，陸必大一出禁來，即奔到公子寓所來謝。那知公子去已久，大哭而返。再說公子回至家中，絕不把此事提起。不是讀詩做書，就是馳馬射箭，常思尋一機會，幹些功業。忽一日，有一軍官來到門前，問門上道：「這裏可是會公子府？」上應道：「正是。」那人道：「我是貴州巡撫王大老爺差來的，有書在此，要見公子。」門上人進內裏，知公子即請相見。那人走至廳上，見了公子，忙跪下去。公子扶住道：「你是王老伯差來的，何必行此大禮？請坐了好說話。」那人推讓一回，然後坐下。忙向身邊取書呈上。公子拆開一看，向來人道：「且到明日商議。」同行便了。要知王巡撫如何來請會公子呢？王公名三善，是公子父親結盟弟兄，又做同寅了。讀同骨肉，素愛公子文武皆能，是有用之才。平時常切思念，今因貴州荒亂，朝廷命爲巡撫，正是用人之際，故特遣人來請。一則爲自己幫手，二則使公子建些功業。傳一

出身。此信正合着公子心事。到了明日，遂將一應家計，托一心腹家人掌管。自己帶了銀兩及四個家人，同來人一起起身，行了四十多日，已到貴州省城。王巡撫一聞公子到來，連忙接進書房，接風款待。夜間即在此處歇宿。以便商量機密。又見公子才大心細，一應軍機重務，無不與公子參酌。鋒畫皆極精常。一日，王巡撫大操人馬，命公子同到教場操演軍士。笑問會公子道：「賢姪武藝一定精妙的了。」公子道：「軍陣雖然略知一二，還望老伯指教。」王公道：「正要請教公子。」飛身上馬，笑無虛發，又舞弄大刀，左右盤旋，兩邊看的，但見刀光一片，將人馬罩住，眼多花了。無不個個喝采。王巡撫大喜，回衙問公子道：「你看人馬如何？」公子道：「軍陣雖整，操練未熟。」古人云：「兵不在多，而在精。」不若挑選精銳，另成一隊。日夕訓練，厚其賞給，與同甘苦。臨陣之際，自能奮勇爭先。一以當百，庶幾戰無不捷。」可謂知兵。王巡撫深服其論，便道：「欲屈公子為監紀之職，現有空頭劄付在此。」壇上公子名字，方可號令軍命。公子道：「既承相委，敢不効力。」明日，王巡撫送過劄付，曉示三軍，憑任監紀。挑選公子道：「遂出號令，軍士中有能箭踰百步，力舉五百斤，方為中式。」挑了十日，中式者止有三百人。公子日市酒犒賞，親自教習。武藝均勞分逸，人人悅服。不上數月，盡成虎卒。一至公子身，曾矢石，率了三百雄兵，衝鋒陷陣，無不摧敗。積寇巨盜，馬到擒來。賊人呼之為會家軍。一聞會家軍來，皆逃遁不暇。王巡撫將公子功績，奏聞朝廷，陞授副總兵之職。雖係武職，功名也算。一朝際運，不負生平志氣了。但禍福無常，升沉不測，未識公子日後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虛心納諫最為先 何況馳驅軍陣邊 堪笑書生無遠見 遂令馬革裏屍旋

話說貴州地方，苗蠻錯處沿邊一帶，皆是苗洞洞主。號曰土司，一方生殺，皆出其手。亦是巡撫節制。當日有一洞土，姓安名邦彥，性情反覆，驕悍異常。恃其地險兵強，不遵王化。屢次侵擾內地，殺害人民。王巡撫到任後，即欲起兵進剿。只因手下缺少良將，故爾隱忍不發。今得公子為將，所向無敵，軍威大振，遂決意征討。一面拜本進京，一面命將出師。點公子為前鋒，領步三千，先行殺進。自主中軍，在後面接應。前鋒進入苗界，諸苗望風披靡，勢如破竹。看看離洞不遠，有軍士來報：前面山口狹險，有苗兵把守。公子見天色已晚，吩咐安營。明日進兵。見旁有一山，山上亂石甚

多便命移營山上。軍士不許安睡。多拾石塊堆在身旁。及肩爲止。如有寇來。即將石塊打下。放鎗射箭。一概不用。且說洞主安邦彥。知有官兵殺入。聚積苗兵。先于險要處。把守待敵。聞官兵近在十里外安營。便傳令二鼓起馬。先去劫營。殺他罄盡。帶傷數千兵卒。乘黑殺來。見官兵扎營山上。亦卽上山劫營。公千一見兵到。出令近賊十步。始將石塊打下。苗兵蜂擁上來。只見石塊如雨點一般。打下盡皆受傷。不能前進。連上數次。反打死無數苗兵。天色將明。山上一聲炮响。衝下一隊人馬。人人奮勇。個個爭強。鎗箭齊發。因夜裏盡用石塊拒敵。火器弓矢俱足。盡力施放。苗兵如何抵擋。大敗而逃。公子率領三百親兵。緊緊追趕。殺進隘口。把守苗兵殺得死的死。逃的逃。邦彥領了數殘人馬。逃歸洞內。堅閉不出。公子一面報捷中軍。一面的扎營洞口。等待遂後來。一同攻擊。王巡撫知前軍已獲大勝。便率大軍一齊趕到。將他洞門圍住。日夜攻打。邦彥見官兵勢大。料難拒守。從後路逃往別洞。請救。公子見洞中有變。乘勢攻入。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所在苗兵皆蹣跚地乞降。王巡撫卽扎營洞內。號召各洞土司。如有不到。卽移兵進剿。諸土司盡皆畏服。相率而來。願各効順。公子向王巡撫道。首逆已逃。諸苗降伏。不如將邦彥土地分接各土司管轄。各土司利其土地。必協力擒拿。則邦彥之手。不日可致麾下。我們全師而還。最爲上着。不然。事久生變。難保長勝。(議論甚是其如淺見者。必不聽何)王巡撫道。苗兵猖強已久。乘此兵威。正好僥服。吾欲意將所得地方收入版圖。據其險要。設官彈壓。永除邊境之害。况邦彥未獲。必是住明正典刑。方顯國威。公子道。此計若行。恐各洞疑懼。皆有變心。一有變心。必至各路抄掠。吾軍深入重地。便進退兩難了。王巡撫全不以公子之言爲然。隔了數日。諸苗見大兵不退。盡生異志。遣巡撫俱要奪我土地。後再傳喚。竟無一洞到來。斯時王巡撫亦覺苗心有變。依了公子說。傳令班師。將中軍改作前隊。命公子押後。陸續退出苗疆。那知安邦彥逃到生蠻洞中。誑稱洞內貨寶無算。盡被官兵擄去。願得起兵相救。殺退官兵。土地之外。子女玉帛。盡送洞主受用。苗人是最貪利的一聞此言。欣然相許。便起兵數千人。同了邦彥餘衆。一齊殺來。又打聽諸洞。各懷疑懼。勒兵自守。遂暗賄遣人。要各路起兵截殺。諸苗皆受其命。看見大兵已經起行。竟從別路抄來。再說王巡撫雖已退師。尙未曉得邦彥復來。諸苗從逆。一路扎寨下營。絕不

隄防有變。其夜正交二鼓。軍已皆鼾睡。忽聞營外齊聲吶喊。急忙起身。帶着帳前的親軍。出營看視。只見無數苗兵。殺入營門。衆軍從睡夢中驚醒。頭頂上擡去了三魂。腳底下溜掉了七魄。被苗兵砍瓜切菜一般。束手就死。巡撫率領親軍迎敵。怎禁苗兵一擁而來。隨身軍士。看看殺盡。滿目盡是刀鎗。脫身無路。嘆道。悔不聽曾公子之言。遂以刀自刎而死。且表公子後隊人馬。尚隔數里。聞前面喊殺連天。知是大軍被劫。忙即率衆來救。忽有敗殘軍卒。飛奔逃來。知道主將陣亡。全軍盡沒。公子大驚。兵心亦慌亂起來。方傳令無動。而苗兵已殺到面前。奮死迎敵。雖殺了苗兵數百。其如越殺越多。四面受敵。三千步卒。死亡既盡。只有三百親軍。隨着公子。左冲右突。苗兵圍住不放。殺到天明。皆身受重傷。苗兵知是官兵精銳。各操弓毒弩。遠遠射來。箭如飛蝗。中着輒倒。公子拚命奪路而走。那知坐的馬中箭倒地。被苗兵擁上擒住。囚入後營。正是龍離大水遭蝦戲。虎落深潭被犬欺。惟有束手待死而已。忽見一苗兵走來。把他上下一相。悄悄問道。你是祥符會公子嗎。公子應道。正是。那人走開。晚上搬的酒肉來。對衆苗兵道。主帥已追殺前去。留我們在此監押。不怕走上天去。今夜落得受用的。遂歡呼暢飲。個個吃得大醉如泥。那人便解公子綁縛。拖下便走走。出營門。到一山徑僻處。將腰刀一把。乾糧一包。贈與公子道。此是一條小路。兩晝夜可達中土。公子就得了。公子問其姓名。那人道。公子還記得在莊上所獲賊人麼。我即是也。蒙贈盤費回家。即投入苗洞。今日擒往公子。就是我洞苗兵。天幸遇着。故來相救。以報大恩。如今不要担攔。作速去罷。公子正在慌忙之際。不及致謝。拔步便走。那管山路崎嶇。走到天明。腹中飢餓。便坐在地上。解看乾糧。是一方牛肉。用刀切開。吃了一飽。往前再走。雖逢幾處險惡所在。却無一個苗兵攔住。又走一程。道路漸漸平坦。望見人家房屋。知是中土地界了。斯時沿邊的人民。正慮苗兵殺來。驚惶無定。一見公子模樣。知是苗洞中逃出來的。爭來相問。公子備訴情由。曉得是一位官府。連忙備飯相留。公子問此處到省城尙有多少遠。有的道從小路抄去。要近百里。待我們備了牲口送去便了。又行一日。看看到了省城。留守官員。知巡撫陣亡。大軍不返。盡點百姓上城守護。城門緊閉不開。見公子逃歸。便即放入。公子對衆官大哭。自然喪師辱國。死有餘辜。有的道將軍莫哀。今日孤城。還仗協力同守。公子到巡撫衙中。安慰他。

家眷屬一番，依舊上城把守。因公子威名素著，今得逃歸，各官倚爲長城，人心恃以少安。又幸苗兵只在沿邊殺掠，不敢深入，故省城久保。公子想起前日無意中救了一人，今日亦在無意中得此人之力，脫此大難，脫非奇事。但未知喪師之罪，朝廷作何處分。終日担着憂懷，不上半月，忽報新巡撫走馬上任。公子隨衆出接，投遞手本。卽傳進見。公子同了衆官，庭參已畢。巡撫便問：「那個是會英公子？」裏道：「卑職是會英巡撫。」道：「你曉得朝廷有旨麼？」公子聽見，有旨便雙膝跪下。巡撫道：「旨意道來，王巡撫死于王事，贈爵賜諡，你門敗逃軍將，失于救獲，拿解來京，發三法司勘問定罪。又向公子道：「我亦知你是一員能將，但聖旨緊要，誰敢保留？」（往往如此）隨卽除去冠帶，上了刑具。差官解進京去，有同寅相好的，各湊盤費，相送叮嚀，解官小心看視。公子將隨身人役，盡行打發，單留四個人，人跟隨進京。曉行夜宿，一路無語，到了京都，收入刑部牢中。三法司會審，獄中提出公子，當堂勘問，自盡供狀。公子囚首階下，將致敗緣由，及身在後隊不及救護，以致被執，懇問脫逃等情。一一寫出呈上。三法司道：「你是前鋒失護，主將被執，脫逃這罪已極大了。吩咐監候，請旨定奪。」曉得明朝法律最重，失機凡失機，奇無不立決。况公子孤身無援，焉得不問成大罪。此時惟有引頸待刃。四個人亦料主人不日就戮，大家哭泣不已。忽一日，獄官笑嘻嘻走來，賀道：「會老爺，你可幸無事了。」兵部侍郎陳大人出了一本，說你人才有用，可圖後效。聖上准了，有旨免死，發往軍前，効力贖罪。公子道：「垂死之人，那得邀此天恩？」正在半信半疑，只見刑部傳旨到來，着卽出禁。此時公子喜出望外，正如鬼門關上，推轉來的一般，遂別了獄官，走出天牢，別尋寓所安歇。家人們亦快活不了。公子想陳侍郎素來相識，何以出本相救，遂具稟帖，跪門相謝。侍郎傳見公子，走近堂下，望見侍郎，忙向階前叩謝救命之恩。侍郎道：「請起相見。」老夫爲國用賢，並非施恩。足下施恩足下者，是新科翰林金良。你去謝他，纔是公子。唯唯辭出，又想金翰林亦未識面，爲何救我。心上茫然不解。卽備名帖，竟往金翰林家來。翰林一見名帖，立卽請會。兩下見禮，分賓坐定。公子啓口道：「方纔去謝陳大人，他說會英性命全虧老先生救獲，故來相謝，說罷，便欲跪下。翰林以手相扶，說兄的性命，另有人救的，弟不敢受謝，也不是這個人救的，却是吾兄自己救的。」公子聽了，益發茫然，打一恭道：「求老先生明示。」金翰林說道：

少頃便知，留入書房，設酒相待。酒至數杯，翰林問出兵始末。公子一一細說。翰林道：「這是天心愛才，朝廷洪福，不忍埋沒英雄，故到處逢兇化吉。」兩下只說得高興。家童報道：「夫人出來。」只見一簇女人，擁出一位錦粧花簇的夫人來。公子正欲起避，那夫人即雙膝跪下道：「恩人請上，待妾拜謝。」公子迴避不及，只得也跪下去。翰林雙手來扶。公子伏地不起，等待夫人拜完，轉身進內，纔立起身來。（寫生手）便問翰林道：「這位夫人是老先生何等宅眷？」前來行此大禮。翰林道：「兄難道不認得麼？此即尼菴被難之陸氏女兒也。賴兄保全，又救他父親出獄，一家戴德。弟昔未第時，流寓陵寧，因前妻亡過，娶他爲室。日夜向弟稱誦大德，弟某兄義氣久矣。今聞陷罪在獄，勝荆啼食不安。弟係新進書生，朝廷大事不敢開口，只得懇懇做老師，出本保奏，幸邀聖旨赦免。此皆吾兄威德所至。今日賤荆自宜當面拜謝。若非吾兄仗義，于昔安得獲報？于今弟故說該謝自己說罷，拍手大笑。公子纔得明白，連稱惶愧不已。翰林又對公子道：「弟與兄難係初次相逢，却是神交已久，願爲異姓兄弟。未知兄肯俯允否？」公子道：「既承不棄，敢不如命。」便設香案，向天同拜。及敍年齒，翰林長公子三歲，爲兄。公子爲弟。夫人在內聞之，亦喜。公子道：「既爲兄弟，便是骨肉。願請嫂嫂拜見。」翰林邀入內堂，與夫人敘叔嫂之禮。公子又謝救拔之恩。翰林道：「彼此施恩扯直罷了。」三人皆笑。重至書房，兩人開懷暢飲，直至更闌方散。隔了數日，兵部劄付兵牌下來，令往貴州効力。公子皆不敢留。翰林夫婦又相厚贈，把酒送行。洒淚而別。公子到了貴州，効力幾年，奉旨復旨，直到三十歲上始娶夫人。果如前說。其後剿除苗寇，屢立大功，陞加都督同知之職。衣錦歸里，生二子，崇禎朝俱成進士。看此書者，即不能如公子天生豪傑，亦學他做些仗義濟人的事，日後定必獲報。所謂近在于身，遠在于孫也。

自怡軒主人曰：曾公子以救人爲心，人亦處處救之，有不期然而然者。天之報施巧矣，或彼一毫不拔片善，不爲者，亦愚甚矣。觀陸必大受禍一節，人家喜與尼姑往來，及早猛省。

卷十 林蕊香行權計節

第一回

有蘇州琴橋女史林蕊香者。庚申髮逆之亂。父母皆歿于難。從族叔字秋坪。避兵至滬上。時年僅八歲也。小時已許字於同郡江孝廉之幼子。亂後。江氏一門殉節。惟一老僕挈其幼子。得乘間逸出。會一至上海。繼即浮海過秦州。奇無消息。時蕊香之舅氏李頤。鄉方捷南宮。以三甲進士。選授縣令。需次粵中。族叔從至羊城。適舅氏捧檄攝理化州。遂偕往焉。不一年。沒于任官。囊空蕩。遂不得歸。奇榷於旅寺。全家流寓州境。幾於寒殮。不給。賴李妻十指以爲活。女自十歲至粵。際此已及破瓜。姿致明秀。態度端砥。性尤敏慧。深通文史。凡吟詩作賦。靡不精究。舅氏固無所出。以故珍愛之。因顧眉目間常帶憂容。愁態自傷。環室難身世飄零。所配遠離。依人作計。時時見諸吟咏。舅氏常聞其詩。輒爲凄然。捲卷歎曰。此巾幗中之孟東野也。及舅氏家落。姪氏方以食指爲憂。微飄以別締良緣。勿傷倚抱。青春有限。黃髮難嘗。女聞之。玉頰微紅。凝眸不語。俄而繼之以泣。嗚咽而言曰。兒聞一絲既繫。萬劫不更。越禮忘情。兒所不爲。生爲江氏婦。死爲江氏鬼。如是而已。兒志已決。他非忍言。姪氏曰。江氏子奇跡秦州。十載於茲。絕無音問。安知尙在人間耶。女曰。死則爲之守耳。姪氏知其志無可奪。遂不復言。然食用益窘。環玦斂。盡歸典鬻。寂寞異鄉。無所告貸。李氏以憂悴成疾。女日夜侍奉。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而後進。沈綿浹旬。竟致不起。女哀痛哭幾不欲生。有鄰婦來伴疾者。勸曰。姑娘此時徒死無益。須爲料理身後事。願備篋筭。竟無一衣可典。死已二日。尙無棺殮。女計無所出。因謂鄰婦曰。有能爲我任喪葬事者。我卽嫁之。鄰婦曰。老身爲姑謀之。出不多時。卽回白于女曰。城東有姚公子者。富而好善。聞姑意已爲惻然。渠正欲置側室。特未知姑顏色若何耳。老身力爲姑係天仙化人。必不相瞞。渠只不信。渠自謂少頃親來。吊奠。願與靈幃之畔。藉此一見姑耳。未知姑意若何。女曰。事已至此。聽之而已。踰時姚公子來至。拜奠既畢。切切問媪。女在何處。媪略牽檢而示之。雖素衣蔽髮。而丰韻娉婷。舉止矜雅。閨中所僅有也。姚公子一見大悅。卽喚從人入市購棺。一切周身之具。無不立備。因使隣媪伴女。結以日用。實女自是賴以舉火。越數日。招媪問婚期。女曰。彼雖舅母。誼等親母。恩同母氏。焉有骨肉未寒。而卽圖燕好。且尙未有葬地。何欲速也。必欲踐言。

請以葬後爲期。姚公子聞言，卽爲之擇地卜葬。葬時，女請以雙柩合葬。姚公子爲親詣寺中，觀其銘旌於是。始知爲前州守李君之戚，因謂媼曰：「此女亦替纓世閔，作箕帚妾，不太辱冥乎？且余亦所不忍也。」媼因言：「女不但美麗，寡儻，卽才慧罕與之匹。詩工咏絮，字仿簪花，刺秀彈琴，皆臻能事。若致之後房，恐金釵十二，無與之並者矣。」姚公子思想益爲心動，愈欲急葬了事，以聆吉期。葬日，女結束素妝，親至墓所。地距女舍僅數里，雖係一河之隔，而非舟不渡。女偕媼同掉一小艇而往，視其掩埋旣畢，然後號泣而返。登舟渡至中流，女忽慘然曰：「如此清波，真我脫身所矣。因執媼手作別，曰：『爲我歸謝姚公子，身後必當有以圖報，斷不相負也。』媼方駭愕，不知所爲，而女已一躍入河矣。時正潮至，波流湍急，媼大呼救人，而尸隨潮去，莫可踪跡。歸報姚公子，互相悲嘆而已。女生時，著有繡餘吟章，然嘗秘諸篋中。故州中無有知其能詩者。殆歿珠浦黃借雲，得其遺集于筐川中，有遺愁一律云：『媼難補別離天，七載崎嶇路八千。故國無家尋姊妹，他鄉何處覓姻緣。頭殘紅葉常奮恨，束縊腰纏學禪。客況不堪回首望，蘇臺遙隔萬重烟。』借雲讀而悲之，爲之招魂祭于江畔，投詩以弔焉。嗚呼！如蕙香者，洵可謂才高命薄者哉！」

卷十一 張貞婦含冤激動公憤

第一回 世情反覆如棋局，黑白難知，勝負難欺，國手藏人一着兒。貞心苦節遭魔劫，天道無虧，公論無私。
自有芳名萬古垂。 右調采桑子

從來爲女子者，莫重於節烈二字。節則潔清自守，歷盡艱苦，終身不易，其志烈則一念激發，有夫死而遂以身殉者，有遭強暴逼迫，不受污辱，捐軀隕命者，要知捐軀之事，尤爲女子之不幸也。然生前玉碎珠流，死後雲開日朗，親黨爲之稱傳，官府爲之旌表，也可不負捐軀之志。從未有是非顛倒，幾至含冤身後者。幸虧人心不昧，公論昭然，一時姦夫淫婦，助惡棍徒，或蒙顯戮，或遭冥誅，不至清濁不分，玉石無辨，可見頭上青天，原是公道不過的話。說明朝嘉靖年間，蘇州府嘉定縣安亭鎮地方，有一烈女張氏，父名張耀，母金氏，張氏從幼貞靜，舉止凝重，不苟言笑。年十六，

父母欲爲擇配。適有嘉興人汪姓者。僑居安亭。人皆呼之爲汪客。娶妻某氏。祇生一子。其妻是一淫澀婦人。從小在家做些不倫不俐的事。嘗及至嫁了汪客。倚門賣俏。又相與一班新朋友起來。年雖半老。生子已是十九歲。舊性依然不改。汪客是個酒糊塗。吃了幾杯黃湯。諸事不知。任憑鎖中諸惡少。往往來來。恬不爲怪。其婦又且潑悍異常。家中事情一毫也不許汪客做主。其時欲與兒子對親。汪客與婦人商議。婦人道。聽得傳說張耀家女兒。生得標緻。最爲合意。汪客唯唯。便託媒往求。自古說。媒人口無鬚斗。在張耀面前。將汪家說得如花似錦。女婿如何聰明。婆婆如何賢惠。若張耀細細打聽一番。當日便不至把女兒陷入黑暗地獄了。那知他是直性人。一聽了媒人言語。信以爲實。即便應允出帖。未免三盤六盒。也不必細說。過了三年之後。男長女大。汪家擇吉迎娶。燈籠鼓樂。却也熱鬧。一時相幫汪家的。都是些狐羣狗黨。汪婦相與之人。汪客全不管賤。張女過門後。拜見公婆。即令遍拜諸客。俗話說得好。俗來晚到不如毛坑井灶。拜了一回。全不知這些人。是丈夫何等親戚。成親數日。但見數人在婆婆房內出入無忌。一到晚上。聚坐房中。張燈飲酒。與婆婆調笑取樂。全無顧忌。公公終日昏昏。醉在一邊。丈夫亦不去陪侍。一夜私語。其夫道。這班人。是你家何人。汪子道。都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已久。張氏道。既是你父好友。如何在你娘房中。終夜醉飲。幹此不知廉恥的事。豈不被人談論。汪子道。母要如此。只得隨他便了。你也不必多管。張女兒丈夫說得淡然。也不敢再說。心中却恥以爲羞。再說諸惡少中一人。叫做胡巖。其父胡堂。是出入衙門。把持官府。不守本分的人。胡巖助父爲惡。在安亭鎮上。欺壓良善。無所不至。却是汪婦最得意的漢子。其餘惡少。若周綸。朱旻。諸人。皆服其驅遣。雖盡與汪婦有姦。却讓胡巖一分。一日胡巖向汪婦道。你家媳婦。頗有姿色。但進門後。從不肯與我們說一句話。似有怪你的意思。不如將他拖入混水。打成一局。然後可以任性取樂。你意下如何。汪婦道。這是既得隴又望蜀了。胡巖道。若不如此。你的所爲。必定被他鄙薄。我們在此。礙他耳目。總不能快意。汪婦道。我不好向他說。這件事。你自己去誘他上鉤便了。自此胡巖見了張女。時時對他說說笑笑。難以穢褻之語。張女只當不聞。憤然走開。一日婦與同睡。胡巖向淫婦道。你新婦想是怕你說話。故不肯與我親熱。不如喚來叫他當面撞見。看他如何。淫婦即高聲呼喚。

要知張女。誰知其姑不端。却是極盡婦道。既聞呼喚。料是無人在房。遂即走進房中。又見婆婆在床上擊喚。便去揭開簾子。却見一男一婦。正在房中淫樂。張女一見。轉身就走。歸房中。推胸頓足的痛哭欲死。其夫只得送他回去。一見父母。放聲大哭。兒甯死在家中。不到他家去了。父母向其原故。女初不言道。其母私下探問。備訴姑其所爲。并有掩人下水之意。我不忍以清白之身。受彼污辱。故寧死不去。一斬釘削鐵之言。金氏聞之。痛哭一場。却已悔之無及。一住數月。汪子接過數次。女堅不肯歸。那知胡巖圖姦不遂。淫心不死。向汪婦道。新婦歸去已久。如何不接回來。放在外。將你謗毀。問你有何顏面。接他回來。纔好。弄得上手。不怕他走上天去。汪婦道。他肯歸。吐我也沒法。胡巖道。叫你兒子。以好言騙他。自然回來了。汪婦依言。果叫了兒子一套說話。使他接取妻子。汪子到了岳家。向張女道。自你歸後。吾母痛自改悔。如今門戶清淨。不比從前了。故來接你回去。張女半信半疑。其父道。翁婿可絕。其父不可絕。自古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真金不怕火。怕他甚麼。亦是正論。况你姑既肯回心。你且回去。不可漏執。已見張女無奈。只得別了父母。隨夫歸來。一到家中。婆婆依然如此。諸惡少照舊在家胡亂。汪婦反做出惡勢。與媳婦終日吵鬧。不是罵便是打。張氏時時泣向其夫。勸令謝絕。諸惡少。又乘汪客醒時。從容勸道。公公宜少飲酒。清理門戶。爲主。父子俱是泥塑一般。全不爲意。反將張女之言。告知汪婦。汪婦愈恨。越打罵得很了。張女默然順受。只保護自身。使彼不來相犯。暫且偷生過去。一日晚上。諸惡少正在堂上聚飲。張女從旁繞出來。走過胡巖。出其不意。拔下張氏頭上玉簪。張女頓足哭罵。胡巖道。原物奉還。如何把簪遞將過去。張女不肯來接。此簪跌了兩段。汪婦道。我代胡郎賠你。拔自己頭上玉釵。與女。張女擲諸地下。也跌兩段。憤憤進去。胡巖道。新婦如此難犯。如何是好。你婆婆威勢。不怕倒了架子。麼。衆人向胡婦道。明明是你不肯作成。胡郎以至於此。汪婦道。待他心肯。日是你運通時。且勿性急。衆人依舊歡迎。而散。家中使喚小廝。叫做王秀。亦汪婦平日救急之人。一日掃持汗巾一條。令以織花。將以贈秀。怒道。此奴才耳。不怪與奴輩織花。擲地。汪婦且憤且羞。大罵了一場。自言自語道。你不要慌。你若出得我手。不顧天翻地覆了。時當夏日。汪婦洗澡。必令媳婦提湯。一日方浴。又聞房中呼茶添水。張女提水送進。見胡巖亦在浴盤。與

婆婆同洗，便驚走歸房，涕泣不已。浴罷，婦向胡巖道：「今夜與我新婦同宿矣。先是胡巖與婦同謀，遣汪子到縣中學習獄吏，令女獨宿，乘夜潛入，便可成事。張女亦因丈夫在外，時刻提防，常取一短棒放在床頭，以為護衛。其夜胡巖依著汪婦之言，輕輕走到張女房前，房門緊閉，便拔開窗，一扇將身跳入。張女聽見有人進房，即便槌床大叫，殺入胡巖，以手來抱。黑暗中，張女便將短棒劈頭劈面，盡力打去。胡巖把手一格，打傷中指，大怒走出。張女雖不會受污，心中愈思愈恨，哭了一夜。到明日湯水不進，思欲歸夫，一來行走不動，二來汪婦把住房門，無路可逃，唯有號泣欲死。是夜胡巖悉召諸惡少，共集汪婦房中，飲酒商量計策。胡巖道：「敬酒不吃，吃罰酒，此番只得惡做了。」汪婦道：「由你由你，飲至二鼓，各執器械，齊到張女房中，胡巖以刃相商道：『今夜從我則活，不從則你粉骨碎身。』張女心中已拚着一死，信口哭罵。衆人道：『到此地位，還敢個強胡巖，大怒便喝動手，頓時推斧交下，遍體貫傷。』」張女尤宛轉不死，號泣道：「何不以刃刺我，令我速死。」胡巖道：「你要速死，送你死罷。」即以刃刺其頸，刺其肩，又刺其陰。女始氣絕。汪婦道人死奈何。胡巖道：「你道有事麼？如今的官府，只要多花幾兩銀子，安放人命，便問不成了。嗚呼！衆人動手扛屍，欲以掩埋滅跡。那知死屍，竟如釘在地，一般越扛越扛不起來。衆人道：『抬不動，奈何？』胡巖道：『苦著這幾間房子，放起火來，連死屍一併燒，豈不了當？』衆人七手八腳，一齊放火。那知火被風勢，到反燒了別處去了。女屍所在，火却不到。草道無神，却有神，此是天意，使他反露。鄰右人家，見他家火起，一齊擁來相救，見火在後屋，便擁入後邊，到火勢反漸漸息了，回到前邊，却見血淋淋一個屍首，倒在屋內。滿地都是鮮血，衆人喊道：『這是殺人放火的，害了他性命，還要燒屍滅跡。』太沒良心了！此時一班兇首，都避匿在汪婦房內，衆人紛紛攘攘，有通信地方的，也有親與張家知道的，張耀夫妻一聞此信，急忙跑到汪家，果然女兒殺死在地，血泊裏頭痛哭一場。此時汪家夫婦俱各避開，只得哭告鄉鄰，要與女兒當官伸冤，煩鄰佑共證一證，說罷，即去打點告狀。但未識張耀如何告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公道難明實可哀 致令烈婦哭泉台 若非小姐當堂質 何處呼天叫屈來

話說一班惡少，假匿汪婦房內，見屍親已去探頭探腦，都走將出來。七張八嘴，鬧做一團。汪婦對衆人道：「張耀一定

告狀作何算計。胡巖道：不妨事，只要你認在身上。婆婆打死媳婦，無甚大罪，還有一計，竟說媳婦與僱工人王秀有姦，我去責罵他，他出言不遜，我失手打死的。那王秀你與他也說得明白的。只要許他銀子，日後替他贖罪，他無有不肯承認。只是你的丈夫一向有我們在此，用不着他。今日要用着他了，便向汪客道：明日你往縣內先自訴明，把這情節，汪客道我從不曉得見官，你們那個替我一替罷。衆人道：私下的事，好替當官的事，不好替的。汪婦向丈夫道：癡漢子，保全得我諸事替你出力，護你日日吃酒，難道不好明日多備幾盞酒，船上一路吃去如何。汪客聽見有酒吃，便點點頭道：說不得，我只得走一遭。胡巖又悄悄的向汪婦道：這場官司，銀子是惜不得的。汪婦道：我的銀子久矣，寄頓你處，如再不發，我床下尚有千金，只求事妥，取去使用便了。胡巖回家告知父親胡堂，胡堂道：王秀一邊，你且先去買酒，此是反手，却還有一着先手。棋子亦須先買，你可曉得此女外祖是何人，就是鎮上金炳，其父金楷中過進士，會做涪州知州，今雖死了，還是鄉宦人家的。張耀是個沒用之人，明日告狀，必須請教丈人，吾意先去囑金炳，叫他狀子上面，單告衆人，不要犯你名字，人寫上你，便悠然事外了。胡巖便道：好計好計，只是事不宜遲，父親速去停當爲妙。當夜胡堂即到金炳家，送了一百兩銀子，求他開豁兒子名字。金炳黑眼烏珠，見了白銀子，一口應承，不必說了。且講張耀哭了一場，思量告狀，並無主見，果然去到丈人家裏商量計較。金炳安慰了幾句，順水推舟，叫他籠統呈告，不必指出胡巖名字。張耀道：胡巖是情首罪魁，如何不要告他。金炳道：打官司要看風色，胡巖這人他父親乃是站得在衙門中，公人不是好惹的，又聞打的時候，他到在內相勸，情尚可惜，況告了衆人，他們自然哄他出來，你何必先結一個有力量的冤家，總是得了銀子，舌頭就是銀子說的話了。那裏還計外孫女性命，（無恥之甚，喪心之甚）張耀却是從來沒主意的，果依了丈人言語，呈子上把一個首惡胡巖輕輕放過了。汪客隨着進紙，因媳婦不端，被姑責治致死，縣官收了兩造狀子，一面出票拘人，一面發委典吏相驗，要曉朝人命，不比當今律例，定夏正印官相驗，故得典吏亦可相驗。胡巖曉得委了典吏，益發容易，賄囑便把官吏忤作人等，一一安頓，又因牌上無名，揭揭得意，反在鎮上搖搖見者，皆爲不平，怕他刁惡，俱敢怒不敢言。典吏到了汪家，朝外坐下，

一鎖人來看的，擠滿兩旁，及忤作動手驗時，見女喉下刀戳，孔可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遍體膏肓，脅肋及下體，皆力傷流血，見者無不慘然，忤作得了錢的，只報幾處重傷，凡刀戮重傷，一概瞞過衆人，齊聲嘆道：「是忤作得了錢了，爲何幾處重傷，瞞不報，要把忤作打將起來，典吏也受過賄，因見人心不服，假意打了忤作幾板，以洩衆怒。」一面吩咐收檢屍首棺木，弔壇一面回縣，仍將原報屍單呈覆縣主政，所謂只要手中收白物，那知頭上有青天，過了一夜，縣官即傳齊審問，斯時鬧動了閩縣士民，聽見有此奇事，個個替張女哀憐，恨淫婦切齒，齊來縣前看，縣官是如何究審衙門人役，有受過胡巖囑託的，反說得疑疑惑惑，替兇首遮蔽，即案中涉及的人，也有心向張家的，也有心向汪家的，其言不一，坐出堂來，人犯齊跪堂下，縣官先叫張耀上去問道：「你死的女兒幾歲了？」張耀道：「十九歲了，前年嫁去的。」又問道：「你告周給朱曼等衆，入房打死果是真的麼？」張耀道：「只因汪婦與衆人有姦，衆人亦欲圖姦女兒，女兒不從，被他們活活打死，現有小婢親眼見的。」縣官又叫汪客父子上去，汪子推說其時不在家中，妻子死的緣由，要問小的父母，汪客已醉得昏昏，官府問他，全不答應，叩下頭去，竟像睡去一般，縣官焦燥起來，書役罵道：「這人是一酒徒，不知人事的。」縣官便叫汪婦、汪婦跪上道：「媳婦初來時，小婦人待他好的，只爲媳婦近日與王秀有姦，小婦人遂責罰的，因他不服，失手打死，此係實情。」張耀所告都是假話，求老爺不好聽他，縣官便叫王秀問道：「你與張氏有姦麼？」王秀道：「有姦，又罵道：『因奸致死，你要問個大罪。』」王秀道：「願甘治罪。」兩旁看見聽見，兩人所供，都被張女叫冤，叫屈，官呀見王秀也認不辭，也有些疑心，因叫地鄰上前問道：「這張氏平日爲人，清潔不清潔，你們可曉得麼？」地方推說路遠，不知其細，兩鄰裏道：「張氏那是安寧鎮上一個好女子，平日清潔自守，克守婦道，這沒良心，小人們不敢說的。」汪婦便實道：「你們外人曉得我家裏事，兩鄰道：『如何的不曉，但鼓在內聲，在外好者是好醜者，是醜只怕瞞得老爺瞞不着衆人。』」縣官喝道：「不必多講，且問你張氏怎樣打死的？」兩鄰道：「這是小人們都沒有看見，當夜二鼓時分，見他屋內起火，小人們趕進救火，火到熄了，只見他家媳婦已打死在地，滿身都是血，其打死情由，求老爺問他。」家中小婢只有他親眼見的，縣官便叫小婢上去，那婢子只好十一二歲，一到官前，到像張女的冤魂，附上他身上。

一般先把汪婦平日所爲，怎麼長，怎麼短，一一供出，就要俺他口，也俺不住。官府道：這是你主母，老的事不必供了，且問你小主母如何打死了小婢？道：前一夜起更後，胡巖從窗口跳入小娘房中，被小娘將短棒打出，胡巖原到老娘住的，老娘正正哭了一夜，明日飯也沒吃到，晚衆人都在老娘房中吃酒，二更天各執器械趕進小娘房中，逼他同睡。小娘不肯，衆人將他痛打，見打不死，連戮幾刀，然後死的。縣官聽了大怒，便問張耀道：這胡巖是首惡，你爲何不告他？張耀道：小人怕他父親衙門兇焰，故不敢告他。縣官道：胡說！叫拿胡巖，其時胡巖却好在旁看審，被差人一把撈了過去，裏說胡巖拿到，縣官問他口供，一味支吾，全不承認，便叫一衆兇徒跪上來，叫小婢質審。當面問明小婢，一一指着道：這個用椎打我小娘的，這個也用椎打的小娘，號叫求死，還有用斧打我小娘的，指胡巖道：連戮小娘的就是他，胡巖尙自抵賴。小婢說：你先戮他頭下，又把刀戮他胸前，又將他下體戮他兩刀，可是這樣的？其後老娘來，叫你衆人扛抬屍首，扛不動，纔放起火來，可多是有，被他一口咬定，質得衆人目瞪口呆，呆一句話也說不出。縣官又問道：這時你老主母可在旁麼？小婢道：老娘不在旁，在門外聽，又問你在何處？小婢道：我不敢出來，躲在房角裏看見的。縣官見小婢所供俱是真情，對衆人冷笑道：你們這班奴才，還有何辯？少不得死在頭上。本縣今日且不用刑，吩咐一齊收禁，候親驗後，再行嚴審。汪客父子，着取保，小婢着張耀領去，斯時看的人，撫掌稱快，都道：與天有眼，鬼使神差，從小小女子口中，把實情供出來，張女的大冤，不怕不伸了。那知奸計多端，人心易惑，一片湛湛青天，幾乎又被黑雲遮盡，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使盡機謀用盡心 那知天理不終沉 奇冤偏得文章力 留取芳名直到今

話說胡堂見兒子收禁，性命難保，忙尋關節，央人到縣裏說情。其時差定有張副使罷官在籍，邱評事丁憂居家，兩人只貪利，不顧廉恥，素在縣中，狼狽作奸，平日亦與胡堂相熟的。當日胡堂袖了五百兩銀子，來到張副使，副使留他共坐書房，（好與吏胥情熱者皆張副使之類也）胡堂便將銀子放在棹上，因說：兒子陷獄，欲求老先生，縣官前說一分上，釋放出獄，先送銀五百兩，事完再送五百。張副使這件事，我不能獨坐，要與老邱分任的，忙即遣人去

道請不上一刻。邱評事已到，相見過張副使，說明就裏，約去同去說情。銀子分用。邱評事點點頭，對胡堂道：「包管你兒子無事便了。但所許莫要失信。」胡堂不敢違稱，致謝而去。明日張邱二人一同到案，把帖傳進。縣官即接入內堂，分賓主坐定。敕了幾句寒溫，邱評事先開口道：「近聞安寧有人命一案，不知老父台若何審法？」縣官答道：「尚未審定。正在此商一辦法。」張副使指着邱評事道：「你是一個有名老法司的，何不與父台一說？」老縣官道：「正要請教。」邱評事道：「不知情節如何？」知縣將堂上口供述了一遍。邱評事道：「是便是了。這是我們做刑官的總要體上天一點好生之德，以一女子而殺四五人，於情理似乎太刻。况胡嚴的名字原告並未告及，據一小婢口供，問他重辟，詳到上司，只怕上司駁下來，有損台望。」老父台須自斟酌。據治弟愚見，一人抵償一命，既然有雇工人王秀論抵於死者面上，也過得去了。不知老父台以為如何？」縣官是初出仕的，聽了邱評事一片花言，便道：「領教領教。」二人見已妥當，便起身告別。那縣官有心從輕辦理，親驗也不親驗了，再審也不再審了。隔了數日，竟將羣兇取保出禁，祇收王秀汪婦在監。合縣聞知，盡皆駭然。後來曉得張邱二人在縣說情，無不人人痛罵。三三兩兩傳入一位文行兼優，身負大名老先生耳中來。這位名公姓歸，名有光，字震川，峨山人。乃是時適居安寧，聞得張女慘死之事，謂此等兇徒殺之不足蔽辜，及聞縣官聽了人情，衆兇釋放，反誣蔑張女與奴有姦，便拍案大怒道：「世事至此，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因作貞婦辨一篇，以告嘉邑紳士。」

其辨曰：或聞貞婦避於母氏，胡不自絕而來歸也。予曰：義不能絕於天也，有妻道焉。遂志而滅倫，非順也。或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予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以身以明污，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規然於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懼，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或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污也？予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傑天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煎。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跡有顯晦，要之至於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於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見異詞，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

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網常與天地始終。而彼一人之噓。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

作貞婦辨

嘉邑紳士看了這篇文章。個個動了義憤道。別處紳老先生。尙且爲之不平。我們同邑紳士。坐令貞女含冤。兇徒漏網。有何面目見人。此時人心尙有公道。有的道。先生將張邱二人羞辱他一番。有的道。此人何足與較。等明日十五。縣官定到學裏行香。我們約齊衆友。同到明倫堂。與縣官面說。纔是衆各依允。再說縣官欲草草完案。掛牌明午覆審。當夜睡去。夢見一金甲神人。兩臂流血。持刀向前道。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定此獄。當刺汝心。大驚而醒。明早起身。便問左右。胡鐸是胡巖的何人。左右道。胡巖有父胡堂。縣官想了一想。堂與鐸聲相近。大約夢中訛聽了。心下正在疑異。一到學中。只見邑中紳士紛紛並集。都走上相見。訴說此事。要他正胡巖等。殺人之罪。以伸張女之冤。便將震川先生。貞婦辨呈香。縣官素實震川爲人。見又辨得如此剴切。便大悟。悔向衆紳士道。案尙未結。本縣回衙。以行審究便了。遂起輪而歸。這一日。胡巖等衆。都在縣門伺候。只道此番審過。俱得脫然無事。於是汪婦亦要保他出監。張邱二人。坐在近縣人家等候消息。案情一結。便要找這五百兩頭。取去分用。再想不到再有變局。那知縣官一到衙門。即吩咐把胡巖等一班兇首。都上刑具。並將兩手背剪。以朱墨塗面。遣差押住安亭伺候。又備先去祭慰貞婦冤魂。帶了衙役。作親來復臉。先是嘉定大旱。三月不雨。今及縣官到安亭時。大雨如注。張女死已三月。又過暑。天人皆疑其屍首。已經腐爛。及啓棺驗看。顏色如生。絕無一些些穢氣。頸下與胸前兩處。刀傷處尙有血痕。流出。見者驚異。連忤作人等。亦吐舌稱奇。縣官驗過。即在屍場。將各犯衆。夾一夾棍。個個死去。還魂衆人受刑。不過俱吐實情。汪婦亦抄了一摺。取了實供。及至夾問。王秀何以污蔑張女。招出實與汪氏有姦。叫他承認。所以誣說的。縣官大怒。回衙。重又各打四十。上了刑具。收監汪客。縱妻淫亂。重打四十。汪婦三日後死在獄中。官府怒其淫惡。暴屍場上。不許親屬收殮。其夫汪客。深感其妻平日送一綵頭巾與他。帶了夜裏扛口棺木。纔到屍旁。雷電暴至。有惡鬼

百千得獨來逐，踉蹌而歸，鴉餐狗食，自所不免。要知汪婦禁在監中，何以即死。因一生從未受此苦楚，思前想後，俱是胡巖帶累。又道胡巖匿其寄頓銀兩，聲言要去當官追討，胡巖受不逢多絮刮，厚賂獄卒，殺之滅口。此亦汪婦淫亂一生報應。再說張邱二人，當日坐在縣前，聞知事變，廢然而返。其後胡堂復來謀圖翻案，邱評事道：「我要想起覆捕官若至大理，此案必反，尙欲圖其厚謝也。」忽起惡瘡，渾身臭爛，未及補官，已嗚呼哀哉。張副使在籍，無人理他，到處受人唾罵，出不得頭，以致抑鬱而死。京詳一轉，胡巖與惡少皆斬於市，未幾胡堂一死，其祀遂絕。金炳見胡巖提頭索命而終，只有牛曼一人，實亦動手殺女，縣官以死罪問得太多，獨得漏網。忽一日當天跪下，叩求求饒。七孔流血而死。先是嘉定舊有貞烈廟，張女死之日，廟旁人聞有鼓樂聲，從天而下，火光照出牆外。三夜不絕，人皆以爲張女死後成神矣。遂附張女貞烈神位於廟內。春秋祭享。震川先生有張氏女子神異記在集中。

昔雍正年間，有烈婦魏氏，天津縣產，難人年十七，嫁與高爾信爲妻。高家貧，就屋官廠東首，與宋某同居。庭宇相望，宋妻素行不謹，魏女常竊笑之。觸宋妻怒，背後向人謔言：「魏女之短。」一日魏女母家遣姪自銚來接女歸，時姑與女皆不在家。女與自銚內室共坐，宋妻誑報鄰右，謂女與人在內有私。時官廠東多無賴之徒，同之擅入交關，強解自銚衣服，與其奸行姦，必寫一借券作據，始放汝歸。否則鳴官共證之。女呼自銚道：「不要寫據，竟聽鳴官。」若寫據我即死。自銚係懦弱人，急求脫歸，執筆欲寫。女望見即引刀自刎，衆見女死，益執縛自銚，脅痛爲據。自銚懼怕兇勢，只得書券求脫，及官府審問，以券爲徵，斷作姊弟通姦，坐問自銚大辟。既而知其冤，以矜疑繫獄。乾隆元年，逢赦乃免。嗚呼！當日謂唯死可以不明，而有司不祭，反因其死以成獄，獨不思世有烏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遭變一時，含冤千古。較之張氏貞烈，所遇尤可悲也。桐城方望溪先生作高烈婦傳以表之，亦哀其遇之不辜耳。因附識其事焉。

自怡軒主人曰：汪婦之淫濫，胡巖之兇惡，已令人髮指背裂矣，而無恥之鄉官，又爲說情糊塗之間官，誠不聽信，真是氣憤欲絕。及至大儒作辨，公論得伸，貞女之冤始白。天樂表異，廟食千秋。乃知福善禍淫，天道自不爽也。卷

中華萬感，有精神，有起落，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卷十二 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

第一回 功名富貴皆由命，豈料天心有改移。財色不教方寸亂，自然福祿永相隨。

世人有言，窗下莫言命，場中不論文。是知場中去取，全憑本人之命。命不該中，雖有高才，往往遺落孫山之外。然此爲尋常之人而言，有志之士，則又不可以此說限量。當年有個唐舉秀才，屢考不中，發憤讀書，即嘗說道：命不該中，亦可挽回轉。中唐舉其如命，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舉，何後來果然有中狀元。可知人能勤苦讀書，雖命不該中，亦可挽回轉。來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也。那知文章而外，尚有一種挽回命數的道理，則莫如廣積陰功，陰陽之內，又莫大於見色不淫，臨財不苟，讀書人苟能於此處留心，舉人進士，可以操券而獲。今先說一不貪財的故事。江南常州府有兩個秀才，一個姓康名友仁，一個姓丁名國棟，從幼同窗讀書，到二十歲外，俱進了學。友仁爲人忠厚謙退，質地却在鈍的一邊，文才亦甚平平。國棟質地聰明伶俐，不免有幾分自負之意思。故論文章，則康遜於丁，國棟家道稍裕，尚能溫飽。友仁則一貧如洗，處館糊口，應了幾回秋試，俱不得中。友仁唯自怨文字不好，功夫未到。國棟每下第，罵房官罵主考，叫冤稱屈不了。其年又值秋試之期，兩人幸而俱有科舉約伴同行，到了七月中旬，叫了小船，各帶了隨身行李，往京陵進發。不一日到了鎮江，船出江口，却遇着了逆風，船小風大，不能前進，只得歇在江邊等候。等了一日，風逆如故，夜兩人坐在舟中，甚是無聊。一同上岸閑步，沿着江岸一路走去，不上半里，見有一所古廟，廟門半開，同步進去。友仁走見佛座，見有一青布包，在拜單左首地下，用手拾起，頗覺沉重。國棟尚在廊下徘徊，遂以手招他道：進來看看。東西國棟走進，見友仁手內拿一布包，接來手中，攬一攬，知有物在內，便拉友仁走到殿後，放在階沿石上，解開一看，足足的十封銀子，計有百兩，以手拍友仁肩道：恭喜發財了！見者有分，快快回去罷。友仁道：此銀兩必定是過客遺忘的，只怕要來尋覓，等在這裏，他纔是國棟道：真是壽星子，我既拾了，便是我了。從來說拾得拾

得皇帝奪不得，管他來尋不來尋。友仁道：不是這樣說。那失物的人，若是有餘的遺好，若是一個窮人或遇急難，千方百計，弄得他偶爾失落，走頭無路，便有性命之憂。（仁人之言）古人言臨財無苟得。正在此等意外之財上，須要守得定。等候在此，遇見失物的人，交還了他，方是我輩所為。國棟道：你說等等到幾時，倘他不來，難道呆呆的只管等去，把自己功名大事，反錯過不成？友仁道：這失物的人，只因匆忙之中，一時遺失，後來想着，必趕來尋覓。況場期尚遠，在此等幾日，也不妨。國棟道：我不耐煩等他。友仁道：兄既不耐煩，請兄先到南京，吾獨在此等候。便了國棟見他執意要等，便假意道：等來還他，也是我的意思，但荒野孤廟中，你獨自一人，懷着百兩銀子，住在此間，倘遇着小人，只怕連你的性命都要送掉了。你若必要等，不妨我替你收着銀子。你在此等着，尋的人，你同他到南京來取，萬無一失，不好麼？友仁是忠厚的人，聽見說得有理，那裏疑他有別樣心腸。道：這最好的了。同到船來，恰好風色已順，船正要開。友仁遂將銀子交待國棟，取了隨身鋪蓋，重到廟裏來，看廟的和尚，出外方歸，見了友仁，便問相公何來。友仁道：吾約一朋友在此相會，此時不來，定然明日早到。欲在此借宿一夜，飯錢房金，照例奉還。未知可否。和尚道：十方世界，有何不可？房內現有空床，可在上面安睡。便了。晚上就吃了和尚的兩碗薄粥。過了一夜，明日起來，就立在廟門口，呆等。等了一回，不見有人來，走到佛前拜殿上，呆呆坐着。老和尚擲飯來，便道：相公用飯，友仁吃過，絕不見有人進廟。他一步不敢走進，直到下午，只見一人，氣急敗壞，奔來，汗流滿面，一徑走到佛殿上，東張西看，失魂落魄的一般，雙手在頭上亂搔，口中不住的說道：怎了？怎了？友仁在旁冷眼看着，心內想道：失落銀子的，想必就是他。遂上前問道：你爲着何事，如此着急？那人一看，友人是個斯文人，便道：不瞞相公的，我有一莊急事，如今弄得沒結煞了。友仁道：你且與我細說，或有商量，也未可知。那人道：我姓趙，鎮江人，父親在南京當差，因虧官項銀兩，收在上元縣監裏，五日一比，傾家時，墊尙欠一百餘兩，只得將舊房典賣，昨日帶得房價銀百兩，趕往南京，走得力乏，在此坐了片時，起身便去。夜來鋪蓋打開，不見銀子，想是行路要緊，落掉在此，故急急趕來，一路追尋到此處，不見，是絕望了。那得再有銀子，救我父親，說罷，號天痛哭起來。友仁道：且不要哭泣，問你銀子，是什麼包的，那

人道是一方舊青布包的，用細麻繩結着，內面共十封，每封十兩，都是桑皮的紙包，放在鋪蓋內，不知如何落了出來。友仁道：「既如此，不要慌，我拾在此，還你便了。」那人道：「果然相公拾得，肯還我麼？」友仁道：「我若不肯還你，已去久矣，爲何還等在此？」那人忙跪下叩謝道：「若得相公如此，真救我父子性命了。此恩此德，何以報答？」那和尚始初不知他們說些怎般話，繼而聽見一個失銀，一個拾得，又肯還他，便插口道：「相公你說一等要個朋友相會，莫非就是他麼？」友仁道：「正是。」和尚道：「阿彌陀佛，相公真正讀書君子，今科必定高中，又向那人道：「你遇着這位相公，却不是大造化麼？」那人喜動顏色，感謝不盡。友仁道：「還有一說，我雖拾得銀子，只因此處荒野，恐有他失，已託一朋友帶往南京，須往南京還你。」那人道：「我本要到南京，有人先帶了去，最好的了。」友仁道：「如此，我便與你同行便了。」送了和尚二錢銀子，別了，就行。江口搭了船，不上兩日，已到水西門，兩人取了行李，就到貢院前訪問國棟寓所，有認得的指點道：「寓所借在漕清橋境下，依青尋去。」果見門上有條額上寫了「國棟寓此」，二人走進，國棟一見友仁，走進，你來了麼？」友仁答聲纔到，又問這位何人。友仁道：「就是那遺失銀子的。」我直等到次日下午，他纔趕來，說明了，故回來他拿銀子。國棟道：「你既拾得，便該回他了。」爲何領到這裏來？」小人之口如此如此。」友仁道：「兄不要作要他的銀子，是救性命的，他已急得要不得，在這裏快快拿來。」還他去罷。」國棟道：「倒也好笑。」這銀子我見也沒會見過，如何來向我討？你托我帶來的，不過箱子一只，交還了你，餘事莫向我說。」說罷，穿穿衣服，竟揚揚走開了。友仁氣得心頭發火，鼻內生烟，口中亂噴道：「他他他人的銀子，竟要白賴了，豈豈豈有此理？」那人跟了友仁道：「只來銀子一到，就有今見此光景，驚得呆了一雙眼，只看著友仁，但說道：「相公須要救我，撲救救我，撲救救我。」下淚來。友仁見他着急，即便道：「你且不要作慌，他縱不肯還，我賠也賠還你。」（更爲難得）便將箱子開了，便有幾兩盤程取出來，付與那人道：「你先拿去。我也不住在此，我與你到對門飯店中，且住，打算還你。」看他賴了一百兩銀子，怎樣發蹟，便一同到飯店中住了。友仁走到各處朋友寓中，遇了相識的，便告訴國棟，昧心賴銀，我必借貸還他，欲援求手，有的曉得了，便說國棟沒良心，有的笑友仁道：「太呆了，如今世上做好人，總要吃虧，肯借助他的，多不過一兩二兩，少僅三星五星，東奔西走，終日仰面

求人何苦而爲之。不喪衆人之語。且說友仁到處走了一遭。連日行李一併當了。湊得五十餘兩。國棟反在人前說道。你們切不要理他。不過借此爲名。要人幫助的意思。弄得友仁走頭無路。連有一同店住的徽州人。姓汪名好義。却不是應試的。聞知國棟賴銀不還。累及友仁行李典盡。嘆道。人之賢不肖。何相懸若此。走來對友仁道。兄一介寒儒。爲了他人之事。不顧自己功名。可謂難得。但今已八月初六入場。不還所借銀子。已賠過多少了。友仁道。約有五十餘兩。此時吾心亂如麻。入場也無益。打算回去。賣房還他。好義說道。兄功名事大。還是料理場事。吾助兄白銀二十兩。以完此事。(汪客俠氣如此。不枉名爲好義)又對那失銀的道。其餘的你當自己去打算。莫再累及康相公了。那人道。我見康相公東挪西湊。心上本自不安。今承相公爲了康相公周濟。小人怎敢再去累他。康相公你打點進場罷。若如了相公行爲。我命早已休了。好義便取了二十兩銀子。付他一總算來。已有七十多兩。遂千恩萬謝而去。話說友仁此時心略放下。忙忙收拾考具。到初八日。隨衆入場。已弄得力盡疲倦。題目到手。一句也做不出來。只得隨手做去。草草完了七篇文字。二場三場。不過草草寒膏。自料必無中理。垂頭喪氣而歸。丁國棟得了百兩銀子。喜出望外。便去三山街上買紬緞買毡貨。諸事從容入場。後因心中快活。做的文字。更覺有興致。三場篇篇得意。自以爲捏穩。在荷包裏。一到家中。便寫出文字。向人人請教。人人決爲必中。越發欣欣自負。友仁歸家。文字也寫不出來。悶坐閉戶思量。再得三十兩銀子。償還失主纔好。把做舉人的事。到撒在九霄雲外了。那知揭曉後。同縣中了四人。第三十六名。剛剛是最不得意的康友仁。一中之後。親友都來賀喜。幫助銀子。打發報子。友仁纔得開顏。丁國棟自己不中。又聽見中了康友仁。心中益發不服。大罵主考官瞎眼。友仁忙了數日。起身便到南京。尋着失銀之人。又送還了三十兩銀子。那人叩謝而去。隨備禮取謁坐師。叩謝提拔之意。座師見了。說了幾句套話。又向友仁道。不知年兄平生積何陰德。友仁道。門生一介窮儒。有何陰德。座師道。你的名數。已中了。國棟的了。只因場中得了一夢。夢見一朱衣人對吾說。第三十六名姓丁的做了虧心事。天榜上已除了他名字。換了姓康的了。說也奇怪。足下卷子已經看過。不見有甚好處。所以不取。丁生卷子。早已中定。自做了此夢之後。再把丁生文章來看。越看越不好。遂

而棄去，隨後取過一本，正是算卷，越看越有精神，將來補上，及填榜時，拆開來看，果然就是足下名姓，則棄落之卷一定姓丁也無疑也。拆開來看時，果叫什麼丁國棟，此中轉換，真有鬼神，年兄若非積有陰德，何能致此，你可說與我知道。友仁只推沒有，其時同縣中的，亦因進謁座師，共在座間，便道：康年兄事門生，却也曉得，便將國棟如何賴銀不還，友仁如何典質賠償，一二訴說了一遍。主考拱拱手道：可敬可敬，天道果然不爽也。因此益覺愛重友仁。後來友仁進京會試，主考便留在署中讀書，遂成進士。丁國棟遭此挫困，因友仁中舉之後，將此事人人傳說，更覺無顏，懊悔已是遲了，不多幾時，抑鬱而死。可見占便宜者，反吃大虧，肯吃虧者，反得便宜。國棟貪了百兩銀子，分明賣去了一個舉人，又送了性命。友仁賠了百兩銀子，分明買了一個舉人。看官試思，還是貪財的好，不貪財的好。此言財之關乎科名者如此。若美色當前，把定他的更難受。其累者，正復不少人能打退，只個關頭，自然朱衣點，立致青雲之上，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風清月白夜窗虛 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 十年前已薄相如。

這一首詩，乃古人詠絕私奔女子所作。此人後來中了狀元，如今更說一個拒絕奔女，能使功名顛倒，禍福改移的。與看官們聽話說明朝萬歷年間，湖南長沙府地方，有一少年秀才，姓陸名德秀，生得人物俊雅，半度翩翩。父親已辛，祇有老母在堂，德秀十六歲，即進了學。自知學問生淺，奮志讀書，嫌家中潤雜，欲見一清靜之所，埋頭用功。有幼時吃你的乳母，王媽媽，同了丈夫，為顧氏管園，圍在城外，頗覺幽舍，房僻德多。德秀遂與乳母說知，欲借他園中居住，以便讀書靜養。茶飯託他夫婦照管。乳母即去通知顧姓，顧姓應允，隨即搬住就在園口近處，有一奇房，安頓書箱行李，早晚服侍。自有乳母承值，便也不帶僮僕。德秀一到此間，便覺神怡心曠，正好勸讀。園門左首側門中，又有父母兩人居住，其人叫張大，也是借住的。此人常在外邊替人家做去，因其女無人照管，適繼於王媽媽，取名春姐。年紀也十六歲了，身材俏麗，舉止輕盈。因他死的親娘，也是大人家乳母，從幼跟去見慣了，大人家模樣，學些女工針指，裏得一雙好小腳字，也識得幾個。若賣與人家做妾，也值三五兩銀子，所以就自命不凡起來。今見德秀少

年美貌，衣冠齊整，遂起了一段愛慕的心腸。又是繼母領大的相公，越發可以親熱。送茶送水，不叫做。他就做殷勤走動。王媽媽見他替了心力，全不爲意。德秀知是乳母繼女，也由他走動便了。那知德秀一心只在書房。春姐一心只在德秀身上。一日早上，德秀正念得高興，春姐走來道：相公房內怎樣塵埃滿地，跪起一只小腳來。點與德秀看。又道：我的鞋牆却弄得烏黑了。待我去取掃帚來掃掃。德秀略略一看，春姐遂將房內四圍掃得干干淨淨。又道：相公你坐身下，也不潔淨。你立起來，待我也掃一掃。德秀搖頭道：不消了。坐着不動。春姐嘻嘻笑道：相公真正相公一刻也捨不得，把眼斜視而去。又一日，王媽媽出門去了，春姐走進門來，道：繼娘尚未回來。我知相公床上被褥尚未鋪好。我來鋪疊鋪疊。德秀道：我好自鋪，不消勞動罷。春姐揭開帳子一看，笑道：相公騙我。你看衣服亂堆在這裏，一條被弄得來七顛八倒，若不鋪好，今夜如何睡法。一面說，一面將衣服摺疊起來，把被褥鋪得端端正正。然後放下帳子。又道：相公你今日遂不吃點心，我怕餓了。我去送點來。德秀見如此殷勤，倒覺過意不去。過了數日，回家探望母親，因說起他的乳母服侍當心，又有他的繼女春姐，亦來承值。甚是周到。其母道：既煩他承值，應該賞他些東西。使這孩子歡喜歡喜。有一條汗巾，兩個荷包在此。你拿去送與他罷。德秀接了，藏在袖中。坐了一回，依舊復到園來。見了乳母，便取出汗巾荷包道：這是母親賞與你繼女的。知我在此送茶送水煩他，你須說明。是太太的意思。乳母道：難道太太好意，便去送與春姐。春姐接了，好不歡喜。忙忙走到書房，向德秀笑嘻嘻說道：多承相公美意賞我東西。德秀道：這是太太因你勤謹，送與你的。不要謝我。春姐道：不是相公說我好，太太那裏曉得曉得。相公也要謝。遂到自己房內，盪出私房茶葉，泡了一杯好茶，送來道：相公道：茶顏色可好麼。相公道：果然好。這是那裏來的。春姐道：前日我到宅內，太太知我要吃好茶，與我一大包。我藏在在此。泡與相公吃。相公道：難爲你了。只見王媽媽送進夜飯。春姐遂走出去了。德秀用過夜飯，燈下坐了一回。將近二鼓，解衣就寢。春姐受了汗巾荷包，只道德秀有意於他，乘他父親不歸，正好圖春宵一刻。一動了邪念，翻來復去，那裏睡得穩。披衣起身，悄悄開出房門，一步一步輕輕走到德秀臥房門口，將門輕輕彈響。德秀方欲睡去，忽耳邊有彈門之聲，便問何人。外邊低低應道：我送一杯

茶在此。德秀聽春姐聲音，便道我已醒了，不用茶了。外邊又道：相公便開了門，還有一句話要與相公說。莫負奴的來意。其聲婉轉，妮人德秀不覺心頓動，暗想道：讀書人往往有幹個風流事的。況他來就我，不是我求他。去開他進來，何妨？遂坐起披衣，纔走下床，只見月色照在床上，皎亮猶如白日，忽然猛省道：萬惡淫爲首，今夜一切苟且，污己污人，終身莫贖，把一團慾火化作冰炭，縮住了脚，依舊上床睡。（好轉念）春姐伏在門上聽見德秀披衣下床來，只道就來開門，心中大喜，側耳再聽，門不來開，依舊走上床去安睡了。卽刻發急起來，便道相公如何不來開門的？反又安睡。德秀道：你想我是孤男，你是寡女，暮夜相見，必被旁人議論。（顧名思義君子之心）所以不開門了。春姐道：不過你我兩人，有誰知道？德秀道：人縱瞎了，天是瞞不過的。（怕人）你去罷。春姐再求開門，德秀假裝睡着，只說不聽見了。春姐淫心如火，等了一回，見裏邊全無聲息，只得悵悵回房，又氣又羞，頓足嘆道：天下有這樣呆子，湊口饑頭不要吃的，睡在床上胡思亂想了半夜，到天明時，反沉沉睡去了。德秀及早起，身對乳母道：吾身子有些不快，到家將息幾日，有人來取行李，就打發他拿去。王媽媽道：相公用功太過了，自然身子不快，起來回去將息將息的好。德秀別了乳母，本來悄然竟去。春姐起來，心中想道：待我慢慢來，俾他轉來，及知道德秀已去，老大吃驚，又恐怕德秀到家說出情由，面上不好看，相弄得吃羊肉不得，煮得一身腫了，心中悶悶不樂。那知德秀到家，在母親面前只推身子不快，回來將養，絕不提起別的原故。此是德秀能瞞人過處。再說德秀，有一個同窗好友，姓潘名再安，年紀不過二十，頗有文名，也是一個翩翩秀士，只是一件毛病不好，見了美貌女子，便如蒼蠅見血，割捨不得。德秀園中讀書，時常來探望，見過春姐幾次，心甚愛戀，只礙着德秀的眼，不好十分勾搭。屢以微言勸德秀，道：兄的讀書堂，還可作溫柔鄉，見春姐走來，微笑道：野花偏艷，村酒易人醉。兄對此能無動心否？德秀聽了，只做不解。春姐亦因有陸生一牽，在心上見了潘生，絕不爲意。那一日再安又來探望，不見德秀，問因何往？王媽媽道：我家相公因身子不快，回堂去了。相公要會到他家去會罷。再安躊躇半晌，便道：我此來本與陸相公相伴用功，令他已歸去，書房左右空着，我卽在此暫居讀書，飯金房錢加倍奉還，未識可否？王媽媽聽見加倍兩字，便欣然應道：屋內床鋪桌

禮現成，相公竟來住便了。春姐坐在房中，正做一雙鞋子，聽見外邊有人說話，要來借住，探頭一望，恰是常常來的潘相公。心內想道：「此人才貌也好，做人活動，決不能像姓陸的呆子。他要來住，莫非到有意於我麼？」欣然走出，因是熟人，便插口道：「陸相公怕冷靜回去了，相公你不能怕冷靜麼？」再安道：「怕甚冷靜？一頭走，一眼看着春姐道：『我明日准來也。』」到家在父親面前，只說與德秀結伴共讀，叫人挑了行李書箱，竟來住下。無人處，便與春姐眉來眼去，約定夜來開門等候。正是乾柴烈火，一拍就合了。德秀聞知，再安住下，料他必有不好的事情。他一心揣圖上進，不去管他長短。正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其年正值大比，到了八月初八，德秀即便入場，再安亦隨眾應試。三場已畢，各人靜候發榜。德秀入場時，適染微疾，勉強進去，文字甚不合意。場後終日悶坐，其母勸道：「你年紀尚小，今科不中，自有來科，悶佈則甚。」再安文才，本也去得，又遇着做過題目，寫出來父親看了，許他必中。甚是得意，偷空去望春姐。許他中後，與他爲妾。春姐也歡喜不了一夜。再安父親夢見無數報人擁進門來，報道潘再安已中第二名舉人。正在歡喜，又見一人走來，將報條奪去道：「潘再安已做了虧心事，舉人已譏與陸秀才了，報人紛紛而散。」（一事之錯，削去科名，何可不慎？）夢中拖住那人道：「那個陸秀才？」那人答道：「就是與你兒子同窗的陸德秀。忽然驚醒，明日便問兒子，你做了什麼虧心事，再安極口分辨。其父道：『若是發榜後第二名，便罷。若是陸德秀，我再問你。』」再安默默吃驚，自忖道：「我就不中，陸德秀亦未必果中。那知開榜後，報了陸家德秀，果然中了第二名舉人。再安父親將兒子責問，不肯吐實，遂將鎖在書房，不許出門。連春姐也不能去望一望了。再說德秀，年方十七，中了高魁，合家歡喜，親友都來稱賀。連乳母王媽媽也歡喜個不了。回來說春姐知道，春姐問潘相公可會中，王媽媽答道：「不中。春姐默然無語。那知潘再安一個舉人，已輕輕送與他身上了。」（看者猛省。）德秀中後，見主考見房師，謝賀客，張樂設飲，上坟祭祖，忙了兩個餘月，打點進京會試，擇了吉日，拜別母親，起身進京。一到京中，在寓讀書，絕不出外閒遊。會試榜發，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內，點入翰林，人人稱羨。凡公卿大僚，有女兒的，無不要招他爲婿。德秀以未奉母命，不敢輕許。其後接母到京，聘定了劉定政的女兒。因女年太輕，須二年後成婚。按下不表。德秀散館後，授

了編修。一日有一同官請他飲酒。席上有官妓數名。內一妓叫春娘。敬酒上來。便問陸老爺。可認得賤妾否。德秀茫然不識。妓女道。妾身服侍老爺數月。難道老爺忘了。衆人都揶揄笑道。陸老先生。你說是不入妓家之門。如何春娘照得你。今日與舊人相遇。不要假道學了。德秀問道。你果是何人。何處服侍過我。春娘下淚道。奴即王媽媽繼女。張春姐也。德秀忙問。何以致此。春娘低低說道。那年自老爺去後。有一潘相公來往與奴私下往來。其後潘相公不中。影也不見。忽一日有人送一封書來。說他要進京。在塗等候。叫奴悄悄趕去。奴一時去了。便瞞了父親。黑夜逃出。跟了來人。就行。那知書是假的。被他拐到京中。賣入娼家。流落在此。親人永不見面。說罷。流淚如珠。有的道。陸年兄。你虧憐念此女。昔日情分。收他做一小星罷。德秀只管搖頭。春姐道。從前妾係閩女。老爺尚且閉戶不納。况今日敗柳殘花。焉敢奢望。得侍枕席。只求提出火坑。得見父親。作一良人。婦便足矣。說罷。淚流滿面。德秀見其有深悔之意。便道。你若果肯改悔。這還容易。你的繼父母都在我身邊。我叫他贖你回去罷了。春娘聽了。即忙跪下叩謝。衆人道。春娘。陸老爺已許贖你身子。快快措乾眼淚。敬一杯酒。德秀道。如今到要看弟面上。免他在此伺候罷。更覺厚道。衆人道。也說得是。遂打發開了。再飲香醪。直至更餘方散。德秀回去。即向母親乳母說。知明日即與落了蔭院中。亡人送了毒娘。一面償還他身價。一面叫他繼父送歸長沙。人始曉得陸翰林果是見色不亂的男子。後來春姐嫁一鄉人終身。德秀娶了劉小姐。夫唱婦隨。連生賣子官。尚書告了終養歸家。只因德秀做透了這陰陽。功名顯達。較之潘再安得了數夜。懽娛。遂至終身。掩蹙得失。奚啻天淵。觀此者。可不負自狂省哉。

自怡軒主人曰。財色二字。人人所愛。能于把此處把持得牢。乃見學問。况一念之是非。一生之榮枯。係焉。觀者其鑒諸。

卷十三 梅嶼恨蹟

第一回 小背之事。可憐可悲。又可憐。讀之令人酸鼻。或曰原無此事。文人才子。殊構乃思。作爲此事。故比他

小說不同，非獨其事能使人酸鼻也。其文能使人感，可爲奇文奇事矣。因標出於此，原見於西湖佳話。

西湖行樂地也。花窠笑，鳥尋懽，春去秋來，寄供人之怡悅。何嘗有恨。孰知人事不齊，當賞心樂意之場，偏有傷心失意之人。如小青者，因而指出爲西湖另開一淒涼景象。小青本姓馮，名玄玄，因從同姓馮子虛，故諱言姓。而以小青者，乃廣陵人也。雖賦命不辰，而夙根穎異。在十歲時，而眼際眉端，早有慧色。觸人之愛，忽有一老尼，自芙蓉城來，在揚州，偶見小青，遂驚訝道：「誰家生有是兒，聰慧自不必言，但惜其世福薄耳。可千古而不可一時。若肯乞與老尼爲弟子，尚可三十年活。家人以爲妖怪，嗤老尼道：『若僅活三十年，雖活亦不去做。他何況一尼。』老尼正色道：『既不相信，萬萬不可令識字讀書的家人笑道：『世間識字讀書的，難道都是短命鬼麼？』老尼見話不投機，飄然而去。其時廣陵閨閣，尙斯文技藝。小青之女，原係一女塾師，每日往教諸淑，而小青自幼隨行，因得過交諸名媛，每聚會時，或若執而評品，色香或手談，而指點高妙，衆論紛然。而小青交酬，皆出人意表。人人惟恐失小青，在小青素嫻代則能解詩文，絕不以才自矜。蓋其天性有然。年方十六，歸馮生，乃西湖之豪富公子也。性貪於佳麗，而束於娼婦，也不能少生錦屏之邑，後再三哀懇，方有許可之意。又不取就近取討，恐近地者，係馮生素所狎昵，令其維揚，迭置往返。限以半月，如過期則不容入門。其意以爲匆匆選擇，未必便有，卽有亦未必佳。不料馮生至維揚，得聞小青之名，再一見而神往矣。遂不惜厚聘，以娶其母，亦利其厚聘，而卽以女歸馮生。小青聞之，潸然淚下，道以素昧平生之人，一旦而從之於千里之外，母子生離，誠薄命也。馮生懼違半月之限，立刻掛帆，舟中情況，果如范大夫之泛湖，欣然而歸。及至家，在馮生以爲會請命過，則非私娶，遂與小青雙雙入室。那娼婦初意，以淮揚女子，多被官長娶去，雖有無非尋常姬妾耳。及見了小青之面，雖低頭下氣，不敢稍露風流，而一段嫣然之態，愈影愈彰。馮婦之妒心，遂已百結不磨矣。小青至此，無可奈何，惟曲意之，如婦見其卑下，愈疑其有深心。時刻自隨，不令丈夫私一笑語。小青所帶脂粉，盡皆撤去，香篝盡爲燒毀，拘禁內房，不通半線。直所謂一個是畫兒中愛寵，一個是影兒裏的情郎，就要做一

年一會的牽牛織女也是不能的了。馮生自思無奈，只得挽姑娘楊夫人與小六娘勸解一番，或能令妻子回心。也未可知。遂往楊夫人處苦訴，妻子初容我娶，及至小青進門，便生許多風波。一鷓就是三朝四夜，一打便到萬紫千紅，甚覺難寬。明日元宵佳節，請姑娘過會，借觀燈之意，苦勸一番。楊夫人允其請，到十五果同小六娘來馮家看燈。如婦接着，不得幾句寒溫，便把丈夫娶妾小青作妖，一五一十說個不了。楊夫人道：「我也略知一二，你且看他出來與我一會，果然妖媚否？」小青出來，見了禮，楊夫人定睛一看，便道：「好個女子，眉清目秀，溫雅不羣，非騷人韻士之偶。卽玉堂金馬之匹，却不是我的女兒對頭。今既屈他，還須涵養，方好說話。未終，只聽見外面笙歌喧闐而來，小使裏了鬧花燈過的了。請夫人小姐看燈。」馮婦便叫小青陪夫人小姐樓上，請坐。小六娘道：「青娘，你揚州燈看厭了，也要索過杭州燈兒，換換眼睛。」小青道：「燈雖好，但恨妾不是賞燈人。」楊夫人道：「你不須憂慮，我自有一安頓你的所。在遂辭別馮婦而歸。楊夫人隨卽着人約馮婦，天竺進香。馮婦恐留小青在家，斷有不測之事，便往小青同往。驛禮大士畢，馮婦道：「西方佛無量之多，而世人獨崇意拜禮大士，却是爲何？」汝知其意乎？」小青低聲道：「此無難知，不過望其慈悲耳。」馮婦知其諷己，因冷笑道：「我今嘗慈悲汝，意何如？」楊夫人接口道：「今二娘既有此心，你來孤山梅嶼，何不送青娘在那裏住住，也省得在面前惹氣。」馮婦道：「夫人見教極是，且看他的原故。」既歸馮生，候於室。小青見之欲避，馮婦道：「此我屋，非汝避地。」此我室，又非汝見地，避見俱不可。看汝情性冷淡，命必孤獨，何須爲我僕僕耶？」孤山梅嶼是我家別業，山水幽雅，甚與汝相宜。無論避卽隱秀，卽有時見卽，或亦不礙我之眼。但我有約法三章，汝當遵守。非我命而卽至，不許接見。非我命而卽有手扎，不許開拆。汝有書札，必由我看，不許私遞與人。若有一差池，決不輕恕。小青聞言，唯唯奉命。自放他住在梅嶼內。小青見了山明水秀，園中見了花木芬芳，地闊水清，魚戲水枝，頭好鳥嚶，鳴勝似在家。日聞信吠，但小青每自念我之來實是彼聘，罪不可突。如今置我於此閑地，又明戒我不許一毫舉動，必然廣布腹心，暗藏耳目，略有風吹草動，定借莫須有之事，以魚肉我。則彼有詞矣。我焉可不慎？遂深自斂戢。雖有佳山水，亦不推窗縱觀。馮婦無可奈何，只得借醉湖爲名，請了楊夫人、小六娘到船，撐到孤山，喚小青上船，放至蘇

堤見駟驅挾彈游冶少年三三五五舟諸女侍或指點或談諧無不暢觀而小青則瞪目凝坐若不知有繁華者馮婦見之無悅惟楊夫人知其心事便叫女欲與之博奕細談苦於馮婦在坐因借景以巨觴觸馮婦其已醉乃徐語小青道舟有樓亦可伴我一登否遂登樓情悄遂眺一番即撫小青之背道好光景可惜容花貌月無徒自苦唐之章柳台亦倚紅樓盼韓君平走馬而汝錦堂中人乃作蒲團空坐想豈不辜負天之生才耶小青道團蒲雖不顯然賈平章劍鋒殊可畏也楊夫人笑道汝誤矣賈平章劍鈍汝平章乃利書耳左右再顧寂無一人楊夫人復從容輒論道以汝之才與汝之貌與世無雙豈肯甘心而墮羅剎國中我雖非古女俠尚可脫汝於火坑請細思之倘不以章台柳爲多事則韓上豈少韓君平况彼視汝去不啻披眼中一釘耳何傷乎今縱能容汝汝亦不過向董將軍帳中作一羔酒侍兒止矣才妓風流寧不可惜小青謝道夫人愛我不啻父母可謂至矣但妾自思金屋之貯金屋之命貯之也幼時曾遇一老尼云妾薄福相無念識字可三十年活妾後得一夢夢手拆一花牘風片片著水花豈能久乎大都已止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真曹綠薄非吾如意珠倘謝去孤單又逢冷落豈不徒供羣口描畫乎楊夫人沉吟半晌忽嘆道汝言亦是我不敢勉強但以汝之人處此之地當此之時聞言之時不得不爲汝痛惜雖然好自愛彼之好言或好飲食及汝更可憂可慮須留意一二我不時時能看你且甚所需不妨告我再若消除解悶的書也在我那裏取看遂相顧而泣下沾衣又恐侍婢窺聽復拭淚還坐而別小青回到梅嶼感楊夫人慰安憐惜的情義可謂不幸中之苦又借得許多書籍在此聊以解愁便將牡丹亭開誰看是舊日閱過的止嘶太凡夜雨滴空堦愁心欲碎便勉就枕函終難合眼不免再三咏玩一番因題一絕云

冷雨幽窗不可聽 挑燈開看牡丹事 人間亦有癡於我 豈獨傷心是小青

此是小青幽憤悲怨無可訴說多托之於詩詞一日有感作天仙子詞一首云

文姬遠嫁昭君寒小青又虧風流憤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 原不是宛央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燃裙雙帶

每有吟咏，多寄揚夫人，而揚夫人同調，尚有賞識者。後揚夫人從宦外游，遂無一人可語，間作小畫，或畫一扇，皆自珍秘，不令人見。每到夕陽落水時，空烟薄霧，臨地自然，啾啾與影語，雖不泣，亦神傷。因無聊，輒題一絕云：

新粧竟與鬪畫爭，知在昭陽第幾天。病影白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從此鬱鬱成病，歲餘益深。馮婦聞之，喜不自勝，因命醫來，繼遣婢以藥至。小背佯爲稱謝，俟婢出，遂擲藥床頭，笑道：「我固不願生，亦當以靜劑歸家，作劉安雞犬，豈汝一杯鳩，所能斷送乎？然病益不支，知不能起，因修書一封，貽揚夫人內有云：

瞻睇蒼雲，分秋噓寒，如依膝下，羸身百體，未足云酬。自仙槎北渡，斷唳南樓，猶語嗥聲，日爲三至。漸如徵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按鄧衷，未見其可，夫屢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拱其換焉，不當辱以當爐，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藉裏，蘭因空果，現葉誰深，若便削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獨緒紛來，正恐遺性，雖胎荷絲難散，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殘笛歇，覆覆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湖，夕淚鏡汝，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熱，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劍，老母姊弟，又天涯問絕，嗟呼！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祝懺俺，無仍非遠，妄少受天，賴機警靈速，費茲齋彼，理豈能雙，然而神葬有期，故未應冷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諒不殊斯，豈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愛，他時放缸，提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來我綠陰床，仿生平手响，像見空幃之寂躑，是耶非耶，其人斯在，興言及此，痛也何如。

書成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一小盞，然明粧治服，掩護敬坐，雖昏暈欲絕，斷不蓬首垢面，而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媪道：「汝可傳語高靈郎，覓一良畫師來，爲我寫一影，若此時不留個模樣兒，越瘦得不堪，則不必畫矣。」少頃，師至，卽令寫照，寫畢，攬鏡熟視，嘆道：「僅得吾形，似未盡吾神也。」乞師再畫一圖，畫完，進覽道：「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杜麗娘自爲小像，恐爲雲爲雨，飛去盡爲丰采，流動耳。我知其故矣，我之丰采不流動，多因目端乎手莊，矜持太過，必

續再畫一幅。不要拘束了眼睛。我自開眼。師自臨摹。遂同老嫗。或扇茶爐。或檢圖書。或正衣冠。而來調丹碧。諸色指顧語笑。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風雅之致。始笑道。如今都是了。師去後。取供榻前。製以名香。設以梨酒。親奠道。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潛潛如雨。下一痛絕。幸老嫗救醒。遂將書一緘。託老翁見便寄上。楊夫人指著容道。此圖千萬萬藏好。我有花鈿數件。贈你女孩兒。罷言訖。而終年才十八。哀哉。人美如玉。命薄如雲。瑤芷優人。間一瞬。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馮生踰隙而來。披帷視之。見小青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無病的一般。但少言笑耳。不禁哀號頓足。嘔血升餘。彼檢得詩一卷。遺像一幅。讀到寄楊夫人詩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馮生不覺狂叫道。吾負汝矣。吾負汝矣。妒婦聞之。大喜。立取第一圖焚之。又向馮生索詩卷焚之。悲夫。廣陵散從茲絕矣。猶幸第二圖。其姻媪搆去。猶有一二著作。則臨卒時。贈老嫗。金花鈿紙。上得之。有小青手蹟。字亦浸滅。細觀之。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詩餘。詩餘即寄楊夫人之作。又有馮生酒友。劉無夢。過梅嶼。於小青臥處。窗縫中拾殘紙。少許。得兩鄉子詩三句。云。數盡慳慳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功夫。雖李易安集中。無此佳句。有意識才者。多以小青鬱鬱而死。惟恨予則不然。使馮生不畏妒婦。而馮婦不妒。小青不過於棗櫃妾間。叨愛寵愛。受尋常福庇。縱有美名。頃刻銷鎔。安能千百年後。令文人才士。遍孤山別業。吊暮山之夕陽。青紫。擬小青之風流。尙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於一時者。正成就小青於千古也。何恨之有。

卷十四 謀騙地欺心上干天怒

第一回 由來風水本無形。堪笑機謀用力爭。禍福若全憑地理。老天頭上小青青。

世之葬親者。泥於吉兇禍福之說道。若尋得好地。福祿可以綿長。子孫可以久遠。所以必要百計營謀。多方做作。甚至強爭偷葬。以致興訟。未得地之好處。而東私已蕩然矣。要知地理何常。不有總憑心地爲主。古人云。陰地好。不如

心地好是吉兇禍福地亦只做得一半主。蓋地之於天猶臣之於君。妻之於夫也。使吉兇禍福惟地獨得而主之。與天無與。是臣奪君權。妻掌夫柄。其君爲庸君。其夫爲懦夫。受制於強臣悍婦之手。而莫敢誰何。君國不成。國家不成。家會是蒼蒼者天。而如是乎。故人欲得陰地之吉。必先心地之善。心卽是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一定之理。無如世人或於風水要尋塊好地。把父母枯骨。博子孫富貴。而自己立心行事。全不肯循着天理。此等逆天之人。無論尋來尋去。未必能得吉壤。卽幸而得之。其後必有變局。或天敗其穴。或雷震其棺。以致屍骨暴露。子孫消滅。弄出稀奇古怪的事來。宋時朱文公在浙江台州地方爲推官。清廉明察。治獄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卽斷明白。無一被冤者。其時黃巖縣有張李兩姓。爭一塊葬地。許訟累年。告到文公臺下。文公於堪輿之學。素來明白。宋理宗朝爲建陵寢。廷議紛紛不一。文公出議狀。折盡風水諸家僞說。獨標真詮。今接得張李爭地狀詞。知爲風水起見。兩造各具呈子。各爭爲己產。是張是李。一時難決。細閱張姓呈詞。云祖上置產的簿上。有一行寫得明白。地係某年某月所得。有界石一方。埋在地下。文公遂叫兩造分付道。張姓簿上云有界石埋在地下。今我着人同到地頭。掘開來看。如無界石。則地歸於李。倘有界石。則地歸於張。兩人遂跟了差人。同到地頭。只見滿地青草。石之有無。却難預料。及掘到三尺之外。果有界石。一方是張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擊鑿有據。回覆了文公。文公以此爲據。遂斷張姓。李姓不敢再爭。張姓奉了官斷。築起墳來。將他的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後。家道頓發。一日興旺。一日文公去任後。隔了十餘年。偶有事故。重證於此。見一老人問他道。歷任官府。那個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爺最好。文公道。審斷民事。可有冤枉的麼。老人道。事事決斷平勻。只有一件。張李兩姓爭地的事。却斷錯的。文公道。何以見得斷錯。老人道。張姓要奪李姓的地。預先將塊界石。私自埋他地上。假造祖上置產簿一本。上寫某石某地。爲記。那知朱老爺。隨他術中。掘見石頭。竟斷與他。李姓有冤。莫伸。自葬之後。果然家道日隆。看來欺心事。只要瞞過了官。天地不來計較他了。文公默然。走至這塊地上。細細一看。果見山澗水抱。龍脉有情。是一塊好地。日後富貴。正可綿遠。心上想道。若論地理。自然該發。只是天理上說不去。遂叫家人取出隨身帶來的筆硯。磨濃了墨。在墳牆上寫下十六個碗大的字跡。此地不

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寫畢擲筆而去。豈知聖賢的說話，上與天通。是夜一陣大雨，大雷，霹靂一聲，把墳上打了一個大窟窿。棺木提出，撒在墳外，跌得粉碎。次日遠近觀者紛紛而至，見牆上有此十六個大字，是雷神寫的。後來訪得文公自悔斷錯一牽題在上面。雷擊張姓，陡遭驚得半死，不敢復葬於此。其家道也日漸消敗。有的議論道：天道難欺，神目如電。這塊地既欺心占來的，雷公爺爺應該早下手擊他。奈文公未曾寫此四句以前，天亦被他瞞過。一任地理作主塵，不知文公之重來，問起老人之說，破緣由，急急去寫此四句者，皆天使之也。天不能諱，諱然說出雷擊之故，特借文公之筆，以發其奸，使人知地理雖重，畢竟要循天理。至今黃巖縣雷震墳穴尚存，人人看見的。（說出一段至理來）今再說一徽州府歙縣謀地的故事。看官們須要着眼，從來徽州風俗最講風水，欲得一地，往往問了地理先生，東尋西覓，不憚千里之遠。地理先生有好的，有歹的，歹的祇要主人看得中意，便說葬了。後福無窮，專望謝儀到手，甚至有得了坟客後手，假意說得天花亂墜，哄騙主人，千方百計，弄得到手，如不到手，倒像葬家子孫，失掉了狀元宰相的一般。主人一惑其說，往往停棺不葬，遷延歲月，以至強奪強占，奸計百出。此貪風水者之通病。至於天理兩字，竟丟在九霄雲外了。話說明朝萬歷年間，歙縣地方有一人姓陰，家私廣，有人皆稱他為陰員外。其人存心刻薄，作事怪吝，獨好風水之學，請了有名地師，在家講求地理，所以地之好歹，自己也有幾分看得出。吉兇禍福，講得活龍活現，好似得一吉地，就具子孫不讀書，也要發起科甲來的模樣。徽州一府地方，被他處處看到，無如中意者絕少。一日正值清明時節，同一看風水的，假作郊外踏青，實欲與近處看看可有葬地，信步行去，走到一個所在，後山前水，左右皆有墓，巒迴棺，中間一塊平陽，若有十來畝大，立在地上一看，大驚道：何意此處却藏一塊好地在此！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地師便道：員外今日看著此地，正是員外大福。若葬於此地，將來富貴無窮，快買了，就買了，重價也說不得。陰員外道：地固極好，但未知何人營業肯賣不肯賣。過圍又走了一過，越看越有精神起來，看看天色晚了，只得回去。明日早飯，再到地上走，向鄰近人家細訪地。主人適遇一王老兒走來，却問得陰員外的，問道：員外在此看地，看中了那一塊？員外道：就是前面這塊平陽地。

不知是那來的。王老兒道：「此是前村朱漁翁的，員外聽見是捕魚人的產業，心上一喜，自忖道：「此地容易到手的了，便道我實看中此地，就煩老兄作中，問他要多少銀子，如說允了，就可成交。」老兄中金外，還當重謝。」王老兒道：「既如此，員外請先回，我明日討了實信，到府奉覆。」員外道：「專候專候，兩下拱手而別。」到了明日，果見王老兒走來道：「員外，此事不成了，我將員外要買這意思，對朱漁翁說了，他說此係世代祖產，不肯換錢用的，再三說合，他終不允，請員外別尋好地罷。」員外道：「他不過要索重價，多加的銀子便了。」王老兒道：「不瞞員外說，我已許他三百兩銀子，比常價已多幾倍，我又說你無兒子，何不得些重價，以為養老之費。」他說我只有一个女兒，將來對親眷人家，無有賄賂，只有此地要作贈嫁的，若是別人要買，就許千金，我也不賣。」員外聽見他不賣，便呆之半晌，心已是個萬千中意，那裏割捨得下，因想道：「他要把這地贈嫁女兒為妾，我就假說娶他女兒為媳，事成再作商議，算計已定。」因向王老道：「他的女兒幾歲了？」王老道：「有十七八歲了，模樣到也生得好，不像漁家女兒。」員外道：「我的大兒子十八歲了，就與他對親，他肯麼？」王老道：「只怕員外俯就不肯，他有甚不肯？」員外道：「老兄作中不成，就煩做一媒翁，成就此事。」王老道：「這倒是一著好棋子，果然如此，則人地兩得了，但為員外媳婦，大造化這女兒了。」員外就留他吃了點心，再三諄囑而去，再說老王急急忙忙，走到朱漁翁家，笑嘻嘻道：「朱兄，你大喜事到了，陰員外要買你的地，你要贈嫁女兒，不肯賣他，他說大的兒子與令愛年貌相當，情愿與你對親，豈不是恭喜的事麼？」朱漁翁道：「貧富不對，我是漁戶，如何與富翁聯姻？况我祇一女兒，將來贅一女婿，要靠老終身的，這富家兒子，豈肯入贅？雖承陰員外好意，我却消受不起。」王老道：「你錯了，這是他來求你，不是你去求他，他既願娶你女，決不嫌你低微，包我身上，你夫妻兩口，接去同住，便了一衆鄰里，聞得陰家要與他對親，都走來攙撥，有的叫朱阿哥，有的叫朱阿叔，都道這頭親事，不可錯過，你女進了他們門，便是富家娘子，吃好穿好，難道倒是一窮人，粗衣淡飯的好？」我一言，我一句，說得朱翁夫婦欣喜不已，遂煩一村學先生，寫了女兒的年庚八字，送與老王，老王藏在袖中，便起身道：「改日來奉賀。」一徑走到陰家，送上庚帖，陰員外聽知已允，即擇了定親吉日，送禮去說定。本年八月，行聘，九月，迎娶，朱漁翁無不從命，但未知一過門去，

日後相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知人知面不知心 論道奸人用意深 吉壤已成人廢棄 不如結網老江潭

話說陰員外貪着風水情願娶漁戶女兒為媳原是騙局他大兒子聞得心中不悅叫道父親我家門望豈無富家大戶女兒相配如何叫漁翁做孩兒的岳父與漁婆為夫妻體面上不好看恐被人笑話員外道非笑由人非笑好地我自得之你道我真個要娶他女兒麼這教做將機就機待娶進門後此地到手將來發常發貴起來大人家三妻四妾常討慣的你要他與他做做夫妻你不要他把他丟在一邊罷了這一計管教他貼了地又貼一個人你慌他怎麼(狗彘心腸)看官你想他對了兒子說出如此沒良心的話來教他日後夫妻那得和睦定把妻子磨折受苦了那漁翁夫妻還遺女兒落了好處快活不已粗布衣服不好與女兒穿了定要買些綢緞做件好衣服極極雖然沒有原要置些隨身物件教他帶去男家下聘銀兩本來無多用完了將自己歷年的苦掙蓄積都罄盡在裏頭到了迎娶時候又要誇人看備酒請客叫了樂人吹打不惜破費弄得他力盡筋疲方才打發他女兒出門陰家斯時十畝地尚未到手諸事不敢十分苟簡拜堂合巹一一還他禮數喜得新人雖是大脚身段面貌也還去得所以夫婦間情意尚好三朝之後接取漁翁夫婦到家同往前堂設席設親家後堂備親請親母女婿亦肯叫丈人叫丈母朝夕相待加意殷勤漁翁夫婦歡喜無限真似擡上九霄雲裏一般便把十畝好地雙手奉獻陰員外心事已逐忙忙的築起墳來將他的父親棺木入土既葬之後相待情形漸比前不同矣朱漁翁只道他為葬事忙亂故待他冷淡就知一日待慢一日相待時律律不睬始而每食四樣有酒有肉繼而供給漸薄葷腥全不見面女兒本與婆婆同喫的後來教他與父母同喫了家人婦女兒主兒將他簡慢皆冷眼相看要湯沒湯要水沒水全不來答應甚至背後誑鬼臉說(小人情狀實是如此)趣話老夫婦時時氣得要死暗地裏埋怨住及一載陰家要討二房媳婦女家姓蘇是一富翁嫁來時粧奩富厚所陪四箱擺滿一堂陰員外做出肉麻奉承得諸親百眷都嘖嘖稱羨二郎又討了有嫁的娘子真真有福大兒子本來看不上妻子的今見弟媳滿頭珠翠衣裙華麗自己妻子身

上穿的無一件好衣，頭上插帶一些沒有相形之下，又氣又羞，把妻子竟如眼中之釘，肉中之刺，丈人丈母，益發着不上了。連日擺酒請男客，請女客，都不請他夫婦出來上席，合家熱鬧，獨有他夫婦冷冷清清，不茶不飯，縮在一間屋裏。朱漁翁氣憤不過，走出了門去，到相識人家，消消悶氣。至晚回來，只見妻子與女兒相對淚下，問他爲甚下淚。其發道：「只因你走了出去，女兒又受丈夫埋怨，道你這樣醜態，還要人前播揚，削他面皮，兩下爭論，竟要動手打起來了。你道氣也不氣。」漁翁一聞此言，大怒道：「我半世無拘無束，今日倒被小畜生拘管，我在此一年，分明無罪坐牢，罷了罷了，我寧可餓死家中，不要吃這碗討厭的飯了。」老夫妻相向而哭。一夜沒有睡着，明日絕早，將舖蓋捲好，把些舊衣服，蓋在舊箱子內，叫了一隻小船，搬下物件，走出堂前，告別親家親母，都回說沒有工夫，再日再見。罷女婿也絕不相送，只有女兒牽衣大哭。朱漁翁道：「女兒，我一時誤聽人言，害你受苦，如今我也顧不得你了。」三口含淚而別。合家見他去了，皆歡喜道：「兩個老厭物去了，省得端茶送飯。」朱女聽見好不氣，怒隔了一天，丈夫又討起小，小是一皂隸人家女兒，也有五六分顏色，妖妖嬈嬈，如風掃荷花一般。丈夫愛如寶貝，夜夜與他同房共宿。大妻處連面也不來見了。可憐朱女，舉目無親，還要受公婆作踐，只有弟姪姪氏爲人和氣，還肯叫他聲嫂嫂。時常走來說說話，一日同到婆婆房去，只見新討的妾也走進來，個個叫應，獨不叫他，朱女發話道：「我是你的何人，不值叫我一聲。」就是天主寵愛，也要曉得分有大小，那妾尙未開口，只見婆婆冷笑道：「分甚麼大小，你也不是千金小姐出身，他也不見得低微了你，不過這雙脚，你大了他的罷了。」（老婆婆可惡）梅香婦女，聽了都咯咯的笑個不住，羞得朱女滿面通紅，含怒歸房，思量尋一死路，只是放心不下父母，姪氏看不過意，倒走來勸解一番，只忍這口氣了。再說朱漁翁夫妻到家，鄰里都來探望，問他何故還家，恐怕丟臉，不好直說，只是含糊答應。真正啞子吃黃連，有苦在心頭。又除了破屋數間之外，柴米俱無，本有一隻漁船爲嫁女兒，也賣掉了，要把魚捉幾個兒變錢，漁具都無，又氣又苦。夫婦二人漸漸害起病來，睡倒床上，就要吃碗熱湯水，也無人承值，那有請醫吃藥的錢，不多幾日，漁翁一命嗚呼。妻子病中，看見丈夫已死，心上一痛，也就兩脚一挺，急急的趕上去了。鄉鄰見他屋內毫無氣息，走進一看，夫婦俱

死在床上。只得走到陰家，報與他女兒女婿曉得。那陰家父子，只做不曉，吩咐家人，不要報知媳婦。鄉鄰回去，等了一日，不見陰家一個人來，便去對老王道。當初陰家媒人是你做的，如今丈人丈母死了，怎麼不來感殮？老王道：這也可恨，待我去說。一逕走至陰家，要見陰員外。陰員外已知來意，推故不見。正坐廳上，只見員外的舊友一個走來，便將此事告訴他。道：前日員外，自求對親，如何今日又見他死了？不叫兒子媳婦過去，那人道：這個如何使得？琵琶上說得好：婚姻事，難論高低，若論高低，何以當初休嫌伊，你不要慌。我去與他說員外看來，難減衆論，便走出來道：我叫他女兒去便了。小兒却不在家，改日去罷。一面叫好船隻，一面叫人報知朱女、朱女聽得父母俱亡，號啕大哭起來，帶跌帶奔，走到廳上，問父母如何俱死？老王備述一番。朱女哭倒在地。老王道：事已如此，不必哭了，速去感殮爲妙。朱女要他丈夫同去，丈夫避不見面，心慌意亂，只得哭倒房中，捲了些隨身衣服，叫一小婢拿了，跟着老王下船。一到家中，棒着兩個屍首，哭得石人下淚，鐵漢傷心，旁人聽了，也不知落了多少眼淚。只道家中還有些用度，那知一空如洗，自己沒有銀錢帶來，只得央老王將房子變賣，買了兩口薄薄的棺木，鄰里都來相幫，將他夫婦入殮。把棺木抬到穴地上，安放丈夫，影也不來。公婆絕不買一塊紙錢相送。事畢後，老王道：我接你來的，原是我送你歸去，送到了門，老王也不去見陰員外。答轉來就走了。朱女一直進去，見了婆婆，淚如雨下。那婆婆千言萬語，反道你這樣苦法，何不同了？你好爹好娘，一塊兒到棺材裏去。朱女氣得答應不出，走到房中一看，那知箱籠物件，被丈夫都搬到妾房裏去了，祇留下一床一桌一几，正在叫苦，只見丈夫走來，道你的物件，那個希奇都在你房內？其餘都是我安置辦的，由我搬去，與你何干？朱女氣湧填胸，那裏耐得住，說道：罷了，我也不要活了，與你們拚了命罷。一個拳頭撞去，被他丈夫隔倒在地，亂跌亂打。薛氏聽見走來相勸，丈夫纔丟手走開。只見朱女在地滾得頭蓬髮亂，便叫一僕婦相幫，扶起放在床上，睡下，悄悄勸慰道：大伯這行爲，他心腸太狠，勸你耐心，等他回意。朱女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把頭來搖。薛氏說罷去了。黃昏時候，小婢搬進一盆小菜，一大碗薄粥，叫他吃夜飯。朱女叫他收去，起來關了房門，思想我在此水無好處，不如死了的干净，省得受人凌辱。嗚嗚的哭了，又哭到了半夜，便懸梁自盡。可

憐朱大姐嫁到陰家，不曾一日快活，受了無數悶氣，一旦死於非命。你道一點冤魂，散也不散？明日直到飯後，不見他開門，叫又不應，大家疑惑起來，扳開側窗一望，只見直挺挺的，掛在那裏打鞦韆，連忙撞門進去，摸他身子，已是冰冷，不知幾時吊死的。斯時陰家正興旺，頭上欺他父母已死，又無親戚，遂買口棺木，草草入殮，並無一人入訟，公認自他死後，倒像去了一黑丈夫，只道死得好，待我另娶一箇富家女子，白布也沒用一塊，功德不必說了。竟若死了一箇婢女一般。一日正值陰員外五十壽誕，來往應酬，賀客盈門，忽聞青天裏霹靂一聲，震得遠近皆驚。有的道：如此青天，如何有此霹靂？有的道：必定打了什麼毒物。陰家正要留客吃飯，只見一人飛奔走來，道：員外不好了，你家墳墓被天打了，昨夜無數鬼魂，在墳上啾啾唧唧了一夜。今朝青天裏，忽下霹靂，雷火交加，把墳頭打下一箇大窟窿，棺木提出數丈之外，四邊的樹木皆燒壞了。員外須速去看來。（天道昭昭，欺心人何以不怕）陰員外聽得呆了半晌，連忙趕到墳頭，衆人也都走來看。果見棺木已提出穴外，墳上縱橫墳傍，打一大洞，衆人都駭道：這是天不容葬了，作速遷葬地。陰員外茫然無主意，他只得回去，再處垂頭喪氣，同了衆人，一路走回到一小石橋邊，只見朱漁翁夫妻兩個立著，一陣陰風撲上身來，陰員外口中叫一聲：親家親母，望後就倒。衆人扶起，昏迷不醒，將板門扛到家中，忽然開口道：你這欺心賊，謀了我的十畝地，氣死我夫婦，又毒滅殺我女兒，我有甚虧你？下此毒手，害我一家衆人，都道朱漁翁來索命了。妻兒跪地求饒，又罵他妻子道：你這老不賢，少不得死在我手裏，又罵大兒子道：你逼死妻子，想娶好的，少不得也遭橫死，許他做功德，薦度，改葬他的棺木，只是不依傍人見了，都不寒而慄。亂了一夜，漸漸蘇醒，對妻兒道：冤魂索命，我不久活了，你們好好保守家業，自己便打巴掌，說道：你要保守，為何把我家業弄完？說畢，便拾着床前桌上，一把剪刀，當心便刺妻子慌忙奪住，只聽見喉間痰壅，雙腳一挺，頓時畢命了。兩個兒子見了父已死，忙忙置辦送終的事，入殮方畢，大兒子住在房中，忽見朱女含怒走來，唬得汗出如雨，喊道：有鬼有鬼，衆人聽見走來，一閃不見，其後無人處，朱女每每在面前，因常佩一把朴刀，以刀揮去，便不見了。一日又見朱女走來，把刀一揮，只聽得呵啷一聲，鮮血直冒，仔細一認，却把羅妾殺死在地，驚喊起來，合家來看，無不大驚，只得禱

他父母知道其父是縣官皂隸。一見女兒殺死，便去縣裏叫喊。又率領親戚，打將進來。一應傢俬物件，盡行打壞。縣官驗過，將凶犯帶去當堂審問。稱係用刀逐鬼，以致誤傷。縣官不信，便動夾棍來。只得招認。因管他不服，將他殺死。縣官大怒，責了三十板收監。其母想救兒子出獄，拚將銀子使用。又買爛苦主，教他不要堅實。無如縣官不肯枉法。（何來如此好官？）白白費了銀子，也就問成死罪。其母鬱鬱成病而死。其後大兒子亦死獄中。單存二房夫婦。家道日窶。子嗣又絕。墳墓不能再築。把一塊十分好風水地，變為荒塚。至今岸傍窟窿尚存。看官你想人妻子孫發進，還是天理要緊。還是地理要緊。假使陰員外得了這塊好地，把漁翁夫婦厚養終身，待得媳好，何至葬後被天雷所擊。只因昧良喪天理，徒費經營，不能享風水之益，反受了風水之害了。奉勸世間人，如欲求好地，當積德，以致既葬好地，當為善以保之，自然後福無窮矣。

自怡軒主人曰：風水之說，不可盡非。然語云：小地出公卿，大地葬公卿。又云：見戴紗帽的來尋地，不見戴紗帽的來上墳。蓋結穴不必在大，亦以無心得之。所謂福地福人，招古來牛眠鶴穴，無非積德所致。若徒事陰謀詭計，而不存天理，徒速之禍耳，可不懼哉！

卷十五 士無行貪財甘居下賤

第一回 莫談金山銀鑊，百計千方撮弄。回首已成空，贏得一身孽重。如夢如夢，說着旁人心痛。右調如夢令。昔管子說得好：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孟氏有言：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可見這一點羞惡之心，是最要緊的。苟不顧廉恥，但把一生精神智慮，都用在銅錢眼子裏，必至無所不為。奇得人家冰銷瓦解，弄得自己身敗名裂。把他所做的事，說出來，人也不敢相信。就知這等人，竟是有始無終。一箇窮秀才，能博得一官半職，倘能依着天理做去，福祿富貴自然有的。那居高聽卑的天決，不虧負於你。無如這班人，一做官後，便如楊樹根，絆在屁股裏，再不得死的一般，不畏天地，不恤下民。理上取不得的財，偏偏要取。理上行不去的事，偏生要行。奇貪極酷，造下無窮業障。

及至罷任歸來，恐怕下半世寂寞，就是烏龜亡八，只圖有利到手，便也做他。做分明糞缸裏的蛆蟲，自己不覺穢臭，直到兩脚一挺，男受人驅，女受人拐，將此一堆臭錢，取得乾乾淨淨，枉做一場話柄。你道這等人，可嘆不可嘆，可憐不可憐。話說前朝有一官人，姓蓋，百家姓上一箇僻姓，雙名有之。本貫廣西人氏，從小質地聰明伶俐，只是有一件大毛病，見了人的東西，自然過目不忘，不想法子到手不止，自幼在書館中，學頭紙角，取得一些也是好的。及至自家東西，又分毫不得，與人更嫌秉性刁鑽，同窗中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揪髮扯胸，拋磚擲瓦，不占一分便宜，不敬。這是胞胎中帶來的心性，天地奈何他不得。到了二十歲，腹內也有半箇醋，便進了學。那知不上一年，父母俱死，祇存夫婦兩人，死喪相繼，家道日窮，只得在鄉里中，兜攬些公事，武斷鄉曲，吃些白食，究竟過不得日子。有的勸他道：「既做了秀才，還是訓蒙爲活，自己亦不至荒廢學業。」他也道：「說得是。」就在自己門首，貼了開學招子。凡學生來從他念書的，不論好歹，來的就收，自己又耐煩，一一教導。大學生背小學生的書，張學生把李學生的筆，也不管學生的書背出背不出，字寫得好寫不好，把書上點了幾點字，上判一箇日子，便算一日功課。念錯了聲音，也不管他，掘了一本講書，坐在上面，把那些學生大的小的，如猢猻一般，都攏在一處，把那講章上說話念過一遍，不管人聽不聽，省得不省得，就算講過了書了。有那開筆做文章的，並不講題目，與他憑他亂話，胡亂點幾點，抹幾抹，驢頭對不着馬嘴，把兩做或兩截，或對局，怎樣是題前，怎樣是題後，丟箇題目與他，憑他亂話，胡亂點幾點，抹幾抹，驢頭對不着馬嘴，把兩箇字在上面就算了。有那背問的學生，去問他，長短他便挺起一個模樣來，咳嗽道：「你難道到場裏，也能去問宗師麼？這是遮飾之言，其實自己答應不出。」學生買部坊刻書，教他選擇把些好些，反置不選，單單把些陳腐淺近的選來叫他讀，又且喜催開走十日內，到有五六日不在館中，（天下於今半是君）至若要起東修來，比那錢糧更緊。今年從他來，年另從了別位先生，他就如拿逃單一般，定要勾你轉來，除非與主人家變了臉，結了仇，纔休。若有學生家道富厚的，只跟他讀一句，趙錢孫李，年年來要撮要借，應得不甚爽快，私下把學生扭打，還要罰用，呈子告他，毆師罪名，裝詐個不了，所以生平相與的人，大約成仇結恨的，俱多。一年有人請他去教書，講定自贖，帶了妻子同去。

坐不上半年，其妻死了，館主人只得將一年束修都撥與他，買棺盛殮，他袖了銀子，託言買棺，一去不來。時值炎天，死屍臭爛起來，葬得不可嚮道。主人走去尋他，推言棺尚未買，再停幾日來殮。主人急得沒法，便道棺木我再去買，求你速去盛殮。他又發話道：我妻子被你們接待不週，活活氣死的。等他死屍爛着便了，主人見他有圖詐的意思，只得央人去說，除盛殮費用外，再送他五兩銀子。他又以為少，足足詐了十兩元絲，方來收殮。屍身上的蛆已是成團結塊了，主人恨入骨髓，從此以後，把告書的招牌，寫了杜絕文書子在家中，又苦毫無生發，雖只一身一口，坐吃不過從來說道，僧道吃十方，他要吃起二十四方來，指了讀書養靜為名，走到一箇張仙廟裏住着，與道士講定吃他的飯，每日四分。那道士供給了一年，銅錢不見一文。道士與人家一念經分的那供給的些點心，鑼鐺燈斗裏的糧食，念經的襯錢，藏在袖裏的茶餅，辛苦一日三四日受用不了，自從蓋有之在廟中，供給他一張嘴，還不發廟裏東西，乘道士出去，便拿去換錢，甚至道士的鑲鑿銀鏡，也當了他的，弄得道士叫苦連天，發急道：蓋相公，你的飯錢，不曾見賜一箇白白裏吃了一年，教我窮道士那得錢來養你，請別處讀書去罷。有之見道士打發他，便大怒道：我也曾替你寫箇一張疏頭，兩張門對，難道不值錢的麼？口裏狗道賊道罵個不了，捏着兩個拳頭，便向道士面上亂搥。道士叫起救命來，遂有鄰人走來，做好歹的勸開了。有之看來立身不牢，便搬回家去。臨出門時，指著道士道：你敢得罪我，教你試試。我蓋相公手段看搖搖擺擺去了。到了明日，果然寫了呈子，向縣裏投告。說生員被道士偷去衣服幾件，玉器古玩數事，與他理講，反被了這道士毆辱。縣官准了狀子，差人喚道士來審。道士一一實說，又喚廟鄰來問，都說蓋相公來時，一些鋪蓋沒有白白吃了。道士一年因討飯錢，兩下爭論，所以呈告。知縣聽了廟鄰的話，一知其為人不端。因賴道士叫他上去，吆喝一頓，趕了出去。（此位縣官不乘此詐道士銀錢，倘有良心）此不過略略表白一事，要他生平所幹的大約相類，沒行止的秀才，如合縣算起來，蓋有之為首了。那知這樣人命，中却有一點官星在內，住定了每處地方做官，有幾個人受他凌辱，有幾個人受他毆打，有幾個人遇着他，弄得家破人亡。想來也是前生的業障。蓋有之年交四十，輕輕便便中了一名舉人，中後送硃卷，討賀分在外打秋風，湊些盤費。

進京會試。那遠省小縣分的舉人，初到京中，猶如鄉下人，到大市鎮上一般。那箇認得，歇在飯店中，等過了會試，榜發不中，下第者紛紛回去。單有蓋有之，只有來的盤纏，沒有去的路費。擔擱一日，便要一日用度。把飯錢都欠了，只得央及店主人，尋一門館去處。主人道：「有是有一箇，就在對過黑漆門內，聞得前日要請一個代筆書記，不知會請過人否？」如沒有請，倒是「一漆頭帽子」有之道。其家姓甚，是什麼官府？主人道：「其人姓王，不是什麼官府，勢力却比官府到大。是京中第一要官的心腹家奴，靠了家主勢，要掙得大大家業，另買住房在此安頓家小。自己原去府中服役，你肯與他做賓主麼？」有之道：「有甚不肯？」就煩一薦。店主走去關說，其家聞是舉人，一說就肯，說定每月修金一兩。就請過去。店主回來說了，有之大喜，暗想：「他是要官家奴將來，到可望他提携，須李承他一奉承纔好，便寫下一箇晚生帖子，去拜見了主人。一味足恭，主人甚喜，忙叫搬過行李，留他住下。住過月餘，一日主人閑住在家，說起年近六十，尚無兒子，有之道：「晚生却沒有父母，今在窮途，得蒙收錄，就如重生父母一般，願拜爲繼父，承歡膝下，望乞收納。」那主人佯稱不敢，但是一個舉人，願做他兒子，有甚不喜？懼有之見，他已允忙取條毯，舖在地下，四雙八拜，改口叫聲父親。又到裏邊去見母親，也是四雙八拜。從此父子稱呼，變爲一家衣服靴帽，盡有之好，不扮裝得體面，好不快活。面貌亦生起光彩來。一日王管家賣弄他有了舉人兒子，帶他到府中見見主人，說是老奴的過繼兒子，已經中過舉人，要求主人提拔，做一個官。有之忙跪下叩頭，主人道：「這有何難？我囑托吏部一聲便了。」正是：暗裏的線索最靈，不一日就選了山東地方萊蕪縣知縣。有之得了官，思想娶奶奶，一同去到任。遂有人與他說合，對了一個寫官的女兒，就成了花燭，收了幾箇家人婦女，引見過後，到吏部領了憑，拜別了乾父母，水路乘舟，發扛起身，陸路乘車，好不興頭。正是：運退黃金失色，時來頑鐵生光。但未識到任以後，如何光景，試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下民易虐，虐欺天 戒石森嚴，擁道前 何若脂膏收拾盡 茫茫業報永無邊

話說蓋有之到任以後，一心只在銀子上算計，錢糧白銀，加倍收納，倒算本分之事，不必說了。又思量詐人銀子，必須嚴刑酷法，使人要顧惜性命，不惜他不拿出來，猶如強盜打劫人家，捉住了人，要殺要剝，把雪亮的快刀，架在頸

上道他獻寶就是深埋在地下。要救性命只得也要掘起來。雙手奉獻。故凡審問事情。不論事之曲直。有錄者。無錄者。輪要知官是一箇魔頭。魔頭門下。一切家奴書吏皂快。差人地方保正。串通一氣。無不相助爲惡。所以爲官者。能不聽家人胥役說話。便是好官。無事變作有事。小事弄成大事。勾通了地方上吃白食。告誑狀的。一班無賴棍徒。或誣控賭博。或捏造人命。建房屋。指他占了公地。有田產的。指他漏了國稅。虛飄飄的一張狀子。丟了進去。火票硃籤。便似雷轟電掣。審的時候。披了原告一面之詞。要打要夾。百般做作。只要逼出他銀子來。被陷之人。無可奈何。只得整千整百的送還。要爭多嫌少。估費了人家家計。逼勒得心滿意足。纔罷到任數載。把一縣的大家小戶。日夜抽筋剔骨。箇箇怨氣冲天。姑說他一兩件好笑的事。與看官們聽。新年拜客回來。這日却是國家忌日。不理刑名。不動鼓樂。坐在轎中。聽見有鑼鼓之聲。喝住了轎。吩咐皂役去拿皂。皂役聽見敲鑼鼓的。是一個破牆門內。便要進去。有之叫住道。不要這家去。往間壁新墻門裏去。皂役道。不是這家。蓋有之邊。你不要管。進去拿來。見我。便了。皂役招人帶到轎前。便喝問道。今日是國家忌日。如何攪動樂鼓。那人道。打鑼鼓的是間壁這家。與點生無干。有之道。我明明聽見鼓樂之聲。在你家裏。還要強辯。叫鎖着收在班房裏。靜候發落。那人叫屈不了。差人道。官府不識見。你將門新道。是富翁。發想你的銀子不送與他。就要與你歪纏到底。那人無奈。只得去賠通關節。詐了五百兩。方纔丟手。在一縷舖店前經過。聽見有人在店裏爭論。叫出來問道。爲何喧鬧。一箇道。我兩箇元寶。押他十箇緞子。去看貨色不好。退還他。他一定要我買。所以在此爭論。一箇道。他弄污了緞子來退。所以不收他的。有之道。你們的話。都也難信。吩咐差人押了二人。及元寶緞子。一併帶去審訊。帶到縣中。官堂坐下。先叫買緞子上去。喝道。你弄污了人家緞子。如何又要拿去退還。拿下去打。那人叩頭道。求老爺免打。不退還他了。又喝問店家道。做生意。要氣。就是他退還貨物。也是常事。如何亂嚷亂喊。吩咐拿下去打。那人道。求老爺免打。退還他銀子。便了。有之道。既如此。我老爺都餓了。元寶緞子。暫且貯庫。寫了甘狀來領。那兩邊倒賠了些衙門使用。正所謂貓口裏挖飯。只好白送與太爺受用罷了。又有一修脚的。叫他內衙修脚。問他幾口家眷。答道。夫妻兩人。還有一箇女兒。共三口吃飯。又問你女

兒幾歲了。答道十七歲。因要誇贊女兒。又道前日有人要買他爲妾。許我一百二十兩。小的因要討個女婿。終身所以不肯有之。聽了此言。待他修完時候。將脚往上一跳。踢在刀上。割出血來。有之捧住了脚。大怒道。你這奴才可惡。如何把我脚上割壞了。吩咐衙役。將他鎖着。待我脚定了。然後重處。其人扒在地上。磕了無數响頭。只是不饒。衙役悄悄的稟道。老爺他是窮人。沒有想頭的。有之道。他有一個女兒。可以變得錢的。如何說沒想頭。衙役便向修脚的說了。修脚的怕愛官刑。只得將女兒賣了一百兩。將銀交進。有之得了銀子。又將修脚的叫進。向他道。你還要女兒麼。答道。要是要的。只是沒有銀子去贖。有之道。不用銀贖。你只投張呈紙。告他買良作妾。我就斷還你女兒。修脚的果然依了呈告。有之即喚買主來問要打。又要枷。買主是鄉戶人家。曉得是官府詐局。把女子送還。又送五百兩銀子與官府。纔吊消了罪。有之以爲得計。還賞了修脚的十兩銀子。這是他良心發現。又一日地方上捉獲一箇娼妓。一箇嫖客。有之大專暗想道。買賣到手了。那嫖客却是沒想頭的。當堂責了三十板。枷號示衆。娼妓不即發落。還要不放。退了堂。叫一心腹書役。開出縣中有身家有體面人的姓名。叮囑娼妓。叫他當堂供出。曾經嫖過娼妓。回說未曾認得的。如何招供。蓋耳之道。你包庇嫖客。待我撈起來。看你受得受不得。娼妓懼怕。只得一一招認。蓋有之即標硃票。差了衙役。逐名到衙。衆人都是青天打一個霹靂。不知此事從何而起。一到堂上。叫與娼妓對質。娼妓已經分付過的一口咬定。某月某日。是他嫖過我的。某年月日。是他嫖過我的。贈我怎麼東西。質得諸人有口難分。有之在上。呵呵大笑。這是行止有虧。都要革去前程。問杖枷的本縣。亦不便白白的周全你們。且叫管押下去。靜候申詳。諸人知他意思。不過詐錢。只得傾囊倒篋。將銀子大捆小包。陸續交進來。一名勾消。一名一張牌上。共有數十人。都捏着鼻子。吃了這一回苦。內中單有一個游秀才。素性端方。心氣傲岸。家中薄有家私。因與衙門裏人。平日作對。把他名字。也做在裏頭。衙門倚官陷害平民。往往如此。其如官府之信任何。他道。虛是虛。實是實。只要於心無愧。任他怎樣。誓不與他一錢。是一個真性的人。有之因他肯出錢。喚來再審。娼妓照了前供。堅口不移。有之對游秀才道。從來奸情。出在小娘口裏。還有何辯。游秀才指着上面道。據了娼妓一面之辭。污蔑斯文。只怕天理上講不

去有之見他語言挺撞，便奴才亡八大罵起來。游秀才道：士可殺不可辱，有之把案一拍道：我今日偏要辱你一辱。喝叫皂隸，把他捉定，將手擱在案桌上，自己拿一戒方，如殺了他父母一般，狠命亂打，足有百下，打得游秀才咬牙切齒，喊道：你串通娼婦，索詐人財，我就死不服打罷。仍叫原差押出，明日再審，偏要他供認纔罷。那游秀才一腔怨氣，走出縣門，便向縣前河裏一跳，原差扯不及，河岸又高一時，不能撈救，竟是嗚呼哀哉了。親屬聞知，走來大哭大罵，見者都抱不平，親屬收了尸，便奔到省裏，撫按衙門鳴冤。士民受過他冤屈的，亦都到上司紛紛控訴，有之也覺心慌起來，只得認了痛，也用銀錢去打點些上司，要求庇護。正值新巡撫到任，清廉明察，關節不通，早已訪得蓋有之酷虐害民，賊私狼藉，今又弄出逼死人命事來，大怒道：如此官員，豈可一日姑容。一面提參，一面摘印，將一班狐羣狗黨害民的書役盡數，送去親審。百姓聞知，印已摘去，都擁在宅門口，叫着蓋有之姓名，無不痛罵。有的將紙鑽塞入轉洞內，道送的銀子在此，快快收去。有的挑了幾担水，潑在堂上，道：列位，閑開些，待吾淨去烏龜宮的腳跡。好等新官府來，喧呼笑罵，沸反盈天。唬得蓋有之縮在裏邊，緊閉了門，氣也不透，恨無狗洞鑽了出去。虧得差官有見識，向着衆百姓道：上憲摘印，捉人自有明斷，少不得壞他官治他罪便了。你們且散罷。衆人紛紛散去，有之纔敢出頭，但未識差官解往巡撫衙門，若何治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貪婪酷虐仗衙門 摘印聲傳號斷魂 平時知縣如天大 今日方知上憲尊

話說撫院提齊人犯，先將書役嚴刑訊究，那些奴才平日倚着官勢，串通一氣，詐害良民，及有事情出來，都推到爲官的身上去，只要自己脫卸干係。那肯遮蓋一分，只聽一聲叫夾，唬得屎尿直流。將從前所做的許多惡款，盡行招將出來。（愛信胥役者，着眼看看）乃叫蓋有之上堂，大罵道：你做縣官，將朝廷的百姓，如此凌虐，良心何在？有之無言回答，唯有叩頭，撫院大怒，當堂上了刑具，拿去收監。有之看來，性命難保，只得再用銀子，央人到布按兩司求救。兩司也因平日受過他孝敬的，便向巡撫委曲求寬。巡撫却情不過，將書役問了軍罪，縣官從寬革職，問徒三年。那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蓋有之的妻子，吃了一場驚，號急病而死，留下一男一女，身邊作伴，有之問徒三載，徒限

已滿，打點已歸，幸得囊中尚有數萬金，歸去不憂寂寞，但有之做秀才時，尋趁閒事，常有活錢到手，及做了官後，大鏡小鏡，只搬進來，從不搬出去，好不快活。今日回去，摸出私囊用度，如同割肉一般，因想道：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吾今雖有些資囊，若不尋個活計，生的利息，到底是做吃山空，但做買賣從來不會托他人營運，恐有走失，若置田產，一遇荒歉，倒要賠糧，却做甚麼好呢？千方百計，忽想起一條道路，得意之極，不覺拍手歡喜，看官，你道什麼道路？原來他想着如今優游無事，正好聲色追歡，但取討姪妾，要費大塊銀子討來，時須要穿好吃好，好使他錦衣玉色，方成模樣，如此又要費錢了，不如棄幾千銀子，娶幾個好妓女，當了姪妾，開設一個院子，做門戶生涯，自己捉空，叫他陪睡，原可取樂，日常喫的美酒佳餚，是弟子們作東穿的錦繡綾羅，少不得也有子弟們相贈，衣食兩項，却不費己財，且又本錢不動，夜夜生利，日日見錢，滾得風流快活，但此等生涯，家鄉住不得，恐有熟識人來，白討便宜，京中乾爺已死，又去不得，久聞揚州地方，乃六朝花錦之場，衣冠文物，往來都會，不若寓居於彼，若做得生意興旺，使入籍揚州，亦無不可，定了主意，便往揚州進發，一日到了碼頭，先借個寓所，安頓兒女，看見四方商賈叢集，恐怕有人聞其姓名，前來戲侮，因改姓為趙，易名甘，且叮囑家人等，只稱趙相公，再莫提起蓋字，又想要做這行生意，先要投投行家，秦樓楚館，不免花費的本錢，一日標着一個妓女，姓馬名慕蘭，年紀已近三十，風韻猶佳，技藝精妙，又會秦越，奉承甚為中意，意思討去托他做個烟花領袖，遂將自己心事，一一與他商量，慕蘭道：這容易，你肯償我當初身價，情愿跟你為妻，又替你辦得定定安妥，夜夜宿錢不缺，肯之大喜，遂出重聘，娶他過門，慕蘭又揀選了六個極美的粉頭，一齊討進來，另尋一所園亭，安頓在內，分立六個房戶，號稱風流六院，又各房買了環二人，朝夕伺候，慕蘭亦居院中，每日出入，銀錢賬目，都他掌管，子弟們來嫖的，先是他接進，然後挨到某院，任他留戀過宿，這六個姊妹，人品既美，房帷鋪設，又精酒餚，又好，正是溫柔鄉，不減消魂窟，車馬填門，笙歌徹夜，從此趙家六院姊妹，遠近著名，蓋有之，眼圍金線，衣織迴文，十分高興，綉院中沒有客到，依然擁姬抱妾，嘗道軟玉窩中滋味，一日正在一院取樂，只見慕蘭走來道：今夜客來得衆，只怕連吾也不得空，失陪你了，快快避開，讓客進來，有之，縮着頭道：只要夜夜使

吾無門可入，便絕妙的了。常對兒子說：我的家業，全虧這條道路，生長利息，是個搖錢樹。一搖一斗，十搖成担。比前日做官更覺安穩有趣。你日後掣不能上進，繼我這生涯。一生喫着不盡這幾句話，就是蓄有之的義方之訓了。他兒子還有成人麻，女兒漸漸長成，未免尋頭親事。人都曉得他外方人，又是亡八的班頭，那個肯與他對親。那女兒亦常到院中，見姨娘們做這風流勾當，春心漸動，把持不定，遂與家中小廝，不恰不俐起來。其子到十六七歲，一心好賭，摸着了父親藏下的銀子，背着眼，不論高低上下，就是乞丐花子，隨地跌錢擲色，贏了不歇，輸完纔走。（好賭人每每如此）有人見他頭青面白，騙他去做小官，他亦願獻後庭，有之終日，檢點六院姊妹所賺的銀錢，那有工夫照管女兒長短。後來有人曉得他做個官的，見他坐多不敢坐，手也不敢拱，問他的話，垂手回答，守着亡八的規矩，又可笑又可憐。蓋有之全不知恥，只圖錢財到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那知這件十分穩足生涯，也有連本都送的日子。話說其時有一江洋大盜羊二，聞得趙家粉頭，個個美貌風流，打劫的錢財，便夾院裏花，每宿一夜，煙錢之外，珠花金器，以及綢緞布疋，賞賜無算。六院姊妹，個個被他嘗遍滋味。這些粉頭，見他揮金如土，加意奉承，吹彈歌唱，竭力奉承，弄得羊二樂而忘返。蓋有之心上，也道這樣大嫖客，留他多嫖一夜，好一夜，却被揚州緝捕放着一日羊二，正擁着幾個娼婦，開懷暢飲，緝捕領着做工的一挑而入，將他一索細翻，院中所有搶掠一空。把娼婦鴛鴦，一齊鎖着解官。蓋有之亦不免俯首就審。官府夾問強盜，招出許多劫案的贓物，共有三千餘兩，都在院裏花費。原差帶龜子上來，官府喝令重責四十，追償贓物。妓女當官發賣，斯時蓋有之，又不好說出自己姓名，只得頂着龜子名色，被皂隸拖翻地上，退去褲子，露出兩片老屁股，一五一十的受打，打得皮開肉爛，哀哀求饒，纔曉得打板子，這樣痛苦難熬的。他平時打人的冤板也不少。今日叫他略嘗滋味，那知官事末了，家中又生出事來。女兒向與一箇小廝通姦，姦為夫婦，乘著父親被官拿去，到他房中，撿了些金銀首飾，跟着小廝一溜烟走了。有之聞了此信，正如雪上加霜，及到家中，又要賠出銀子交官，又要贖回六院粉頭，棒瘡又痛，女兒又跟人走了，又偷去許多東西，他心如刀割，頓時痰湧上來，跌倒在地，昏迷不知。家人扶倒床上，漸漸喚醒，睜開眼來，又見游秀才，及從前害過之人，多

立在前案命伏在枕上叩頭求饒。(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他兒子又賭錢去了，等得尋着歸來，已一命嗚呼了。六院姊妹時得主人已死，各尋門路，交濟官，判別處另開店面去了。慕蘭算是正主，看來局勢已散，落得終院中所存盡得搬去，仍歸舊接客，有之威殮後，官府着他兒子交贖，斯時家人盡散，只得盡囊倒債，併兩處房屋園庭，盡行變賣，才得完結。此後衣食無措，流爲乞丐而死。看官你想，盡有之原，做一任堂堂縣令，爲何如此結局？只因一身看得錢財太重，造盡罪孽，做盡笑話，頂着一個極臭極賤最不堪的名色。本望千年長富，那知到風成空，天下虧本的事，再沒有過於此人的了。究其所由，不過受其一念無恥的虧，恥之於人大矣哉。

自怡軒主人曰：觀盡有之一生行事，不過一貪利無恥小人，其受報刻酷，至於如此。孝勸普天下人，居好心，行好事，積些陰德，留與子孫，自然身享富貴，後代賢良，護福無涯矣。此卷後回，如費地獄夢相，令人驚醒，勿謂述此之有傷忠厚也。

卷十六 許武善能孝於兄弟

第一回 人生孝友最爲先，骨肉紛爭劇可憐。同室操戈家業散，好從遺事效前賢。

從來說兄弟如手足，手足在身，自宜互相愛護。譬如右手壞了，左手都要替他運動。兄弟亦然，乃世人但顧自己獨富，那管兄弟皆貧，甚至聽了枕頭邊號令，你爭我奪，直到經官動府，弄得家破人亡而已。要知古時的人，首重孝友，論到錢財上邊，唯有兩下相讓，沒有爭奪的道理。然古來讓產者還有，至若甘受污名，以厚骨肉，真個世所罕見。今先說東漢年間兄弟孝友的故事。其人許姓，名武，字長文，會稽郡陽羨縣人。父母雙亡，遺下兩個兄弟，一名許要，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全靠哥哥撫養。那許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地，夜則挑燈讀書，把兩個小兄弟坐在案旁，將詩書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恨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絕不以呼叱相加。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室中只見鋪陳一

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漸富足。有人勸他娶妻。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爲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爲此。於是日同耕，夜同讀，食同器，宿同床。（真友愛）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爲孝弟。許武州牧郡守，俱聞其名，文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東漢尚氣節於此可見一斑）命下詔會稽郡太守，刻日勸駕。要曉得漢朝用人，不比今日，以科目取士，全憑州郡選舉。便將出身做官。許武此時，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囑咐兩個兄弟，在家耕讀，不可怠惰廢業。收拾行裝，帶一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廷授職，朝中大臣，素慕其名，多欲以女妻之。許武一概辭却。託言已有聘定之婦。因他素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去問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窳要。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因思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回家省親。上疏乞假，朝廷准了他奏。乘傳歸去。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推有病，納還官誥。從容詢及二弟學行，知其大進益。稽查家業，比前恢廓，皆二弟之勤儉所致。許武大喜。於是訪里中淑女，先爲二弟成親。自己方纔娶妻，旋與二弟成婚。一日，忽對二弟說道：今我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掃日治酒，請里中父老三爵，已過，告以析居之事。因將所有的家財，一分開，首取廣宅，自子說道：吾位爲貴，門宜榮，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竹廬茅舍，便也殼了。又將良田，悉歸之己。澆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感交遊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喚。汝輩合力工作，只消此等。愚養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人一回，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甚不平。有幾個氣忿不過的，竟自去了。有幾個未去的，思想要開口說幾句公道話，使兩個小兄弟不致十分吃虧。其中有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脚，叫他莫說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問親，你與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他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倚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偏這開

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此老大有見識。正是：事非干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強言。那知兩個兄弟，素兼兄教，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真是難得。此後里中父老，輕薄許武爲人，都可憐他兩弟吃虧。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人許宴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見教誨，不敢渾撈。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一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把許宴許普又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時漢明帝卽位，下詔求賢。郡守州牧，素知宴普二人，讓產不爭之事，一同舉薦。親來勸駕。卽時舉薦全憑公道。有錢人太吃苦了。宴普謙讓不就。許武叫他勿辭，二人只得應詔到了長安。朝見天子，天子嘉其行誼，卽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致九卿之位。忽接兄書，叫他急濟身退。宴普遂卽上疏辭官。朝廷不許。三疏求退，乃拜宴爲丹陽太守，普爲吳郡太守。給假三月。他二人回至陽羨，拜見了哥哥。次日許武備了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上拜奠。已過，隨卽設宴。過召里中父老衆父老到了。許武擇卮勸飲，便道：下官此席，專屈諸位下降。有一句肺腑之言相告，必須滿飲三杯。方敢奉聞。衆人依次飲訖，問有何言。只見許武未曾開口，先流下淚來。唬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已久。今日不得不言。指着二弟道：只因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做了違心之事。冒不諱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鄰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所收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義。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兩弟在家，躬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誠恐不知二弟之力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他終名節身。故僞爲新居之讖，將大宅良田，據爲己有。度吾弟素敦友愛，必不爭競。吾暫冒貪婪之迹。弟方有廉讓之名。累聲鄉里。公平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遂矣。這幾年以來，所收田房出息，都是公共之物。豈可獨享？故盡數開載在冊。今日交付。今二弟表白爲兄的，向來心迹。教里中親友得知。衆人到此，纔曉得許武一片苦心。向來都認錯了。把他鄙薄。齊聲贊嘆不已。只有宴普二人，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今日，誰

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膏粱，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哥哥自說，弟輩都在夢中。這些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理合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掛念。萬葉哥哥收回冊籍，以減弟等萬一之罪。許武不依，衆人見他兄弟三人，你推我讓，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都不要這樣做哥哥的。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向來成全兩弟苦心，若獨教兩弟受領他兩人心上，那里過得去。依我等意見，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是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推讓，其中有幾個剛直的，厲聲讀道：我等處分，其得中正之道。若再推讓，反是矯情沽譽了。遂把冊籍上田房奴婢，配搭三股均分，各自管業。兄弟三人不敢多言，只得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其後許武將所得之田，立爲義莊，以贖宗族。鄰里兩弟亦各出己產，相助寧晉到任後，各以清勵自節，大有政聲。不上數年，各將印納還告歸田里。日奉其綬兄，尋山問水，在訓誨子孫。優游林下數十年，皆以壽終。歷代稱爲孝弟。許家豈非古人爲了兄弟，不獨讓家產，兼肯讓名，纔是做哥哥的道理。在今日爲何說起這段事來，只因近代有個賢能婦人，始初亦甘受貧寒無厭之名，直至後來方曉得他一片苦心，絕非尋常作用。真是一個巾幗丈夫，看官細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丈夫忌聽婦人言 豈意關關德行存 委曲周旋全骨肉 做成好樣示兒孫

話說姑蘇地方，有一人姓吳，名有源，原籍徽州，父母俱故。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人都稱他爲吳二朝奉。向來兄弟同居一宅，因他家道彌發，另買一所大屋居住，開個解當舖。這有源雖做財主，一生省儉成家，從沒有穿一件新衣服，吃一味苦口東西，也不時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會四時八節，備個粗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擲黨，終日縮在家中，纏着兩個眉頭，吃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叮叮噹噹，如同牢禁子一般。終日緊緊，挂在身上，一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桌上，除一個算盤，幾本賬簿之外，更無別樣物。日夜思算，把銀錢堆積上去，要擇破了房子，方得快心。分文不捨得妄費，就至親兄弟，面上也鏽鏽必較。生下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如泉，人材出衆，性質聰明，若使讀書，也可圖得上進。因怕延師在家，要費錢鈔，讀了幾年書，就教他棄了書本，管理家事。却是井井有條，諸事妥當。至於錢財，出納雖守了嚴，父家訓，要算個克肖之子。所以有源倚着兒子如泉，左右手一

刻少他不得然畢竟讀過幾年書，大道理却尚明白，這且不必表，再說有源長兄，名有基，性情却與乃弟不同，看得錢財不十分重，待親房族分苟有急事，肯出力幫助，娶妻陳氏，亦甚賢能，無如家道不足，自己先在窮鄉，看有源一錢如命，絕不去叨貼分文，尚有同居兄弟四人，相繼的身亡，遺下孤兒幼女甚多，弄得度日艱難，欲要有源周濟，料他決然不肯，說也無益，欲要自己周濟，苦於力不從心，只得付之長嘆而已，不上數年，有基亦竟去世，斯時長兄身故，諸事皆要有源主張，長嫂陳氏長兄死後，罄家所有，將衣衾棺槨等項，一一自己備辦，不覺有源分文，所恨男女俱無，概前沒有披麻執杖之人，於是聚集三黨宗親，議定嗣子，然後入殮，有源向衆親說道：「吾兄無後，須立一子承繼，三、四、五、六房子姪頗多，請長嫂自選擇看得中意的，就立他嗣子便了。」衆人道：「此事你的主意，未識令嫂意下若何？」就請陳氏出來，對他說了，即叫齊了諸姪，憑他自擇，陳氏一看，却是同房居的幾孤兒，衣衫藍縷，陳氏流下淚來，便向衆親道：「我一老寡婦，又無家計傳下，那個肯爲吾子？但有一句話，請問諸位高親，朝廷設立條例，想亦明文載在律上，立嗣的條律，長房無嗣，應該那一房的姪子承繼，只要照例而行就是了，何用自行揀選？衆人唯唯，向有源道：「看來令嫂意思，要你次房兒子爲嗣，有源道：「大兒子替我管理家事，况也娶我自己要留着的，小娘年紀尚幼，假如嫂嫂必要我的兒子，我將幼子承繼，何如？」陳氏道：「我也不管年大小，這律例上長房無子，還是應該次房長子承嗣，還是應該次房幼子承嗣？」我婦人家那裏曉得什麼？只要照着律上，萬無一失，若背律另議，寧使死者爲無祀之鬼，弟不認他爲兄，叔不認我爲嫂，算吳氏門中，沒有這一房便了。」說罷，放聲大哭，竟走進去了。衆親族你看我，我看你，都把舌頭來伸伸，有源心中，大兒子本割捨不得，爭奈長嫂所話，又極多名正言順，不把兒子承繼，是無兄之人，當不得旁人責備，且日後恐有是非，千難萬難，茫無主意，只管呆呆的立着，只見大兒子走來道：「伯母的話，都是正理，應該嗣我，我也不便推却，父親勿疑，把我承繼定了，好行喪禮，衆人齊聲贊道：「大郎說得是，有源見兒子願了，不好再有推却，便去通知陳氏，陳氏纔無言說，當日嗣子嗣媳，先拜見了嗣母，改了稱呼，到威殮時，服了孝衣，概前行禮，孝堂守喪，隔一日如喪，對嗣母道：「兒有一句話，稟知母親，本房的門戶事，全憑孩兒一人料理，在家纔好照顧。」

兒意欲接母歸去，朝夕奉養，使兒不至身心兩地。陳氏道：「你承繼我爲子，不是我承繼你爲母，只有你隨我的，那有我隨你之理。」（妙語）但你本生父年紀也有了，兄弟尚小，家中事情都要你去經運，住在此間，確是照顧不便，你同媳婦竟回家去住，我若不放你去，太覺執板了。但我的供應用度，須要每日好好送來。如泉道：「這個自然。」夫婦於當日拜辭了，欣然歸去。每日供應，不敢缺唯茶水自備，其餘者俱是他送來。身邊使喚的一個老嫗，一個小婢，連自己不過三口，而送來飯食等類，絲嫌不敷。兒子怕他責他，件件加倍三口的飯食，可供十口之用。總吃得一掃而光，絕無一點存留有的。道：「老年人的食量如何這樣好？」有的道：「定是平日貪嘴吃慣的，稍不如意，把送去的供應盡行發還，竟日不食。」說道：「兒子要餓死他，坐以忤逆之罪，唬得兒子屁滾尿流，唯恐他哭罵，後來又要自家炊爨，說定斗米一日兩担柴，一天折菜錢，一日五百文做兒子，只圖嗣母安靜，買得他不開口便罷了。那有不依？」（嗣子能如此孝順，也算孝子了。）到了冬底，忽然號啕痛哭，尋死尋活的起來了。不說是要上吊，定說是要投河。兒子問其原故，說是遭負纍纍，無錢抵補，活不成了。問他所欠多少，說道：「必需三百兩方可度歲。如泉疑是嗣父當初欠下的，便問債主何人，待兒子好去還他。又道：「你問債主甚麼，難道我哄你詐你不成？總之死了，到也乾淨。」又重新號啕痛哭起來。兒子再也不敢問了，只得送上三百兩銀子，方得安靜。到了來年底，仍舊如此。有了銀子，方罷。始初如泉瞎了本生父親，暗裏送來，繼而有源的銀錢，俱皆其掌管。又想嗣母有見識的人，必非妄費，大約是積些私蓄，以爲娛老之計。前後仍是我的故，一到冬間，他不待開口，便即送上這三百銀子，竟成爲定例了。整整十年，要了嗣子三千餘金，就是旁人見他如此，也私下的議論他性情乖僻，作事誇張，算一極難服事的了。一日正當除夕，兒子媳婦多來辭歲，陳氏吩咐兒子道：「我已七十歲的人了，來年正月，要搬到你家來住，一應供給，不必送來了。兒媳聽了大喜，到了新正，急忙收拾房間，迎接嗣母過去。奉養知其食量素好，有菜極豐。（嗣子孝矣）那知嗣母飲食，飯不過一兩碗，肉不過幾塊，與前次食甚大不相同。即跟隨女婢老嫗所食亦甚有限，又極體諒，囑咐不必過費。早起接眠，件件諸事家中照管得到，兼又精細過人，約束婢僕，個個畏服，倘如泉有疑難事情，與母商量，分割妥當，即生意裏邊。」

他道那件可做，做來必有數倍之利，稍違其言，便至虧本用的夥。一經他自說道用得的，果然得他氣力，他說用不得的，到了別人家，果然壞事。故如泉事事請教嗣母，當做明杖一般，且不獨兒媳奉若神明，或親族裏邊，有爭論者，事只要陳氏斷了一句，無不允服。如泉自得嗣母王治家政，家道日富，十年之間，比前又增一倍。其時陳氏年已八十，做過生日，一日對嗣子道：「你家私已厚，吾老矣，不能替汝照故了，但有一句話，允藏心中，今日與你說明了罷。」人家兄弟姪，都是祖宗生下來的，須要緩急相通，你本生父在日，家業獨富，各房皆貧，視一本若路人，全無一毫周濟。吾前此十年，每日供給要多，每歲又要銀子三百兩，你道什麼緣故，皆為同居各房窮居，不過或有婚嫁正事，助他幾十兩，或有不測急用，助他幾十兩，或做生意乏本，助他些本錢，即所餘供應，亦每日周紛各房，使他同享，幸喜諸姪長大，皆能自立，可以無藉於我。我故到來幫汝作家，十年來亦虧你肯聽吾話，家私又添十萬餘金，可見致富之道，不在刻薄慳吝的，你尚有一個胞弟，將來分析，亦要分平，不可說人家是我獨掙的，於己獨厚，說罷取出用賬一本，都開載得明白。（賢母大有作用，大有道理。）如泉省了，方才曉得嗣母暗裏作用，非人所能測，然益加敬服。將此事告訴人知，人人贊嘆，從此陳氏不與家事，合給弄孫，以自樂，又活了十年，享至九十而終。如泉恪遵母訓，照他行事，富厚累代不絕。

自怡軒主人曰：女子而能曉大義，已是難得，陳母更有一番作用，以全大義，真也，真得好，假也，假得好。設陳母欲厚本宗，諷與其子說明，即勉強聽從，必不能盡如吾意，故始以母執臨之，全以生性乖張，貪得無厭，莫測陳母之所為，直待助子成家，纔說出當初一片苦心，何等直捷痛快。然嗣子若如泉者，敬從母命，亦無一事違拗，亦賢矣哉。陳母欲普濟各房，所以多所需索，若無知老婦，不顧禮義，專一詐害嗣子者，不得藉口。

卷十七 吳保安酬知己忘家

第一回 雞鳴狗盜人休笑 報德恩酬總一般 莫道優伶甚微賤 須知黃雀會銜環

古人有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又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你道知己二字，爲何看得如此之重？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飲食嗜好，酒肉弟兄，俱算不得。惟有一身落魄，舉世皆看不上眼，獨有一人識拔我的流離困苦之中，不使終身埋沒在施之者，一時與會所至，未必在心，而受之者，感激之深，無不銘心刻骨。即平素未嘗親昵品地，相去懸絕，因一點意氣相許，後來患難相扶，生死不背，敍其始末，可以使人起敬起慕。今先說一個前代酬知的事。與看官們聽：昔唐朝開元年間，有一官人，姓吳名保安，爲東川遂州方義尉。雖有長才，屈於下位，常想世無知己，不能展其抱負。有同鄉郭仲翔，係宰相代國公郭元振的姪兒，其人才兼文武，一身豪俠，尚氣不拘繩墨。保安平日欽慕其人，却從未識面。一日，南方洞蠻作亂，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領兵進討。署仲翔爲行軍判官，將到劍南地方，保安寫書一封，遣人馳送。仲翔求他援引，以圖樹功。幕府仲翔得書，嘆曰：此人素昧生平，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爲之出力，寧不負媿乎？遂向主帥韓瑊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效用。李都督聽了，遂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調取方義尉吳保安爲營記。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是郭仲翔所薦，不勝感激。留妻張氏和那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奔到姚州來就職。那知李都督初次進兵，殺得蠻兵大敗，大軍乘勝追逐。仲翔諫道：蠻兵敗去，將軍之威立矣。宜駐兵在此，遣人先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蠻人也有計謀。（仲翔方略原好，奈主將不聽。）李蒙不聽，一定要鏖盡殺絕，行了數日，絕無一個蠻兵阻攔，自以爲如入無人之境了。那知到一地方，只見萬山重疊，草木叢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都督方始疑心，正欲退兵，忽然山谷之中，金鼓齊鳴，蠻兵滿山遍地而來。唐兵陷於伏中，來路已遠，筋疲力倦，如何抵擋得住？李都督雖然驍勇，怎當得四面夾攻。手下親兵，看看殺盡。嘆道：悔不聽郭州官之言，乃爲蠢蠻所侮。（晚矣。）拔出靴中短刀，自刎而死。主將既沒，全軍盡逃。有逃不脫者，被蠻兵擄去了。其時郭仲翔亦在擄中，且按下不表。再說吳保安一到姚州，聞知此信，如青天打個霹靂。又未知仲翔死生下落，不免到處打聽。住了月餘，有一解糧官從蠻地逃回，帶有仲翔書信，寄與吳保安的。保安折開一看，知仲翔被捕，好生悽慘。你道仲翔爲何寄書保安？蓋蠻人本無大志，不過貪利擄掠，掠得兩人，

只圖中國財物去贖。這一陣廝殺，擄得南人甚多，其中多有難位的，鬻會一一審出，許其寄信回來，叫他家人以絹疋來贖，價分活下多者二三百疋，最少也要三四十疋，方准贖回。曉得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疋贖身，除非他伯父可辦。只是關山迢遞，何得寄個信去？忽然想着吳保安，雖未會面，是我知己。前日力薦於李都督爲營記，此時多應已到姚州，央他寄信長安，決不負我。乃寫成一書，具述鬻會索絹取贖之意，望傳語伯父，早來贖回。保安看了書，即忙整頓行李，向長安進發。要知姚州到長安有三十餘里，東川是順路，保安竟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撲了一個空。一月前元振已經薨逝，家小都扶柩回去了。斯時保安大失所望，覆身回到遂州，對妻子張氏放聲大哭道：「吾今不得顧家矣。」（眞血性眞男子）問其緣故，保安將仲翔失陷蠻中，要得一千疋絹取贖，自家無力，必須出外營求，方能贖得。張氏極力勸止，保安道：「吾心已許郭君，不得郭君回來，誓不獨生。」於是罄家所有，估計來止直絹二百來疋，將來收拾了，不別妻兒，竟自出去。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只在姚州左近，打算朝馳暮走，不止一日，連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完全了。保安也不以爲意，歷盡千辛萬苦，卽一錢一粟，也不敢妄費，積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廩，眠裏夢裏只想郭仲翔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眞是難得）整整的在外過了十箇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還差足千疋之數。却說保安之妻張氏，同着小兒子，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慰，面上周濟小兒，一連幾年，不通音耗，就沒人理他了。捱到十年之外，衣食不週，無以存活，只得將幾件破家伙，變賣作盤纏，領了兒子，親往姚州尋取丈夫。比到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出，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實在可憐）驚動了一位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授姚州都督，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聲哀切，又是個婦人，孩子停了車馬，問其緣故。張氏哭訴情由，安居深爲嘆異，乃道：「夫人勿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處，差人尋訪，尊夫便了，又贈錢十千，備辦車輛，差人夫送到姚州，普開驛中居住。」（過路官員肯如此用心者，我見亦罕矣）張氏不勝感謝，正是好人相逢，絕處逢生。且說楊安驛一到任所，便遣人尋訪吳保安下落，相見之際，但見他鶉衣百結，鳩形鵠面，竟如乞丐一般，問了

備細深如敬禮（不鄙薄而敬禮焉君子之心固應如此）因向保安道爲友忘家。古人所難。老夫途中遇見尊夫人。及令郎流離道路。已着人送至曾湖驛舍。足下且往一見。所虧緡數。當爲足下圖之。保安卽謝道。既蒙明公高誼。所少三百疋之數。倘得滿足。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言言是血）說罷。淚如雨下。安居益重其義氣。乃於庫中支取官緡四百疋。相贈。又贈保安全副鞍馬。（楊安居也是豪傑。若勢利小人。必不能如此）保安拜謝。便捫了一千一百疋。趕到蠻界。尋個熟蠻通話。將所餘百疋。緡盡數把來。使費蠻主。曉得緡足千疋。不勝之喜。放還仲翔。可憐仲翔。奄奄將死。寸步難行。蠻子把脚上釘板敲落。仲翔呵呀一聲。倒地悶絕。你道仲翔爲何如此。只因被擄之後。屢次逃脫。蠻王把他兩脚釘在板上。釘頭入肉已久。始滴膿流血。膿血乾後。如生成一般。今番放歸。重復取出。這疼痛比釘時更加利害。故仲翔登時悶絕。許久方甦。用一皮袋盛了兩個蠻子。扛到界口。交保安收領。這兩個朋友。到今日方纔識面。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痛哭。仲翔感謝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兩脚流血。不能動行。扶他坐在馬上。自己步行。相隨同到姚州。叩謝揚都督。揚都督一見仲翔。不勝哀憐。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延醫士醫好兩脚。好酒好食。將息不到一月。平復如故。保安纔與妻兒相見。揚都督敬重保安。寫書與長安貴游。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到往京師補官。（楊都督真是難得）保安到了京中。陞補嘉州彭山丞。俸迎接家小。赴任去訖。仲翔留補都督判官。朝廷追念代國公功勞。錄用其子姪安居表奏。仲翔得授尉州錄事參軍。又陞代州戶曹參軍。父沒回家守制。喪葬已畢。嘆曰。吾之餘生。皆保安所賜。老親在堂。未暇圖報。今親沒服除。可以代我知己矣。（仲翔可謂不負恩者矣）乃親到嘉州探望。那知保安夫婦並沒於任。權厝近側。兒子天祐。就在本縣訓導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披麻執杖。具禮祭奠。伏在地上號哭。欲死。呼天祐爲弟。任權厝近側。兒子天祐。就在本縣訓導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披麻執杖。具禮祭奠。伏在地上號哭。欲死。呼天祐爲弟。商議歸葬。發開土埋。棺木多已爛了。止存枯骨。仲翔見了一發傷心。痛哭不止。將骨殖逐節用器裝記。裝入練囊。貯於竹籠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天祐雖欲背負。仲翔只是不肯。說令先尊邊地馳驅。十年勞苦。我即背負。終身尙不能稍懈。萬一遂自嘉州背負數千里。步行到家。重備棺槨。擇土安葬。粗麻重孝。與天祐一般。廬於墓側。守墓三年。教誨

天祐讀書，服闋爲之娶室，將一半家產房屋分給天祐。仲翔起服到京，將吳保安爲友，志求一段情節。奏聞唐主，願以自己官爵讓與其子天祐。朝廷看奏，深爲驚嘆，降旨仲翔原職如故。天祐授爲嵐谷縣尉。此二人面也未曾認識，不過音書傳達，遂爲知己。生死交情，真是全始全終的了。以視今人受人厚恩，一朝得志，就撇在瓜哇國裏去的，豈不是大相懸絕。後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廟，奉祀吳郭二人。香火至今不絕。然此等事，在士大夫中，已經稀少，安能筆之末技賤人。那知此輩之中，也有因知己之感，車難相恤，矢志不變的。你道奇也不奇。試聽下回說來。

第二回 人世枯榮易變心 如何車難遺相尋 優伶義氣高千古 生死交情爲寶音

話說江南蘇州府有一個姓唐名六生，從幼學唱旦脚，歌喉宛轉，面容風韻，精于音律。凡字之音，及喉唇齒，一些也不錯，算是上等名優。但爲人頗有血性，不肯向人爭媚取譚。有說他演得好的，他不以爲然。卽有說他演得不好的，他也不以爲然。嘆道我的好歹，不在登場演劇上，只是四海茫茫，那個是我唐六生的真知己。若果遇知己，我的性命也肯獻他的。（立志原自不凡）同班朋友往往笑他驕子，所以相好的人甚少。往往家鄉一個唱戲的人，倒弄得來像高人逸士，落落難合起來了。聞得京中最尚優伶，不論王侯貴戚，高官顯宦，有一好子弟到來，人人爭奪纏頭之賂，千金不惜。他因想都會之地，爲人物會聚之所，豈無一二有眼力的賞識於我。牝牡驪黃之外，主意定了，恰好有相熟的進京附舟同行。一到都中，人家曉得他是潘雨子弟，就有人令他入班。那知京師地方唱戲，只要熱鬧終笑，不診音律字面，並不管老少好醜。只要是小旦脚色，捨得臉，會抽趣，會奉承，陪酒陪宿，就得厚賄。若專靠唱戲，腔口好字正，眼目節奏合拍，就是雙裳羽衣仙曲，永新念奴的絕調，覺得淡而無味。沒有人要聽了。與人往來，若顧些體面，不肯與人勾頭抱頸，親嘴啞舌，覺得子都來朝也如嚼蠟。一生是顯情廉恥的人，所以一團高興，來到京師，依然所投不合。如在家鄉一般，擔擱歲餘，竟如蘇秦下第，金盡裘敝，費用乏絕，起來了欲要南歸。又尋見江東父老，有人約他同甘肅去，說彼處梨園絕少佳音，以子之技，到彼必有所遇。六生遂與偕往。路上行了兩月，有餘到了甘省南邊，人在彼唱戲者也不少，向同行中打聽，果然大有發財的，但唱的都是梆子腔。最厭的是崑腔。那兩

邊來的戲子，也要學他唱法，方能得時。六生聽了此言，出了一身冷汗，看此光景，冷淡更甚於京師，要做這行生意，無人來睬他，若不做這行生意，又無別舉可做，何以爲活？只得忍耐滿肚子氣，捺身入班，有時終日坐在箱上，不叫他出場，有時扮些雜脚色，在場上湊數，名爲巨腳，竟如班中扛箱打雜的一般，弄得衣衫藍縷，比京師更不像人。向來人看我不上，今日連自己也看不上自己了。（可憐）一日蘭州府太尊在公所請布按兩司，并合府官員飲酒，凡有名的戲班都叫齊伺候，共有四五班在場上擺演，衆官府中唯有方布政妻明音律，看了幾齣，都不入眼，問道：有南邊子弟善唱崑腔的麼？班中以六生對，遂點荆釵記。錢玉蓮別祠一齣，叫他唱。六生歌喉本好，又把一肚皮鬱悶之氣，都發洩在錢玉蓮身上，聲情哀楚，字字動人。方布政拍案叫絕，唱罷，重又叫他上去，說他的曲子可惜埋沒在這個班中就賞他十錠銀子。衆官看布政說他好，都稱贊起來，各出重賞。（賸聲附和情態可見）那時六生喜出望外，即同班中向來鄙薄他的，都趨奉他起來了。有的說六生向在某王爺府中出來的，有的說揚州商家有名的脚色（小人情狀）且不必表，到了次日，方布政又傳他進去，叫他唱賞了一副好衣服，從此六生之名，震於甘省，不論仕宦富家，燕飲喜慶，靡能上沒有六生，便覺減色。由此纜頭之贈，倍於他儂，到此地位，不惟衣帽體面，亦且囊有餘資，正是博得貴人青眼，看管教身在九霄中。那知六生正是得時之際，方布政終事遽問，此時心緒茫然，自料多凶少吉，那裏還有六生在心上。六生亦絕不見面起身時，衆人見人往送，獨六生不來相送，都說老爺平日何等待他，今送也不來一送，真可爲負心的人了。方布政自從拿問後，親戚朋友四散，緊閉，平時莫逆親若弟兄的，見他勢敗，亦反眼若不相識。（勢利之交，往往如此，與普天下人同聲一哭）一路孤孤悽悽，除幾個退還家人外，並無一人與他，車難周旋，行了月餘，已到直隸界上，離京不過數程，忽見一人騎着一疋驢子，驛在轎邊，或前或後行走，方公一看，認得是六生，便問道：你那裏來，也在這裏。六生跳下驢來，請了一個安，說道：小的來迎接老爺的。因今上驢傍着驛轎而走，六生道：小人那日聞老爺的消息，遂連夜先趕到京，尋着部裏一熟識書辦，細問老爺的事，情知老爺到京，即要收養小的，不放心，預先打點，凡刑部中司獄禁子等項，俱已安放停當，屋子也裱好一間，一

切需用物件盡皆置備。故來相接。方布政道：「你那得錢來使費？」六生道：「小人輩老爺抬舉，年來所得約有二三千金，儘可使用。稍施犬馬之報，布政嘆道：「吾交遊滿天下，今日能知恩報恩，不至於冷眼相看者，惟汝一人而已。」慨然今日方知罪。慨嘆了一回，爲之下淚。方布政收入天牢，果然諸色齊備，一些不吃苦。皆六生之力也。自此六生相隨在獄，殷勤服侍，見他愁悶，還唱個曲兒與他解悶。方公心緒不好，性情越越乖張，始初原有四五個家人跟隨，只因打罵不過，家人們想你係勢敗之人，還戀着你做甚麼，所以漸漸散去。單有一個老人家同六生在內陪伴。以後方公怒時，無處發洩，只有六生常在他跟前，不免要呵喝幾句，奉承幾筆了。旁人看了，倒替他不平。向六生說道：「你不是他的家人，小廝好意在這個地方陪伴他，今反要受他的氣，着甚來由？」六生道：「不是這樣說的。你想他今日何等情懷，自然左不是，右不是，任性使氣，並非打罵我也。從此六生在他身邊，愈加小心，竟如孝子奉養父母一般。及將近冬至之前，方公向六生道：「我不知免得此難苦。」六生道：「吉人自有天相，又唱一隻曲子去安慰他，唱到半隻，方公大哭起來，他就不唱了。到臨刑之時，只有六生在旁相送，又預先備好衣衾棺槨，趁頭威殮，振棺大哭，哀感路人。借一寺院安置其柩，人皆稱六生義氣，贊歎不已。六生道：「吾妻猶未了也。」先是布政家私抄沒有一妾一子，同一老僕留寓京邸。六生時時周濟，無如囊中亦漸漸告竭，只得仍舊唱戲，所得脚色錢，每日遣人送去，以供薪水。自己却足不到門，人問其故，他道：「寡婦之家，豈可胡亂進去？」其正道如此。六生此番在京，雖不比從前所賺，畢竟有限。幸虧人人重他義氣，在他面上都肯加厚，積蓄一年有餘，手中約有五百餘金。淺叫了一號常行的船，親自同家人送他家，扶柩回去。中輪放柩，後輪眷屬居住，自己宿在後梢等閣，不到輪內。既到家中，擇土安葬，一切葬費，皆六生囊囊相助，葬畢，重向墳前祭奠，痛哭一番，拜別而去。每向人道：「知言已死，我今不復度曲矣。」遂隱去，不知所終。

（神龍見首不見尾）看官，你道此等事，豈是無義氣人做得來的？世人朝朝夕夕，寒有身受，失恩一睨利害，中道相棄，甚至下石者，比比而是。六生一伶人耳，乃能若此，雖古之烈士，何以加焉？余故錄此一則，以媿天下之忘恩者。

明正統年間，京師有妓高娃，舉止溫雅，綽有闥閣風致。昌平侯楊俊方少年，見而悅之，欲與通奸。娃曰：「妾雖處平

康尚未失身於人。楊不信。及定情之夕。果處子也。欲娶之。會楊奉旨備邊不果。娃從此閉門謝客。歷十載不改志。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亭所構。以正統土木之變。俊等坐視不救。論死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憤激。目光如炬。但云陷鷲者自有人。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送者。俄有一婦縞素而來。則高娃也。楊顧謂曰。汝來何爲。娃曰。來視公死。大哭而呼曰。忠良死矣。聲動天地。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徒累若耳。娃曰。我志已決。公先往妾讀至矣。楊既戮。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紮接於頸。然後入棺。顧楊氏家人曰。好惹爾主。卽拔刀自刎於旁。呀。亦烈矣哉。因附錄於此。

自怡軒主人曰。凡人讀書談道義。往往自命過高。以魏讓荆卿爲不足道。一遇小利害。遂望然去之。是何言行之不相合耶。仲翔保安。皆武人。而不輕然諾。知恩報德。如是豈非卓卓者哉。然猶曰。此冠裳中人耳。六生一介優伶。一片血誠。而又動止有禮。隱現合宜。可與高娃。後先爭美矣。世云芝草無根。遺泉無源。信夫。

卷十八 脫網羅險遭醫師屠割

第一回 半積陰功半養身 誰知傳受失其真 參苓未必能全命 始信醫師解誤人

范文正公有言。不爲良相。願作良醫。你想宰相而下。內而尙書侍郎。翰墨科道。以及有司百執事。外而督撫司道。以至州官縣宰。足以展抱負。立功業者甚多。何以文正除却良相。概不願爲。而願爲良醫。可見宰相操生人殺人之柄。醫生亦握生人死人之權。宰相而利濟天下。則爲良相。醫生而救濟一方。則爲良醫。未有可以冒昧而爲之者。今世做醫家的。記了幾位藥名。念了幾個湯頭。伸指診脈。不辨浮沈。遲數。握筆開方。不知補瀉調和。一到病家。但說某老爺請我。某鄉官求我。某人某人是。我醫好的。及至現在之病。非不苦思力索。雖添一方。無如病不願藥。藥不對病。服下去。竟如以石投水。萬一造化好。撞着一個。便揚揚自誇。似盧醫復出。扁鵲再生。若是吃下不效。便說此病本來生得古怪。恐怕尙要變症。問他變的何症。則又茫然不知。更有一件大毛病。明知用藥錯了。若肯另換一方。其

病或尚可挽回。他偏斷斷不肯認錯。恐怕前後方子兩樣。壞了自己聲名。寧可等他死罷。從來說醫家有割股之心。今日那知多變為養生之念。只要自己賺錢。不顧別人死活。昔官家一女。招有養塔在家。尚未成婚。其女一日小有感冒。大人家即生請醫看視。那醫家素有名望。把指頭在脈上一點。便說出病之輕重。並不肯虛心叩問。所以合邑推為名醫。千請萬請。請得出來。其父邀入房中看病。看罷出來。便稱恭喜道。這不是病。却是有孕的喜脈。不過胎氣不安。服兩帖安胎藥就好了。其父默然不應。那知其塔在旁聽得勃然大怒。趕回家去。告訴父母。定要退婚。其父待醫生去後。細思我家家法甚嚴。豈有此事。但必要弄一方法。塞住醫生的口。纔好見女塔去了。便到塔家。在女塔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女塔便不聲揚。依舊復來。隔了兩日。又請此醫到家。對他說服藥之後。身子安適。甚為效驗。但既有胎氣。尚須調理。求再診視。診視定一丸方。醫生欣然仍到床前診脈。診過脈後說道。我說不錯。已有三個月身孕了。只消寫一丸方保養元氣。看來生下來。倒是一位相公。其父便請坐在床前寫方。方纔寫完。只見帳中跳出一個少年男子。劈頭就是兩個嘴巴。罵道。我是男子。說我有孕。生下相公。怪道人家閨女也說他有了身孕。拉你當官去講。醫生大窘。羞得滿面通紅。拖到廳上。跪地磕頭請罪。其父道。你說吾塔有孕。倒也平常。你說我女有孕。這異名節所關。幾乎拆散人家夫婦。却饒你不得。只見一大丫鬟。搬出一個淨桶來。說道。這是我家奶奶感你費心。謝你的東西。揭開了桶蓋。滿滿的一桶臭糞。便向他頭上一淋。竟像珠冠絡索一般。眾人捧鼻而笑。醫生窘極。鑽入桌子底下。把身子亂搖。糞要淋到嘴裏去。弄得開口不得。今日醫生得領受此味者。甚多。皆幸而免耳。滿堂人愈覺好笑。主人也笑道。本該送官究治。今如此光景。也饒了他了。饒了他罷。他雖不怕我們。却怕臭的。教他把灶煤塗抹在他面上。趕他出去。那醫生得命跑出一頂轎子。已被家人家打得粉碎。坐不得了。要走又不成。模樣只得一面走一面拉起衣衿。在面上亂揩。那知糞與煤灰攪在一處。竟如灰漆灰補一般。那裏搽得乾淨。弄得花花綠綠。滿街人見者。無不大笑道。某先生向來拿班做勢。做出名醫樣子。今日吃了虧了。那醫生回去。只得躲在家中。兩三個月。不見人。然此乃庸醫通病。無足為怪。更有一種醫家。傳得秘方。實能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而所用藥物。奇奇怪怪。隨裏

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說出來可廣見聞所未及吾師王源魯先生有遺稿中有老神仙傳事奇文奇今先錄於左

其傳曰明季天下大亂張獻忠掠河南俘一男子自云有禁方能活人賊姑置之未之信也獻忠性殘暴每以大棍撻左右至死既死而悔偶憶男子言召使治果立愈始驚異焉獻忠在長沙一日忽下令曰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萬累為臺高幾十丈令將士執弓矢環其下曰吾有呼即全軍皆呼而召男子登之男子登未半股欲鏢止視臺下皆引弓相擬大懼遂造於巔於是獻忠揖而呼曰老神仙老神仙擊殿然動山谷自此軍中皆呼為老神仙云老神仙者鄧州人姓陳名士慶少慕神仙術徧遊名山無所遇後至終南山見老人簪冠羽衣瞑坐石洞中士慶疑非常人再拜自陳求為弟子老人拭目徐視曰若豈神仙中人去毋測我士慶跪拜者累日每飢則往山下乞食老人乃與一物如鮑食之腹中氣蒸蒸然遂不復飢士慶愈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出書一卷授之始拜受而退視其書多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則禁方也歸過洛陽有貴家輒墜地而折足募為愈之者與百金試以其方治之果愈得金以歸時盜賊蠢起父母疑子李無報在外久必從賊得金士慶出書自明父方怒投之火急起檢取止存末四頁矣士慶初匿其姓名後蜀文士劉應與之善許為作傳始溲為述之如此其在賊中所全活甚衆獻忠髮楚府宮人去脚偶以暴怒以刃刺之洞腸潰腹召士慶治之士慶曰嘻烏有人腸胃離體而尚可復活者然大王有命不敢違昇置木屏先以清水漉之納其腸胃線紉而敷以藥老脚越宿而呻吟三日而思飲食五日而起坐不十日而仍侍獻忠左右矣孫可望殺一愛妾士慶度其必悔即持去治之如老脚衾裏置軍中閱數日見可望曰前日將軍何自殺所愛可望撫膺嘆曰悔不求君治士慶曰毋過傷吾今適得一美人願以奉將軍令人持車至啓衾出則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瑣如縷美艷乃倍於平時白文選與官軍戰砲中其頸頻死士慶曰傷重矣我無子彼能父我而養我以終身當活之然彼業反覆須書券來白即書券如其言及以藥燻其痛處錫去其骨殺犬取膠骨如其長合之敷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砲者首以歸其奇驗

多類此獻忠死士慶遊諸將間年老矣猶日飲酒數斗御數女人或求其術輒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後卒從文選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嗚呼余覽世所傳老神仙事洵奇怪古方技中不多見也惜爲賊用弗以其術活一時忠義士既又聞降將王安石在賊中嘗從老神仙求藥見其羣聚婦人剗取陰上肉方寸許雜以藥投爐中熬之須臾火起光滿一室其火着物不燃久之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熄若然是其術非作賊者不忍試且無由試也曷足尙哉

看了此傳足知醫之一門亦無所不有然此鴉亂之世人民遭劫時候宜有此怪誕之術助賊爲虐剗取人身上東西作藥中藥料乃若康熙初年天下太平無岐黃之家亦有暗裏戕賊人命合藥以治病者看官你道其事出在何處且待下回細述

第三回 岐黃技術本庸常 何乃相傳有禁方 救命先爲戕命事 有如剗肉去醫瘡

話說蘇州之水莫大於太湖周圍八百里界跨江浙兩省內有七十二峯居民聚處村落極多皆非船不行有一箇外科醫家姓麻名希陀住在太湖中地名消夏灣從幼習醫後來不知從何處得了一本秘本其道大行因湖中往來不便借所房子住在湖州府城內行道凡疑難險症人所不能醫的用了他藥却能全愈從不寫方不過對症付藥常對人說藥本甚貴價值千金凡有力之家生了危疾請他去看先要講定藥價謝儀多少然後用藥整千整百的銀子到手不以爲奇合藥總在祕室之內親自動手一年不過歸家幾次聲名遠播其門如市只道他是救世的名醫那知是鴉鴞爲心豺狼成性的術士再說蘇州有個秀才姓賈名任遠平日處館舖口其年荒了硯田欲往洞庭山親戚處覓一來歲館地叫船不起只得走出衙門外尋一便船趁往一路走去苦無肯趁的船恰好其時麻希陀在蘇州一鄉官人家看病出來要回家去聽見岸上有人叫喚趁船推窗一看是一斯文人模樣便叫把船傍岸接他下來任遠落了船見艙中坐一衣冠濟楚的人船板上擺一藥箱知是行道的便拱手道先生打攬了希陀就請餘興來坐問道吾兄何往答道小弟要往洞庭山去趁到湖口再行搭船希陀問何貴幹任遠道小弟欲到彼處

央煩親友，覓一館地，希陀道。弟有兩個兒子，正欲請一良師教他。今日有緣，得遇吾兄，何不就到舍下，下榻，省得別處尋館。修儀五十金，如蒙不棄，就此同往如何？大凡做先生的，欲覓一好館，千難萬難。今偶然說起，就有人請。東修又好看，那有不肯的道理。任遠聽了一口便允。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東全不費工夫。在船耽擱一夜，明日船到門首，就同上岸，見居民甚少，又四散住開。單有一所大宅房屋，深邃，四面圍牆，牆外一條小河環繞，是一獨家村莊。到廳上，重又作了揖，家人送茶過了，即叫備飯。飯後，主人向他道：本定來歲下榻，弟意即欲屈留在此，明日開館，再加一節修金，如何？任遠道家中別無他事，不過還要回去安頓安頓，即便就來。主人道：如此連你的信，也不要寫的，只要開明地頭住處，弟即遣人先送一節束修過去，討府上回信來可好？任遠大喜，道：極感感情，有了一季束修，我即不回家去，也不妨了。當夜送入內書房安歇。明日就是好日子，兩個學生出東拜從，面貌却也清秀。問他年紀，大的十七歲，已經念文字了；小的十六歲，尚讀古文，質地俱好，功課絕不廢力。與他講究，頗能領悟。散日後，接着家信，所送修金已經收到，從此安心了。把柬中念頭丟在一邊了。館中供應頗豐，師生甚是相投。只是學生不在館中，獨坐一室，太覺無聊。因問學生這裏可有散悶的所在？學生道：荒野所在無處可走。正是有一句話，要叮囑先生，晚間無事，寧可早些安睡，却不可跨出書房門一步。牢記牢記。任遠暗想：這書房外定然就是個內室，所以要我不要跨出，便把頭一點道：曉得了。來歲清明節候，又有家信來，說清明東修已經收到家中，正好接濟。餘亦不過家常細話。因對學生道：你家送束修去，該與我說聲。我也要寄封書回去。學生道：寄信不難，只是信上不要寫出這裏的地方來，寫了父親要怪的。問其緣故，笑而不言。任遠又想道：他家不要我寫明者，定怕我家中曉得。或有人尋來，騷擾也。太板執了。然承他送過束修，討過回信，覆我我心已安，何必定要寫信回去惹他不喜？夏間大的學生教他開筆作文，小的亦教他念些先賢文章。學生亦欣喜樂從。只有主人家自初到相接之後，絕不見面。偶爾問起，總掩不。在家中，這也不放在心上一日。正值中秋佳節，學生已放了進去，閉步庭中，月色絕佳。見書房開在那裏，走到門口一望，不像內室所在，悄悄跨出，見側首一條小街，兩邊俱是白粉高牆，月光照耀，如同白晝。遠去絕無人影，信步走

去一陣腥風撲面，耳邊隱隱有凄慘之聲，再走幾步，只見幾間矮屋，鑿從內出，微微有火光在內，從門縫一張，那知不幾猶可一張的時候，頭頂上失了三魂，腳底下掉了七魄，嚇得兩隻脚，如同敗公雞一般，索落索落，抖起來，你道屋內是甚麼東西，却是身體不完的人，有沒了真的，有沒了耳的，有沒了手，沒脚的，內面地有數尺深，還有血淋淋如死的一般，倒在地下，都在那裏呻吟叫苦，牆邊溝內，尚有無數血肉狼籍，斯時任遠連忙退步，回轉書房，心頭還跳個不住，想道：莫非我在這裏做夢麼？又聽道：這裏是陰司地府，走入地獄裏來，不成，睡在床上，翻來覆去，那裏睡得著，一到天明，便即起身，坐着呆呆的想，怪道學生叫吾，勿要跨出門外去，爲有這緣故，少停學生出來，見先生顏色變異，便道：先生昨夜敢是走出書房去麼？任遠道：沒有，學生道：先生不要瞞，吾只怕倒受些驚嚇了，任遠被他猜著，便道：我正要問你，你家爲何有此被傷受苦的人，學生道：今日不得不直說了，這屋內受苦的人，都是我父親取的藥料，只因我父親當初會得一本秘方，凡人身上的病，都要人身上的物件醫治，如耳目四體之症，割取活人的耳目四體合藥，五臟六腑中，生了癰疽，割取活人的五臟六腑醫治，無不立效，故收羅這些人來，作爲藥料，死的丟開活約，留著備用，所以他們在那裏叫苦，任遠慌問道：這些被割的人，是怎樣來的？對道：或做手藝，或走江湖的，騙了進來，便不放手，任遠口中雖問，已嚇得心膽俱碎，面如土色，眼內撲簌簌流下淚來，道：莫非吾也在此數麼？學生道：先生休慌，前日請你來，原是此意，（愛沿途貧館者，看看榜樣）今感指教之恩，決不害你性命，但三年後，本要送你回去，今則不能矣，只好終老於此罷了，任遠執了學生的手道：我就住在此，這條性命都在你兩個身上，免我一死纔好，學生又安慰了幾句，便走去念書了，任遠從此以後，日日如坐針氈，思欲逃去，但牆垣甚高，怎能插翅飛過，又怕學生也憂變心，性命難逃，只得要假意奉承，使他歡喜，想平日會講讀白衣觀音神咒，是救苦救難的，遂每日持誦千遍，朝夕向西跪拜，以求救援，一夜夢見白衣婦人，向他道：要脫禍，待還布，醒來不解所爲，隔了數日，忽見學生拿匹布來，約有五六丈長，說與先生做衣褲的，等裁縫來裁剪，便放在書房一邊，任遠觸着前夢，心上一計，到了夜間，人靜，將布在水缸浸溼，撥一桌子擺在牆邊，立在上面，把布執定一頭，將一頭擦過牆去，濕布粘住

這邊牆上，便拉拽不動。因用力挽定，以手挽手，扒上牆頭，往下一望，是一塊菜園空地，又將裏面的布粘住船上，掛了身子，走過菜園一帶，籬牆扒過籬牆，又是一條小河，隔斷幸虧幼時會識水性，遊過河去，上了岸，拔步便走，正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夾七夾八，走到天明，約有數里之道，那知不是天盡頭，却是地盡頭，白洋洋一望大水，是太湖邊了，任遠雖已逃出，又怕後面追來，捉將轉去，仍是一死，眼前又無一隻船過，急得沒法，等了一會，見上溜頭有一船使，逆而來，極力高叫救命，那船便落下蓬，傍攔岸來，任遠便望船上一跳，船家見他滿身盡溼，面目驚惶，問他可是遇了強盜，如今要往那裏去，任遠道：「正是過盜，今要往洞庭山去。」船家道：「這是順路，帶你去便了。」扯起蓬，不上兩個時辰，就到洞庭山下，別了船家上岸，走到一親戚家，那親戚見了，忙問道：「吾聞得你在遠處，爲何如此模樣？」莫非河中翻了船麼？任遠道：「一言難盡，便拖到僻靜之處，將麻希陀的作爲自己，被騙，原由細述一遍，其親戚駭然道：「既如此，速去報官。」同到太湖縣裏，喊稟太湖廳，叫進細細問明，卽傳齊衙役，又知會了太湖副將，帶了營兵，同去協拿，叫任遠做個活證。齊到消夏灣來，那日學生起來，不見了先生，見一疋布掛在牆上，知其越牆而出，但此處非船不行，叫人在蘆葦蕩中各處尋覓，其時麻希陀湖州未歸，家中疑慮交迫，忽見官船營船紛紛到來，把前後門守住，先生領了官府人役，一直打進，搜出許多四體不全的人，兩個兒子，曉得事發了，嚇得魂不附體，對着先生大哭，任遠見了，倒覺慘然，只得向他道：「你父惡貫滿盈，吾也顧不得你了。」官府便把一門眷屬都上刑具，解往上司衙門，又移文湖州府，捉拿麻希陀到案，那麻希陀捉到了，不待來訊，一把惡款招供，當下痛打四十家，屬一齊收禁，後來麻希陀問了凌遲，妻孥俱定斬罪，家私抄沒，以給受冤之人，葬埋拋棄的骨殖，蘇湖兩府傳爲奇事，任遠從此虛奉觀音，家裏授後，再不敢出門尋館了，可見善惡到頭終有報，任遠虔誦神咒，終獲大士之報，脫此羅網，有人道：「兩個學生，不忍害先生性命，先生倒害他性命，覺得太忍，不知爲地方上除害，卽爲地方上造福，古人大義滅親，子且不顧況弟子乎？」

自怡軒主人曰：戕人命以醫人罪，固不容誅矣。至庸醫殺人，似乎尚可原宥，不知業醫者，雖質地不同，若肯用心

學問盡心醫治。受業者，雖不能免救活者，亦或有之。功過尚可相抵。無如今之醫生，質既愚鈍，又復自以爲是，不肯虛心，全無學問，專欲賺錢，不顧病人死活。此其罪過，豈可言哉。若麻希陀奇，又豈尋常意計中事。得福之慘宜矣。

卷十九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一回

話說正德年間，有個舉人，姓楊名廷和，表字元禮，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揚州江都縣。此人生得肌如雪，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裏有什麼麼斐措，那裏有什麼麼玉衍。這個楊元禮，便真正是神清氣爽，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縱，學問夙成，閉着古書薄葉，一隻手不住的翻吸力，鬆刺不勾吃一杯茶時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點篇數，那曉得經他一看，逐行逐句，都稀爛的熱在肚子裏。頭一遇作文時節，鋪着紙，磨着墨，蘸着筆尖，聽聽聲，簫簫聲，直揮到底，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句句是錦繡文章，真個是

筆落驚風雨，書成泣鬼神。終非池沼物，堪作廟堂珍。

七歲能書大字，八歲能作古詩，九歲精通時藝，十歲進了府庠。次年第一補廩，父母相繼而亡，丁憂六載。元禮因爲少孤，親事也都不會定得，喜得他苦志讀書，十九歲便得中了鄉場第二名，不得首薦，心中悶悶不樂，嘆道：世無識者，不耐煩。赴京會試，也是叔伯親友們，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時常催促同行。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也是不會中得，解元氣忿的說話，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發起興來，整治行李，原來父母雖亡，他的老算原是務實生理的人，却也有些田房遺下。元禮變賣一兩處，爲上京盤纏，同了六個鄉同年，一路上京。那六位同年是誰？一個姓焦名士濟，字子丹，一個姓王名元輝，字景照，一個姓張名顯，字發伯，一

個姓韓名藩錫字庚侯。一個姓蔣名義字禮生。一個姓劉名善字取之。六人裏頭只有劉蔣二人。家私涼薄些兒。那四位却也是一個個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萬。地方上叫做小王。慣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那時新得進身。這幾個朋友好不高興。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一個個人材表表。氣勢昂昂。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輕眉俊眼。繡腿花拳。風笠飄飄。雨衣鮮燦。玉勒馬一聲嘶。破柳隄烟碧。惟車數武。碾殘松嶺。蜜右懸。鵬矢。行色增雄。左插。鉞函。威風倍壯。揚鞭。馮。躍。途人。誰敢爭先。結隊驅馳。村市盡皆驚駭。正是處處綠楊堪繫馬。人人有路透長安。

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景光。雖然懸弓佩劍。寶落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尤其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為要緊。一舉一動。俱要留心。千不合。萬不合。是貪了小便。宜在山東兗州府馬頭上。各人的管家。打開了銀包。兌了多。少銅錢。放在皮箱裏頭。壓得那馬背。即當擔夫疲軟。一路上見的。只認是銀子在內。那裏曉得是銅錢在裏頭。行到江南府榮縣地方。相近離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涼。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抬頭觀看。望着一座大寺。

蒼松虬結。古柏龍蟠。千尋峭壁。插漢芙蓉。百道鳴泉。灑空珠玉。塔頭高拱。上過層霄。鷓鴣分張。下臨無地。顛巍巍。恍似雲中。雙闕。光燦燦。猶如海外五城。

寺門上有金字牌匾。名曰寶華禪寺。這幾個。連日鞍馬勞頓。見了這座大寺。心中歡喜。一齊下馬停車。進去遊玩。但見稠陰夾道。曲道迂迴。旁邊多少舊牌。七橫八豎。牌上字跡模糊。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正看之間。有小和尚。急忙進報。隨有中年和尚。油頭滑臉。擺將出來。見了這幾位冠冕客人。隨進來。便鞠躬迎進。迷一位見禮。看坐。問了某姓某處。小和尚捧出一盤茶來。吃了。那幾個隨即問道。師父法號。那和尚道。小僧賤號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幹。至荒寺經過。衆人道。我們都是進京會試的。在此經過。見寺宇整齊。隨喜進來。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師遠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說了。三言兩語。走出來。分付道人。擺茶果點心。便走到門前觀看。只見行李。十分華麗。跟隨人役。個個鮮衣大帽。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暗暗地歡喜道。這些行李。若謀了他的。儘好受用。我們這樣荒僻地面。他們在

此逗留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們，再作區處。轉身進來，就對衆舉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告，勿罪唐突。衆舉人道：「但說何妨？」和尚道：「說也怪奇。小僧昨夜得一奇夢，夢見天上一個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變了一塊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今科狀元，決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這裏僻鄉村，雖不敢屈留尊駕，但小僧得此佳夢，意欲暫留過宿。列位相公若不棄嫌，過了一宿，應此佳兆，只見山蔬野蕈，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見罪。衆舉人聽見說大星落後園，決應在我們幾人之內，欲要應承過宿，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密向衆同年道：「這樣荒僻寺院，和尚外貌雖則殷勤，人心難測。他苦苦要留，必有緣故。衆同年道：「楊年兄又來迂腐了。我們連主僕人夫，算來約有四十多人，那怕這幾個鄉村和尚，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處，都是我衆人賠償。楊元禮道：「前邊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還該趕上，纔是道理。却有張跛伯與劉取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心上只是要在對元禮道：「且莫說天色已晚，趕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可有可慮，現成這樣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爲誤事。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年兄自請先行，我們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見衆人低頭商議，楊元禮聲聲要去，便向元禮道：「相公此處去十來里，有黃泥壩，歹人極多。此時天色已晚，路上難保無虞。相公千金之軀，不如小房過夜。明日早行，差得幾時路程，却不安穩了。多少元禮被衆人牽制，不過，又見和尚十分好意，况且跟隨的人，見寺裏熱茶熱水，也懶得趕路。向主人道：「這師父說黃泥壩晚上難走，不如暫過一夜罷。」元禮見說得有理，只得允從。衆人分付拾行李，明日起程。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連忙備辦酒席，分付道人宰雞殺鵝，烹魚包饅，登時辦起。威席來，這等地面，那裏買得湊齊。原來這和尚極會受用，件件色、雞、鵝等類，都養在家裏，因此捉將便殺，不費工夫。佛殿旁邊轉過曲廊，却是三間精緻客堂，上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下面列着一個陪席，共是八席，十分齊整。悟石舉杯安席，衆同年序齒坐定，吃了數杯之後，張跛開口道：「列位年兄，必須行一酒令，纔是有興。劉取之道：「師父這裏可有色盆和尙道：「有的。連喚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焦于舟也不推遜，吃酒便擲取么點，爲文星，擲得者卜色，飛報衆人嘗得酒味甘美，上口便乾。原來這酒不比

尋常却是把酒來浸米麪中，又放些奇料，用些熱藥，做來顏色濃膩，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吃了便覺神思昏迷，四肢疲軟。這幾個會試的路上，吃慣了歪酒，水般樣的淡酒，藥般樣的苦酒，還有尿般樣的臭酒，這晚吃了，恁般濃醞，加倍放出，意興來，猜拳賭色，一杯復一杯，吃一個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箱陪了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這些驢夫馬夫，上下人等，都吃得泥爛，只有楊元禮吃到中間，覺酒味香濃，心中漸漸昏迷，暗道：『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必有緣故。』」就地生出智著來，假做腹痛，吃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路途上，或者感些風寒，必要多吃熱酒，纔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遂齊來勸那和尚道：「楊相公，這酒是三年陳的，小僧盡置在牀頭，不敢輕用。今日特地開出來，奉敬相公腹內作痛，必是寒氣，速用十來大杯，自然解散。」楊元禮看他勉強勸酒，心上愈加疑惑，堅執不飲。衆人道：「楊年兄爲何這般掃興？我們是特飲一番，不要負了師父美情。」和尚含席敬大杯，只放元禮不過。心上道：「他肯吃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圈子外邊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禮道：「是吃不下了，多謝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却說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這些行李，衆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鋪下鋪蓋。這些吃醉的舉人，大家你稱我頌，亂叫着某狀元某會元，東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脫，爬上床，埋頭便睡，胸胸鼻息，響聲如雷。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們，大碗頭勸着，一發不顧性命，吃得眼定口開，三酸脚軟，做了一堆矮倒。却說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雖然同，酒力各別。間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裏，却又解酒湯，在房裏去吃了，不得昏迷。酒散歸房，人人熟睡，那些賊禿們，一個個磨拳擦掌，思量動手。悟石道：「這事須用乘機取勢，不可遲延。」恐酒力一散了，便難做事，分咐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臥房門首，聽了一番，思待進房中間，又有一個四川和尚，號曰覺空，悄悄向悟石道：「這些書獃，不用當，必須先把跟隨人役，完了事，進得內房，這叫做斬草除根，水無遺患。」悟石點頭道：「說得有理。」遂轉身向家人安歇去處，推開房門，見頭便割。這般酒透的人，匹力撲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齊殺倒，血流遍地，其實堪傷。却說那楊元禮，因是心中疑惑，和衣而睡，也是命不該絕，在牀上展轉，不能安寐，側耳聽着外邊，只覺酒散之後，寂無人聲，暗

道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收了這殘盤剩飯。必然聚吃一番。不然也要收拾傢伙。爲何寂然無聲。又少頃聞得窗外悄悄。若有人聲。心中愈發疑惑。又少頃只聽得外廂。連叫啜啜。又有和尚口聲。又聽得匹撲的跳響。慌忙跳起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賊僧計也。隱隱的聞得腳踪聲。近急忙裏用力去推那些睡漢。那裏推得醒。也有木頭般不答應的。也有胡胡盧盧說困話的。推了幾推。只聽得呀的房門聲響。元禮顧不得別人。事急計生。聲身跳出後窗。見庭中有一顆大樹。猛力爬上。偷眼觀看。只見也有和尚。也有俗人。一夥兒擁進房門。持着利刃。望頭便刺。元禮見衆人被殺。驚得心搖胆顫。也不知牆外是水。是泥。奮身一跳。却是亂棘叢中。欲待存身。又想後窗不會閉得。賊僧必從天井內追尋。此處不當穩。便用力推開棘刺。滿面流血。鑽出棘叢。拔步便走。却是硬泥荒地。帶跳而走。已有二三里之遠。昏昏地黑。陰風漸漸。不知是什麼所在。却都是廢塚荒邱。又轉了一個灣角兒。却是一所人家。孤丁丁住着。板縫內尚有火光。元禮道。我已筋疲力盡。不能行動。此家燈火未息。只得哀求借宿。再作道理。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

元禮低聲叩門。只見五十來歲一個老嫗。點燈開門。見了元禮道。夜深人靜。爲何叩門。元禮道。黑夜叩門。實是學生得罪。爭奈急難之中。只得來求媽媽方便。容學生暫息半宵。老嫗道。老身孤寡。難好留你。且尊客又無行李。又無隨從。語言各別。不知來歷。決難從命。元禮暗道。事到其間。不得不以實情告他。媽媽在上。其實小生姓楊。是揚州府人。會試來此。被寶華寺僧人。苦苦留宿。不想他就起狼心。把我們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一齋。殺倒。只有小生不醉。幸得逃生。老嫗道。啜啜阿彌陀佛。不信有這樣事。元禮道。你不信。看我面上還有血痕。我從後庭大樹上爬出。跳出荆棘叢中。面都刺碎。老嫗睜睛看時。果然面皮都碎。對元禮道。相公果然遭難。老身只得留住。相公會試中了。看顧老身。就有在裏頭了。元禮道。極感媽媽厚情。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替你關了門。你自去睡。我就在此。裏兒上。假寐片時。且待天明。自當告別。老嫗道。你自請穩便。那個門。沒事不勞相公費心。老身這樣寒家。難得會試。相公到來。常言道。貴人上宅。柴長三千米。長八百。我老身有一個姑娘。是賣酒的。就住在前村。我老身去打一壺來。替

相公慳驚。省得你又無鋪蓋。冷冰冰地睡不去。元禮只道脫了大難。心中又驚又喜。謝道：「多承媽媽留宿。已感感情。承賜酒。何以圖報。」小生倚得成名。決不忘你大德。媽媽道：「相公且看坐片時。有小女奉陪。老身暫去。就來。」女兒過來。見了相公。你且把門兒關着。我取了酒就來。也那老嫗分付女兒幾句。隨即提壺出門去了。不提。却說那女子。把元禮仔細端詳。若有嗟嘆之狀。元禮道：「請問小姐姐。今年幾歲了。」女子道：「年方一十三歲。」元禮道：「你爲何只管呆着小生。」女子道：「我看你堂堂容貌。表表身材。受此大難。故此把你仔細觀看。可惜你滿腹文章。看不出人清世故。元禮驚問道：「你爲何說此幾句。令我好生疑異。」女子道：「你只道我家母親爲何不肯留你借宿。元禮道：「孤寡人家。不肯留夜留人。女子道：「後邊說了被難。因緣。他又如何肯留起來。」元禮道：「這是你令堂惻隱之心。留我借宿。」女子道：「這叫做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元禮益發驚問道：「難道你母親也待謀害我不成。」我如今孤身無物。他又何所利於我。小姐姐莫非道我驚弓之鳥。故把言語來嚇詐我麼。」女子道：「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是那個的房屋。我家營運的本錢。是那個的本錢。」元禮道：「小姐姐說話。好奇怪。這是你家事。小生如何知道。」女子道：「妾姓張。有個哥哥。叫做張小乙。是我母親過繼的兒子。在外面做些小經紀。他的本錢。也是寶華寺悟石和尚的。這一所草房。也是寺裏搭蓋的。哥哥昨晚回來。今日到寺裏交納利錢去了。幸不在家。若還撞見相公。決不相饒。」元禮想道：「方纔衆和尚行兇。內中也有個俗人。一定是張小乙了。便問道：「既是你媽媽和寺裏和尚們一路。如何又買酒請我。」女子道：「他那裏真個去買酒。假此爲名。出去報與和尚得知。少頃。他們就到你。你終須一死。我見你丰儀出衆。決非凡品。故此對你說。知放你。此脫此難。」元禮嚇得渾身冷汗。抽身便待走出。女子扯住道：「你去了。不打緊。我家母親極是利害。他回家來不見了你。必道我洩漏機關。這場責罰。教我怎生承受。」元禮道：「你若有心救我。只得吃這責罰。」小生死不忘報。女子道：「有計在此。你快把繩子。將我綁縛在柱子上。你自脫身前去。我口中亂叫母親等他回來。只告訴他。說你要把我強姦。綁縛在此。被我叫喊。不過也怕母親歸來。只得逃走了去。必然如此。方免責罰。」又急向箱中取銀一錠。與元禮道：「這正銀。和尙借給我家的本錢。若母親問起。我自有一言抵對。元禮初不欲受。思量前去盤纏。尙無毫忽。只得受了。把這女

子綁縛起來。心中暗道：此女仁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與他定約，異日娶他回去，便向女子道：小生楊廷和，表字元禮，年十九歲，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氏。因父母早亡，尚未婚配。受你活命之恩，意欲結為夫婦。後日娶你，決不虛言。小姐姐意下如何？女子道：妾小名淑兒，今年十三歲，若不棄微賤，永結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親通報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爾不肯負他。請君日後勿復記懷。事已危迫，君無留戀。元禮聞言已畢，抽身往外便走。緣得出門回頭一看，只見後邊一隊人衆，持着火把，蜂擁而來。元禮魂飛魄散，好像失心風一般。望前亂跌，也不敢回頭再看。結分兩頭，單提那老嫗叫來川僧，覺空持棍在前，悟石隨後。也有張小乙，迺共有二十餘人，氣勃勃一直趕到老嫗家裏。女子聽得人聲漸近，亂叫亂哭。老嫗一進門來，不見了姓楊的，只見女兒被縛，嚇了一跳。道：女兒爲何倒縛在那裏？女子哭道：那人見母親出去，竟要把我強姦。道我不從，竟把繩子綁縛了我。被我亂叫亂嚷，只得奔去。又轉身進來，要借盤纏。我回他沒有，竟向箱中摸取東西，不知拿了甚麼，向外就走。那老嫗聞言，好像落湯雞一般，口不能言。連忙在箱子內查看，不見了一錠銀子，叫道：不好了！我借師父家的本錢，反被他掏摸去了。衆和尚見楊元禮也沒工夫逗留，連忙向外追趕。又不知東西南北，那一條路去了。走了一陣，只得嘆口氣，回到寺中，跌脚嘆道：打蛇不死，自遺其害。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且把殺死衆屍，埋在後園空地上，開了箱籠，被囊等物。原來多是銅錢，在內銀子也有八九百兩。把些錢分與覺空，又把些分與衆和尚。衆道人等也分些與張小乙。人人歡喜，個個感激。又略分些送與老嫗。一則買他的口，一則賠償他所失本錢。依舊所借，却說那元禮脫身之後，黑地裏走來走去，原只在一個地方。氣力都盡，只得蹲在一個冷廟堂裏。頭天色微明，向前又走。已到榮縣，剛待進城，遇着一個老叟，連叫老姪，問得你新中了舉人，恭喜恭喜。今上京會試，如何在此獨步，沒人隨從？那老叟你道是誰？就是元禮的叔父，叫做楊小峯。一向在京生理，販貨下來，經蘇河間府，到往山東，劈面撞着了新中的姪兒。真是一天之喜。元禮正值窮途，撞見了自家的叔父，把寶華寺受難根由，與老嫗家脫身的緣故，一一告訴。楊小峯十分驚，就挽着手，挽到飯店上，吃了飯，就把身邊隨從的阿三，送與元禮伏侍。又借給他白銀一百二三十兩，又替他呼了

驛轎送他進京，正叫做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元禮別了小峯，到京會試，中了第三名會魁，嘆道：我揚廷和到底這人，一籌然雖如此，我今番得中，一則可以踐約，二則得以伸冤矣。殿試中了第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有相厚會試同年舒有慶，他父親舒瑛正是山東的巡按元禮，把六個同年及從人受害，本末細細與舒有慶說，知有慶報知父親，隨着府縣親提合寺僧人到縣，即將爲首僧人悟石覺空二人極刑鞠問，招出殺害舉人原由，押赴後園起屍相驗，隨將衆僧拘禁。此時張小乙已自病故了，舒瑛即時題請滅寺屠僧，立碑道旁，地方稱快。後邊元禮告假回來，親到廢寺墓址，作詩弔祭六位同年，不題，却說那老嫗原係和尚心腹，一聞寺滅僧屠，正待逃走，女子心中暗想：我若跟隨母親同夫前日，那楊舉人從何尋問，正在憂惶，只見一個老人家走進門來，問道：這裏可是張媽媽家？老嫗道：老身亡夫其實姓張，老叟道：令愛可叫做淑兒？應老嫗道：小女的名字，老人家如何曉得？老叟道：老夫是揚州楊小峯，我姪兒楊廷和中了舉人，在此路過，往京會試，不意這裏寶華禪寺和尚，忽起狼心，謀害同年六位舉人，並殺跟隨多名姪兒，幸脫此難，現今中了探花，感激你家令愛活命之恩，又謝他贈了盤纏銀一錠，因此託了老夫到此說親，老嫗聽了，嚇呆了半晌，無言回答，那女子窺見母親情慌，無措，拉他到房中說道：其實那晚見他，丰格超羣，必有大貴之日，孩兒惜他一命，只得贈了盤纏，放他逃去，彼時感激孩兒，遂訂終身之約，孩兒道：母親平昔受了寺僧恩惠，縱去報與寺僧知道，也是各不相負，你切不可懷恨，他有言在先，你今日不須驚怕，楊小峯就接淑兒母子到揚州地方，賃房居住，等了元禮榮歸，隨即結姻，老嫗不敢進見元禮，女兒苦苦代母請罪，方得相見，老嫗匍匐而前，元禮扶起，行禮不提前事，却說後來淑兒與元禮生出兒子，又中幸末科狀元，子孫榮盛，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合，這叫做夫妻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有詩爲證：

春闈赴選遇強徒，解厄全憑女丈夫。凡事必須留後着，他年方不悔當初。

卷二十 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一回

這話本出在明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傍。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蟻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土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爲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個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週濟人的緩急。凡來吃酒的。偶然身湯銀錢缺少。他也不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也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劉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會修得善果。所以今世別做個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却不倒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錢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大雪朔風凜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帷帳。善度簾櫳。乍飄數點。俄驚柳絮飛騰。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擊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梢灑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王孫綺席倒金樽。美女紅爐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煖起一壺熱酒。夫妻兩個。向火對飲。吃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向小廝。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地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個一搭。反向下邊跌去。都滾做一個肉絞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却是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脚。入搭麻鞋。身上衣服。甚是襤褸。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脚上穿一雙小布襪靴。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抖淨。向小廝道。兒。風雪甚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里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盪盪。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座頭坐下。把包裹放在桌上。小廝坐於旁邊。劉公去煖一壺熱酒。切一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杯箸。以一副兒。託過來。擺在桌上。小廝

捧盞來斟上一杯。雙手遞與父親。然後篩與自己。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往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甯。今要回去取討軍裝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甯離此尚遠。如何不尋個脚力。却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個窮軍。那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搵去罷了。劉公舉目看時。只見他單把小茶案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吃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吃些肉兒。答道。實不相瞞。身邊盤纏短少。吃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到得家裏。劉公見他說得恁樣。窮乏心中。雖然便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擋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裏不算賬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吃了東西。不算賬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裏。比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算我請你便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直得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方纔舉筋。劉公又感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吃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餓之時。拿起飯來。狼餐虎噉。盡情一飽。這纔是

救人須救急。 施人須當厄。 渴者易為飲。 飢者易為食。

當下吃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點兩盃熱茶來。吃了。老軍偏腰間。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道。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時。像在下說法。賣這盤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軍便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上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面看不見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廝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捱到前途。尋個宿店歇了。小廝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這般風寒大雪。著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鋪。儘有何不就。此安歇。每天晴了。走也未遲。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攔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房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攔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廝。重新進門。

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牀上時蓆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被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早準備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方長官，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倒好，只是奶奶在那裏，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於火邊。那時比前又加熟識，便稱起號來，說：「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合來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會生育，那里得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個伏侍你老年也好？」劉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閉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總要時急切不能有個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個，却便好了。只是如何能得勾？」兩下閉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一個燈火，叫聲安穩。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這樣好人，遇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擾他，心上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床安歇，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水吃。這小廝家夜晚間，又在客店內那裏去取，已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起身，他又不敢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床前。少頃，只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響，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早？」小廝道：「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吁喘，要討口水吃，故此起得早些。」劉公道：「呵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吃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廝道：「怎好勞動公公？」劉公便叫媽媽燒起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裏，小廝扶起來吃了兩碗。老軍睜眼觀看，見劉公在旁謝道：「難為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進前道：「休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廝放倒下去。劉公便拉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怎薄，怎能發得汗出？」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厚絮被來，道：「小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了。」這般冷天氣，不尋常要的小廝，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麼？小廝道：「我纔摸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重的了，須請個太醫來用藥，表他的汗出來，才好。」

然這風寒怎能夠發洩。小廝道：公公身畔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廝聽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爲犬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決不要如此。既在此安宿，我便是親人了。豈忍坐視？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雷止天霽，街上的積雪，後車馬踐踏，盡爲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個木履，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廝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噙着兩行珠淚，方欲上前叩問。只見劉公從屋後牽出個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且喜太醫住得遠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個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進堂中，吃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軍已是神志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脈，說道：這是雙成了傷寒，風邪已入於滕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別個醫家便要說，還可以救得。學生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驚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個異鄉之人，怎生用帖藥救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救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膽醫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帖藥。看若吃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吃。若沒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藥箱開了，撮了一帖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薑爲引，快煎與他吃。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便去封了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少些藥資，權爲利物。太醫必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廝相幫扶起吃了。把被沒頭沒臉的蓋下。小廝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擔擱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煮。直到午上方吃早膳。劉公去喚小廝吃飯。那小廝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吃。再三勸慰，纔吃了半碗。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時，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廝甲兒，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涕淚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廝雙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能入土，故與父謀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雷，路途艱苦，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千萬之喜。誰料皇天不佑，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護，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乏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辦。欲求恩人借數尺之土，把父骸掩蓋，兒情願終身爲奴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公扶起道：「小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我。豈可把來殯葬？小廝又哭拜道：「得求陳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數心涉鈔，此恩此德，叫兒將何補報？」劉公道：「這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的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喚兩個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祭奠，焚化紙錢。而小廝悲謝，自不必說。就拾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個牌額，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廝向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廝道：「我欲要叫你回去，訪問親族來搬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熟識的在此經過，託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回運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小廝跪下泣告道：「今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效一點孝心。萬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骸葬於恩人墓道之側，永守於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婦大喜道：「若得你肯如此，乃天賜與我爲嗣，豈有爲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蒙收留，卽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搬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八拜，認爲父子。遂改姓爲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爲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詞詩爲證。

劉方非親是親，劉德無子有子。小廝事外生事，老軍雖死不死。

時光如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個年頭。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裏的水，暴深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只知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捱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柁，號呼哀泣，口叫救命。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盼盼看的一個個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岸上人一齊喊聲好了。頃刻挽撈，撈了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個人，各自分頭投店內。有一兩個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挽鉤，搗傷幾處，行走不動，倒在地下，氣息將絕，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傍，親景傷心，觸動了往年自己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於何處矣。這人今日却便沒人憐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托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為人正該如此。劉媽媽道：何不就同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稟過爹媽，怎敢擅便。劉公道：說那裏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人，捱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將息。那少年睜眼看了一看，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一個幼年力弱，一個老年衰邁，全不濟事，傍邊轉過一個少壯有力後生，道：老人家閃開，待我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在左，兩邊扶住，脫膠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中却甚明白，把嘴脣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駝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個異鄉落難之人，在此這一回，並沒個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攙扶回去，這樣人，真個世間少有，只可惜無個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個道：他雖沒有親兒，如今承繼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兒尤勝，這也算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攙扶一個小廝，與他駝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紛紛傳說，方纔曉得無不贊嘆其義，還有沒肚子的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

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至家，向一間客房內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鋪上，原來落水者，吃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故教媽媽取熱酒，略溫一下，儘着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間即叫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日，劉公進房來探問，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勿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就便枕上，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拔，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少年答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便是爲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容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愛他。早晚好酒好食款待。劉奇見如此殷勤，心下好生不安，欲要辭歸，奈鈎傷之感，潰爛成瘡，步履不便，且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戀故鄉生處好，受恩深處便爲家。

却說劉方與劉奇年貌相似，情投契合，各把平生，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於此。賢弟若肯讀書，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若得如此，乃弟之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個飽學之士，肯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罄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幾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瘡口久愈，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婦厚恩，救活殘喘，又攬擾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道。今欲暫辭公公，負

先人骸骨歸葬服闋之後當圖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擋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日就走劉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賃個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且乏盤纏道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勞數倍於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劉奇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常言說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得什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叫媽媽整頓酒肴魚劉奇道行飲至中開劉公泣道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聚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但官人送單人入土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強留只是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再得見了說罷悲歎不勝劉媽媽與劉方盡皆下淚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非得已俟服一滿卽星夜馳來奉候幸勿過悲劉公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且甚難保恐君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也倘若不棄送單人入土之後卽來看我也是一幸相知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敢不如命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日清晨劉媽媽又整頓酒飯與他吃了劉公取出一個包裹放在桌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備備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霜又在袖中摸出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你可到得家了但事完後卽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俟來世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筐都裝在牲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淚而別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汎濫張秋村鎮盡皆漂溺人畜靡餘蕩盡無遺舉目遙望時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烟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於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個葑落之處然後舉葬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心下着忙若用盡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他人一搭空地埋了骨殖倚傍在彼處還是個長策算店錢上了牲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牲口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兒在那裏觀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公抬頭

看時却是劉奇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牲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兒來得正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婦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題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細泣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攜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求拜公公爲父依傍於此朝夕待奉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空地儘有任憑擇取但爲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肖以某爲子便是不允之意了即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爲父子將骸骨也葬於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奉侍父母備盡人子之道合鎮的人沒一個不欣慕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疲倦患起病來二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罔效醫藥無功看看待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母之心唯把言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劉公自知不起呼二子至床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孑自謂必作無祀之鬼不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爲嗣名雖義子情勝嫡親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經業共守此薄產我於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淪地呼天號啕痛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極其從厚又請僧人做幾晝夜功課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築起一個大墳要將三家父母合葬一處劉方遂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於居中劉奇遷父母骸骨葬於左邊劉方父母葬於右邊三墳拱列如連珠相似那合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蓋來相送話休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亡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個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揚出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個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討了兩房家人兩個小廝動用家伙器物甚是次第那鎮上有幾個富家見二子家業日裕少年未娶都是媒來與之議婚劉奇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求配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爲何不願劉方答道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過我弟兄向來友愛何等安樂萬一娶了一個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爲上

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你我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況且交友漸廣。設有個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爲子時。指望子孫。紹他宗祀。世守此墳。今若不娶。必然湮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己又不好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兩下偶然言及婚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說與。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况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兄先娶。故此假意推託。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直之士。決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妻之樂。百般推阻。兄若不信。且教個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而回。却好路上遇見兩個媒婆。正要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綢緞店的。崔二朝奉家。較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愉地去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酬我。且不去。坐在巷口油店內。等你回話。兩個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覆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婦恁般攛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喉急起來。好教媳婦們。幸大沒趣。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個真心。但不知什麼緣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云。

雌雄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今得雄願已足。雄今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我弟乃是個女子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內衣。連襪子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也却學木蘭所爲。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教他向來未曾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實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

胞安忍啓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個女子，與兄成配，恩義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肴款待。兩人對酌，不覺至晚。劉奇回至家中，已是黃昏時候。劉方迎看，見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兄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口中雖說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假，越看越像是個女子。劉奇雖無邪念，心上却要見個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憑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一首否？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納。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是女子。劉方聞言，羞得滿面通紅，未及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其諱，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粧束？劉方道：妾初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尙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因思家事尚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今見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原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况我與你同榻數年，不謬一毫圭角，真乃節孝兼全。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他娶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爲弟兄，今爲夫婦，此豈人謀？實由天合。倘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於此，妾若適他人，父母三尺之上，朝夕不便省視，况義父義母，看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恕然。兄若不棄陋質，使妾得侍箕帚，共奉三牲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唯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即當處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了，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奇備辦衣物，擇了吉日，先往三個墳墓上祭告過了。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廣請鄰里。那時鬧動了河西務一鎮，無不稱爲異事。贊嘆劉家一門孝弟貞烈。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掙起大大家事，生下五男二女。至今子孫蕃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吳越，有義天涯作至親。三義村中俱美譽，河西千載想奇人。

卷二十一 胡君寵忘恩負義遭陰譴

第一回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車馬日紛紛，追攀送謁無處尋。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兄弟。一交財利便成仇，况復大難肯相親。不見當年羊左氏，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是嘆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貧窮時來往如兄弟，到富貴時便忘却貧賤時交情。晉陶淵明先生欲息交，嵇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賸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談耳。如今先說明時。江蘇常熟縣有一村，吳姓子女甚多，田地甚少，家口嗷嗷，每年入不敷出，時與隣村小康家某乙翁最相知。乙翁憐其窮困，每因急事常常借貸，數年來共有五十兩之數。吳姓子女漸大，皆能耕田力作，家道漸好，田地漸多，而隣村某乙老翁已死，家業中落日見貧窮。乙子想起吳姓會借我家銀兩，雖無借據，尙有父親手筆，所寫家用賬上某日因何事借銀若干，又某日因何事借銀若干，計算共有五十兩之數。吳姓事業好於我家，理當問他要還此項。走到他家，說起我父親在日累次共借洋五十兩，今因催租稅甚急，無門借貸，望你將所借之洋還我。吳姓云：你父親會借過銀與我，我或當年還清，或次年還清，絲毫欠不欠。乙子生性忠厚，氣得無言可答，旋即歸家，有隣舍長翁深知此事，心中不平，明日我同你到他家，將你父親所寫賬簿與他看，若是還清賬上必有收他字樣，既無收他字樣，定是未還。看他如何說法。次日即同隣翁到吳姓家，吳某大動氣，此賬是你父親心懷不良，只寫我欠，不寫我還。總之我若欠你父銀兩，來生變牛變馬，到你家還債。某乙子只得忍氣吞聲回來，再設別法。到次年吳姓大病而死，死後託夢與他兒子，我因欠某乙家銀五十兩，冥司罰我變牛到他家，頂有白毛，就是我。說罷痛哭，其子驚醒後，早晨即到隣村某乙家，見老牛傍有一小牛，頂有白毛，生得不多幾日，那牛見了此子，便走到跟前，搖頭擺尾，似有依依不舍光景。其子慘然垂淚，傍人爭問其故，其子只得直告，所以忙即歸家，湊足五十兩銀子，交還某乙，領了歸去。此牛老

死。其子掘土葬埋，免了剝皮剔骨，碎剝凌遲之慘。至今相傳老牛墳，人人曉得的。今日在下，爲何說起，只因又有一事報應，更多曲折，搬演出家，以爲忘恩負義者戒。你道其事出在何處？話說前朝姑蘇地方有一舊家世裔，姓陳名存厚，家道頗豐，年交五十，尚無兒子，單生一個女兒，名喚秀英，自小聰明，相貌端好，父親愛如珍寶。到七八歲上，請了先生，教他念書寫字，便也過目成誦。間壁有一薛姓，與陳氏本有薄親，亦單生一女，名喚蘭芬，家道寒苦，因將女兒附在陳家讀書。兩個女孩，年紀相仿，朝夕作伴，極說得來。始初蘭芬到家裏去吃飯，後來秀英留住一處飲食，就不放回去了。同學三年，女兒家，心性聰明，都會吟詩作賦，又請了一個教針指的女先生，同學女工，情更相得。就在房內焚香設誓，拜爲姊妹。蘭芬長一年，爲姊，秀英爲妹。兩家父母曉得，亦皆歡喜。兩人遂無分爾我，寸步不離。秀英的衣服，常常讓與蘭芬穿着。後來秀英對了一頭親事，那人姓林，名良夫，只有老母在堂，家中甚是過得。蘭芬亦受了胡君寵的聘，胡生却是窮儒，父母俱無。林胡兩家，雖則一富一貧，却是同窗，又同歲進學，常相往來。兩人又曉得，妻子結拜過姊妹的，將來是結義連衿，愈加親熱。君寵窮窘時，良夫常常周濟他，再說陳家一日來了一個算命先生，叫做張鐵口，秀英姊妹叫他推算鐵口，先算了秀英的八字，判道：這命先凶後吉，二十二歲起，至三十八歲，運極不好，主室家多難，啾唧不寧，交到四十以後，漸漸發達，將來福祿綿長，直要做倒一品太夫人。又排蘭芬的八字，說道：此命前段好，交到二十四歲，就要做四品夫人，但到四十歲外，一步不好，一步有家破人亡之兆。算罷，過了命金，起身去了。秀英笑對蘭芬道：你是即選夫人，蘭芬亦笑對秀英道：你是候補一品太夫人了。大家取笑一番，也不把算命的話作准。其時秀英年方十八，林家擇吉迎娶，臨嫁時，兩個義姊妹，抱頭大哭道：以後日子，不能常聚了。蘭芬又見秀英嫁與富室，自己夫家貧不能娶，益發嘆嗟。秀英有福，那良夫娶了秀英，過門夫婦如膠似漆，十分恩愛。秀英說起，有一結拜姊妹，對了胡秀才，聞說也是你的朋友，爲何還不迎娶？良夫道：他曾向我說起，必得百金，方能辦得此事。一時湊不起，所以擔擱。秀英便勸丈夫道：完人婚姻，最是好事，何不助他百金，使吾姊妹早偕伉儷，免得我掛肚牽腸。從來枕頭邊的號令，丈夫莫不欽遵的。况在年少新婚，尤其是百依百順。明日良夫尋見君寵，勸他完姻，說

道兄若不足，小弟可以周全得來的。袖中取出白銀百兩相贈。君寵見了銀子，作揖致謝道：承兄厚情，何以爲報。良夫道：朋友有通財之義，何消謝得。君寵得了這封銀子，便擇日行聘，檢定仲冬吉期迎娶。秀英又私下遣人贈了蘭芬好些東西，成婚之後，男徵女愛，自不必說了。後來曉得成婚之費，皆是秀英窺撥。夫主幫助的，夫妻兩個十分感激。秀英到了新年，良夫先來賀節，請見新嫂。蘭芬便走來相見，叫聲妹夫。君寵亦到林家賀節，請見秀英。秀英亦出見君寵，叫聲姊丈。從此通家往來，竟如嫡親的一般。秀英結親三載，正在夫唱婦隨時候，忽然丈夫生起病來，服藥無效。日重一日，斯時婆媳兩人驚慌無主，存厚夫妻，知女婿病重，俱來看視。蘭芬曉得了，亦叫丈夫齊來問候。那知求醫問卜，究歸無濟，延了數日，竟一命嗚呼了。合家大哭，算計措辦喪事。秀英見丈夫已死，呼天搶地，只求同死，不願獨生。哭了三日，水米不沾一絲，兩氣奄奄待盡。斯時急壞了林母，請他父母來勸，亦是不依。左思右想，除非請他結義的姊姊蘭芬到來，庶能解勸。遂喚轎子去接。蘭芬慌忙就走到進房來，只見秀英睡在床上，頭蓬髮亂，眼腫唇焦，哭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蘭芬坐在床沿上，執着手道：賢妹，你不是死的話，將來千斤擔子都在你身上。我聞得你已經有孕，留得命在，倘謝天生個兒子，好與妹夫傳宗接代。若徒然哭死無益，絕了丈夫宗嗣，反是大罪人了。秀英見蘭芬說得有理，微微點了點頭。蘭芬便道：你三日不食，不要餓壞了，叫快拿粥來。我陪你吃，須臾粥已端上。秀英見勸不過，坐起來，陪蘭芬吃了半碗，又哭起來。蘭芬道：你不要哭了，我與你離多會少。今日到此，怕你苦壞身子，特來與你解解悶。你聽我的話，我住在此陪你幾日回去。秀英道：多謝姊姊，忠言相勸，我聽你話便了。婆婆見媳婦吃了粥，略略寬心，合家都道：虧得芬蘭小姐勸住了。哭夜間，姊妹同床聚話，便不見寂寞。果然秀英漸進飲食，強起步履。到悲哀時期，蘭芬又將幾句話說開，半月後，胡家來接蘭芬，便要回去。秀英又哭起來。蘭芬道：我有一句衷腸話，未識賢妹意下如何。秀英道：姊姊有話，但說不妨。蘭芬悄悄說道：我與你俱懷身孕，今日說定將來你若生男，我若生女，便把我女做你媳婦；你若生女，我若生男，便把我兒做你女婿。若並生男，叫他結爲兄弟；若並生女，叫他結爲姊妹。你道好也不好。秀英聽了甚喜，便道：既如此，我去與婆婆說了。今日割衿爲定，慌忙去裏知婆婆。林母亦道：

甚好。當日大家割下衣衿，寫了盟誓之言，彼此收好，還要留他再住幾日，因他是少年夫妻，不好強留，只得備禮送歸。秀英守着丈夫靈柩，終日戚戚，因要保護胎氣，不敢十分啼哭。到了十月滿足，果然生下一子，合家大喜，取名金哥。存厚夫婦也喜添了外孫，女婿有後，買禮來看，安慰了女兒一番。秀英生兒後，只該蘭芬生個女兒，好做媳婦。不數日，蘭芬果生一女，取名娟娟，遂了秀英心願。便暗暗送過十兩銀子，叫他調養，要曉得林母年紀已老，家裏久付兒子，兒子死了，銀錢出入，全憑媳婦掌管，所以每事秀英作主。秀英認定芬蘭的女兒，是他媳婦，愈加親熱，送錢送米，四時不斷。來年金哥週歲，請君寵夫婦來吃週歲酒。蘭芬即帶娟娟同來相見。後一個拘着女道，叫我聲婆婆，一個抱着男道，叫我聲丈母。看了果然天生一對金哥，一頂珠帽子。秀英道：「如何妻子帽子沒有取出幾粒珠子？」與他釘在帽上。芬蘭道：「你與媳婦的，我到不好推却，說說笑笑歡喜不了。外邊親朋飲酒到曉方散，其年秋試，君寵中了舉人，蘭芬的快活，不必說了。秀英聞報亦一喜一悲，喜的是姊夫親家得中，兒子有了靠託，悲的是丈夫若在，亦可望中，如今只望兒子有好日子做太夫人了。君寵中後料理報錄人等一應費用，及進京會試，盤費免不得又要秀英資助的，了會試回來，雖然不中，然中了舉人，究比做窮秀才時氣象不同。只在秀英面上，事事要好，秀英甚是感激。看官要知陳氏世代單傳，親族絕少，故秀英與君寵夫妻，竟為長城之靠了。光陰易過，倏又三載，其時金哥年交四歲，一日蘭芬到來，見了林老院君，說了些寒溫的話，攜着秀英手，走到房中坐下，說道：「我有一事，要與妹妹商量。你姊夫還要自來拜懇，秀英問道：「有話請說。」蘭芬道：「今年你姊夫又要進京會試，思想圖一官做，好報你的恩。但如今世界以錢為尚，必要用錢打點方得到手，故託我來說，欲與吾妹處，挪借二千金。日後俟俸得官，本利奉還，決不有負。話還未完，外邊人來報道：「胡大爺在外，秀英吩咐請書房裏坐，便同蘭芬走出相見。君寵作揖下去，秀英在旁選禮，就請君寵上坐，自己與蘭芬坐在下面相陪。秀就問姐夫上京榮行何日，君寵說道：「只在數日內起身。正有一事，托內人到來奉懇，未識肯周全否？」如蒙許諾，寫得借券在此，忙向袖中取出，付與妻子，交代秀英。秀英道：「這個何也不必，但家中並無現錢，只有黃金一百兩，是先父遺下之物，從來不用的。今姊夫爲了功名，要用，願以奉借。」

只要官後賜還，勿負我孤兒寡婦便好。至於借券，倒覺客套了。一面說，一面將借券揣在蘭芬袖內。君龍道：「既然不要借券，我便對天立誓何如？」（偏是這種人，極會立誓）就起身走下階去。秀英口中連稱不必，又不好把他扯住。只見君龍走到庭中，對天深深一揖，發誓道：「我胡君龍，若負此項恩錢義債，來世合家變狗，永無人身。秀英道：「姊夫太古董了，心上倒覺過意不去。即便走至房中，取出黃金百兩，放在桌上，請他收去。君龍欣然領受，千恩萬謝而去。蘭芬亦道：「賢妹放心，他曾說過，若做了官，等待金哥大了，接去任上做親，不要費你半點心力。又道：「我尚不能在此耽擱，待他起身，再來陪你。秀英道：「既然如此，有了上京日子，我叫孩兒來送。蘭芬道：「孩兒年紀小，不必了。遂訂後會而別。未知君龍得官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財上分明大丈夫 忘人恩義最爲惡 莫言頭上天難問 報應能差錄黍無

話說君龍第二次進京，又不登第，就了知縣班。幸虧借得百兩黃金，換了銀子，打點部內謀一好缺。果然選了山東曹縣知縣。因到家路遠，隨即赴任。赴任後，就遣衙役，送了書信盤纏，迎接家眷。蘭芬見丈夫做了官，門廳頓時熱鬧，好不得意。夫妻相別已久，巴不得一步跨到任所，檢定起行吉日，就來辭別秀英。秀英見他來別，心中好生難舍。連忙備酒餞行，又送了好些路菜，臨起身時，秀英代了金哥親到船上相送。向蘭芬道：「今日一別，不知何年再聚。日後金哥大了，到任就婚，你須要格外照應他才好。說罷，不覺流下淚來。蘭芬替他拭淚道：「後會有期，賢妹不必過悲。金哥若來，就如我的兒子一樣，教他早早成婚便了。秀英又叫金哥拜了四拜。蘭芬又叫娟娟跪拜，辭了秀英。秀英又叮囑伺候的人道：「小姐年紀小，路上不要驚嚇他，說罷，別了蘭芬。一面上轎歸家，一面放炮開船。正是聚散無常，悲歡各別。今日且按下。蘭芬一邊單講秀英，年交二十四歲，果然惡運相逢，一日不好，一日家中不是生災作難，定是口舌暗鏢，不上一年，婆婆又生起病來，求醫醫藥，又不知花費了多少錢兩。不上半年，遂不起了。秀英雖有才情，畢竟是女流之輩，那裏當得起。到經營喪葬，已不免挪移典質了。金哥又要上學念書，請了一位高秀才，在家教他。金哥質地聰明，讀了三年書，五經都熟，十一歲開筆，文理就好。先生甚是愛他，每日盡心教導。然家業日消，漸漸支持不

定要曉得秀英母家夫家向來富厚。手中是用慣的。又心腸最慈。常肯周人之急。雖到不足之時。尚且有求必應。原是一位太夫人的度量。只是坐吃山空。始初變賣田產。愈賣愈少。用度愈窘。先生也請不起了。幸得高秀才。那年就了程翰林家的館。與金哥家相去不遠。說附去讀書。那程翰林是一個認得人才的。見了金哥才貌。決其後日必發。有一女兒。叫做素娥。意欲招他為婿。打聽得已定親事。只索罷了。其年金哥年已十七歲。大房子已賣去。住在側首小屋裏。一日秀英對兒子道。現在家業已耗。全無活計。只有當初你丈人出門時。會借我黃金百兩。你丈人又面許十年後接你去成婚。今已十載有餘。杳無音信。聽說你丈人已陞濟南府知府。如今家裏坐守不過。我欲送你前去。一則做親。二則望他歸還金子。料他決無推託。趁此時房價未會用完。好盤纏到山東去。那邊必然收留。你可即寄一信歸。使我放心。金哥領諾走去。稟知先生。先生道。胡君寵做秀才時。全虧你家周濟。那個不知。但人情難測。近來往往有得人好處。做了官。就不認得的。至親骨肉。視同陌路。你去須要鑒貌辨色。待你好。住他衙內讀書。若待你冷淡。你早早回家。用功上去。自有發達日子。又往來盤費。寧可帶足。這先生所說。却是看破世情的言語。金哥回去。又對母親說了。秀英道。先生叮囑你。也是好話。但我待他夫婦不薄。況會立下誓來。豈有冷淡你的道理。擇一長行好日。金哥便去。別了外公外婆。又辭別了先生。臨行時。秀英千叮萬囑。叫他路上保重。又叮囑跟去的老人家。叫他小心服侍。金哥拜了母親四拜。含淚而別。再說胡君寵做官以後。善會過迎上司。偏是忘恩負義人。極會逢迎上司。奔走要路。不上十年。便陞到四品黃堂。蘭芬又生一子。已有十歲。夫妻兩人正在得意頭上。把家鄉舊日親友都丟在腦背後去了。適有一本地人經過。說起林家房屋變賣家業。凋另君寵曉得。便與妻子商議道。如今林家已弄得十分窮苦。叫你女兒嫁去。如何過日子。前日又同寡要把他兒子與我為婿。現任公子富貴無比。我因礙着林家面上。不好便允。須要回絕那邊。把女兒另嫁才好。若使蘭芬是有意思的。聽了丈夫此言。便應勸道。一絲為定。終身不變。婚嫁如何賴得。況當時他家施恩於我。如今也該報答他。只兩三句有天理的話。丈夫也就罷了。偏是他聽見女婿窮苦。先變了心。順了丈夫意思。道。回絕他也不難。只說女兒五歲上。已經亡過。怕他再來。人麼。君寵拍手道。

奸計好計。正是有智婦人，賽過讀書男子漢。夫妻算計已定，正要寫封書去把女兒死的話通知，以便回絕。這頭親事不期一日，君寵夫婦才起門上，呈進一帖稟道家鄉一位姓林的相公說道：是老爺的姑爺，特來求見君寵，接過帖來一看，是子婿名帖，對妻子道：想是這個窮鬼到來了，如何發付他。蘭芬道：見時只說女兒亡過，使他割斷這條心腸。如要見我，只說我有病，往身不能進見。君寵點點頭，又不即接見。金哥見投帖進去，杳無動靜，只得呆呆的等着。停了一回，叫聲傳請，然後走進宅門，又不見君寵來接。明上引他到一間書廳內坐下，跟去的老人家站在一邊。靜候有一個時辰，有人報道老爺出來了。金哥起身重整衣冠，請立廊下。只見君寵慢慢的踱將出來。此種人往往有此種形狀，不堪不堪。金哥忙趨上前作揖下拜。君寵略略回禮，道：請坐。那老人家亦走上一步，叩頭道：老爺可還認得老奴了。君寵道：你面貌到還如前，坐定後說了幾句寒溫話。金哥道：家母想念岳母，教小婿當面叩安。欲請一見。君寵道：內人臥病未愈，不能接見。免見了罷。金哥便向袖中取出一書道：這是家母寄與岳母的，敢須送進。君寵接了，蹙着眉道：老姪，你不要呼我岳父了。我女兒五歲上時，已經身故。聽你叫我，我心酸。金哥聽見妻子已死，呆了半晌。君寵假意嗟咨，吩咐備飯。停了一會，家人報午飯已備，就叫擺上來。家人擺了桌子，便請對坐。金哥把椅拖斜了坐。君寵也不來安坐。酒斟過來，金哥推不能飲，也不叫再斟，就請用飯。餚菜雖有七八色，也極草草用過。飯也不叫人搬進行李。金哥見他呆着臉，絕無一點殷勤之意，便起身告退。君寵也無一言挽留，送到宅門口，便道：少送了。轉身一直進去。金哥憤憤歸寓，想道：高先生所話果然不差。只索歸去罷。老人家道：他小姐死了，姻事即不成。難道借的金子不要還的。明日向他說了，看他若何。金哥明日用過早飯，到了宅門，一直進去。門上不好攔阻，只得報知家主。君寵亦料他必來，不如早早打發他動身，走出相見。金哥也不叫岳父了，改口叫母親夫。外甥今日就要回去，特來奉辭。君寵見他就要回去，不覺笑嘻嘻道：想是記念令堂，就要去了。金哥道：正是。但有一言奉稟。外甥起身時，家母會說有黃金百兩，在母親夫處。今我母子窮乏，望即賜還。君寵勃然變色道：可有據麼。金哥道：據却沒有。只是家母當日親手交代的。君寵呵呵大笑道：你年小不知世事，自古說：官憑印信，私憑筆據。既沒有據，那有這

種金子如何向我索取金計道有金無金亦甚平常既說沒有我就回去便了君寵聽得不要金子就放下臉道別事休講既承遠來我自自有道理叫家人裏邊封出二十兩銀子道這些薄禮權爲路費金哥大笑道我看百兩金子輕如鴻毛此物何勞見賜眼看也不看道聲去了回身就走君寵怒道這等不中抬舉的小子由他去罷要曉得人的志氣從小就看得出的金哥他日位登極品豈肯受人怠慢要這幾兩銀子的此是後話單說娟娟小姐出門時雖則四歲已曉得秀英待他好處將來是我婆婆見父母平日絕不題起深怪父母薄情今聞丈夫到來只道留進署中豈料嫌他貧乏詐言女死回絕了他心中好不氣悶坐在房中暗暗的流淚不止蘭芬亦覺着他不要意思自想道此事由我主張另對了親怕他不依麼一日娟娟曉得爹娘要招一同寮之子爲婿愈想愈恨自忖道今日也顧不得羞了走向堂中對着父母道請教爹娘你有幾個女兒女兒有幾個身子如何對了一家親又對一家親君寵道嫁一現任公子不好難道倒是嫁一窮人的好娟娟道貧富由命自古烈女不更二夫爹是堂堂知府怎麼到教女兒做起傷風敗俗的事來（正論侃侃）君寵大怒道胡說從來女子在家從父你到老着臉自要作主麼娟娟便大哭起來蘭芬道父母一心爲你如何反來抵觸父親諸事不要你管進房去罷娟娟含淚進房見父母不肯回意暗想除非一死倒得乾淨夜膳也不吃打發兩個丫環先睡坐了半夜了環們都翻翻睡熟立起身來攔個坑子墊脚解了一條汗巾搭在梁上做個圈兒將頭套入兩脚騰空一身高掛幸虧命不該絕剛上得吊有一小丫環腹胎起來下床解手却因性急要睡忘記端了淨桶一時摸不着那肚中又十分緊急見內房有火精赤條條跑去取火相照只見小姐吊在床前嚇得大小便齊流高聲喊道小姐吊死了大了環聽見禱也穿不及走來抱住板壁發喊蘭芬住在對面房裏夢中驚醒便叫丈夫道女兒不知做出甚麼事來了快快過去披了衣服走到門口門又堅閉裏面一個大了環抱住了小姐身子喊叫一個撒糞的小丫環跌了一身臭糞索索落落亂抖那個來開門君寵只得撬門開門走進去看見女兒吊着連忙解下摸他身上環熱合家婦女都趕攔來有的落掉鞋子伸手去拾摸了一手屎糞便道只怕沒救了小姐的屎糞都出來了那知是小丫環赫出來的一時手忙脚亂接氣的接氣灑湯

的瀟灑娟娟漸漸蘇醒過來，咽嗚而哭。蘭芬安慰一番，悄悄對丈夫道：女兒如此執性，須緩緩勸他，急則有變。君寵遂把對親的事，擱過一邊了。但未識金哥憤怒回去，日從與娟娟還有團圓之日否。試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人生貴賤何能定，堪笑痴人作事乖。到得榮華消歇後，管教沒興一齊來。

再表金哥憤怒回去，路上盤纏不敷，免不得典賣衣服，行晚夜宿，回到家中，見了母親，抱住大哭。秀英問他長短，但道：豈有此理！到是老家人在旁，將君寵相待情形，一一細述。氣得秀英手足麻木，坐在椅上，如癱化一般。罵一聲負心禽獸，就是女兒死了，從前待你的好處，還該記得，怎麼把我兒子這般冷落。這口氣死也不饒他的。金哥又怕母親氣壞，解勸道：娘休要與他一般見識，待孩兒有了好日子，不得差也。羞死他這樣小人，以後也不必提起了。娘也不要放在心上。秀英聽了兒子言語，氣遂平了一半。從此金哥專務讀書，以圖上進。衆人曉得此事的，都抱不平，幸虧其年考試，金哥考名文貴，便進了學。秀英心上稍寬。一日，高先生到門，請秀英出見，說道：做東程走先生，久愛令郎才學，有女素娥小姐，欲配令郎，曉得已對胡氏故不提。今聞胡氏已死，正好成此良緣。秀英道：只恐高攀不起。若程翰林有心俯就，這是為母子千萬之幸了。隨叫金哥作揖，致謝。先生去後，明日就請過父親，隨老者領了外甥到先生家求媒，遂定了親。程翰林一些聘禮不要，便定來春入贅。滿月回門，粧奩之外，又以千金相贈。教他回舊房居住。斯時秀英年交四十，媳婦進門，既有厚奩，又極賢淑，萬分歡喜。正所謂遲退遭人棄，時來得意多。今日它下不表。再說胡君寵，正在宦途得意之時，却問枉了一件人命事，被上司參劾革職治罪。即日就要收禁，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本是外強中乾的人，被只一急，頓時痰湧而死。從來說樹倒猢猻散，官府死了，侍從人役，走得虧盡，弄得孤兒寡婦，門冷如冰。蘭芬悲悲切切，想及熱鬧時節，越思念丈夫起來。一夜驢腫睡去，只見一青衣人走來問道：你要見丈夫麼？我領你去見他。蘭芬巴不得要見丈夫，跟着就走。走到一所大宅門口，其門尚開，旁有一寶，那人道：你要見丈夫，從此進去，不覺自己立脚不住，兩手據地鑽入寶中。走過前廳，直至內堂，堂上坐着一位女子，仔細認去，却認得是秀英模樣。自覺羞慚，又被秀英看見，不及躲避，欲要行禮，手又伏地，不能立起。只得躬身膝前擺尾而

前向承周濟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臥病在床，不能接見，非過慢也。承借金子，將來必當補報。只見秀英大喝道：「畜生討死，喫只管搖尾甚麼？走過一個了，養將一根短棒，照他背上打來，打得疼痛異常，又將他一脚踢開，不敢違抗。俯首而行，不覺到廚房下，見一管家婆，烹調菜蔬，桌上擺碗肉羹，馨香道鼻，甚想要喫，乃在養娘身邊，左右跳躍，躡足叩首，欲求一塊餘肉充口，被他喝道：「畜生討死了，拿起一柄火叉，當頭來打，連忙逃走，奔入後園，看見丈夫兒子都聚一處，細認之，却是犬形，回顧自己，亦已變犬，乃大駭不覺垂淚。問丈夫道：「何以至此？其夫哭道：「你不記得陳宰書房內借金子時，立誓歷負他不還，來生做大相報，其中最重誓言，今負了秀英之恩，受此惡報，悔已無及。」（負心人請看）兒子又哀哀說道：「今日之苦，都是爹娘負心害我的，心中益發不忍，但腹中餓甚，覓食要緊，於是夫妻父子同至園中，遶魚池而走，見有人養，明知饑餓，因餓極，姑嗅之，氣味亦不甚惡，見丈夫兒子攢聚，先啖，咀嚼有味，不覺口內流涎，試將舌紙，味覺甘美，但恨其少，見有童兒池邊出恭，所遺是乾糞，以口咬之，誤墜水中，意甚可惜，忽聞庵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敢一肥壯者，殺以烹食，縛其兒子而去，兒子哀叫甚慘，猛然驚醒，汗流浹背，仍是一夢，身子却在床上，天色將明，細想夢中之事，癡呆了半晌，但想丈夫已死，兒子尚在，難道就要去變狗，忽見一丫環，慌慌忙忙，走到床前道：「奶奶快起來，書童方才來報，公子昨夜昏迷不醒，滿口鬼話，不知何故，快去看看。」蘭芬驚起，走至兒子臥所，只見兒子倒插雙睛，直視其母道：「蘭芬妻子，你可曉得真王，以我家負了陳氏之恩，有合家變狗之誓，明日卽同兒子往陳家投於狗胎，一黑毛的是我，一白毛的是兒子，你因陽壽未終，當於三年後，託生陳家做狗，以踐前誓。」娟娟亦在床前，知是父親附魂說話，痛哭不已，病者又道：「唯你守志不變，與金哥尚有夫妻緣分，得免此難。」蘭芬見言，與夢合，嚇得毛骨悚然，方欲再問，已作犬哭而死，合家大哭，救人誓辦後事，自此蘭芬深悔前非，打算歸去，償還金子，把女兒送去成親，遂叫船扶柩還鄉，又想秀英正在困苦，還金送女，定然歡喜，可憐前誤，那知一到家中，打聽金哥已娶了程宦之女，家道復興，因向娟娟道：「我欲嫁你過去，如今他已有妻子，這便如何？」娟娟含淚道：「他家道我已死，自然另娶，但我去爲婢爲妾也，說不得，省得轉世做狗。」蘭芬聽了，又如冷水心上一澆，便道：「罷罷罷。」

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及早登門請罪罷了。正是縱教吸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其時正值秋試，金哥又中了鄉榜，不特秀英婆媳快樂，即程翰林亦喜得佳婿。先是前一月秀英夢見胡君寵父子，到來伏地謝罪道：「我因負恩，託在宅上，只求收留，我女須念他以死守節，說罷忽變為狗，鑽入灶下，醒來天已大明，忽聞了項們說：「昨夜灶後，生下兩隻小狗，甚以為怪，想道：如此看來，胡君寵定然死了，起來述與兒子媳婦知道，各皆嘆異。及後有人來說，胡君寵官罷後，父子俱死，母女今已回家，前言女死，是假的女兒立志不肯改嫁，懸梁自盡，幸得救轉。今日歸來，仍欲送女完姻，秀英聽了，便對兒子道：「他女若在，正與前夢相合，還當娶他，為是金哥只是搖頭，素娥道：「官人差了他，為你守志，豈可負他，正在談論，只見老人家嘻嘻的笑，將進來，報道：「胡奶奶同了小姐來了，兩頂轎子，已歇在門首，金哥走開，秀英雖懷怒意，免不得迎接進來，兩下敘了姊妹之禮，娟娟走上，叫聲：「母親，滿睛流淚，雙膝跪下，秀英扶住道：「我的有志氣的小姐，前日聞你凶信，害我痛死，原來過得相見，蘭芬羞慚無地，娟娟只是流淚不止，素娥亦走上拜見，又與娟娟敘過禮，你看我，我見你，倒覺甚是合意，蘭芬隨將送還金子，送女完姻之意，徐徐說將出來，秀英唯唯，只見兩隻犬，一白一黑，到他母女跟前，搖頭擺尾，若有眷念之狀，又到秀英身邊，兩足伏地，似作哀求模樣。到此地位，可憐可憐。」斯時母女，見了心如刀割，也顧不得羞恥，放聲大哭，問其緣故，蘭芬細述夢中之事，一堂聽者，俱各淒然，秀英勸慰道：「姊妹莫哭，待他兩下成婚，前過自然消釋了。」蘭芬已如死人一般，只把頭來亂點，當夜就留他住了，遂叫金哥進來拜見，各不提，起前事。程翰林及陳老夫婦，曉得亦極力攛掇，完此一段公案，遂與日成親，說也奇怪，金哥與娟娟成婚，那夜兩犬，當時俱死，一定另去託生了。來年會試，金哥成了進士，點入翰林，素娥娟娟，各生一子，後來金哥官至尚書，秀英坐享榮華，誥封一品太夫人，蘭芬一口長齋，女婿身邊，靠老，幸虧醒悟得早，不過做了一夜的狗，免了轉世落劫，果然應了張鐵口的話。一個先凶後吉，一個先好後歉，然看官也要曉得，命中好歹，雖然注定，若狗原可以不變的，只因他夫妻忘恩負義，不免變為異類，即如娟娟不昧良心，立志守節，便不在劫中，可見冥中全視人為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命數者，尤不可再傷天理也。

自怡軒主人曰：負義忘恩，世人頗有。彼特以爲無有報應耳。觀胡君寵，夫妻同居四品，歿爲異類，負心人亦可以知戒矣。至張鐵口，推命雖準，使胡君寵夫婦不負心力，行善事亦未必如此結果哉。凡先生所云，造物是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真金玉之言哉。

卷二十一 劉孀妹得良遇奇緣

第一回

話說明末廬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兄弟守田廬，伯曰廉，虞曰岳，諸生品行修飭。仲曰肇，周則狡黠嗜利，不務恆業。有妹曰三秀，慧而鬱，生時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敬之讀，過目輒了。捉筆作楷，秀逸獨絕。時里有黃亮功者，居任陽之大橋，素雄於財，亮更善居奇，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藉之陶盆，響虛家益富。亮神溫厚，而中多機詐，蓄資鉅萬，節縮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議娶婦，則喪夫而挾重資者，父曰：亮也。里多請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車往，彼以賄遷，楚何害，遂娶焉。婦姓陳，善操持，勸紡織，相夫二十年，其業因之愈熾。亮素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死，乃掩郁某爲媒，曰：果字我聘儀，唯命。冰上人亦當厚報耳。郁乃商之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事必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酬我，我當曲爲成之。亮如命，仲遂乘間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在。頃郁某來云：大橋黃氏，擁資百萬，宅第連雲，媳婦數十輩，現以喪偶，乏內助，欲爲吾妹議婚。弟思此事得成，妹終身可以無慮。伯默然，頃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我母彌留時，執妹手，顧父及我兄弟，言曰：此女吾所愛，他日務嫁家之裕於我者，無與寒士。發秀才能有幾人，自奮爲妻孀者，但願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井臼傍，我目瞑矣。其言猶歷歷在耳。若今黃氏之富，羅綺盈箱，倉庾如櫛，母若在，必諾無疑矣。伯頓作色曰：汝何言我索賒貧，固儒也。豈貪富厚，而以妹爲買人妻者，且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爲黃，居岷之石浦，乃祖名元甫，復歸廬家塘市。元母爲某宦乳媪，宦有田三千畝，在虛，以媼故，委元課租。元自正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

屢欠積久而成小廩乃父洪尤凶暴嘗悅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實償越三年權之也獲其女爲妾不久愛弛將轉鬻女聞而縊時某宦已死子弟皆執持不問生產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無主吞墜其半自是大營宅地居然爲鄉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嘗與之接也今亮之爲人固稍斂跡然計升斗權子母刻剝圖利亦足稱黃之肖子且妹年已十四彼已四十餘年既不相若門戶又不相當何可婚乎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寢無何伯幕遊山左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詢其故緣訛傳朝命有中使至江浙採民女以充掖庭乃寄書於仲曰此信至矣亦必驚擾然是訛言萬不可以信誤妹終身事仲得書喜曰四十金入我囊矣因招郁曰前議可成然宜速爲擇吉遂覆書於伯曰兄書未至事已漏傳通國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恐臨期不克應命預稽烟戶欲將妹之年貌登冊不得已仍諾黃請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幸勿以爲弟罪伯得書撫膺頓足復作書讓仲書未至而婚已成婚之夕亮忽患眩暈草草成禮廟見時木主無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珍也因名珍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遊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變運劉喜乃以己遣令推山人沈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已而推亮則搖首曰此如病隔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然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闐然咸笑其妄然劉以星家言每爲副慮慮有張姬者爲劉乳媪寡而無子依於劉劉嘗私與語曰癯老年半百只一女猶兀兀然朝夕持籌握算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也將若何姬曰俗有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兆而引之者往往如所願蓋試之劉點首特劉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讀溫文俊雅劉愛之欲撫爲義子乃言於亮亮以劉才敏心細平時爲亮籌畫無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劉卽庸奴其夫亦不敢違顏色因曰諾乃治饌邀二劉時伯歸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嘗一至黃所劉恐其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大約言妹非私奔既歸此案前事宜姑舍忍兄妹之倫義不可絕今請傳具杯酌爲戚里一申數洽念兄素憐妹來則愈有光不然則是張其賤也妹亦置顏無地矣伯見書不得已乃偕仲往始與亮相見宴畢入辭

劉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金哥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遠曰。我家七金可來也。劉未應。而仲卽於次日。攜子往。初劉之爲亮謀也。以伯品館爲鄉里所重。故欲藉以修好。卽爲後日門戶地。仲則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數。而亮見伯落落難合。不如仲之易籠絡。因反德怨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長而橫益甚。嘗戲珍。怒白於劉。劉捷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來。七乃日遂羣惡少。遊虎而翼矣。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籍氏籍。東徙於虞。翁年五十餘。僅一子。美秀而文。嘗侍其母出觀競渡。鄰舫則劉與珍也。兩家通問。知里居近接。乃各過船。款語甚洽。錢母歸語翁曰。黃氏婦固倩麗。其女則尤嫺雅淑婉也。翁遂請婚。劉亦以親見。故遂許焉。七忽怒。詈曰。父會囑我勿遊蕩。姑將以珍字我也。故撫我。今乃背約別字。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仲呼七而痛笞之。且詰以珍字汝何據。七無以應。因謂仲曰。七第欲我娶婦耳。然直言亦何害。乃敢以橫語突激哉。爰以百金爲七婚娶。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且以己之舊田三十畝畀之。曰。劉虛仍歸劉氏。願汝守之。若蕩廢。無入我門矣。七好博。未逾年。而田屋盡售。妻無所依。自溺死。仲亦惡其無賴也。屏弗子。七遂寄身博場。錢生則游婁庠。出資於黃。劉愛珍及壻。一應衣服之需。盤殮之奉。倍極豐美。既彌月。生奉父母告歸。謂舉業劉慰留不獲。始飲錢焉。時七爲敗類。苦飢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遇珍。七曰。珍姊向問爾幾時招壻。輒怒罵。前日衣藍衫冠方巾者。誰耶。珍不答。又曰。婦夫歸矣。婦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寤。所覺有異。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挺入。接至牀下。得七足。痛擊之。賊大號。視之七也。劉忿極。以剪搦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蓋厥明。仲聞而至。欲投之河。劉不可。令仲錮於家。甫一日。仲妻復陰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矣。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過。事必親歷。碌碌城鄉。日無暇刻。一日晨起。持書將至劉。忽撲地。家人急扶至寢。虞日未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哭。哭成禮。既殮。七自外至。突入。總帳。憑棺呼爹爲號。泣狀。旣而呼劉曰。娘取新衣來。劉曰。死者無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室我。田疇畀我。雖非親生。亦是義子。今黃乏嗣。壻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產。劉怒甚。令僕婦之有力者。縛諸庭。自取白杵。痛擊數十。曰。此我分汝之貲也。七初出惡言。繼以不

勝楚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集童僕人給鉞一具，戒以每晚即持此分布四野。伺所有聞，當即相應。無何，果有盜自簷而下。劉即令嫗啓小門，於宅後鳴鉞四處。鉞聲齊起，盜遂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爲阱，穴壁數處，中貯石灰末，而承以風車。數日後，復有盜數十，墮舟屋後之水門。夜將半，各鳴火執杖，斬門而入。將及內寤，前導者遇坎即陷。餘盜知有備，方倉皇問壁穴中。灰末驟飛，盡眯賊目。乃各棄械鼠竊之，落陷者七也。跌足散髮，鬼衣黑面，形如鬼魅。劉曰：我固知如此。賊所爲，安天明當鳴之。官珍曰：鳴官恐傷屬氏心，不若縱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擾，心常恐。因謂珍曰：盜猶可禦，縱火奈何？我當先安死者。即募亮於柳湖之租塋，事竣，語塋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什器，運至直塘，遣珍歸，以一冊授之，曰：除汝房中器，餘俱在此冊。囊米二百餘斛，每貯銀二錠，須親檢收。大小衣箱六十，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發，我將踵至也。乃傭工百人，連運數日，即舉。劉復徧召鄉里翁戶，飯以酒肉，盡焚其積年債券。且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觔，菽五升，衆羅拜曰：夫人施恩，備及我等，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敢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爲我運至直塘否？衆曰：惟命。時值歲饑，鄉間富室困乏，每爲貧民懷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即赴直塘，視歷連日不宜遷徙。三日後乃吉。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先是明總戎李成棟，既降我朝，統兵南下，過輒殘破。所擄婦女十餘艘，爲嘉定鄉民所焚化。輿逸各半，成棟責兵弁，務掠吳姝，以償所失。旋奉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令廳。下某統兵守之。某有汛卒七黨也，當七受杖而逃，即走松投卒得。近某將因言任陽黃氏嘗黨逆，家私千萬，虎噬鄉里，得數百人，剿之既除民害。且實軍餉，某乃令裨將率衆由劉河經崑山至七埔塘而進。是晚劉方與張媼封樓房，處細事，待旦而發。忽聞外砲聲轟然，響振屋瓦。李兵破扉四入，而啓庫空。搜房房洗，徧索無一物。裨將悲甚，俄見衆擁劉至。注視久之，曰：賴有此，不然，何以衛主帥。衆以勞而無獲，怒七之誑，即殺七。縱火燒黃居，掠近村數十家，遂擄劉去。張媼從焉。珍聞變，驚絕。終日長號。錢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即聞成棟以粵東叛降，水陸親屬被收，所掠婦女悉於南京安置。遂遣劉仲偕往江寧，覓至一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凡逆

棟所攜來婦女，準親人具領。錢喜甚，方欲投訴，適有武弁自內出，錢揖而告之，故弁曰：「我本以吳人投旂，與汝豈無鄉誼？乃攜錢手，至靜處語之曰：『王爺固有是命，但司其事者爲黑都統，非阿堵物不可。』錢問所欲，則曰：『視年貌以定多寡，美而少者，必需百金，錢以所持不足，遂偕仲歸。』珍曰：『誠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復往。』錢至，卽覓所識，弁且許事成後，另酬五十金。弁以諸婦女係管家婆，二太所管，每百兩例予十金，曰：『可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去。』久之，出謂錢曰：『無其人也。』錢皇遽曰：『余已訪確，何乃無之？』弁曰：『我亦欲得金耳，豈給爾者？』棟二太言：『三百餘人中，徧詢，竟無有得無誤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查一確據，當有以報弁，躊躇間，曰：『得之矣。』疾趨入，有頃，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確據也。』錢閱至末頁，果有黃劉氏及從媼張氏，而硃圈標其上，傍註：『選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爾誑。』錢神呆僵立，仲亦無如何也。略怒反虞，擬籌別策，乃不數日，而劉被擄至松，李母見而悅之，曰：『此必爾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將送汝還也。』未幾，成棟叛家，屬皆擄送京師，一應婢僕悉置南京，俱隸本游發遣。劉亦隸名籍中，爲黑都統承管婦女三百餘，初至江甯，蕭棚驛宿，錢不欲生，越日，而滿洲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插珠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已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將上下晚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細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大，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畫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榜塞榜，塞榜者，滿落蓋言最好，此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心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擄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萬無見面時，我命亦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誡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穎光煩燥，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淚睫，羣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寒婦，爲李兵所擄，以慰戀於一』

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蓋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嘶嚔如鳩鶯。樹俄以首觸柱。經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髮盡解。髮長委地。光黑如漆。王憐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室。以安之。朝夕進糜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憂之。私謂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攬直塘一帶。承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啓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奔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挾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罪名眷籍內。遂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梵梵。嫗婦現已密製棉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覆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拘直。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成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成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噍類耳。珍覆書。始慙。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感言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繹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煖無歸。婿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翳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沉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嫗火之。無何上妃忽。喇氏薨。京邸計至。設位中堂。按清國制。本旂婦女。灶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嫗語嫗以告劉。劉曰。業嗟此。問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霽淡。冷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縞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嫗。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嫗侍劉愈謹。啓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漢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賜簪十釧。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鏡各一盤。滿嫗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劉惟偃。

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暮。慕耶。王聞卽已。滿嬭殊訝之。私謂張媼曰：「劉有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億。且又賞賜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婢曰：「劉性高抗。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謙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死而不願也。滿嬭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命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媼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嬭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奉聞後卽冊立爲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靴。導劉入。劉顧嬭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齊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御冠履。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孌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嬭錢六十緡。嬭率合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衆皆感悅。有紹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乃作書。飭合養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恩。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歸血食。旣蓋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旂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飭京樣手鐲一付。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一監。未至錢生先僧錢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旣而滿嬭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威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逐火之旣。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吐。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

疆阻。或言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卽碎而護焉。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牽王袖於臥所。附耳曰。我病殆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數日。劉體果安。乃就遣抵京。陸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尚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族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襪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遇 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福晉鎮國奉國將軍妻音夫金。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矣。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遺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線百端。標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隨劉得徧視諸卷。則其籍錢生與焉。錢以莘拔生入京肄業。因避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上。有錢姓名沈。莖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卽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顆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遺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久。汝乃僧之還。錢遂偕仲行半塗。仲死。護輓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感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峴。復自峴而虞。系皆無考。故難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愀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泃。爲蓋修墓。遺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曠。野水黃兆。域無由利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墳。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二年。堯時歲己周甲。